

武俠世界
東門
第33年
4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蕭顯先生所著「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之「遊龍戲鳳」，內文中描述寶劍青鳳、紫劍重現江湖，傳說是夫妻劍，雄劍紫龍已爲司馬龍獲得，雌劍青鳳則爲老偷魔從宮殿偷走，又被雲中虎奪得送給小孫女雲璣兒，女主角還有梅凌霜、蘭芷若、李清等，他們獲得神劍之後，準備對付蛇仙門的桃嬌嬌，因爲蛇仙門再現江湖，興風作浪，致使江湖上多位豪俠同心一致，希望司馬龍練好本領，去對付蛇仙門……故事情節新穎、離奇，値得一讀。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之新作「掌碎白虎皮」。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遊龍戲鳳（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
司馬龍和幾個女娃獲得青鳳、紫劍之後，準備對付蛇仙門……蕭顯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姜鄧鬥智（三國演義之四十五）◀一▶……徐正 53
刀劍恩仇（新派俠情短篇故事）
拜得名師練武藝　三載苦練報深仇……石磊 5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龍的傳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三▶
龍鳳婚前來拜祭　發現墳內有秘密……歐陽雲飛 70
九龍珮（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常奇練法即日成　反攻破法爭朝夕……臥龍生 77
巨龍幫（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黑袍人興風作浪　巨龍幫事變有因……西門丁 85
丹丘狂（情俠希夷故事）
丹丘冒充情俠　迷倒一羣燕鶯……巴人 95
玉辟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收服七矮得錦網　擒拿九姑追秘方……東方玉 103
浪子出馬（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梟雄一箭雙鵰　浪子兩面三刀……辛棄疾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亡命怪客（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日久生情愫　老處子上當……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期

（總號1656）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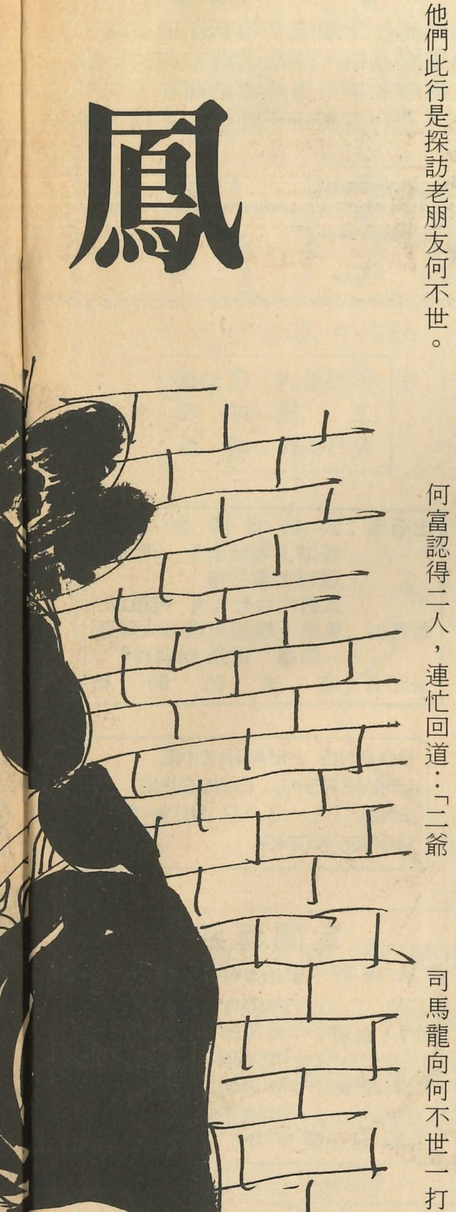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蕭顯・文　可飛・圖

遊龍戲鳳



鋤奸懲淫　反遭緝捕

輕舟七月下常州。

船頭上並排站立兩位少年人，向前面眺望，玉樹臨風，羨煞二八懷春少女。

船過懷春樓，半空忽地飛來一塊蓮篷，正巧落在司馬龍的脚下。

另一位少年人李小神呵呵大笑道：「司馬兄，這豈非飛來艷福麼？」

司馬龍抬眼一望，只見岸邊樓窗台上倚着一位女子，打扮妖艷，正向他展顏媚笑，也在傳情，雖姿色上乘，但掩不住放蕩之氣。

司馬龍不由微微一笑，對李小神道：「世人皆道司馬龍乃風流浪子，但豈知風流下面要加數字：絕不下流。」

李小神大笑道：「這便得看司馬兄你如何裁處了！」

船到京口，兩人上岸，直向西門外走去。

他們此行是探訪老朋友何不世。

何不世是京口一家富戶的子弟，世代書香，却是十足地道的弱質書生。

何不世有個兄長何不祥，兩榜進士出身，曾任蘇州知府。

何不世隨兄在任時，偶在獅子林與司馬龍、李小神結識，雖說一文一武，但卻一見如故，把酒論交，結為知己。

後來何不祥娶了一位蘇州名妓小翠為妾，日夜銷魂，一病而歿，死於任上，何不世扶柩回原籍，這一別便是兩年。

起初尚有書信往來，後來便絕無音訊了。

兩人在何家門前停下，舉手敲門，好半天才聽聞有人應聲，前來開門，二人一見，正是何家的老僕何富，於是問道：「你家二公子在麼？」

何富認得二人，連忙回道：「二爺在家，快請進來。」

隨又請二人步進內廳，一面高呼二爺，轉過大廳，已見何不世從書房裏迎了出來。

三人握手言歡，相讓坐下，暢叙別情。

何不世吩咐何富備酒，好半天也不見何富出來，何不世急得自己入內催促去了。

何不世一走，李小神輕聲對司馬龍道：「你看出有甚麼不對了？」

司馬龍道：「李兄看出甚麼了？」

李小神道：「我發覺何兄心事重重，定有難言之隱。」

司馬龍微笑道：「是麼？」

李小神道：「怎麼不是？以何家的門第來說，他不應該閉門家居，不求仕進；就算以他的家境來說，也不至於如此蕭條，連一餐待客酒飯也開不出來，這豈非令人生疑？」

說到此處，何不世已出來了，二人連忙住口，不再說下去。

司馬龍向何不世一打量，果然見他這麼熱的天氣，居然還穿着一件舊綢夾衫，臉上也比往日清瘦不少，雖然笑臉迎人，但眉間一片憂色，却也掩飾不住。

又過了一會，何富這才捧出一個木盤，上面放着一小壺酒、兩碟素菜、一碟豆腐。

何不世不由一陣臉紅，直達耳根處。

司馬龍與李小神對望一眼，忍不住問道：「何兄，可有甚麼難言之隱麼？」

這一問，何不世的臉更紅了，支支吾吾的說不出話來，連稱沒有甚麼。

何富站在一旁，忽然流下眼淚，道：「二位公子有所不知，我家二爺這一年半來……」

說到此處，已被何不世喝了一聲道：「富伯，莫多口，出去！」

何富不敢說下去，只好抹着眼淚，退了出去。

司馬龍一看，知箇中定有蹊蹺，正欲開口，卻被李小神使眼色止住，只見李小神笑道：「何兄，令嫂好麼？」

何不世道：「家嫂已於去年辭世。」

司馬龍接口道：「那麼小翠呢？」

何不世臉上一陣恐懼之色，顫聲道：「也好。」

李小神搶問一句道：「她還在家？」

何不世答了個「是」字，卻掉下淚來，連忙扭轉臉，以袖拭淚。

司馬龍一看，就知道毛病出在「小翠」身上，便道：「小翠現在怎麼樣呢？難道她在外面……」

何不世打斷司馬龍的話道：「不，她連大門也不出。」

司馬龍心中暗暗稱奇，暗道小翠乃青樓女子出身，難道當眞如此堅貞麼？但何不世也決不會說謊話，這箇中情由端的如何呢？

司馬龍正要再問，何不世已催着他們飲酒，故意岔開話題，司馬龍也就無法開口。

酒過兩巡，壺內已空，何不世臉現尷尬之色，只好站起來，提壺內進。

司馬龍見李小神使眼色，暗示莫阻止他，於是任由他進去。

何不世一進去，李小神忙道：「此地並非談話之處，待我等約他出去再問便了。」

司馬龍點頭道：「這倒是個辦法，但就怕他依然不肯吐露內情。」

司馬龍道：「他若不說，我等一人纏住他，另一人回來問何富，總可以探個水落石出吧！」

司馬龍暗道不錯，也就沒再說下去，只等何不世出來。

好一會，才見何不世空着兩手，身後何富端着三碗粗米飯出來，根本

不再提酒的事，二人也不好再問。

飯後，李小神道：「何兄，此次上京口來，一是拜望兄台，二是一覽三山勝景，司馬伯伯只許我二人在京口躭擱三日，一刻千金，今天就想出去玩個痛快，何兄能否相陪一起去麼？」

豈料何不世也不挽留，也不答允同去，只道：「二位兄台要去，恕小弟不能奉陪。」

二人不禁暗奇，反而坐着不走了，何富在旁說道：「二位公子爺，請原諒我家二公子不能出門。」

此時何不世又橫了他一眼，何富只好住口不說。李小神只裝作沒看見，笑對何富道：「那請富伯陪我等走一遭好麼？此地我二人不太熟悉呢！」

何富看了何不世一眼，見他急得鬢角冒汗，也只好說道：「老奴不能陪伴二位公子爺，請諒。」

何不世這才鬆了口氣，二人見此情形，自然不便再留，只好起身作別。

何不世送到門口，向二人拱拱手，便忙命何富關門，竟像見鬼似的。

司馬龍與李小神對視一眼，司馬龍不禁苦笑，李小神道：「這其中定有蹊蹺，現在先別管他，今晚再設法打探清楚便了。」

司馬龍一想，別無他法，無奈只好先行與李小神返回船上，豈料沒走幾步，就看到何家牆外空地上，聚集了一大堆人，不知圍在那兒看甚麼，不時有嘩叫聲傳了出來。

二人好奇，便擠進人叢，一看原來是一班江湖賣藝的，在那兒使棒弄槍，倒也有招有路，比尋常的江湖賣藝高明多了。

司馬龍正看得出神，卻被李小神輕輕的拉了一把，道：「你看，這些東西是好人麼？」

司馬龍被他提醒，果然發現那些賣藝的個個橫眉怒目，旁邊坐着一位道人，雖有仙風，却無道骨，只有邪氣。

司馬龍正打量間，李小神低聲道：「不是今晚便是明夜，京口必定有事發生。」

司馬龍道：「爲甚麼？」

李小神道：「這些賣藝的是探子，目的是踩探作案路徑，那道人很可能是挪移觀的賊道。」

提起挪移觀，江南一帶的老百姓莫不切齒痛恨，十多年來，挪移觀的住持大挪移道人、中挪移道人、小挪移道人，交結江洋大盜，作惡多端，無所不爲。

但他們作案手法乾淨俐落，絕不留痕跡，江湖俠士雖有心爲民除害，但總是苦無證據，因此只好暫時隱忍不發。

司馬龍初出江湖，便碰上這等事，心中一動，便道：「那就看下去，看他們有何動靜。」

不一會，看的人前擠後擁，場子越縮越小，賣藝的無法施展手脚，乃又使出流星錘，猛打場子，一面叱喝，逼人後退。

就在此時，司馬龍和李小神耳邊同時有一個蒼勁的聲音道：「你這娃兒，看只管看，但不准插手，別給你爹娘老子惹禍上身。」

二人循聲一望，卻瞧不出出自何人之口，以司馬龍的功力，已能在百步之內，落葉辨風，當然不會聽錯，李小神的功力，也並不比司馬龍遜色多少，但兩人竟瞧不出發聲的人是誰，那發聲的人的功力豈非不可思議？

李小神問司馬龍道：「你聽見甚麼了？」

司馬龍道：「原來你也聽到了，這就不是聽錯啦，一定有不世高人隱身於此。」

就這時，二人耳邊又聞話聲道：「只作沒見我老子，也莫找，回頭老子自會找你們。」

這一來，司馬龍與李小神均深知附近必有高人在側，但始終不見露面而已，二人互視，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突然又聽人羣騰起一陣大笑，擧目看時，原來是兩個矮老頭被人潮一擠，站不住脚，竟滾跌出來，引得衆人一陣大笑。

李小神與司馬龍一看，但見兩小矮老頭不僧不俗的打扮，一件灰袍，長及膝蓋，不倫不類，可笑之極。

這時只見這兩矮老頭已爬了起來，回頭向笑他們的人扮了個鬼臉，逗得衆人笑得更歡，但他倆卻不笑。

不但不退後，反而直向使流星錘的漢子撞了過去。

兩人你牽我扶，好像站不穩似的。

使流星錘的正使得呼呼作響，一見他們走過來，馬上大聲吆喝，要他們讓開。

兩人充耳不聞，已到了流星錘的邊緣，眼見就要碰上了。

使流星錘的大概也怕在公衆場合打死他們，便不由急罵一聲道：「快走開，嫌命太長麼？你們……」

話音未落，流星錘也沒來得及收回，一眨眼間，兩矮老頭已從流星錘下走了過去。

使流星錘的急出一身冷汗，但竟不知道他倆是怎樣走過去？他自信他的流星錘已達密不透風的境地了。

使流星錘的自感顏面有損，便瞪眼罵道：「老兒，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

兩老頭此時忽然向司馬龍一笑，回頭望了使流星錘的一眼，嘻嘻哈哈的笑道：「他才活得不耐煩了！」

兩老頭說着，又向使流星錘的走過去。使流星錘的心中冷笑一聲，暗道：你這是找死，可怨不得別人。

使流星錘的惡念陡生，一抖手，流星錘直向兩老頭的雙腿滾去，圍着

的人都吃了一驚，驚叫起來。

兩老頭卻若無其事，流星錘堪堪到了他們脚邊，也沒見他倆如何動作，照常向前走去，但流星錘卻從他們的脚底滑過去，一點也沒有傷着他們。

流星錘一過，只見其中一位矮老頭笑道：「老弟，是甚麼東西在脚底鑽過去啦？」

另一位道：「大概是老鼠吧，老哥哥。」

說着兩人眞的找起老鼠來了，一面找，一面嘴裏不住罵道：「死老鼠，病老鼠，瘟老鼠，誰也好作弄，怎的連你的老祖宗也惹上了！碰傷了老祖宗，你來養麼？」

這一亂嚷，旁觀的人不由一陣大笑。

兩老頭仿似未聞，卻指着他手中的流星錘，相顧大笑道：「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老鼠便在他手上了，打呀，打老鼠！」

使流星錘的一聽，嘿嘿冷笑道：「不錯，老子就叫地老鼠，你敢怎樣了？」

矮老頭道：「既是過街老鼠，便人人可打，打，大家上來打老鼠啊！」

衆人自然誰也不敢上前動手。

地老鼠卻沉不住了，他猛一咬牙，便欲抖手把流星錘分砸兩老頭的面門，這一砸之下，便十個矮老頭也死了。

就在此時，忽地有人躍了過來，伸手攔住地老鼠，道：「趙老弟，使不得！」

地老鼠停了手，兩老頭卻瞪着那人道：「甚麼死不得？過街老鼠，還不該死麼！」

地老鼠一聽，忍不住又想出手，那人又攔住他，帶笑向兩老頭道：「請教兩位貴姓？」

一矮老頭笑道：「我叫李爺爺。」

另一位笑道：「我叫他爹爹。」

那人不由奇道：「李爺爺、他爹爹？」

兩老頭連忙大笑回道：「好，好，乖孫子，乖兒子！哎喲，不對，老哥哥，你若做了他爺爺，老弟豈非成了你兒子？不幹，不幹，決計不幹了！」

兩老頭瘋瘋癲癲，衆人不由又一陣大笑。

那人吃了暗虧，臉上一紅，欲發作，但隨即又按捺住火氣，輕聲道：「你倆到底有何指教？」

兩矮老頭道：「你想指教甚麼，便指教甚麼。」

那人道：「那是有心找麻煩來了？」

兩老頭哈哈的怪笑，輕聲道：「我倆老哥兒想在京口作一宗買賣，是先欲探盤踩路來了麼？」

那人一聽，臉上悖然變色，沉聲喝道：「你說甚麼？找死麼？」

其餘五、六個賣藝的也圍了上來，把兩個矮老頭堵在中央。

兩矮老頭一看被圍住，立刻向地上一躺，放聲大叫起來道：「各位救命啊，各位評評理啊，我倆作買賣踩路子，他們也是作買賣踩路子，各不相干，爲甚麼要打人啊？人多欺人少，我不幹了。」

李小神這時向司馬龍遞了個眼色，意思是是否出手相救？司馬龍微微一笑，道：「先不動，看清楚再說。」

此時忽又聽那兩老頭叫道：「我喊救命只是打算自己救自己，誰也不准上來幫忙，乖孫兒，爺爺都敢打，好，你上來動手好了！」說着一伸，竟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此時司馬龍突覺一陣勁風在自己面前一擋，本欲邁開的雙腿竟不由一窒，心中不由駭然，暗道與這矮老頭距離少說也有丈許，竟能在伸手之間，在人縫中發出氣勁，阻止自己上前，神不知鬼不覺的，如此內力，簡直不可思議。就算自己的師傅海凌王，以及自己的爹爹司馬靖，只怕也僅止於此而已。

這時兩矮老頭見沒人打他，便從地上爬了起來，道：「不打麼？那好，彼此各幹各的買賣便了。」

說罷轉身就走，地老鼠火了，一縱身攔住去路。

矮老頭笑道：「人不打老鼠，老鼠倒會纏人！」

地老鼠大怒，一抖手，運足十成功力，兩個流星錘閃電般向兩老頭的腦袋砸去。

此時雙方相距僅三四尺，流星錘又沉又快，避無可避。

司馬龍暗吃一驚，欲出手似也稍有不及。

豈料流星錘距兩老頭鼻尖不到一寸時，兩老頭各自把頭一偏，流星錘竟從耳邊擦了過去，間不容髮，卻也絲毫無損。

旁觀的人不識貨，倒以爲這是使流星錘的忽發善心，不欲傷害兩老頭罷了。

使流星錘的地老鼠自己也弄糊塗了，他正要把流星錘收回，發手再打，卻見那道人已站了起來，向地老鼠招手道：「算了，別鬧了，走啦！」

地老鼠一聽，便縮手不打，向兩矮老頭瞪了一眼，轉身去收拾槍棒，七八個賣藝的，連錢也不收了，跟着道士就走。

兩矮老頭一看，笑道：「不玩了麼？走就走啦，最好走了別再回來。」

那賣藝的卻頭也不回，急急的走了，倒似怕了這兩個矮老頭似的。

兩矮老頭忽然又道：「不對，只怕他們沒聽清楚，還是再吩咐小道士幾句，請他捎個訊息回去老道人好。」

灰衣矮老頭一聽，便點頭笑道：「是，老哥哥，老弟弟照辦如儀便了。」他說着便伸手向那道人一招，道：「喂，小道士，我老哥哥要你回來

哩!」

那道人不理。灰衣矮老頭怪笑道：「小道士，你的帽子掉了，還不回來麼?」說着，他用手向那道人一招。

說也奇怪，那道人的帽子竟無風自動，從頭上落下，一路滾翻，直到灰衣老頭面前，才恰恰停住。

那道人無奈，只好走回來。

黑衣矮老頭一笑，便向那道士道：「幹買賣要悄悄的，可不要讓人知道了，你過來，讓爺爺咬咬你的小耳朵。」

那道士果眞把耳朵向黑衣老頭湊過去，也不知那黑衣老頭在他耳邊說了一句甚麼，那道士拾起帽子，便沒命的急急走了。

司馬龍此時心中恍然暗道：「曾聽師傅說過，仙霞山有南北兩怪，北怪喜歡穿黑，南邪喜歡穿灰，一黑一灰，人見人愁，莫非他們便是仙霞山的南邪北怪麼?但他剛才隔空取物，到底是甚麼功夫?」

南邪、北怪在江湖上果然邪極、怪極，因此無人知道他們的武功深淺，也無人知道他們師承何人，出身何地，他們的居處也非常奇特，特別在仙霞山絕頂，築了一個小小的茅廬，上不頂天，下不及地，無路可通，能夠上去拜訪的人絕無僅有，二老也從不輕易露面，但不幸碰上他二人出現的場合，不管正派邪派，均會大皺眉頭。

但南邪、北怪也絕不輕易出手傷人，因此不論正邪，對他們均是又怕又畏又敬。

司馬龍知師傅他老人家與仙霞二老交情甚深，便連忙走上前去，躬身道：「晚輩拜見兩位老前輩。」

南邪瞪了司馬龍一眼，怪笑道：「娃兒，甚麼前輩晚輩的?你找錯人啦!」

司馬龍微微一笑，道：「前輩放心，晚輩絕不會看錯，因爲這是師傅傳授晚輩的認人功夫。」

南邪怪笑道：「那你師傅是誰?能露一手認人的功夫看看麼?」

司馬龍一聽，笑了笑，便把手一勾，作了一個虛空垂釣的奇特手勢。

南邪一見，隨即怪笑一聲道：「哎喲不好了，那老不死終於有傳人了。一位老風流，加上一位粉面郎小風流，哎喲，這當今世上的女娃兒有難了。」

北怪卻微笑點頭，道：「你的師傅是風流俠客海凌王麼?」

司馬龍點頭道：「正是恩師他老人家。」

南邪怪笑道：「海風流從不認老，你這娃兒敢稱他做老人家，我看你八成是假冒的。」

司馬龍微笑道：「我也不知是眞是假，但師傅他曾吩咐晚輩，說若見到南邪、北怪兩位前輩，便代爲問一問，兩位老前輩娶妻沒有?」

南邪一聽，嚇了一跳，忙道：「沒有，沒有，決計沒有。但若娶了又怎樣了?」

司馬龍笑道：「若娶了，師傅便要再次出手，把兩位前輩的老婆釣走了。這話是師傅他老人家說的，可不關我事。」

南邪愁眉苦臉，向北怪道：「老哥哥啊，當年我兄弟二人不幸誤墮海老鬼的奸計，與他打賭一個甚麼釣與娶賭局，結果我倆兄弟連娶了十個老婆，但均被海風流釣走了，我兄弟二人輸得一敗塗地，只好發誓今生今世再不娶老婆，孤家寡人，好不凄涼，豈料又被海老鬼冤魂不息的纏上了。這還不算，眼下還加上這個粉面小風流，我兄弟二人不是栽到家了麼?」

北怪微笑道：「釣女人是風流俠客海凌王的獨家本領，原與他鬥不過的。但只要我等不娶老婆，他的看家本領也就不攻自破了。」

南邪一聽，喜得拍手叫道：「不錯，不錯，果然是老哥哥你聰明極了，不娶老婆，不娶，決定不娶，只要不娶，老子便必定贏你這個見鬼的海凌王。」

司馬龍一聽，不由一怔道：「老前輩這叫甚麼妙計取勝?」

南邪怪笑道：「這叫『斬脚趾避沙蟲』!斬斷七情六慾，做個不吃齋的和尚，那就算碰上你那風流俠客老師傅，也不必膽戰心慌!」

此時那李小神亦走過來，與南邪、北怪相見了，然後笑道：「既然不吃齋，那就去飲酒如何?」

南邪頭一抬，順手向李小神腰間一拍，笑道：「娃兒，你請客?」

李小神道：「如前輩賞面，便任你吃一頓如何?」

北怪此時望着李小神一笑，道：「娃兒，你有錢請客麼?莫上了酒館，卻要賴賬。」

李小神一聽，一摸腰間的錢包，早已不見，知道已被南邪剛才一拍之間，做了手脚，這等閃電手法，當眞匪夷所思。

李小神呵呵一笑，道：「我輩中人，錢銀原是身外物，由誰掌管付賬，還不是一樣?」

南邪怪笑道：「好說，好說，那你們娃兒倆今日是吃定老子的了，但京口酒館煙花之地，豈是你等娃兒該去的?說出來人家笑我倆老不死，爲老不尊，教壞後輩，這便大大不妙。」

北怪笑道：「你等年輕娃兒，若要風流快活，可莫來京口，這兒可沒有一個値得要的。」

司馬龍、李小神含笑不理，只要拉他倆上去飲酒。

此時卻見南邪忽然伸手向後一指，笑道：「你等要尋的女娃兒來了，哎喲不好，趕緊溜之大吉也!」

南邪說罷，搶先就逃，北怪也不甘示弱，眨眼間，兩矮老頭竟如風捲

殘雲般的逃得無影無踪了。

司馬龍深知這等武林怪傑，是無法留得住的，便任由他們逃去。

他一回頭，果然見有一女子走了過來。

但見這女人俏臉喜嗔相宜，兩道似彎非彎的眉，眼似秋波，顏如桃色，紅唇下露出兩排如玉貝齒，美到極點，但也極其妖媚，妖之中又有點正氣，柔媚中又暗藏殺機，似曾相識，但一下子却想不起來。

此時，那女子已走到二人身畔，向司馬龍含情脈脈一笑，一閃而過，司馬龍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李小神用肘一撞司馬龍道：「這不是常州懷春樓擲蓮篷那女子麼?她怎地也到此地來了?」

司馬龍一聽，便猛地想起船過常州，有女子擲蓮篷的事，心中一動，正欲說甚麼。

此時卻又聽身後有人喊了一聲道：「二位公子，老奴有話稟告。」

司馬龍回頭一看，正是何富，滿面憂戚的站在一邊，因此也就放下那女子的事不再去想，轉頭向何富問道：「你有何事?我們正要找你呢!」

何富道：「這兒不是說話的所在。」

李小神道：「那就上我們的船上去好了。」

何富點頭，三人也不再說話，匆匆回到船上，在艙裏坐下，何富也告罪坐了下來。

司馬龍急道：「富伯，你家二公子到底碰上了甚麼?快說來聽聽。」

何富聞言，長嘆一聲，道：「二位公子是我家二公子的好友，一切還仗二位公子做主，救救我家二公子。」

原來自何不世的兄長討了小翠爲妾，小翠妖媚萬分，又懂內媚之術，因此把何不祥迷得昏頭轉向，日夜渲淫，終於縱慾過度，一病而亡。

何不世扶柩回鄉，小翠居然也以嫂嫂的身份跟隨。

何不世還以爲小翠當眞會三從四德，豈料小翠卻看上何不世的才學容貌，存心把他勾搭上手。

一路上，小翠對何不世殷勤侍候，倒甚似嫂嫂的樣子。何不世不知她的用心，反而對她越發敬重起來了。

不一日，回到京口，何不祥的原配夫人，一看小翠回家，當時也沒說甚麼，一直等何不祥出殯安葬後，這才把不世喊到上房，對他說道：「你哥哥不幸去世，小翠年輕，你對她作何安排?」

何不世道：「哥哥去世，小翠當然應該守節啦!」

他嫂嫂一皺眉，道：「可是小翠出身青樓，怕難守得住吧?若出了事，倒惹人笑話。」

何不世一聽，不但不聽，反而替小翠辯護，舉出一大堆理由，甚麼古今的貞節烈女故事等等。

嫂嫂知何不世乃書呆子，說不明白，便道：「我知道，但這是千萬人中的鳳毛麟角，哪能作例子來比較?爲着日後清靜，還是打發她出去好了，多給她幾個錢也就是了。」

何不世見嫂嫂如此，很替小翠不平，爭執起來，嫂嫂被他纏得沒辦法，只好道：「這樣吧，就看小翠自己的意思吧!」

然後，也不容何不世再辯，派人去把小翠傳來，問她道：「老爺已死，你年紀尚輕，我怕躭誤了你，因此預備五百両紋銀，供你花用，你看如何?如果認爲不夠，還可以加點。」

小翠一聽，便知原配要打發她走了。但她已有心勾搭何不世，又見何不世的神態似有不捨，還以爲他對她有意，心中不由一陣酥痲，便雙眼一擠，滴出淚來，屈膝跪下道：「老爺對奴奴恩重如山，奴奴情願服侍夫人一輩子，以報答老爺的恩典，不敢再作別的打算了。」

小翠這話說得甚爲得體，因此嫂嫂也不由心中一軟，脫口道：「你不後悔嗎?你耐得住這份孤清寂寞?」

小翠連聲回是，她已聽出何夫人之意，可以留下她了，便越發做作起來，道：「夫人如果信不過奴奴，奴奴便立刻以身殉節，以明此心便了。」說着，放聲大哭起來。

何夫人心軟，見她如此，忙道：「能這樣就好，你放心吧，去歇息好了。」

小翠站了起來，偷偷溜了何不世一眼，見他滿臉欣慰，心中自忖好事又近了三分了。

小翠又替何夫人倒了杯茶，跟着低頭退了出去。

何夫人仍然不太放心，當即把何家老僕人傳來，當着何不世的面吩咐，把家中所有的男僕遣散大半，只留下兩三個老實的服侍何不世，又規定，非奉傳喚，家中所有男士不准擅進內堂，連何不世也不例外。

何夫人對何不世道：「你哥哥已死，家中已用不着這許多人，所以遣走他們，也可以節省一點，等將來你出仕後再添不遲。你明年也要進京大考，也應該留在書房加緊用功，無事不必進來，以免分心，有事我會着人告知你，二叔你看如何?」

何不世是個典型的書呆子，聽不出嫂嫂的話另有深意，只覺得這般裁奪甚佳，便連聲稱是，返回他的書房用功去了。

何夫人這種安排，可就急壞了小翠了。她無法向何不世下手勾搭，心中不由大悔，不該留下。

這般一住四、五個月，始終沒看見過何不世的影子，花晨月夕，那能耐得下去，幾次欲開口向何夫人求去，但心中又委實捨不得何不世，因此一晃就又過了半年。

不久，何夫人感染時疾，竟一病

身故。何夫人這一死，小翠便不走了，因爲何不世是個書呆子，因此何家的產業，便落在小翠手上。

小翠格外的對何不世體貼入微，並且不時作態，引誘何不世。

可惜何不世不解風情，對小翠的種種挑逗竟無動於衷。

小翠這才知道何不世原來眞的是個未開竅的書呆子，那就必定是未經人道的小子，想到這點，小翠的心就不由大蕩起來。

可惜何不世被小翠纏得急了，便乾脆連內堂也不進了。

小翠見軟的不成，便來硬的，處處對何不世刻薄起來，飲食起居，全不加照應，連何不世要出外會友論文，也不肯拿出一文錢來。逼得何不世只好悶坐家中，交遊全絕，這就是他與司馬龍斷絕音訊近一年的原因了。

第二年春天，何不世本來要赴京應試的，但小翠不想讓何不世這塊肥肉走開，便故意裝作若無其事，不提也不問，只當沒事一般。

何不世無奈，只好來到內堂前，想與小翠當面相商，但小翠不見他，反而叫丫環傳出話來道：「二爺若有甚麼說話，爲何不到房裏見她？」

何不世萬般無奈，只好走進內堂。丫環卻笑道：「夫人在內室等着你呢！」

何不世只好走進內室，丫環嘻嘻一笑，轉身出去，順手把內堂的門帶上了。

何不世心中一慌，正欲轉身出去，但身後已傳來笑聲道：「二爺請坐，怎的剛進來就想走呢？你不是有事要向我說麼？此地再無外人，你有甚麼話只管說好了。」

何不世被這一喊，便不好眞的走出去，唯有無奈垂首道：「嫂嫂可好麼？」

小翠道：「我只道你再也不來見我了。」說完這一句，就不再說下去了。

何不世沒法，只好訥訥的把要上京赴考的事說了。小翠聽了便笑道：「這是正經大事嘛，難道我做嫂子的要攔着你麼？坐下慢慢說嘛！」

何不世心中一寬，便抬起頭來，但眼光甫與小翠相觸，又連忙把頭低了下去。

原來此時小翠正斜倚在美人榻上，雲鬢微鬆，薄施脂粉，上身穿了一件葱綠夾紗短襖，卻少扣了兩個扣，讓酥胸半露出來。

何不世正不知如何是好，耳邊聽得一陣悉索細步，鼻子同時嗅到一陣甜香，只聽小翠的聲音道：「寃家，只要你答應了嫂子，上京赴考的事，嫂子會替你安排啊！」

話聲未落，何不世突覺自己的手已被兩隻柔軟的手兒握住，他定睛一看，小翠正含笑站在面前，與自己手拉手的猶如一對情侶。

何不世這書呆子登時臉上羞紅，猛地右手一拂，左手一甩，掙脫小翠的拉扯，嘴裏嚷道：「嫂嫂自重！」說罷返身欲走出去。

小翠此時正慾火大旺，她搶前一步，攔住去路，平張兩手，就想摟抱何不世。

何不世嚇得向後退避，小翠一抱落空，趁勢向前一撞，把何不世撞倒在美人榻上，小翠接着向前一撲，剛好倒在何不世的身上。

小翠的一點紅唇，立刻向何不世的嘴上印去，嘖的一聲親個正着。

何不世側臉避開，小翠又在何不世臉上亂嗅亂吻起來，一面逼不及待的伸手在何不世身上亂摸。

何不世窘極，心中一氣，這書呆子不知那來的力氣，伸手一推，便把小翠推倒地上，接着翻身而起，小翠伸手一拉，正好拉住他的衣角，「嘶」的一聲，一片衣襟便撕了下來。

何不世頭也不回的打開房門，衝出去了，身後傳來小翠咬牙狠聲道：「好心當狗肺，有你這書呆子受的！」

何不世一直奔回書房，心中兀自跳個不停。如此一來，赴京應考的事自然無法再提，便連何不世日常的飲食也越發的壞下去了。

小翠掌握了何家的財權，何不世這書呆子既不懂事，又死要臉，不肯向人求助，爲免家醜外揚，唯有不敢發作。

小翠越發的作威作福起來。這一晃，又是幾個月過去，待司馬龍和李小神來探訪時，何不世已憔悴不堪，連款客的那點酒菜，也是何富這位忠心的老僕用自己的衣服典當換回來的。

小翠深隱在內堂，何家外面風光，外人自然看不出來了。

司馬龍走後，何富要何不世親自去找二人，想辦法對付小翠，但何不世這書呆子不肯，因此何富才偷偷跑了出來，找到二人，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要他們念在好友的情面，設法幫忙。何富說罷，忍不住傷心掉淚。

司馬龍與李小神聽何富說罷，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這是別人的家事，外人到底不便插手，而且主人也不願意張揚開去，作朋友的當然要尊重他的意思。

但眼見何不世飽受惡婦如斯欺凌，二人年少氣盛，又着實不忍坐視不理。

李小神想了想，便問何富道：「富伯，請問那惡婆娘除了對你家二公子有心外，是否尚有別的姦情？」

何富回道：「這個老奴不敢亂說，以前大夫人在世，當然不會出岔子，但大夫人去世後，外面原來留下服侍二公子的人，便被二夫人革除了，家中除了二公子和老奴外，再沒有第三位男丁，老奴亦曾留意二夫人的動靜，不但沒有發現甚麼，甚至也沒見過二夫人出去呢！」

司馬龍聽至此，眉頭不由一皺，心道若小翠沒有其他姦情，外人是不便插手的了。

但何富忽然又道：「不過最近幾天，老奴曾看到屋頂上有個人影，一晃就不見了。第一次老奴以爲眼花，沒有在意，後來一連見了幾次，但又不敢肯定是人是鬼，也沒見內宅有何異動，或是家門不幸，惹出了狐仙也說不定。」

司馬龍一聽，與李小神對視一眼，兩人均心中有數了。

李小神道：「富伯，你先回去吧！待我們查明以後，再作打算。」

司馬龍喊住何富，掏出兩錠銀子，交予何富道：「你拿去存着，侍候二公子，但別告知他是我贈的銀兩。」

何富向司馬龍謝過，這才離去。

此時已近黃昏，晚霞照在金山塔上，但兩人心繫何不世之事，也再無心欣賞。

匆匆吃過晚飯，待天黑二更時分，收拾停當，帶備兵刃，司馬龍用的是劍，李小神卻使刀。起身上岸，向何家掠去。

從牆外一躍上屋頂，毫無聲息，兩個起落，到了大廳外，向書房一看，何不世已然歇息，因此也不驚動他。

越過二門，上房裏燈猶未熄，隱身窗下，在窗紙上用小指戳破一洞，朝裏看時，只見小翠已卸下晚妝，斜倚窗前，手托香腮，似在等候甚麼人的光臨。

兩人心中有數，也不再看下去，微一招手，又上了屋頂，隱身在瓦脊處，靜候動靜。

不一會，忽見不遠處有一條人影，正在屋面上飛掠，身形奇快，在月色下一看，只見那人一身青綢夜行衣，身材苗條，似是一位女子，但連頭帶臉均以布包着，因此難以辨別面目。

兩人一想，這絕非正經路兒。不約而同一縱身形，就追了過去。二人的輕功造詣極高，因此幾個起落，便到了那人身後不到四尺。

那蒙面人也極機警，頭也沒回，就知道身後有人，猛一回手，劍已出鞘，「落葉旋風」直向兩人掃去，可惜這並非掃葉，而是欲掃他們兩顆人頭呢！

司馬龍和李小神一晃身形，便躲開一擊，司馬龍出手比李小神更快，一抖劍花，「寒月生輝」罩向那人頭頂。

李小神依照武林規矩，不欲以人多欺人少，便退到一邊，冷眼旁觀。

那人見司馬龍劍法奇特，突然驚呼一聲道：「風流劍法！」她不敢大意，分花拂柳，連打帶削，破解了這一劍，立刻欺身而上，「樵夫指路」，劍尖直取司馬龍胸前。

司馬龍微微一笑，也不後躍，頭一俯，張嘴一咬，便把來劍的劍尖咬住了。

那人掙不脫，竟如蜻蜓撼石，情急之下，脫口而呼道：「伶牙利齒，脫口一劍！你……你莫非是風流劍客海凌王麼？」

司馬龍張嘴一吐，把那人彈出半丈，這才微笑道：「風流劍客海凌王乃在下的師傅，在下豈敢配稱風流劍客四字？」

那人格格一笑，竟是女子清脆銀鈴的聲響，道：「名師出高徒，你這做徒弟的也決不會比你師傅正經多少！一個老風流，教了一位小風流，這天下豈非大亂了？」

司馬龍不知這人的來路，便停招不發，含笑佇立，以觀其變。

只聽那人又道：「你們上這兒幹嗎？難道不知此地將有事情發生麼？」

司馬龍微笑道：「知道，但你又是誰？」

那人並不答話，反問道：「既然知道，爲何如此大意？連面罩也不備一個？可知道那妖道的厲害？」

這人說着，也不管司馬龍是否願意，當即從百寶囊中掏出兩塊面罩，向司馬龍手上一塞，道：「戴上它，否則你必定吃虧。」

司馬龍被這人弄糊塗了，道：「那你到底是誰？」

那人格格一笑，道：「既然不認識，那還問甚麼？改天或有見面的機會。此地有你小風流在此足矣，我有事先走了。」

說罷，那人一掠而起，猶如一縷輕煙，眨眼間飄忽不見。這人的輕身功夫顯然不弱，剛才被司馬龍追上，只是故意留步等待吧了。

司馬龍與李小神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司馬龍把那人留下的面罩分其中之一交給李小神，李小神湊近鼻子一嗅，不由笑道：「唔，好香，這絕非男子的用品！」

司馬龍點點頭，道：「我也早已瞧出這人是女子了，但不知她爲甚麼與何家扯上關係？」

兩人掠回何家屋頂，剛伏身下去，便已聽到屋內有人發話。

有一男子的聲音道：「小心肝，殺死那小子，還不是像殺隻小鷄？我倆還是先快活一陣再說。」

接着是「嘖嘖」的親嘴聲。

有女子的浪笑聲道：「死鬼，鬍子也不剃好，就來刺人了。」

那男子淫笑道：「左右是刺了，剃不剃鬍子，豈非一樣麼？」

屋面上兩人一聽，知道就在他們追那女子時，已有人偷進屋來，要向何不世下手了，不由一驚，暗道何家果然要喪在這淫婦手上了！

司馬龍情急之下，想也沒想，便縱身下屋，劍尖一挑，窗戶大開，罵道：「狗男女做的好事！」

人隨聲進，一招「白蛇吐舌」，劍

尖直指那男子的後背。

那人也極敏捷，聞劍嘯已知不妙，欲避已然不及，他本來抱着小翠在懷內，此時並不鬆手，一個急轉，把小翠推到司馬龍的劍尖上。

小翠被那人一推，司馬龍收劍不及，小翠早被劍透酥胸，鮮血直噴，神仙難救。

那人趁此一霎空隙，飛起一脚，踢開後窗躍了出去。

司馬龍拔劍隨後躍出，如影隨形，跟踪而至。

那人到了後院，手上已多了一對判官筆，膽氣大壯，伸筆一架司馬龍的劍刃，道：「你是何家甚麼人？」

司馬龍年少氣盛，此時連那女子所贈的面罩也不戴，與那人正面相對，怒道：「淫賊！你勾引淫婦，串謀殺人奪產，我司馬龍豈會袖手不理！拿命來！」

司馬龍手中的劍一緊，便把這男子的身周四尺罩住了。

那人一見，不由驚叫一聲道：「風流劍！你是風流劍客海淩王何人？」

司馬龍傲然一笑，道：「那是家師，風流劍專門取下流淫賊的腦袋，拿命來！」

司馬龍說着，手中劍抖出四朵劍花，分襲那男子胸前四個大穴。

那人心中大駭，暗道：今番採花，採出個扎手貨來了。

原來何家小翠自何不世這書呆子不肯接受她的一番情意，小翠心中好不難受，花前月下，五更鷄鳴，不知咬爛了多少被頭枕角。

那一晚夜半三更，小翠聽得簷前風響，又聽聞兩隻叫春貓在屋頂上追逐，尖聲呼叫，蕩人心魄。

小翠久抑的春心被挑逗起來，頓覺格外難受，她輾轉難眠，便乾脆坐起來，披上衣，懶懶的扭亮銀燈，推開窗口，對着那如鈎月色發怔呆想。

好一會，忽然看見對面屋頂上有個人影，心中一驚，正要張口呼喊，眼前一花，已多了一位男子。

這人二十上下，臉兒俊秀，正對着自己微笑。

小翠發到嘴邊的喊叫不由吞了回去，她痴痴的望着這副俊臉發楞，心中又怕又喜，不知此人是誰，三更半夜爲何來此，但這人如此年輕英俊，恰恰在她春心大動時出現在她眼前。

那男子見小翠的神態，他似乎大有經驗，知眼前女子已慾火大熾，也就絕不猶豫，他伸手握住小翠的手，輕輕一帶，便把小翠抱在懷裏。

小翠迷迷糊糊的也沒抗拒，一抬頭，有意無意間，小嘴恰恰送了上去，被那人親個正着，心中不由一蕩，登時雙目一閉，丁香暗渡，不管如何，先享受快活一番再說。

原來這俊秀男子卻是挪移觀挪移道人的俗家弟子黃蜂郎，他跟着挪移道人練成一身功夫，特別是一手獨門的點穴神技，更厲害非常，恰恰成了黃蜂郎採花的絕技。

他只要相中誰家姑娘，在夜半潛入，伸手向姑娘身上的穴位一點，「痳、啞、蕩、淫、痴、喜」六大穴位，無不應指而中。

姑娘的蕩穴被點，就算她三貞九烈，也無法抗拒，這比最厲害的媚藥更厲害百倍。

這晚黃蜂郎路過何家，恰巧見到小翠倚在窗前，小翠本就媚態十足，加上那副懷春之情，越發迷人蕩魄。

黃蜂郎看在眼內，豈肯放過這塊肥肉？他當下一縱入屋，正欲伸指點穴，沒料到小翠不必他動手，竟投懷送抱來了。

黃蜂郎抱住小翠親熱了一陣，便在小翠耳邊道：「更快活的尚在後面，你要試麼？」

小翠的心此時已被慾火燒紅，當然不會拒絕，兩人摟抱着，同進羅帳，不一會，只聽小翠「嚶嚀」一聲，羅帳中高高伸出小翠一條白白小腿，懸在那兒不住的顫動。

從這夜之後，兩人便秘來密往，何富看到的影子，也就是黃蜂郎。

幾天之前，小翠食髓知味，貪得無厭，但仍嫌不夠自由快活，便求黃蜂郎替她拿主意，離開何家做對長久夫妻。

黃蜂郎被小翠的功夫迷住，居然沒有拒絕，而且何家又有的是錢，所以便求師兄黑魔君帶了地老鼠等人，前來京口何家踩探，打算殺了何不世主僕，連小翠帶何家的金銀珠寶，一起運送上山。

但白天被仙霞二老擾亂了一番，臨行又被二老要黑魔君帶口訊給師傅挪移道人，要他立刻自己動手清理門戶，否則必將劫數難逃。

黑魔君的武功也極爲了得，盡得挪移道人的眞傳，但他自忖根本不是仙霞二老的手脚，不得不忍下這口氣，乖乖退出京口，回到落脚處，再行商議。

黃蜂郎決不肯罷休，道：「明裏動手不便，那就來個暗的，殺了何不世，留下何富去頂官司，過了三幾日，再由小翠出面，把財物搬運回山，這在白日也無人敢說話了。」

黑魔君想想不錯，便留下師弟龍捲風在京口，但不准惹事，自己便與地老鼠等連夜回山向師傅挪移道人報訊求助去了。

豈料黃蜂郎殺了何不世後，淫心難耐，又溜到小翠的卧室，鬼混起來時，卻被司馬龍和李小神撞破了。

黃蜂郎跳出後窗，見司馬龍緊追不捨，便罵道：「你我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要你來多管閑事做甚麼？」

司馬龍怒道：「你把我的朋友殺了，慘遭滅門之禍，這事我豈能不理。」說着劍招已然遞上，黃蜂郎一橫判官筆，擋了一招，直震得手臂發痳，兵刃險被震脫。

司馬龍痛恨黃蜂郎太凶殘，出手毫不留情，招招欲置黃蜂郎於死地。

黃蜂郎招架不住，猛聽破空聲响，知是另一位對頭趕到，心中大驚，暗道：此時再不開溜，這條小命難保矣！

黃蜂郎猛一咬牙，「刷刷刷」使開判官筆，猛攻上去，逼退司馬龍一步，隨即一擰身，躍上屋頂，如飛的逃去了。

司馬龍決心要黃蜂郎以命抵命，回頭說一聲：「李兄，你先在此地招呼何富，我去追他。」說着掠上屋頂，向黃蜂郎窮追不捨。

李小神喚醒何富，上縣衙報案去了。

司馬龍追殺黃蜂郎，出了京口城，到了黃蜂郎落脚的地方，黃蜂郎回頭一看，見只有司馬龍一人追上來，膽子不由一壯，嘴裏大叫道：「來人啊！把這小子殺了！」

龍捲風正等待黃蜂郎的回音，聽聞大叫，連忙各帶兵刃，一湧而出，把司馬龍團團圍住，搶攻上來。

司馬龍並不畏懼，展開劍法，力鬥對手。初時尚可有攻有守，但時間一長，體力便不及人多這一面。

而且對手不時有暗器招呼，防不勝防。

司馬龍心道：這般纏鬥下去，自己非吃虧不可，他正打算施展出風流劍法最厲害的三招殺着，此時卻聽有女子的聲音叫道：「你再阻止我上去，我可要罵人了！」

接着又聽有一蒼勁的聲音道：「你與他有緣無份，何必自尋煩惱？這娃兒還鬥得下，你放心好了。」

司馬龍略一辨認，聽出那是仙霞二老與那蒙面女子的聲音。

他心中甫一分神，手下一緩，差點便被一支陰毒的袖箭擊中，一抬手，腋下的衣服被打了個洞。

這一抬手，門戶又開，三四件兵刃一齊遞了過來，已避無可避。

司馬龍猛地一提眞氣，淩空而起，一躍丈許，避開迎面的合擊，但下面的兵刃一擧，齊向上迎擊，只要司馬龍的身形落下，下面便猶如刀山劍海。

此時，那邊林中的蒙面女子一看，急得大叫道：「你們再攔我，我可要拚命了！」聲出人起，那蒙面女子已在仙霞二老的笑聲中，如白燕般飛了出來。

司馬龍卻直落下來，脚尖在一把刃尖上一點，再次借力拔起，斜縱出去，跳出黃蜂郎等人所佈的刀山，安然落地。

那蒙面女子此時尚未掠到，仙霞二老大笑道：「如何？早知這小子平安無事，你這女娃兒偏不相信！」

司馬龍朝林中一看，沒見二老踪跡，知道他們隱身在林內，也不去理會，轉身又向黃蜂郎等人撲去。

這一次他已胸有成竹，劍勢又自不同，加上那蒙面女子的相助，二人二劍聯手，結成一片劍光。

司馬龍恨透黃蜂郎，專門以殺着對付他，黃蜂郎雖有地老鼠等人相幫，也無濟於事，窮於招架手忙脚亂。

龍捲風此時也被蒙面女子纏着，險象環生，龍捲風越鬥越心驚，不由大聲喝問道：「你是誰？能報上名號來麼？」

那蒙面女子嬌叱道：「你管我是誰，總之是挪移觀的人就沒一個是好東西！」

龍捲風道：「蒙了臉的姑娘，必定是一位不敢見人的醜八怪。」

龍捲風的用意是設法逼對方亮出眞面目，也便好向師傅挪移道人交代，他因此使用激將法起來。

那仙霞二老忽地喊道：「女娃兒別上當，眞面目露不得，否則你今生今世也休想平靜渡過了！」

蒙面女子道：「我不怕，就算被他們知道了，也沒關係，有你們二老在，難道還容他們活着回去麼？」

龍捲風一聽，不由大駭，他也聽出林中的聲音，正是白天找痳煩的兩個矮老頭，心道今晚必定完了。

豈料那二老又接口道：「不行，不行，決計不行，我兄弟二人不敢殺人，也不敢抓住他們讓你們殺，沒有辦法，所以非得你們自己解決不可。」

龍捲風一聽這才放心，打定主意逃走，但耳邊卻又聽見矮老頭在拍手叫好，直湊熱鬧。

就在此時，那面司馬龍手中劍一擧，一招「回風落葉」，已絞飛黃蜂郎右手上的一支判官筆，接而一揮手，劍勢斜回，削向黃蜂郎的腰際。

黃蜂郎忙向後縱，身形才起，躲過了腰，卻沒有躲過了腿，劍鋒早在大腿上劃了一道大口，鮮血直流。總算他逃得快，不然的話，這一劍不把他削成兩截，一條大腿也絕對保不住。

黃蜂郎雖然受傷，但司馬龍恨透了他，絕不肯輕易罷手，劍招一變，脚下踏上一步，手中劍又挑了過去。

幸虧旁邊的徒衆死勁一擋，才救回黃蜂郎一條小命。

龍捲風一見黃蜂郎受傷，立刻嘴裏呼嘯一聲，準備知會衆人逃命。

龍捲風不打算逃走猶可，勉強仍可支持，他欲逃呼嘯聲一起，衆人反而亂了起來，立刻陷入絕境，眨眼間便被司馬龍和蒙面女子傷了幾個，眼見一個也逃不了。

司馬龍纏着黃蜂郎不放，他決心非殺他替何不世報仇不可，因此劍鋒越發凌厲，又恨地老鼠護着他，低喝一聲，使出風流劍中絕招，一招三下殺着，劍尖向黃蜂郎一點，走了一下虛招。

黃蜂郎一跳讓開，司馬龍卻又回劍向地老鼠手腕刺去，這一招虛實相連，疾如閃電，地老鼠迴避不及，腕上早着了一劍，撒手丟了兵器，就地一滾，總算躲過。其實司馬龍並非有心殺他，否則他早就了結了。

司馬龍劍刺地老鼠後，立刻又轉勢向黃蜂郎削去，這三下絕招，一氣呵成，變化之奇，出手之快，黃蜂郎別說沒見識過，就連想也沒想到，劍鋒已臨頭，腿上受傷，縱跳不便，跳開躲避又跳不起來，眼見非命喪不可。

豈料此時半空忽然飛落一團黃影，「嗆郎」一聲，司馬龍的劍已被架住，接着一陣勁風反撲過來，司馬龍只感一陣氣窒，他心中大怒，猛一提眞氣，便想硬接對手打來的這一掌掌力。

他的掌勢未發之際，耳邊忽聽仙霞二老喊道：「接不得也哥兒！」

話聲甫起，司馬龍的身子已向後退，但並非被前面的掌力所逼，而是被身後一股力道吸退。

在這股力道下，司馬龍竟感軟綿綿的毫無抗拒之力，心下不禁駭然。

他站定時，定睛一看，自己已立在二老身側，對面卻站着一位又矮又醜的道士，在他身旁正是白天那位道士黑魔君。

這時，打鬥的雙方均停了下來，他們走到矮醜道人身後，蒙面女子也向司馬龍這面湊近。

矮醜道人皺眉看了一眼幾個受傷的徒衆，向黑魔君道：「這兩個小子是否與二老賊一道？」

黑魔君白天並沒留意，因此搖頭說不知道，黃蜂郎卻忍着傷痛，說這小子自稱姓司馬。

矮醜道士一瞪怪眼，向司馬龍喝道：「青衫怪客司馬靖是你何人？」

司馬龍尚未答話，南邪已搶先道：「青衫怪客是你老子，你問怎的？有事只管向我老灰矮頭，你也是個老矮，彼此矮對矮，誰也不吃虧！誰不知你姓鍾名小童，外號鬼臉客。」

鬼臉客鍾小童平生最恨人說他矮，豈料卻被灰矮老頭連道幾個矮子，而且矮字前面還加了個「老」字，心中不由勃然大怒，對龍捲風道：「你等先退下了。」

龍捲風巴不得有這一聲，扶着幾個受傷的徒衆，急匆匆的向後退。

司馬龍一見黃蜂郎要逃，心中大怒，他腳尖踏地一勾一揚，一塊尖石直向黃蜂郎的後背擊去，黃蜂郎只顧逃命，沒料到石塊竟成了司馬龍的暗器，他乍感背後勁風刺體，欲想閃避，已萬萬不能，只聽噗的一聲，石塊透背而入，黃蜂郎大叫一聲，倒地不起。

這一來，鬼臉客鍾小童越發怒不可遏，一揚手，隔空就向司馬龍拍來一掌。

司馬龍正欲硬接，但早被南邪擋在前面，接着鬼臉客的掌力。司馬龍但覺一陣勁風擦身而過，觸體生寒。

「娃兒，挪移觀的陰煞掌豈可亂接？你嫌命長了麼？」南邪怪笑一聲道。

司馬龍這才知道，江湖之大，卧虎藏龍，强中更有强中手，心中不由一陣駭然。

此時北怪道：「娃兒，此地沒有你等事了，趕快走吧，走得越遠越好，最好以後再也莫返京口是非地。」

司馬龍還不想走，但那蒙面女子已一把拉住他的手，小嘴兒呵氣如蘭，在他耳邊輕聲道：「走吧，不然二怪生了氣，撒手不理，可就便宜了這伙賊道了。」

司馬龍正欲見識二老的眞正功夫，便趁機抽身退走。

鬼臉客見司馬龍傷了黃蜂郎，心中恨極，拔起身形就追，豈料北怪不知怎的後發先至，已攔在他身前，在他鼻子上狠狠一刮，道：「老矮鬼，想欺負小娃兒麼？羞也不羞？」

鬼臉客被他如此一刮，立感又羞又痛，他偌大一把年紀，武功也極高，竟然無法躲過這羞恥的刮鼻子，這副老臉可着實放不下。

鬼臉客惡念陡生，心道：今晚絕不容你兩隻矮鬼生出此林地。他一拳就向北怪當胸擊去，但拳到中路，又忽化為掌，以挪移觀最狠毒的陰煞掌力拍去。

北怪被他結實的打了一掌，「啊呀」一聲，立刻倒地，直挺挺的一動不動，似乎是死直了。

鬼臉客鍾小童一見，心中不由暗喜，暗道：傳言仙霞兩矮鬼如何厲害，卻被我鬼臉客一掌便了結了。

正得意時，南邪卻又哭哭啼啼的走上來攔住他，照樣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罵道：「臭道士，不要臉，連老子爺爺也打死了！」

這一下比北怪刮的一下更重，鬼臉客登時痛得鼻水直流，伸手也照剛才的毒招，以拳變掌的打了出去，把南邪也打得倒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鬼臉客冷笑一聲，便向司馬龍的方向追去，但尚未追出十步八步，便覺眼前人影一閃，連忙收步定睛看去，只見仙霞二老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

南邪、北怪各自伸手又刮了他的鼻子一下，道：「臭道士，打死我老人家，就想棄屍荒野，不顧而去麼？」

鬼臉客這才大吃一驚，知道仙霞二老果然並非浪得虛名，他轉身拔腿就跑，但仙霞二老如影隨形，成了他的影子，那裡跑得了？

他逃去東，北怪在東等着刮他的鼻子；逃到西，南邪又在西面等着刮他，二老輕功絕世，身法奇妙，這一配合，簡直便如天羅地網，就連一隻小蒼蠅也未必逃得掉。

鬼臉客逃了一會，不但跑不了，自己的鼻子反而被刮得又紅又腫，眼見再挨幾下，便必定掉下來了，他知道再逃也是自尋死路，乾脆停了下來，一動不動了。

南邪怪笑道：「老矮鬼，逃啊，你不逃，這遊戲便玩不成了。」

北怪也笑道：「道士，你怎麼不逃？難得我這邪老弟這般高興，你就不玩了？」

鬼臉客道：「不逃了，你把我殺掉好了。」

南邪怪笑道：「不行，不行，老人家決不殺不逃之人。」

鬼臉客道：「那你們欲如何處置我？」

南邪大笑道：「我也不殺你，只要你在老人家面前學小狗一般吠幾聲，若學得像了，老人家我一高興，就會讓你安然逃掉！」

鬼臉客便殺了他也不逃了，他喃喃的道：「兩位老前輩到底想怎樣了？」

南邪怪笑道：「也沒怎樣，只要你繼續玩兵捉賊遊戲。」

北怪卻正經的道：「那很簡單，第一，你不准再去找那娃兒的痲煩，你的人殺了他的朋友，他殺了你的人，彼此扯平；第二，你立刻回山，把我昨天的話，再告知你挪移觀老鬼道士一聲，就放你走吧！」

鬼臉客深知憑自己的本事，絕對不是仙霞二老的對手，只好先行回山，向師傅哭訴，請他老人家下山報仇，這般轉念，便立刻答應道：「好，我答應你便了。」

鬼臉客說罷，轉身欲走。

南邪怪叫道：「你這小子尚未學狗叫，就想走麼？」

南邪說着，不知怎地人已晃到鬼臉客背後，伸手閃電般的向鬼臉客的屁股一拍。

鬼臉客痛得怪叫連聲，背後又被一股强大無比的氣勁一撞，登時連滾帶爬，當眞猶如小狗般怪叫着走了。

二老安排　另有任務

再說司馬龍被那蒙面女子拉着手，一口氣跑到北固山下，這時天已大亮，司馬龍急着要回去看李小神，如何了結何不世家中的事，便停步不走，道：「多蒙相助，感激不盡，但在下有要事，先進城走一趟，告辭了……」

那蒙面女子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你等我換過衣服，我陪你走一趟。」

蒙面女子說着，又拉司馬龍走到江邊，上了一條小船，叫司馬龍在船頭等候，自己一低頭，便鑽進船艙換衣服去了。

司馬龍站在船頭，眺望江景，但見旭日初升，江上一片金霞，瑰麗無比，晨風吹在身上，令人身心舒暢。遠處金、焦兩山，浴在波中，顯得更為別緻玲瓏。

司馬龍忽然想起這姑娘到底幫了自己的忙，但此刻尚未知她名姓，也未免太不禮貌了，因此便向船艙道：「姑娘貴姓？」

但聽艙裏銀鈴似的一笑道：「你不認識我？但我卻知道你的師傅姓海名凌王，別號風流劍客；你的爹爹是青衫客司馬靖，你的娘親是千手觀音文素素。至於你麼，普天下誰不知你是甫出道便賺了個鼎鼎大名玉面浪子司馬龍少俠。」

司馬龍心中又驚又奇，忙道：「在下正是司馬龍，所謂玉面浪子之號，不過是朋友間胡亂相稱罷了，當不得眞的。但請問姑娘是否可以名姓賜示？」

艙裏答道：「我姓梅，與你是同鄉，怎地如此健忘？」

司馬龍道：「你姓梅？無錫姓梅的雖然不少，但沒聽說過有這麼個武功厲害的俠女啊！」

那女子笑道：「我家在常州，乾脆告訴你吧，我叫梅凌霜。」

「梅凌霜！」司馬龍心中不由一跳，這名字司馬龍曾聽說過，江湖上人稱陰陽女俠，意思乃指她美到極點，也放浪到極點，專門喜歡扮作妖媚，千方百計勾引男子；但又心狠手辣，誰眞的上鈎，打她的主意，誰就得腦袋搬家。她的一手飛魚劍法非常厲害，也不知斷送了多少好色之徒的生命。

因此，江湖上邪魔外道固然恨她，但正派中人卻又瞧不起她，但她卻毫不理會，依然我行我素。

司馬龍正想着，梅凌霜已換好衣服，從艙裏鑽了出來，一身五彩輕絹，猶如霓裳仙子，霞光映在她的臉上，越發覺得她美若天仙。

她一出來便拉着司馬龍的手道：「現在你認識我了吧？」

司馬龍此時一看，猛地憶起她便是在常州樓頭拋蓮篷給他的人，心中不由一陣反感，他雖有浪子之名，但絕非下三濫之輩，他連忙縮回自己的手，臉上也變了顏色。

但梅凌霜卻不生氣，又上前一步，執着他的手道：「你知道那是我了，你也怕了我麼？龍弟弟，別人對我不存好意，我非殺了他不可，但你是例外的。」說着嫣然一笑，情深款款的望着司馬龍。

司馬龍一見，浪子的心也不由一蕩，但想起她的名聲，卻又連忙收攝心神，把手又縮回，道：「姑娘正經一點好麼？」

梅凌霜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大名鼎鼎的玉面浪子，見了姑娘家，也會難為情怕羞麼？此地又沒有外人，怕甚麼？龍弟弟。」

司馬龍見她越說越不像話，那一聲「龍弟弟」又叫得蕩人心魄，連忙道

：「對不起，梅姑娘，我還有事，失陪了。」

司馬龍一拱手，便跳上岸，向城裏走去。

若按梅凌霜平日的脾性，任何男子敢這般待她，她非把他殺上三十次不可，但不知怎的，她對司馬龍卻例外。

見他要走，她連忙道：「龍弟弟，我們不是說好一道進城的麼？你等等我，急着走幹麼？」

梅凌霜說着，也跳上岸來，追了過去。

司馬龍見她追來，脚下一緊，正欲擺脫她，但他快，她更快，而且路上人來人往，司馬龍暗道：這麼被一位女子追趕喊着成甚麼樣子？只好把脚步放慢了下來。

梅凌霜追上他，噘着小嘴嗔道：「龍弟弟，有甚麼要緊事，躭擱一刻也不行麼？」

北固山離城不遠，兩人這一追一說，早已進了城，司馬龍被她苦苦纏着，無法擺脫，他的浪子脾性又上來了，忽然微微一笑道：「姑娘的蓮子是家裏種的麼？」

梅凌霜聽他提起蓮篷，不由心裏一陣高興，道：「你喜歡吃麼？」

司馬龍笑道：「好吃，甜得很，也香極了，可惜只得一個。」

梅凌霜一聽，不由得嬌笑一聲，道：「既然你喜歡吃，怎麼剛才不說呢？我的船上還有許多，我拿給你，你在這兒等着啊！」

司馬龍微微一笑，也沒說好，也沒有拒絕她的情意。

梅凌霜一瞧司馬龍迷人的笑意，心中樂透了，忙道：「那好，你等着我回來啊！」

梅凌霜說罷，想也沒想，掉頭飛掠而去。

司馬龍一見，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女子痴迷起來，原來比男子更爲厲害。」

他不敢再有猶豫了，連忙向前飛掠，眨眼便趕到何府。

何府此時已亂作一團，原來官府已然派人來過，何富又把何家的親戚找來，正爲何不世籌辦喪事，並替小翠收屍，但殺人兇手是誰，竟誰也不知道，因此官府也無從查究，前來辦案的捕頭正焦躁間，見司馬龍出現，又見他玉面俊秀，腰佩利劍，不由眼神一亮，暗道：何家爲何結交了這等武林人物？這殺人兇手，好歹也要從此人身上查起。

這捕頭心思轉得飛快，司馬龍尚不自知，他已落入他的算計中，還施施然的問何富道：「富伯，李小神哪兒去了？怎不助你料理何家喪事？」

何富道：「李公子今早就走了！天剛亮時，李公子家裏來人說，李老爺有急事要李公子馬上回去，李公子接訊，正急得不得了，恰好此時又來了兩個矮老頭，向李公子說了一陣，李公子便立刻留了一信給司馬公子，然後就與那兩個矮老頭匆匆走了。」

何富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交給司馬龍。

司馬龍以爲自己所幹乃俠義之事，便不以爲意，拆信一看，只見李小神在信中寫道：「何家之事，殺人者被殺，姦夫淫婦同日命畢，恩怨了斷，不再掛懷。家有急事，仙霞二老伕義傳訊，趕急回家，不及面晤。匆匆不贅。弟小神拜啓。」

司馬龍一看，正思忖間，那捕頭已一手把那封信搶到手上，溜了一眼，便盯着司馬龍，露齒一笑道：「原來是司馬公子！失敬，失敬，照信中之意，司馬公子似乎知悉血案內情，兄弟我職責所在，不得不查問一下。」

司馬龍一怔，道：「你要查問甚麼？」

捕頭向司馬龍腰間的佩劍瞥了一眼，笑笑道：「司馬公子可否借你的佩劍一嗅？」

司馬龍奇道：「你嗅甚麼？就算你懷疑在下有殺人之嫌，難道可在利劍上嗅到甚麼嗎？」

捕頭微笑道：「司馬公子只須答應讓我一嗅，便可知道究竟了。」

司馬龍心中暗道：不錯這柄劍曾殺過人，但那是誤殺，而且也是淫婦咎由自取，不過經歷一番劇鬥，劍身上豈能留下甚麼殺人的痕跡？這捕頭不外是故弄玄虛嚇人吧了！怕甚麼？他要嗅，只管任他嗅便了。」

司馬龍這般轉念，便抽出利劍，遞給捕頭，坦然道：「請你過目。」

捕頭接過利劍，但見他把利劍刀鋒一面，湊近鼻子，猛吸一口，略一思索，臉上便微微一笑；他再吸一口，臉上的笑意就越發的動人了。

這又把司馬龍弄得一陣發怔，心道：這捕頭裝腔作勢也未免太過火了，單憑「過鼻一嗅」，便可以破案，那普天下還有無頭公案麼？他這般思忖，便不由微笑道：「嗅到甚麼了？」

捕頭微微一笑，忽地以手指一彈劍身，但聽錚的一聲脆響，他笑笑道：「不但嗅到甚麼，而且也聽到甚麼了。」

司馬龍大奇道：「到底聽到甚麼？又嗅到甚麼？」

捕頭微笑道：「聽聲便知此劍乃初次使用，而且剛出爐不久，司馬公子，是麼？」

司馬龍不由點頭道：「不錯。這是家父特別爲在下訂造的，剛買回不到一月。」

捕頭又微笑道：「而且這劍乃初次見血，亦即第一次殺人，所殺的人，必是婦人，而且使用的時間，決不會超過三個時辰！」

司馬龍一聽，心中不由一震，暗道：此劍果然是首次見血，雖然是小翠咎由自取，但畢竟是殺了人了！而

且小翠的而且確是個女人！這捕頭好厲害的鼻子。

捕頭似乎猜破司馬龍心中的疑惑，又接而緩緩道：「司馬公子一定懷疑，我如何如此肯定？但凡利劍剛出爐不久，其聲必然脆而清，但使用久了，便變得渾而沉了，這是其一。其二劍身沾血，不論如何擦拭，若不超過三個時辰，其血腥之氣，便必定可以嗅到，司馬公子這柄劍身上的血腥氣味，正處欲失而未失之際，顯然沾血的時間，在三個時辰之內。其三但凡血腥氣味，男人的血腥帶辣味，女人的血腥卻有騷味，細加分辨，便可知此劍所沾之血，必屬女人無疑……」

司馬龍一聽，面色不由一變，道：「你所判的或者不錯，但知否其中的內情？又打算如何處置？」

捕頭微笑道：「但凡當差的，有線索就勢必窮追不捨，這也不管你殺人的原因，照例先把疑犯押返衙門，由知縣老爺定奪。」

司馬龍一聽，怒道：「如此說，你是不分青紅皂白，便要捕人麼？」

捕頭收起笑容，道：「職責所在，不得不爲！既彼此心照不宣，那就請司馬公子隨在下返衙門走一趟便了。」

司馬龍年少氣盛，恨捕頭處事武斷草率，便嘿嘿冷笑道：「就憑你一人之力，便想把在下帶返衙門麼？」

捕頭微微一笑，道：「試一試吧，凡事不試，就怎知不可以？」

司馬龍心中又氣又怒，心道：若跟你返衙門，被官老爺有理無理先打三十大板，這面子就丟得大極了！嘿嘿，你這差頭雖然有兩下子，但我玉面浪子未必便怕了你。

司馬龍這般轉念，便萌想與捕頭一鬥的念頭。他忽然面色一沉，道：「你所言或許有道理，但僅是表面，內裏尚有許多關節，一時難以說清，在下有急事，不便再躭擱，這樣吧，待我身上要務了斷，我再上衙門向你詳細解釋好了……失陪了……」

「了」字未落，司馬龍身形暴起，伸手搶回捕頭手中的利劍，這幾下動作異常快捷。

但司馬龍的右手剛搭上劍柄，便猛吃一驚，只覺劍身上忽然傳來一道威猛無比的勁力，手臂觸之，如遭電殛！

司馬龍大駭，知碰上高手了，他不敢再逞勇了，趁捕頭未及出手阻攔，身形亦已掠出一丈，連劍也不敢再奪回，飛速掠出大廳，也不敢停留，向上一掠，翻出高墻，眨眼已把何家宅院拋在後面數十丈了。

司馬龍正暗自慶幸，不致落入那可怕的捕頭手中，心中亦不覺一陣微笑，暗道：那捕頭雖然耳力、鼻子奇佳，內力也不弱，但若論輕身功夫，畢竟比司馬某人稍遜一籌。

「哥兒慢走，不必驚慌！暫借利劍，以作證物，也好交差，但殺人之嫌，永難洗脫，除非你眞的自動投案，或者可免被擒之辱……司馬公子緊記了。」

就在此時，一陣尖音直鑽入司馬龍的耳內，把他的耳膜刺得一陣發痛。

司馬龍不由目瞪口呆，停步不前，暗道：這話分明是那捕頭所發，中間隔了近百丈距離，以內力發的音波，竟仍如此尖銳，他的功力簡直不可思議，當世中誰有如此本事？

「喂！娃兒！發甚麼呆怔了？」

忽然又有人在他身後輕輕一拍，司馬龍扭頭一看，原來是仙霞二老，心中一動，暗道：這兩位老矮，見多識廣，必定知道那捕頭的來歷，何不絆住他兩人，打探一二？

司馬龍這般轉念，便向仙霞二老含笑道：「兩位老前輩，肯賞臉去飲一杯常州花雕麼？」

兩老聞言，怪笑不語，南邪卻已忍不住口角流涎道：「常州花雕昂貴無比，非官紳富家不敢問津，你請客還是平分秋色？」

司馬龍笑道：「我請客怎的？平分秋色又怎的？」

南邪怪笑道：「若是娃兒你請客，雖然人道便宜莫貪，但『常州花雕』這便宜，老頭我貪定了，但若是平分秋色，我老頭子近日脚力不佳，因此是決定不敢去的了。」

司馬龍奇道：「就算平分秋色，各自付賬，這與脚力好壞有何干連？」

南邪大笑道：「若要平分秋色，我老頭子囊中空空如也，哪來銀兩各自付賬？若不付賬，是否要溜？娃兒你脚力好，逃得比老頭子快，豈非老頭子要落在後面頂賬坐牢？這般簡單的詭計，便想來騙我老頭子了？」

司馬龍又好氣又好笑，忙道：「常州花雕雖然昂貴，但請兩位老前輩，晚輩想必付得起的，我請客便了。」

南邪一聽，大喜道：「若如此便宜，那還猶豫怎的？走啊，老大哥，遲了只怕這小子便突然變卦了。」

* * *

三人走入常州城，司馬龍雖處官府地頭，自己身負殺人兇嫌，那捕頭也極之可怕，但有仙霞二老伴着，膽氣也不由大壯。他深知當今之世，能在二老面前佔上風，只怕已絕無僅有了。

三人走上風陽樓，在一廂雅座坐下，點了酒菜。

不一會，酒菜便擺滿了一桌，自然少不了常州最出名的大花雕酒。

仙霞二老也不客氣，話也不說，酒到杯乾，眨眼便風捲殘雲，把一桌酒菜吃了大半。

司馬龍連說話的空隙也沒有，他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若老前輩未夠，大可再叫一桌便了！」

南邪怪笑道：「娃兒！你到底有多少銀兩？可莫硬充空心老官麼。」

司馬龍笑道：「放心，南老前輩，總之不會教你拔腿開溜便了。」

南邪也不再說話，又大嚼大飲起來，待肚子再塞不下去了，這才抹抹嘴，道：「說吧！娃兒，有疑問只管說出來，我老人家此時肚子舒服，說話特多，說不定有問必答的！」

司馬龍知南邪雖然古怪之極，但他答應的事，卻決不會改變主意，便趁機道：「實不相瞞，晚輩目下正被一位捕頭懷疑追捕，難脫殺人兇嫌，不知如何是好？」

南邪怪笑道：「你殺的均是必須殺的人，正好免了老頭子我費手脚，有何爲難之處？」

司馬龍道：「兩位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的家教甚嚴，若爹知我殺了人，被官府追捕，他必然大怒，說不定便把晚輩的武功廢了。」

南邪怪笑道：「你爹爹如此厲害麼？」

北怪點點頭，代司馬龍答話道：「他的爹爹青衫怪客，脾氣古怪極點，他曾發誓平生不與官府來往，那就決不來往，他也不管你是對是錯，是好是壞，總之與官府稍有牽連，落在他手上，那就必死無疑！他若廢人武功，那還算手下留情的了！也難怪這娃兒如此驚惶了。」

南邪怪笑道：「你若不想與官府有牽連，爲何不逃？或者乾脆把那捕頭殺了，不就一了百了麼？」

司馬龍歎了口氣，苦笑道：「莫說這捕頭殺不了，就連逃，只怕也逃不了，他的功力之高，耳力、鼻子的厲害，江湖中只怕已絕無僅有了。」

南邪笑道：「眞有這號厲害人物？爲何我老人家不知道？他到底如何厲害？」

司馬龍把他見到的說了一遍。

南邪連連眨眼，北怪想了想，忽然輕聲道：「徒步追虎，赤手搏鷹，不知其名，不知其姓，隱俠無名只知江湖一個『薛』，此人莫非是借啇門隱姓埋名的薛隱麼？」

南邪一聽，登時直吐舌頭，連話也說不出來，顯然大爲震動。

司馬龍卻無動於衷，淡淡道：「北老前輩，既然此人號稱薛隱，爲何又說不知其名，不知其姓？」

北怪歎了口氣，道：「薛隱只是武林中人，據那一個『薛』字而起的名號，實際上他的來歷、名姓，江湖中人誰也不會知道……」

司馬龍奇道：「爲甚麼不會知道？」

北怪苦笑道：「因爲知道的人都永遠不會說話……」

司馬龍又奇道：「爲甚麼永遠不會說話？」

南邪怪笑道：「你這玉面娃兒，當眞痴得可以！死了的人自然永遠不會說話了！」

司馬龍這才有點吃驚道：「那豈非說，知道薛隱眞名實姓的人，均被他殺死了？」

北怪道：「那也不盡然，薛隱雖然脾氣怪異，但平生絕不會殺不該殺的人，那些知道他眞名姓的人，全都是非殺不可的人，所以他們均永遠不能再向世人讒言了。」

司馬龍怒道：「雖然說那是非殺不可的人，但他豈能憑一己之判斷，便把人殺了？他又豈知有沒有殺錯人了？」

北怪苦笑道：「薛隱若有心殺你，便任你先逃三日三夜也無濟於事。」

司馬龍驚道：「爲甚麼？」

南邪接口道：「也不爲甚麼，當年老頭子我不愼與他有過口角，我一時貪玩，以閃電手法摑了他一記耳光，然後飛逃，待逃出三數十里後，我耳中忽聞有人呼喚道：『南邪……』我不愼答應了，這一答應可就糟之極了，一連三日三夜，我預料已逃出千里之外，耳中依然有『南邪』的呼喚聲，我的耳膜刺痛，答應不是，不答應又不是，這一份活罪，猶如蛆附肉上，不死不休，無止無歇，竟比挨一下耳光更難受千倍、萬倍。」

司馬龍又驚又奇，忙道：「那後來怎樣？」

南邪怪笑道：「還有後來？老頭子若非知機，連忙運力與耳中傳聲呼應，連稱小老頭該死之極，那見鬼的耳鳴擾聲才突然消失了！若非如此，我老頭子早已心煩意亂、走火入魔、一命嗚呼了。」

司馬龍一聽，不由憶起先前那刺耳尖音，駭然道：「這是薛隱所發的麼？老天！隔了千里，尚可如影隨形，這到底是甚麼功夫？竟就連絕頂高手的『傳音入密』亦萬萬不可比擬。」

北怪微笑道：「無極神氣功，據說達此神功第九重，便無分內外遠近、天南地北，均可發神氣傷人於無影無形，這比之時下武林的所有武功家數，均遠勝百倍、千倍！」

司馬龍目瞪口呆道：「那……那薛隱……他……」

南邪歎了口氣，苦笑道：「薛隱恰恰是武林芸芸衆生中，唯一獲得無極神氣功的人，他若想殺你，是否不費吹灰之力？」

司馬龍喃喃道：「如此說，當今世上，甚麼九陽神功、九陰神功、蛤蟆功、金剛指等等，與這無極神氣功相較，豈非均成小巫見大巫麼？那薛隱豈非乃當今世上武功第一人麼？」

北怪微笑道：「你說他是武林第一人，這也沒錯，但若說他是江湖最不幸人，也並非空穴來風。」

司馬龍奇道：「他既是武功天下第一人，爲甚麼卻是江湖最不幸？」

北怪道：「因爲無極神氣功太驚世駭俗，江湖中但凡知悉有此種神功存在的人，均不惜一切，渴望得到，因此薛隱登時成了武林人士衆矢之的，

或明或暗，或硬或軟，薛隱雖然擊斃了幾名非殺不可的高手，但終亦不勝其擾，而且他也委實不想再殺人，但他不殺人，人卻偏要惹他，逼他出手殺人，他痛苦極了，終於被逼隱姓埋名，二十年來無人知其所在，不料他竟藉啇門隱伏下來。」

司馬龍不由又驚又佩，道：「豈料小小一個縣府啇差，竟有一段驚天動地的往事，薛隱爲了保存別人的生命，甘於委屈自己，如此氣量，委實難能可貴，不愧人中之龍。」

北怪微笑道：「你姓司馬名龍，大可向薛隱這位江湖奇人看齊麼。」

司馬龍歎了口氣，道：「晚輩以微末之技，甫入江湖，便惹下奇禍，被官府追緝，背上殺人兇嫌，回去也不知如何向爹爹交代，怎敢奢望有甚麼驚人成就麼？」

南邪怪笑道：「薛老怪是人，你娃兒也是人，他既然可以獨創一套見鬼的無極神氣功，你難道不可以自創一種乾坤神掌？好教薛隱老怪嚇一大跳？」

司馬龍喃喃道：「晚輩現下進退兩難，連隨身佩劍亦失去，還敢奢望甚麼？」

北怪與南邪互視一眼，兩人心意互通，南邪見北怪微一點頭，便呵呵一笑，道：「娃兒，念在與你師傅風流老怪有段淵源，我兩老矮便破例指點一條路你走走，你只要沿着這路子走下去，日後的成就，必可超越你的師傅、爹娘老子，甚至連那薛隱老怪，亦必大吃一驚，知難而退，再不敢找你晦氣，你以爲如何？」

司馬龍驚喜道：「若然如此，晚輩自然求之不得……但若薛隱追到我爹爹那兒，爹爹平生最恨官府中人，一言不合，與薛隱打起來，那爹爹必定兇多吉少，我總不能坐視不理，這卻如何是好？」

北怪笑道：「這你大可放心，我擔保你爹爹與薛隱打不起來。」

司馬龍道：「爲甚麼打不起來？」

北怪道：「一來薛隱從不正面與人交手，因此你爹爹青衫怪客武功雖高，但還未足以逼得薛老怪出手打架。二來麼，這薛隱說過的話永不更改，他既然許諾等你去自首，他便絕不會公開到你府第。因此你大可放心你的司馬家沒事，只管照南老弟那路子走下去吧！」

司馬龍深知仙霞二老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絕不低於師傅風流俠客，亦決不低於青衫怪客，他們既然如此確定，那就絕非虛妄之言。

這般轉念，司馬龍便點點頭道：「既然如此，那多謝南老前輩指點……但不知這是甚麼路子？」

南邪大笑道：「風流路，你只要沿此走下去，日後你的風流神功，必定遠勝你的風流師傅。」

司馬龍訕訕一笑，道：「南老前輩取笑了！其實晚輩豈敢稱『風流』二字？連想也不敢去想呢！」

北怪卻正正經經的點頭道：「司馬少俠不必猜疑，南老弟所言，其實乃涉及當今武林的一場可怕大火併！這一場火併之浩大，只怕江湖中人無一可以倖免，包括武林各門各派，不論正派、邪派，黑道、白道，均須在這場大火併中歷劫！誰可以安然脫身，那就看各人自身的造化了……」

司馬龍不由吃驚道：「憑兩位老前輩之能，難道不可以從中調停化解麼？」

北怪歎了口氣，苦笑道：「談何容易？若你知道這場大火併的因由，便知此事的可怕了！娃兒。」

司馬龍忙道：「請北老前輩指點一二。」

北怪道：「此事說來話長，應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年江湖中忽然出現了一位奇淫奇毒的女娃兒，專門以她的淫功征服武林高手，供其驅策，當今不少隱世的高人，亦身受其害，迷迷痴痴，聽其差遣，這女娃兒原來野心極大，竟欲以她的淫功統一武林，要做武林霸主，當年也幾乎被她成功了……」

司馬龍驚道：「若她成功，那江湖之大，便永無寧日了。」

北怪點點頭道：「果然如此，幸虧其後有一位靈隱神僧，不爲淫娃所惑，以其超凡的定力佛法，破解了淫娃的『絕頂淫功』，再以佛門禪功，震醒各着迷高手，識破淫娃的奸計，一舉把她的巢穴攻破，這才避過一場瀰天浩劫，若非這位靈隱神僧，我兩老矮，哎，只怕……」

司馬龍奇道：「只怕甚麼？」

北怪欲言又止，南邪卻怪笑道：「不做也做了，醜婦終須見家翁，吞吞吐吐怎的？娃兒，老頭子我坦白告訴你，當年我兩兄弟不幸亦着了她的道兒，不知怎的，竟甘心供其差遣，做了一些可恥事，羞之極了。」

司馬龍忙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南老前輩又何必慚愧不止？」

南邪大笑道：「是極！是極！不錯也錯了，還放不開怎的？說來倒眞虧了靈隱那老和尚，若非他及時以獅子吼震醒我兩兄弟，今日如何尚敢在江湖露面？」

北怪歎了口氣，苦笑道：「果然如此，但當年那事，不幸如今又重現江湖，而且比當年更厲害百倍。」

司馬龍吃驚道：「當年靈隱神僧不是把淫娃的巢穴破了麼？」

北怪苦笑道：「當年的確是把她的巢穴破了，但不幸這淫娃的功力太厲害，參與圍剿的武林各派高手，竟亦傷亡慘重，到終於攻破其巢穴時，羣雄這面亦已成了强弩之末，再無力斬草除根，終於被一條巨蟒把淫娃救走了。」

司馬龍目瞪口呆道：「巨蟒把她救

走?」

南邪怪笑道：「你知道這巨蟒，是雄的還是雌的?」

司馬龍道：「雄的如何?雌的又如何?」

南邪道：「雌的不必說，那是妖婦的運氣好，但那巨蟒竟是雄的，而且對妖婦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猶如誓死不二的情郎夫君!娃兒，你知道這其中的奧秘了麼?」

司馬龍想了想，便吃驚道：「莫非……那妖婦……竟連雄蟒亦迷住了麼?天!這豈非太可怕了麼?」

北怪歎了口氣，苦笑道：「委實可怕，更可怕的是她近日又忽然在江湖露面，僥倖碰見她而又能逃脫的人，神智也半昏半迷，均如瘋子般的大叫：美如天仙、毒如蛇蝎……她又出現了……」

司馬龍道：「她到底是誰?」

南邪此時竟亦笑不出了，哭喪着臉道：「普天下除了蛇仙子桃嬌嬌，只怕無人配稱天下第一毒淫娃的美名了。」

司馬龍暗道：連南邪亦哭喪臉孔的，普天下也大概只有這位蛇仙子桃嬌嬌而已!由此可見她的厲害了。

司馬龍不由苦笑道：「蛇仙子桃嬌嬌二十年後重出江湖，她的功力自然更勝從前，那當今世上，誰能把她降服?」

北怪歎了口氣，道：「沒有，就算我老兩矮聯手，亦簡直有如鷄蛋碰石頭。」

司馬龍道：「那當年那位靈隱神僧呢?」

北怪道：「若靈隱神僧肯再露面，或許尚有三分生機，但靈隱神僧自當年一役後，有感殺孽太重，累武林中人死傷慘重，從此隱身不見，二十年來，誰也沒法查出他的踪影了。」

司馬龍駭然道：「那如何是好?」

北怪此時目注司馬龍，忽然很認眞的道：「少俠聽過武林中有以毒攻毒的法子麼?」

司馬龍點頭道：「不錯，的確有這種絕處求生的法子。」

北怪肅然道：「因此目下唯有以此辦法，設法制服蛇仙子了。」

司馬龍奇道：「如何方可把她制服?」

北怪道：「以毒攻毒，以風流對奇淫，或可奏功。」

司馬龍不禁又驚又奇，忙道：「當今世上，有誰可以風流去對付蛇仙子?」

北怪目注司馬龍，微微一笑道：「這位能天下人所不能的奇人，便是司馬少俠你了。」

司馬龍大吃一驚道：「我……我豈敢擔此重任?」

北怪肅然道：「當今世上，除了司馬少俠外，已絕無任何其他人選。」

司馬龍不禁目瞪口呆道：「北老前輩說笑了，晚輩雖有玉面浪子的混名，但那是朋友輩胡亂叫的，當不得眞的，而且晚輩這點微末本領，技藝低微，如何可與蛇仙子抗衡?」

北怪道：「不然，司馬少俠風流而不下流，這已是成功的最大保障，至於武功內力方面，爲制服蛇仙子，我敢保證，天下英豪均會助你一臂之力，待時機成熟，便由少俠你領袖羣雄，一舉把蛇仙子根除，以絕武林惡患，此乃武林重責，少俠便推也推不掉了。」

司馬龍不由苦笑道：「難道我就沒有選擇餘地?我若不肯答允，我不會溜之大吉?」

南邪怪笑道：「目下武林各派均已人人自危，急欲尋覓救星，你的名號亦已由我老頭兒代傳出去，你以爲天下武林人士，還會容你從容脫身麼，病急亂投醫，羣雄猶如遇溺，你這根救命稻草，他們豈會不死命捏住?你就算不答應，也必然被他們扯進漩渦中去了。」

司馬龍氣苦道：「這……這不是把晚輩害慘了麼?」

南邪大笑道：「有失必有得，你雖然因此而必須飽受歷練，但因此亦會練成絕頂神功，成就當遠在他人之上，而且你既然風流去對付蛇仙子的奇淫，其中必然甚多艷福，這可是千萬人求之不得的風流成功之路啊!」

司馬龍咬牙不語。

北怪見狀，忙勸慰道：「司馬少俠也不必太過焦慮，目下對付蛇仙子的時日尚早，大可從容行事，一方面可以避開薛隱對你的追捕，同時亦可爲武林立一奇功，兼且可以練成絕世神功，這三大機緣集於一身，少俠還猶豫甚麼?至於你爹爹和師傅那面，我北老兒擔保代你轉圜便了。」

司馬龍沉吟良久，終於歎了口氣，道：「看來晚輩已無選擇的餘地了……那請問老前輩，這路的第一步如何走下去?」

北怪欣喜的一笑，忙道：「你還記得梅凌霜姑娘麼?」

司馬龍皺眉道：「梅姑娘行事放浪，晚輩不敢與她糾纏下去。」

北怪正容道：「不，你錯了，梅丫頭雖然在江湖中名聲有點邪氣，但我北老兒敢以人頭擔保，她絕對還是一位守身如玉的處子，單從這點，便可以釋去你不少誤會了，她是任性不羈，以這點去教訓武林中的淫徒，因此你若了解她，便會明白她的爲人了。」

南邪怪笑道：「不做夫妻，就做朋友也不壞啊!出來江湖行走，有這麼個姑娘伴着，包你得益不少。」

司馬龍這才明白梅凌霜並非他原來想像中的那種浪女，他不禁點了點頭。

北怪此時忽然站起來，道：「事不宜遲，司馬少俠盡快趕往梅家村，梅姑娘已在那兒等着你，這便是你要走

三個青年圍攏司馬龍激鬥。

的第一步路子了，我兩老矮尚有一事要辦，暫且分手，日後自會相逢。」

北怪、南邪說走就走，眨眼已掠出風陽樓不見了。

司馬龍歎了口氣，無奈付了賬，亦離開風陽樓。他在城外猶豫了一會，終於咬一咬牙，轉向西面一條小路掠去。

司馬龍知道，小路的盡頭再走三十里，便是北怪所說的梅家村了。

* * *

司馬龍翻過一座山嶺，預料山下便是梅家村，心中剛才一鬆，把脚步放慢。

豈料就在此時，身後響起暴雷似的一聲喝道：「王八蛋，早料到你定會再來，在此處等你半日了，看你還逃得了麼?」接而三條人影已在身後撲到。

司馬龍連來人尚未及看清，三口利劍已迎面捲到，冷森森的令人生寒。

司馬龍連忙縱身一退，避了開去，再看來襲之人，均與自己年歲相近，三人均英挺俊秀，虎背熊腰，各握一口寶劍，第二次向自己撲近，劍勢凌厲，織成一圈劍環，把司馬龍困在中間。

司馬龍仗着身手快捷，一面躲閃，一面大叫道：「三位且慢，有話好說，何必急着動手相拚?」

那三人不肯停手，罵道：「單看你這副油頭粉面，便知必定是蛇仙門中人，前天他們上了你這伙妖人的當，死傷慘重，今日有幸被我等遇上，不把你這妖人剁成肉泥，也對不起無辜慘死的村民。」

說罷三人聯手進擊，其勢更猛。

司馬龍連聲解釋，但三人渾然不理，山下村民，也已四面趕到，圍了個水洩不通，狂喊助威。

司馬龍此時也不由暗惱，心道：世上豈有如此魯莽之人?不問青紅皂白，便要以生命相拚，豈非天大笑話?

此時那三人三口劍又突地一分，分上中下三路襲來，司馬龍欲閃避，已然不及，不得以便運起師門絕學「風流神功」，如狂風如激流，掌力分向三人拍去，一陣勁風過處，不但把三劍震退，連三人亦被震得一陣跟蹌，幾乎摔倒。

三人受挫，臉上神色一變，但絕不肯就此罷手，齊聲大吼，劍招陡變，「察察察」的猶如萬點寒星，化作一天銀芒，霍地又把司馬龍圍在中間。

司馬龍不欲傷人，仗着掌力輕功騰挪還擊，此時那三人劍招一變，便甚爲不利，偶一疏忽，手臂便被劃了一個大裂口，袍袖也被削去一塊。

司馬龍又驚又怒，暗道：若不以八成功力抵抗，眼看必然被這三名毛頭小子殺死了。

他猛地提一口眞氣，「風流神功」

運足八成，雙掌連拍，他的內力顯然比三人均勝了一籌，掌力全力拍出，三人便感吃力，直逼得連連後退。

司馬龍逼退三人，身上一鬆，掌力便越發的凌厲，再輔以獨特的輕身功夫，他身周登時形成一個飄忽不定的風眼，直把三人刮得團團亂鑽。

不一會，那三人手中的寶劍，便被司馬龍的掌力一一震飛了。

三人大驚，便想溜逃，但不能脫身，逼不得已，大吼一聲，不顧生死的反身向司馬龍猛撲過來，出手狠辣，着着指向司馬龍的要害，不顧自己空門暴露，竟是一種同歸於盡的拚命招數。

司馬龍年少氣盛，冷哼一聲，把三人重行以掌力困住，他雖不欲置三人於死地，但也有心教訓三人一番，好教他們出手再莫魯莽。

司馬龍的「風流神功」已發揮得淋漓盡致，三人只能接戰，而絕不能退却，只要有誰欲逃，司馬龍便向他背後拍去一掌。

如此一來，三人立被弄得在地上連連翻滾，剛爬起，又跌倒，雖未受傷，但也極為狼狽了。

圍在四周的村民，除了發聲大叫，已嚇得沒人敢再上前。

就在此時，忽聽村民有人歡叫道：「老英雄來了。」

司馬龍在激鬥中尚有餘暇，他抬眼一瞧，只見來的人童顏鶴髮，態度安詳。

司馬龍一面發掌，一面留意那老人，也沒見他怎樣動作，但眨眼間，那老人已晃到司馬龍面前，微一舉手，已把司馬龍震退，救了那三位少年，掌力之大，且能放能收，司馬龍心中不禁駭然。

司馬龍被那老者略一舉手，便被震退三步，半身發痲，知他功力深不可測，自己決非對手，但他偏生傲氣，決不服輸，猛一咬牙，把「風流神功」激發到極點，雙手齊發，直向老人的胸前拍去。

司馬龍雖然功力火候未足，但這兩掌含怒而發，威力也甚為驚人，掌風過處，地上塵土飛揚，若碰上的人內力稍差，定必非死即傷。

那老人淡然一笑，只用手輕輕一拚，便把司馬龍的掌力化解了。

老人微笑道：「你這娃兒，怎的如此魯莽，出手便欲傷人，幸好是老夫接了，若換了別人，豈不立刻喪命？」

司馬龍辯道：「在下來此尋人，並無得罪之處，但那三人卻以生命相搏，在下若不還擊，豈非先喪在彼等手上？」

老人含笑道：「那老夫來此，也得罪了你麼？」

司馬龍一聽，便無言以對，把二次蓄勢待發的掌力停了下來。

這時那三位少年人向老人道：「師傅，你別聽他的鬼話，他狡猾得很，油頭粉面，必是蛇仙門中人，前天來時，出手便死傷村民數十，師傅要為他們報仇啊！」

老人向那三人道：「你等眞看清楚是他了麼？」

三人一怔道：「前天並沒見過他，今日是村民報訊的，說是粉面郎君又來了，因看他油頭粉面的樣子，便決定不會錯了。」

老人把臉一沉，道：「人家模樣俊秀，便必定是蛇仙門人麼？如此天下俊男，豈非均要被你等殺盡？太魯莽了。」他用手向三人一揮，要他們退到一邊，「此事非你們管得了，下去吧！」

三位少年人不敢再分辯，無奈含怒退到一邊。

那老人向司馬龍走近幾步，微笑道：「娃兒！風流劍客是你何人？能見告麼？」

司馬龍傲然道：「他是我師傅。」

老人又微微一笑，道：「請問你姓甚名誰？能否再告？」

司馬龍見老人處事甚有分寸，敵意便減退不少，坦然道：「在下司馬龍，老前輩追問怎的？」

老人微笑道：「老夫素聞風流劍客平生風流，但絕不下流，他的傳人，想必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所以好奇問問。司馬少俠打算到甚麼地方去？是路過此地，還是另有別情？」

司馬龍道：「這是我私下的秘密，為甚麼要告訴你？我不說出來，可以麼？」

老人呵呵一笑，道：「只怕不可以，老夫不會因此傷你，但你若不道出來意，也不會容你離開此地半步。」

司馬龍想了想，這老人不但功力奇高，似與仙霞二老是同一輩的武林隱宿，憑他的身份，大概斷不會欺騙他一個少年人。

司馬龍這般轉念，便在老人的耳邊悄聲道：「說出來請老前輩切勿誤會，在下去梅家村，乃為尋一位姓梅的姑娘，但在下並非有甚歹意，不過是受人所托。」

老人一聽，微微一笑，不但沒絲毫誤會，反而欣喜的道：「少俠受誰人之托？能令你信服之人，想必絕非等閑之輩。」

司馬龍點點頭，坦然道：「實不相瞞，在下正是受仙霞二老所托，那是因為二十年前一宗武林大禍……」

老人一聽，忽地打斷司馬龍的話，道：「可矣！娃兒，老夫亦已猜到是甚麼了，也不必在此時此地亂說，就憑仙霞二老所說，已足令老夫相信你所言非虛了，況且……」

司馬龍見老人一頓，便忙道：「老前輩尚有何話說？」

老人忽地微微一笑，道：「你師傅風流劍客，可有提及他曾有一位師兄？一位魯莽之極的師兄？」

司馬龍一聽，沉吟道：「師傅的確

曾對晚輩提及，他學藝時，曾有一位師兄，這位師兄性子剛烈，因氣不過他的風流成性，一怒之下，把他痛打一頓，從此斷了師兄弟之情！這位師兄名叫……」

老人此時忽地打斷司馬龍的話，道：「這位師兄名叫梅天賜，是麼？」

司馬龍大奇道：「老前輩怎的知道？」

老人微歎口氣，苦笑道：「老夫為何不知道？因為老夫便是當年那位魯莽的師兄梅天賜嘛！哎……想來與師弟鬧翻已快十五年了。」

司馬龍一聽，不禁大為驚奇，他盯着老人，道：「老前輩眞的是梅天賜？」

老人苦笑一下，喃喃道：「山下便是梅家村，你說老夫是否姓梅？而且老夫還知道海師弟在月夜花前練功，說是因此可以激發風流神功的威力。」

司馬龍一聽，不由他不信，因為他師傅風流劍客喜歡在月夜花前練功之事，當今世上只有他才知道，老人竟又一口道破，顯然他與師傅的淵源，的確非同小可了。

司馬龍仍有點疑惑，道：「那老……前輩如今不惱師傅了麼？」

老人歎了口氣，苦笑道：「梅某當年處事魯莽，不該以風流二字，便定人好惡，這十幾年來，梅某四出查探，才知海師弟風流而絕不下流，他所作所為，竟比武林中有等偽君子正派多了，這才知道識人絕不能憑表面印象，若因此忽略了其內在根基本性，那就必成大錯，哎，梅某這十幾年，每想起當年出手太重，令師弟含恨而去，便徹夜難安了。」

司馬龍一聽，再無疑惑，他不由便跪了下來，向老人道：「弟子司馬龍，拜見師伯，剛才不愼冒犯，請師伯恕罪。」

老人梅天賜呵呵大笑，伸手扶起司馬龍，一面道：「師弟得此傳人，師伯高興還來不及，怎會怪罪？若論怪罪的話，師伯便先該向你師傅謝罪了。」

司馬龍一聽，忙道：「師伯言重了，師傅他曾向弟子說，若非當年梅師兄的當頭棒喝，他們練的風流神功，便會走火入魔，做出不恥武林之事，今日那還能頂天立地做人？因此他對師伯你常有感激之心，豈會怪罪？」

梅天賜一聽，喜得連聲大笑道：「好！好！今日這才叫兄弟相逢，一笑泯恩仇，老夫今日才終於放下一塊心頭大石矣！」

梅天賜說罷，命那三位少年人上前，與司馬龍相見，那三位少年均是他的弟子，大師兄苗武揚，二師兄文冠，三師弟宣威。

司馬龍上前，拱手道：「請恕剛才冒失之罪。」

苗武揚等三人性子剛烈，剛才急着替村民報仇，幾乎誤傷自己同門，司馬龍不但不怪魯莽之罪，反而先上前致意，如此氣度，不由三人不大為折服，於是便連忙還禮，四人以兄弟相稱，竟甚為投契。

苗武揚向梅天賜躬身道：「師傅，這便回去，再與司馬兄暢叙，好麼？」

梅天賜點點頭，一行人返回梅家村。

四人來到苗武揚家，原來苗家是梅家村的大戶，梅天賜是苗武揚的師傅，苗家自然殷勤相待。

不一會，苗家已開出酒飯，苗武揚來邀請入席，司馬龍奔波打鬥了半日，肚子也早餓了，便不客氣，隨梅天賜入席，吃喝起來。

司馬龍忽然想起一事，便向苗武揚道：「苗師兄當時為何斷定小弟是蛇仙門中人？」

苗武揚入門比司馬龍稍早，因此以師兄自居，道：「司馬弟有所不知，此地梅家村與大王村一山之隔，平日均守望相助。那天忽然有一位少年，據說長得十分英俊，但卻毒如蛇蠍，他手持一柄寶劍，闖入大王村，要脅村人，要把村中最美的姑娘帶走，說是奉了蛇仙子的令旨，前來物識門徒。村人不允，此人便大打出手，一連殺死殺傷數十人。豈料他退出大王村時，突然從林中飛出一人，哈哈一笑間，便從那賊子的手中，把寶劍奪了，然後一晃不見。那人追了一回，並沒尋回，便向村人狠狠道：除非交還寶劍，否則三天後，必率蛇仙門前來，血洗大王村……」

苗武揚一頓，又道：「就在此時，忽然又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少女一晃而至，向那賊子嬌笑道：『小子，你敢與本姑娘一鬥麼？你若打贏我，我便隨你返蛇仙門如何？』那賊子一聽，立刻被那女子的美色迷住，大吼一聲，發狂的追那女子去了……因此今日司馬弟現身時，大王村的人，才誤會是蛇仙門的人前來血洗大王村，趕緊向梅家村求助，我與兩位師弟趕到時，一時魯莽，彼此才大打了一場。」

司馬龍這才明白了情況，他想了想，又道：「那奪蛇仙門人寶劍的是誰？那現身引走賊子的人又是誰？」

苗武揚道：「恰巧當日愚兄三人，均不在家，因此並未在場，但後來據大王村的人道，那女子異常美麗，令人目眩；那奪劍之人，身形快如閃電，村人均未能看清他的容貌，只聽到那人的聲音非常刺耳，身材也很瘦小，其餘就不得而知。」

梅天賜想了想，接口道：「老夫聽說二十里外有一戶隱姓人家，老夫多方打聽，才知那戶人家有個女兒，單名一個『清』字，原來這戶人家姓李，老夫暗中觀察，李姓人家武功甚深，但未知家數如何，或許這女子便是那戶人家的女兒李清了，不過奪劍之人是誰，老夫也猜想不出。」

司馬龍心道照此情形，蛇仙門果

然兇邪之極，而且小小一位門人，武功便如此了得，可見蛇仙門的確是武林大敵，仙霞二老的擔憂，倒非全無憑據。

司馬龍這般轉念，便向梅天賜道：「師伯，看來梅家村已與蛇仙門中人結下仇怨了，師伯有甚打算？」

梅天賜歎了口氣，苦笑道：「此事老夫已盡知，蛇仙門的厲害，決非老夫獨力所能應付，仙霞二老之意，只怕太瞧得起老夫了。」

司馬龍道：「蛇仙門果然兇邪，若不殲滅，不但武林人士遭殃，就連普通百姓，亦必受其荼毒，看來非除不可了。」

梅天賜微笑道：「仙霞二老之意，是有心把師侄你培育成對付蛇仙門的領袖，這副重擔，師侄敢肩承麼？」

司馬龍有感於蛇仙門的惡行，便決然道：「弟子技藝低微，本欲置身事外，但如今看來，亦只好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拚死與蛇仙門週旋一番了。」

梅天賜一聽，大喜道：「好！師侄既有此勇氣，憑你的資質，必定可以不辱所命，我打算向你傳授武功，但須事先徵得師弟同意，因此必須先與你師傅見面再作打算。」

司馬龍知梅天賜武功深不可測，聞言連忙謝了。便在梅家村住下，一連三日，並不見蛇仙門的人前來尋釁，便與梅天賜一道，出山去與師傅見面。

豈料司馬龍引梅天賜上了師傅隱身的風流峯，尋了半日，竟連師傅的踪跡也不見，山上只留下一座空茅屋。

梅天賜想了想，才向司馬龍道：「師弟必然已知你帶我上風流峯了，但他一時還不欲與梅某相見，因此及早避開了。」

司馬龍急道：「這如何是好？」

梅天賜沉吟道：「你的內力雖已有根基，但攻防招式甚弱，這與海師弟平素不喜刀劍兵器有關，不過你目下面對的敵人奇兇極邪，若攻防招式不濟，如何可與之對敵？因此我打算帶你返梅家村，為海師弟代勞，傳你拳劍，以便你日後不辱武林使命。」

司馬龍忙向梅天賜拜謝了。

二人下山，走了半日，均覺腹中饑餓，便走進白鶴鎮，揀了一家酒館，走進去要了酒菜，邊吃邊談論起當今武林形勢。

梅天賜果然是老江湖，見多識廣，他所道出的武林秘辛，竟有多半是司馬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自覺在師伯處獲益不淺。

兩人說話間，外面又走進一位老道士，但見他雙目神光炯炯，頭戴道冠，身披鶴氅，背插寶劍，大有仙風道骨，只是面上隱帶怒色，進了店後，斜瞥了梅天賜和司馬龍一眼，便在對面的桌旁坐下，吩咐伙記，要了酒菜，自己吃喝起來。

司馬龍因挪移觀挪移道人門下均是無恥之徒，因此遇上道士便生反感，他瞥了那老道一眼，悄聲問梅天賜道：「師伯，你看這老道如何？」

梅天賜示意司馬龍噤聲，然後低聲道：「這老道便是黃山劍客，處事古怪，最好莫招惹他，而且，據說他便是那戶隱居李姓人家女兒李清的師傅。」

司馬龍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忙低聲道：「既然那現身引走蛇仙門人的女子李清是他門人，黃山劍客想必是為了他的徒弟而來了。」

司馬龍說話雖輕，梅天賜卻知道黃山劍客內力精湛，百步之間，落葉辨聲，怕他聽到司馬龍的話出誤會，連忙欲制止司馬龍，但豈料已經遲了。

那面黃山劍客已目視司馬龍，沉聲道：「聽你之言，又油頭粉面，必是蛇仙門人！好！好極了。」

黃山劍客說着，便伸手遙遙向司馬龍一指，無聲無息，無影無形。

司馬龍卻立感週身一痳，一句「師伯」尚未出口，便一陣昏眩，軟軟的跌下桌子去了。

黃山劍客這一出手，倉促而發，疾如閃電，梅天賜欲阻竟然不及，心中不由生怒，身子一晃，便閃出座位，攔在司馬龍面前，向黃山劍客喝道：「你這是為何？」

黃山劍客看了梅天賜一眼，竟不以為意，施然站起來道：「他不是蛇仙門中人麼？既然如此，還何必再問。」

梅天賜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你連他的眞正身份尚未弄清楚，便向小輩下手，偷偷摸摸，這與蛇仙門的兇邪有何區別？不怕江湖中人耻笑麼？」

黃山劍客笑道：「蛇仙門已現身江湖，如此兇邪之物，客氣甚麼？人人得而誅之，老道點了他的痳穴，只欲把他帶回山去，以作人質，待徒兒有甚不測，便作交換，你既與他同一路，也必非好東西，再說三道四，便連你老東西也留下了。」

梅天賜縱橫江湖大半生，所向無敵，幾曾受過如此羞辱？他性子本就剛烈，只是近年收斂了點，此時他的傲氣不由又被黃山劍客的魯莽勾出來了。

梅天賜冷哼一聲，道：「閣下好大的口氣，但有老夫在此，還容不得你隨心所欲。」

梅天賜說罷，也用手遙遙向司馬龍一拍，司馬龍的痳穴立解，爬起身來。

黃山劍客見了亦不由一怔，他細一打量梅天賜，想不出他到底是誰，暗道：我這獨門點穴手法，他竟可從容而解，功力當不在我之下，江湖中有此能耐的，屈指可數，他到底是誰？便不由問道：「閣下好功夫，你到底是誰？」

梅天賜傲然道：「老夫久與江湖隔絕，說出來你也不識，不說也罷了！只是坦白說一聲，他絕非蛇仙門中人，老夫以生命擔保，這總可以了吧？」

黃山劍客處事古怪之極，人又自負，目空一切，說出的話很自負，從不更改，雖然明知梅天賜與自己功力相當，極不好鬥，但依然不肯改變初衷，沉聲道：「好！看在你一把年紀份上，說的話可信一半，便請這小子隨我回黃山，我絕不為難他，待徒兒安然回山，便放他下山便了。」

梅天賜大笑道：「你這算是強邀麼？一來他有要事在身，事關武林安危，不便在你黃山逗留空耗時日，二來老夫曾有話在先，但教老夫在此，決容不得你肆意妄為。」

黃山劍客一聽，臉色一沉，道：「老不死，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你既道我不能帶走這小子，我就偏帶給你看看。」

話未說完，黃山劍客又驀地出手，疊伸兩指，向司馬龍遙遙點到。

這時梅天賜已有防備，哪容黃山劍客輕易得手？他微哼一聲，伸掌輕輕一撥，便把黃山劍客的隔空指力化解於無形。

黃山劍客大怒，他左手單掌一翻，便向梅天賜推來。他使的是成名絕學「黃山摩天掌」，乃登黃山之巔，觀松濤翻捲而獨創，威猛非常。

梅天賜不敢大意，右掌五指一伸，亦使出他的成名絕藝「梅嶺百花掌」，掌力發放，形如百花盛開，足以抵擋白雪松濤。

當世兩大掌力，隔了一丈，雖未接手，但掌力相碰，激起一陣烈風，把桌上的杯盤震得立地「乒乓」碎裂，若打在身上，威力可想而知。

兩人較上掌力，三招後，高下已分，梅天賜神色自若，黃山劍客額上卻已見汗，兩臂也微微發痳。

黃山劍客深知如此硬拚下去，吃虧的必定是他，不由暗道：我的絕技在劍招，何必去跟他硬拚掌力？

這般轉念，黃山劍客的傲氣便減了兩分，向梅天賜道：「掌力已比拚過了，果然有點斤兩，敢與老道拚拚劍招麼？」

梅天賜明白黃山劍客的用意，他亦知道黃山劍客頗以劍招自傲於江湖，因此有心一試，以便另有所圖，於是梅天賜便欣然點頭，撤回掌力。

黃山劍客這時才能脫身，他跳出店外，回手便招呼梅天賜出去。

梅天賜已打定主意折服黃山劍客，便微笑道：「這場禍端是道長不愼惹起的，吃了人家的，又打爛不少碗碟，我輩中人，最忌恃強凌弱，總得向店家有個交代吧？」

黃山劍客臉上不由一紅，只好重行進來，招呼店東算賬。

掌櫃此時早嚇得躲在櫃枱後面，巴不得這等武林強人早點離去，便連忙大叫道：「不必，不必，算了，兩位大俠請自便。」他始終不敢走出來算賬。

黃山劍客不耐，從懷裏摸出一錠銀子，向桌上一拍，對梅天賜道：「這個足夠算清你我的賬啦！走，婆婆媽媽的，成何體統！」

梅天賜哈哈一笑道：「在你我雖然是小意思，但傳將出去，於道長面上便不好看了。」

梅天賜說罷，便與司馬龍一道，跟黃山劍客走出店外。

三人來到空地，黃山劍客一回手，從背上拔劍在手，向梅天賜喝道：「請賜招。」

梅天賜微笑道：「道長以劍成名，今日有幸領教，幸運之極，但可惜老夫今日並未帶劍在身，我這師侄又被人把劍奪去了，這卻如何是好？」

黃山劍客怒道：「任你用甚麼兵器，總之誓必分個高下再說。」

梅天賜微微一笑，忽地向道旁的柳樹一掠而回，手上已多了一支柳枝條，轉身向黃山劍客道：「既道長任老夫揮兵器，老夫就大膽以柳枝代劍，接道長數招，這並非對道長不敬，而是出於無奈而已。」

司馬龍看梅天賜手上的柳枝，粗僅如尾指，暗道：老道那劍寒光閃閃，眼見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利器，這小小柳條如何接戰？

黃山劍客心中又添幾分怒意，他猛一咬牙，說一聲：「老匹夫欺人太甚。」便龍行一字，劍走偏鋒，向梅天賜一掠而至。

梅天賜原地挺立不動，穩如泰山，紋風不動，直待黃山劍客第一招「風動松音」，劍尖堪堪逼近身時，這才一抖手中柳枝，輕輕一撥，以內力貫於柳枝上，但聽「錚」的一聲，黃山劍客手中寶劍發出一陣龍吟，他但感手臂亦為之一痳。

黃山劍客暗吃一驚，連忙一晃身形，蕩了開去，向梅天賜手上一瞥，但見仍是一根柳枝，暗道：這老兒的功力果然深不可測，倒千萬不要大意了。

黃山劍客提一口眞氣，他那套成名絕學，所向無敵的一百零八式黃山劍法，便立地施展出來。

這一施展，果然威力非同小可，但見劍光猶如濃枝的松針，劍氣嘯嘯，勝似萬頃松濤，片刻間，只剩一團光華，早失了黃山劍客身形。

黃山劍客這一百零八式黃山劍法，乃是他歷數十年苦心浸研，黃山松勢化悟而創，第一招「風動松音」開始，接着「蒼松迎客」、「盤空飛鷹」，一路下去，一招比一招精奇，一招比一招威猛，直到第一百零八招「萬頃松濤」，威力發揮到極點，江湖上能接得住的，也僅寥寥數人而已。

梅天賜手執柳枝，從容接招，挑、撥、擋、攔、拆，卻並不還手，半

個時辰後，黃山劍客已把一百零八招黃山劍法使盡，依然贏不了梅天賜。

黃山劍客極愛面子，此時不由暗道：「完了！今日這面子丟得大了，他尚未還手，黃山劍法竟難奈他半分，剩下的便只有挨打的份兒，與其等他下手，令自己身敗名裂，倒不如趁早了斷，免壞了一世英名！」他轉念間，臉上不由一陣悲愴，溢於眉宇。

梅天賜立刻察覺黃山劍客的心意，他想不到他竟然烈性如此，心中不由一陣憐惜，便不讓他停招，便一變招式，以手中柳枝搭住黃山劍客的劍尖，黃山劍客果然死意已決，拚力欲抽劍而退，但豈料梅天賜的柔力一旦粘上，便任你千鈞之力，亦難掙脫，黃山劍客眼見對方不肯成全，心中一陣悲憤，暗道罷了，今日一時魯莽，輕覷這老兒，他必然把我恨之入骨，便連自裁也不容我自決。

梅天賜近年的心性畢竟已收斂了許多，而且已知蛇仙門重現江湖，武林浩劫在即，武林各派正該同心合力，多一位朋友，總好過多樹一位仇敵。

梅天賜正容道：「道長好劍法！果然是黃山劍法萬頃松濤，老夫雖以柔制剛，以靜制動，一時不致落敗，但實不相瞞，道長劍法毫無破綻，老夫欲加還擊，竟無從下手，因爲無隙可尋。如此看來，再鬥下去，道長固然勝不了老夫，但老夫亦決計不能令道長落敗，終究是一場不勝不敗的和局而已！未知道長以爲然否？」

黃山劍客剛才久攻不勝，黃山劍法招式已老，心灰意冷之下，竟連內中的訣要也忘了，此時被梅天賜坦然道出，無疑以德報怨，替他挽回面子，在鬼門關上救回他一命。

黃山劍客不料老人竟有這等胸懷氣度，武功又驚世駭俗，斷非等閑之輩，不由喃喃道：「貧道請教高姓大名，未知能見告否？」

梅天賜想了想，暗道：「黃山劍客雖然脾性怪癖，少與江湖中人來往，但其性子剛猛，出言爽直，倒不失爲一條漢子，目下武林浩劫在即，若能把他邀入同盟陣綫，便多一分力量。」

梅天賜思忖已決，便坦然道：「道長，實不相瞞，在下便是梅天賜。」

黃山劍客一聽，登時一怔，隨即聳然動容道：「二十年前，與靈隱神僧一道，領袖武林同道，圍殲蛇仙子的梅天賜梅大俠，便是老前輩你麼？」

梅天賜歎了口氣，苦笑道：「當年老夫不愼誤中蛇仙子的妖術，一念之差，容她全身而退，事後慚愧不已，愧對江湖豪傑，已歸隱二十年了。」

黃山劍客這時才由衷的道：「原來你是當年梅大俠現世，貧道今日受挫，也大可不寃了。」他倒也爽快，一經想通，便豁然開朗，決然道：「爲表一點心意，貧道便把黃山劍法一百零八招，盡數傳授於梅大俠的師侄，他資質甚佳，可惜攻防招式未入上乘，只要盡心栽培，他日成就，必可在我輩之上。梅大俠以爲如何？」

梅天賜聞言一笑，他亦知黃山劍客雖然怯於自己的名頭，但實際並未徹底心服，大有借司馬龍之手，與自己一較劍招高下的意思，但他既然如此婉轉，倒不要傷了他的自尊，而且黃山劍法的確不失爲上乘劍術，司馬龍若能領受，於劍招上必定大有收益。

梅天賜回頭向司馬龍道：「黃山老前輩有心成全於你，還不上前謝過？」

司馬龍連忙上前，向黃山劍客拜謝。黃山劍客也欣然受了司馬龍的一拜。

司馬龍站起來，問梅天賜道：「那弟子何時再與師伯一道，去見師父他老人家？」

梅天賜尚未開口，黃山劍客已搶先道：「你在黃山只能逗留七日，這七日內你但能領會黃山劍法幾招算幾招，七日後貧道便要再度下山去尋找徒兒，你便可以與你師伯會合。」

梅天賜亦道：「龍兒，你放心隨黃山老前輩去吧，盡心學藝，不必牽掛，一切師伯自會替你安排。」

梅天賜說罷，便與黃山劍客道別而去。

司馬龍拜別梅天賜，便隨黃山劍客回返黃山。

黃山素以虬松聞名於世，但見蒼枝虬結，勢若矯龍。司馬龍初次涉足，不覺心胸一寬，這才明白，黃山劍客果然有他獨到之處，單是他目睹松濤，而能獨創一套驚世黃山劍法，便決非平庸之輩了。

在這七天內，黃山劍客果然向司馬龍盡心傳授，他的本意是以爲司馬龍頂多只能學到第七十六招，但司馬龍天資聰明，內力根基深厚，短短七日後，竟便把黃山劍法的最後第一百零八招「萬頃松濤」演練出來。

黃山劍客見司馬龍進境神速，心中大爲欣慰，他要司馬龍從頭至尾再演練一遍，指點了一兩處疏忽之處，便讚許的點頭道：「我那女徒兒李清，一個月只能學會三十招，一百零八招學全，竟化了三個月有多，你竟可在短短七日內，便全數學全，雖略嫌生疏，尚欠純熟，但也非常難得了，果然是武林日後一位奇才，你師傅和梅大俠果然眼光獨到。」

司馬龍深知黃山劍客心眼極高，他平生佩服的，僅靈隱神僧和梅大俠二人而已，他對自己口出稱讚之言，那是非常難得的了，便連忙向他拜謝道：「這全虧道長悉心教導。」

黃山劍客微笑道：「那你知道我傳你黃山劍法之意麼？」

司馬龍點點頭道：「晚輩略知一二，一來前輩有心成全晚輩，二來乃爲日後對付蛇仙門妖孽，三來麼……」

黃山劍客臉上已有笑容，又追問

了一句：「如何？」

司馬龍坦然一笑，道：「三來前輩乃欲晚輩以這套黃山劍法，去迎戰師伯『梅嶺百花劍』，以求一分高下，是麼？」

黃山劍客聞言不禁呵呵一笑，道：「你這娃兒果然聰明絕頂，但你既然猜中，卻如何處之？」

司馬龍想了想，便道：「前輩傳我黃山劍法，當有半師之情，但師伯亦份屬尊輩，因此晚輩日後必以左手學師伯的『梅嶺百花劍』，再以右手使前輩的黃山劍法，左手『梅嶺百花劍』，右手黃山劍法，左右互擊，合二爲一，這便無分高下，彼此均爲驚世絕學，融滙貫通，必可更上一層更高境界，兩位前輩的名聲，亦必因此而流傳武林萬世。」

黃山劍客一聽，縱聲大笑，似甚感欣慰。他略一頓，便道：「龍兒，你只須再把你師伯的百花劍學全，再與我這套黃山劍法相合，勤加演練，不可拘泥於一招一式，已足可無敵於天下矣，貧道下山尋着清兒，把她交還她的爹爹，也便了結最後一宗心事，從此退隱江湖，不再過問江湖是非。你走吧，你日後學有所成，便算是對貧道的答謝了。」

司馬龍知不可再留，便向黃山劍客拜謝，行了弟子之禮，這才下山去了。

江湖歷練　三小失蹤

司馬龍返回梅家村，見過梅天賜，把黃山學劍的經過，一一稟明，梅天賜大喜，便又領着司馬龍去見過老妻蘭湘英和一家人。

蘭湘英見這位師侄人才出衆，天資聰明，稟性又純良，甚爲喜歡。梅天賜此時才向裏面含笑叫道：「霜兒！你與司馬龍原來是師兄妹，他一時誤會，你還惱他怎的？還不出來見過二師哥麼？」

梅天賜話音未落，便驀地有一團白雪飄飛而至，但那並非白雪，而是白衣，而且白衣的手上還有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劍。

「嘿！他瞧不起霜兒，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斤兩，配不配做霜兒的師哥……」一聲嬌叱隨即響起。

話聲未落，劍已到，司馬龍閃避已自不及，逼得順手抄起一根竹枝，以初學的「黃山松濤劍」第五招「松峯遊龍」纏住了少女的利劍。

司馬龍手執的雖然是一根竹枝，但他以自身的風流神功，貫注其上，再使出這招黃山松濤劍法，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見他的竹枝繞着利劍急旋，竟如遊龍戲鳳，任少女的利劍騰挪招展，竟亦難脫半分。

「梅姑娘，原來是你……」司馬龍這時才來得及招呼一聲。

原來梅天賜的女兒，竟是那位在江湖中令人皺眉的「寒霜仙子」梅凌霜，劍下不知殺了幾許好色之徒的狠辣少女。

「哼！你既然騙我，擺脫我，爲何巴巴尋上門來了……好小子，再吃本姑娘一劍再說。」

梅凌霜嬌叱一聲，忽地劍招一變，脚走百花錯步，手中利劍便脫離司馬龍的控制，劍勢一變，劍尖一抖，彷如百花盛放，便向司馬龍罩來。

司馬龍此時已無暇解釋，他知道梅凌霜已使出她的家傳絕學百花劍，這是梅天賜仗以成名的絕學，當眞非同小可，若稍有疏忽，全身便立刻有挑穿百洞命喪之危，司馬龍豈敢大意輕慢？

司馬龍逼不得已，只好以初學不久的「黃山松濤劍法」接戰，劍走「白雲松濤」，再轉「松鶴爭鳴」，這才堪堪可以應付，但已險象橫生，滿頭冷汗。

奇怪的是梅天賜居然含笑站立一旁，並不加制止，大概是存心考究司馬龍黃山劍法的進境如何了。

蘭湘英甚喜司馬龍，此時不由皺眉道：「他們見面就打了起來，老爺子不去制止麼？萬一師侄被霜兒傷了，如何向師叔交代？」

梅天賜微笑，道：「怎麼了？老婆子，乍見師侄一副玉樹臨風模樣，便喜歡得連女兒也抱怨了？」

蘭湘英瞪了梅天賜一眼，嗔道：「看你，在兒女輩面前說話，也老大沒正經……我是擔心霜兒出手狠辣，龍兒他應付招架不來。」

梅天賜呵呵一笑，道：「放心，龍兒資質奇佳，他新學的黃山劍法，短短七日，便可用於實戰，雖仍略嫌生疏，但假以時日，只怕連老爺子我亦未必可以把他擊敗，你看着，龍兒只須走到第七十一招『遊龍戲鳳』，霜兒便非敗不可……」

兩老說着，梅凌霜的百花劍已越發令人眼花撩亂，團團劍光，形如漫天雪花，把司馬龍完全罩住了。

蘭湘英擔心司馬龍的安危，正欲飛身解圍，但聽司馬龍一聲長笑，猶如風捲松鳴，隨即身形一變，與手執的竹枝，化作一條矯龍，騰空而上，衝出劍網，繞劍光急旋。

此時果眞有如「遊龍戲鳳」，但聽乒乓幾聲脆響，司馬龍手上的竹枝已與梅凌霜的劍身相碰，誰也預料被削斷的必然是司馬龍手執的竹枝，因爲梅凌霜手持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家傳寶劍。

就在此時，突見司馬龍已如天龍行空，躍了出來，含笑而立，手上竹枝，竟然完好無缺，氣不喘，面不改容，似乎尚大有餘力未盡。

梅凌霜此時亦呆呆的怔立不動，毫無損傷，但細看她的白衣上，竟有十數點小孔，大小恰如司馬龍手執的竹枝頂端。

此時，明眼人立刻就可以瞧出，剛才的閃電相觸間，梅凌霜手上的利劍，竟被司馬龍手執的竹枝震開，在疾如閃電間，連點梅凌霜全身十數個穴道，雖然是虛招，但竹枝所點的均是致命的大穴，只須一個點實，立刻就會四肢癱軟，不但手中劍把捏不住，人也會倒地不起，的確令人觸目心驚。

幸而所點的均是虛招，白衣受損，但人卻安然無恙。

梅天賜向蘭湘英點頭微笑道：「如何？我說龍兒這孩子乃人中之龍，你信了麼？」

蘭湘英此時卻不由憐惜起女兒來了，她向梅天賜嗔道：「是啦！是啦！你的師侄乃人中之龍，你就盡偏袒他，不怕霜兒難受麼？」

梅凌霜本就驚喜羞交集，原本不知如何是好，此時一經娘親挑破她的心事，登時就壓抑不住，撲到蘭湘英的懷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一面狠狠的嚷道：「娘親！他欺負我！女兒不要見他了！」

司馬龍心中不安，他自仙霞二老向他說清楚梅凌霜的爲人，又知她原來是梅天賜的女兒後，便很爲自已對她的誤解抱歉，此時見她哭得淚人兒似的，他的心不由一軟，便欲走上前去，向她道歉。

梅天賜一見，連忙含笑示意，又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司馬龍道：「龍兒且慢，霜兒此時唯有她娘親方可應付，你只管站立一旁，看你師伯娘如何收拾她便了。」

司馬龍一聽，便只好站立不動，心中卻也惴惴不安，暗道普天下的娘親，哪有不拚命偏袒寶貝女兒之理？她雖是自己的師伯娘，但畢竟比不上她的親生女兒啊！

此時卻突見蘭湘英先是柔聲安慰了幾句，見梅凌霜依然一副含冤受屈的模樣，哭聲不止，便驀地把臉一沉，道：「霜兒，他眞的欺負妳如此厲害麼？」

梅凌霜哭得更響：「是啊！娘親，妳要替女兒作主啊！」

蘭湘英便向梅天賜眨眨眼，怒道：「那好，老爺子，龍兒既如此作惡，欺負霜兒，你做師伯的，便替霜兒狠狠教訓他一頓，然後……」

此時梅凌霜卻把淚眼一抬，忙道：「娘親，然後如何？」

蘭湘英忍住笑，沉聲道：「然後就把他的武功廢了，再寫一封書函，着師叔把他逐出師門，任由江湖妖孽蛇仙門把他捉去作門徒。」

梅天賜一聽，拚命忍住笑，附和道：「是，我作師伯的，這就出手教訓他……」

梅凌霜一聽，連哭也忘了，連忙掙脫娘親的撫抱，一步跳到司馬龍前面，瞪着梅天賜，咬牙道：「爹爹……你……你敢如此對他？」

梅天賜幾乎忍不住大笑，他微運內力，才把笑聲逼了回去，沉聲道：「爹爹爲甚不敢？他是我師侄，就懲戒他，妳待如何？」

梅凌霜咬唇恨道：「爹爹！你若眞把他的武功廢去……我……我立刻咬舌自盡。」

梅天賜此時再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妳看，湘英，女大不中留，女兒的心，早就飛到別人身上去了。」

蘭湘英卻不笑，正經的向梅凌霜道：「這是妳說的，那妳不准再把這事放在心裏啦？不然，龍兒的武功就會被廢去了。」

梅凌霜含羞帶嗔道：「我……我根本就沒恨他……他若如此容易被女子迷住，我……我早就把他殺了。」

司馬龍這時連忙走上前去，向梅凌霜打拱作揖道：「多謝梅姑娘不記恨，不殺之恩！」

梅凌霜淚花猶掛，卻含羞帶嗔的道：「稀罕麼？你知道我爲何不殺你麼？」

司馬龍訕訕笑道：「那是梅姑娘宅心仁厚，手下留情。」

梅凌霜瞪了司馬龍一眼，道：「誰說本姑娘宅心仁厚？江湖上誰不說我是心狠手辣的女魔頭，這並非不殺你的原因。」

司馬龍不由訥訥道：「那還有什麼原因？」

梅凌霜見司馬龍尷尬模樣，可就開心起來了，她破涕爲笑，道：「你呀！你那日在江邊把我騙走，我就恨不得把你殺了，後來若非仙霞二老向我解釋明白，知道你這呆子誤信傳言，人云亦云，把本姑娘視如妖魔鬼怪，這才不顧而去，你豈能安然抵達梅家村，但這只是不殺你的原因之一……」

梅天賜這時笑着插口道：「那原因之二呢？霜兒。」

梅凌霜格格一笑，道：「他居然把爹爹你百花劍亦打敗了，證明他並非虛有其表的廢物，我……我又如何捨得殺他了？」

梅天賜一聽，與蘭湘英相顧大笑，直把司馬龍鬧了個大紅臉。梅凌霜心直口快，臉上卻掛不住了，她含羞帶嗔的瞪了爹娘一眼，忽然扯着司馬龍的手兒，格格嬌笑道：「師哥，你快把黃山劍法教我，不然我就眞的把你殺了……」

梅凌霜說着，不由分說，便把司馬龍扯到後山的空地，纏着要他教劍招去了。

蘭湘英望着兩小的背影，欣慰的點頭微笑道：「霜兒這丫頭眼高於頂，你偏又鼓勵她去作什麼江湖歷練，累她掙來個什麼『寒霜仙子』的名頭，她的野性越發不可收拾，幸而龍兒及時出現，到底有人可以把她制服貼了。」

梅天賜微微一笑道：「你有意把龍兒納爲女婿麼？」

蘭湘英笑道：「做娘親的，自然希望有人把野丫頭籠住，她年齡漸大，不宜再在江湖撒野了，龍兒資質甚佳，人又聰明絕頂，乃練武的一塊好材料，你以爲如何？」

梅天賜微笑道：「龍兒跟師弟練的風流神功，他又有玉面浪子的稱號，你不怕招了一位風流成性的女婿麼？」

蘭湘英正容道：「人萬不可憑其表面，只要他本性純良，根基純正，也就是了，若斤斤計較什麼傳言表面，那霜兒這位寒霜女魔，豈非永遠嫁不出去了麼？」

梅天賜又微笑道：「但龍兒絕非等閒之輩，他日後肩負領袖羣雄，大破蛇仙門的重責，而且要充分發揮他的風流神功，方可與蛇仙子妖孽抗衡，你不嫌他三妻四妾，到處種下風流禍根麼？」

蘭湘英歎了口氣，道：「既然他運數註定多妻之命，只要霜兒願意，他又對霜兒有始有終，做娘親的還能說三道四麼？」

梅天賜一聽，大喜道：「若湘英如此通達，則大事成矣！當年我一時心軟，留下蛇仙子這禍根，今日重現江湖，爲禍武林，若能把蛇仙子一舉除去，梅家作一點犧牲，也是應該的，梅某這心願一了，當從此永不過問江湖恩怨，與湘英你隱居山野不出矣！」

蘭湘英歎了口氣，苦笑道：「此時你也莫說好話來安慰我，誰不知蛇仙子的厲害，武林中人，又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此瀰天浩劫了。」

梅天賜也不由歎了口氣，道：「你說的也並非虛言，二十年前蛇仙子已令武林同道死傷慘重，二十年後她重現江湖，功力必然大增數倍，也必然更難對付，二十年來武林的元氣未復，行將到來的一役，便須看年輕一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了，否則，江湖之大，只怕再無我輩中人容身之所了。」

梅天賜把希望放在司馬龍身上，對他自然悉心教導。

他把自已的成名絕學百花劍法，連同百花幻步步法，先行盡心向司馬龍傳授。

司馬龍也自然全心學藝，他的資質悟性之高，便連梅天賜自己亦自歎弗如。

例如他當年師傅教授他走八卦迷踪步，他苦研了半年，依然乾位走錯了坤位，師傅氣得差點把他的右腿打斷了。

蘭湘英這位小師妹，是師傅的獨生女兒，當年也野性極了，她眼見大師哥右腿痛得受不住，野起來，便揪着師傅的鬍子，要他打她的屁股，替大師哥頂罪。

小師妹的深情，卻把梅天賜的傲氣激發起來，他一連十日十夜，不吃不眠，在極度虛疲中，不但完全領會師傅所授八卦迷踪步的要旨，更因步法虛浮，因錯就錯，創出一套比八卦迷踪步更飄幻的步法。

當梅天賜在師傅面前演練時，師傅驚喜得直跳起來，連聲道：「恍如春日降臨，花枝招展，百花盛放，招蜂引蝶，令人意亂神迷，不戰而克，好一套百花迷幻步，這比爲師的八卦迷踪步，迷幻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此，梅天賜走的自創步法，就正式名爲百花迷幻步了。

此時梅天賜先傳司馬龍百花幻步，他預料司馬龍天資再高，亦必定須花上兩三個月，豈料他試練之下，從第一式「春光明媚」到第五式「含苞待放」，整套起首步法，僅二個時辰，便似模似樣，僅略嫌生硬而已。

梅天賜又驚又奇，禁不住大喜，暗道：龍兒悟性之高，武林之中百年少見。

他不再猶豫，在司馬龍面前，行雲流水似的把百花幻步全套走了一遍。

司馬龍跟着走時，僅有三個步法出了差錯，但梅天賜三日後走第二遍時，司馬龍已隨即把三個錯處糾正了。

到第五日，司馬龍走第五次時，梅天賜忽然問道：「龍兒，你的百花幻步法忘了多少了？」

司馬龍略一想，便坦然道：「師伯，已忘了一半了。」

這時在遠處偷看的梅凌霜，不由咬牙道：「這呆子，僅五天便忘了一半，若十天後，豈非全部忘了？這般粗心大意，爹爹豈會放過你了。」

梅凌霜轉念未已，卻又聽梅天賜稱讚道：「很好，走第五次便可忘掉一半招式，這比師伯當年强多了！龍兒，百花幻步貴在一氣呵成，切莫停留，再走下去。」

又聽司馬龍連忙道：「是，師伯！」

梅凌霜又暗地咬牙道：「爹爹與這呆子一樣瘋了，這呆子不只五天已忘了一半，再走下去，豈非前功盡廢，爹爹這是怎的了，反說這呆子比他當年還强多了。」

此時司馬龍並不知梅凌霜在暗地發怔，他依然把百花幻步走了下去。

他堪堪走到第七次，臉上便忽現驚喜神色，扭頭向梅天賜道：「師伯，弟子已忘了七成了。」

梅凌霜此時見不到司馬龍臉上的驚喜，只聽到他的說話，不由便歎了口氣，道：「果然麼，這呆子已忘掉七成了。」

那面梅天賜卻欣然道：「好！這也難爲你了，你只要再演練數遍，當可完全忘記，百花幻步再不受招式所限，終達大成。」

司馬龍道：「是，師伯，弟子知道了。」

梅天賜道：「江湖浩劫在即，時日無多，也不能再等你把招式全忘了，龍兒，明日一早，師伯就開始傳你百

花劍法，你能悟多少算多少，成就如何，就看你的努力了。」

司馬龍連忙道：「龍兒知道！」

梅凌霜在遠處聽了，不由直吐舌道：「爹爹簡直是瘋了，他教我百花幻步，教了半年，仍然說我未得要旨，但這呆子，他只學了七日，爹爹竟便說他已掌握精義，只差日後歷練，而且更立刻教他百花劍法，這呆子的進境之速，豈非如神如仙麼！」

這時司馬龍與梅天賜，已雙雙向這面走過來，梅凌霜知爹爹的規矩，連自己的親人也不例外，因此嚇得連忙一溜煙跑了。

第二天，梅天賜果然開始向司馬龍傳授百花劍法。

司馬龍有「黃山松濤劍法」的根基，再學百花劍法，便更事半功倍，進境神速，短短兩月，便把梅天賜的畢生絕學，包括百花劍法，到百花幻掌、百花迷掌，均領悟了其中的基本要旨，差的只是對招式運用的歷練了。

司馬龍日常練武之餘，便與梅凌霜作伴嬉戲，兩人越發親熱了。

這期間蘭湘英的兄長蘭正純，帶了女兒蘭芷若，兒子蘭小呆前來梅家作客。

蘭正純武功精湛，雖稍遜妹夫梅天賜，但與仙霞二老之輩，也不相上下。

梅天賜對這位大舅兄甚爲尊重，留他在梅家小住半月。

梅天賜的三位徒弟，此時奉命前去保護大王村，本有點冷清，這時添了蘭家姐弟，可就增添了熱鬧氣氛。

蘭芷若性情柔和，比之梅凌霜的潑野，是另一番風味，這表姐妹二人，與司馬龍有說有笑，竟如兄妹般的親密。

蘭小呆卻是天生的小呆子，但武功卻深不可測，更奇的是全非蘭家的武功路數。

原來這小呆子年方十四，又醜又呆，與美麗如花的姐姐蘭芷若，簡直投錯胎的亂種野人似的。

蘭小呆八、九歲時，蘭正純教他習文，十天學不會一個字，教他練武，月餘學不會一招半式，蘭正純氣得終日唉聲嘆氣，但又毫無辦法，他再呆再笨，畢竟是自己的親生骨肉，難道忍心把他殺了？

後來有一位身材高大、鬈髯虬結、目射神光的遊方和尚，路過蘭家，見了蘭小呆，卻連聲讚歎，說是難得奇才。

遊方和尚並向蘭正純提出要求，欲把蘭小呆收爲徒弟，以三年爲期，擔保爲蘭家造就一位武學奇才。

蘭正純連忙問和尚的法號？那和尚卻微笑道：「老衲難得雲遊，甫下山便遇上令郎，這便是緣份，至於老衲法號，說猶不說，不說亦說，施主若放心，便讓老衲把令郎帶去，三年後必把他帶返。若施主不放心，老衲這便立刻告辭，日後再無緣相見，又何必留下塵世記號？」遊方和尚始終不肯道出法號。

蘭正純一想兒子這副模樣，便把他留在家中，日後也必定是一件廢物，如今被和尚帶走，尚有一線希望，但有一線希望，便總比完全絕望好多了。

蘭正純這般思忖，便不再問，立刻備酒拜師。和尚竟嗜酒如命，蘭正純準備的一百斤好酒，竟被他長鯨吸水般痛飲了三個時辰，便全部喝光了。

他這才站了起來，拍着大肚皮道：「今日這個投徒禮不錯，三年後再帶他回來，請同樣預備百斤好酒，以作謝師之禮。」

遊方和尚說罷向蘭正純雙手一合，道了聲佛號，便拉住蘭小呆的手，身形騰空而起，穿出宅外，一閃不見。

三年後，遊方和尚果然把蘭小呆送了回來，和尚喝了百斤好酒謝師畢，果然立刻就走得無影無踪了。

此時蘭小呆武功已深不可測，就連蘭正純亦難瞧破他的武功招式。

但呆笨依然，問他師傅法號，以及三年來在何處練武？他只知回答不知道。

被人逼急了，他竟胡亂道：「師傅說，不准我道出他的名號，不然，日後有難，他就必定袖手旁觀。」他到底也不肯說出來。

蘭家的人均以爲他是胡言亂語，誰也不以爲意。

* * *

這時蘭小呆見了司馬龍，忽然便傻笑着向姐姐蘭芷若道：「姐姐，這是你日後的夫君，你要小心了，否則，錯過了這個天賜良緣，妳就永遠嫁不出去了。」

蘭芷若雖見司馬龍玉樹臨風，芳心一動，但此時仍羞得兩頰緋紅，罵蘭小呆道：「呆子，不准你胡說八道。」

話雖如此，但蘭芷若心中從此便有了一種隱約的念頭，似乎今生眞的註定司馬龍是她的夫君似的，她藉與梅凌霜表姐妹的關係，與司馬龍亦以師哥稱呼，三人的相處，竟日漸親近起來。

奇怪的是梅凌霜對於表妹的加入，倒毫不爲意，反而處處鼓勵司馬龍莫把蘭芷若冷落了，三人的關係，直把蘭湘英瞧得目瞪口呆，心道這是怎的了，梅丫頭平日眼高於頂，怎的多了一位表妹與她相爭，倒反而親如姐妹似的？

但司馬龍等四小，卻非常純潔，並無避忌，一處嬉玩，一道切磋武功，或是上山打獵，或是臨溪釣魚。

日子稍長，梅凌霜竟把「二師哥」改成「龍哥」稱呼，蘭芷若有樣學樣，也跟着叫起「龍哥」來。

司馬龍也不客氣，就稱兩人爲「妹妹」，只是表姐做大妹妹，表妹做小妹妹而已。

蘭小呆跟在三人後面，不時胡言亂語的取笑他們是三夫妻，三人追打他，他卻跑得比誰都快，就算司馬龍以新練的「百花幻步」去追，亦僅可與他拉平而已。

一天，四人午後，去溪邊釣魚。

司馬龍和梅凌霜、蘭芷若三個，一本正經的坐在岸邊，引絲繫餌，乖乖的等魚兒上鈎。

蘭小呆卻天性好動，他斷定如此垂釣，悶也把他悶死了，便把衣服脫掉，一躍入水，在溪中翻江倒海的捉起魚來。

這一來，司馬龍三人哪能靜靜的釣魚，蘭芷若和梅凌霜大罵死呆子起來。

司馬龍卻笑道：「走！就由他在這兒鬧個夠，我等偷偷到源頭白龍潭去釣魚，讓他找個夠本。」

姐妹二人一笑答應，三人便站起身，也不理蘭小呆，施展輕身功夫，向水溪源頭掠去。

此時已近黃昏，三人到得源頭白龍潭邊，正要坐下，司馬龍眼尖，早看到潭水之底，有一道白影，在潭底石隙吞吐不已。

司馬龍忙道：「妳們快看，潭中那是什麼了？」

姐妹二人也看到了，梅凌霜口快，道：「莫非是一條大白魚嗎？」

司馬龍正欲言不像，但話未出口，那白影子已向外一穿，脫離石隙，竟有丈許長，在水中繞了一圈，接而「刷」的一聲，一陣水響，白影竟從水中電射而出，直射向三人站立之處疾飛而至。

三人大吃一驚，司馬龍武功最高，反應疾速，他一見危險逼近，便伸手向兩旁一執，各握住蘭芷若和梅凌霜玉手，倒縱出丈許之外。

落地定睛一看，只見那條白影已在潭面不斷的打起旋來。

司馬龍看得呆了，也忘了把姑娘的手放下，他看清那白影並無害人之意，這才又握着二人的手，悄悄向前，回到潭邊，二女一左一右，司馬龍在中，三人併肩而看。

三人仔細看時，才發覺那條白影，並非龍魚等怪物，而是一道光華，當中裹着一柄精光耀目的寶劍，在潭面上飛舞，寒光逼人撲面。

司馬龍驚喜道：「是一柄寶劍！」

司馬龍的頭向左右一轉，轉到蘭芷若這邊時，他的嘴唇幾乎點上了她的臉，一陣少女的香氣，直透進司馬龍的腦門，他不由心中一蕩，這才發覺自己正緊執二女之手，臉上一熱，連忙放開。

蘭芷若向司馬龍饒有深意的一笑，司馬龍的臉越發紅了。

梅凌霜沒發覺兩人的神態，急道：「是啊！的確是一柄寶劍，龍哥哥，快想辦法把它收受下來。」

司馬龍目注寶劍，毅然道：「好！我便把它制服。」

話聲甫落，身形已一掠而起，向那柄寶劍凌空飛去。

但說也奇怪，就在司馬龍堪堪追及，一伸手的時候，那寶劍卻像通靈似的，向前一穿，轉彎飛去。

司馬龍撲了個空，身在半空，無法跟着劍轉，只好直飛出去，在對岸落下。

如此一連數次，均無功而退，司馬龍不由急了，梅凌霜也急得在岸上拍手頓足的亂叫起來。

蘭芷若想了想，道：「龍哥哥，這劍似已通靈，你試試露一手給它看看，它若服了你是它主人，說不定便不逃了。」

司馬龍略一沉吟，心道也只好如此了。

他定一定神，立在岸邊，蓄勢以待，等那劍轉到自己面前時，便猛地大喝一聲，他的內力充沛，這一聲嘯叫，便如旱天打了個炸雷，那急旋的寶劍居然一停，似乎亦感驚詫似的。

就在此時，司馬龍雙足一點，走百花幻步的第十八式「分花捕蝶」，疾如電閃的向那劍穿去，兩掌一錯，就在那寶劍剛一轉身欲遁之際，司馬龍的右手，已沾上劍柄了。

他的手沾上劍柄，便如粘合劑，等閒也難掙脫，那寶劍在司馬龍手中，連掙幾下，未能掙脫，便忽然向潭中一沉，司馬龍的身子竟被帶了下去。

梅凌霜、蘭芷若一見，不由失聲大叫，驚得花容失色。

就在此時，已落入潭底的司馬龍，依然手執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立於潭底。

兩女驚得目瞪口呆，也不知如何是好。

卻就在此時，忽聽潭中一聲震雷似的轟鳴，潭水隨即洶湧急散，眨眼間，一潭水便飛逝得無影無踪，只剩一人一劍，挺立潭底，模樣極爲怪異。

好一會，司馬龍才一躍而上，兩女搶奔上前，一左一右伴着司馬龍，連聲道：「龍哥哥，你可把人嚇死了……啊！老天，這潭水跑到哪兒去了？」

司馬龍茫然道：「當時我握住劍柄，這劍連掙幾掙，突地有一股極强大的力度把我帶墜下去，我拚着淹死也決不鬆手，可剛近潭水面時，忽地一聲大震，潭裏的水便立刻乾了……當眞奇怪之極。」

三人正驚奇間，蘭小呆已飛奔過來，他的輕功與司馬龍不相伯仲，因此一掠便已趕來了。他呆頭呆腦的嚷道：「好啊！你們三個偷偷跑來這裏快活，把溪水也弄乾了，我摸不成魚了

，你們可得賠啊！」

梅凌霜歎了口氣，苦笑道：「傻表弟，你看，連源頭的潭水也乾了，下游的溪水自然也沒有啦。」

蘭小呆轉身一瞧，果見潭涸見底，不由驚得傻笑，一轉頭卻見到司馬龍手上的寶劍，大喜道：「龍哥哥，這劍到你手啦，怪不得水乾涸了。」

蘭芷若奇道：「弟弟，你知道這口寶劍的來歷麼？」

蘭小呆衝口而出，說出一句令人吃驚的話來：「我師傅說啦，這口劍必定是雄劍，因爲是龍哥哥你才有緣擁有，而且只有持這口雄劍，才能制服那柄雌劍。」

蘭芷若氣道：「小呆子，什麼雌的雄的？你胡說八道什麼？」

蘭小呆傻笑道：「這個我哪知道？師傅也沒說清楚，但師傅說，這口劍還有劍鞘，龍哥哥拿到了麼？」

司馬龍茫然的搖搖頭。蘭小呆急道：「那你爲甚還不去動手？再遲便來不及了。」

梅凌霜忙道：「小呆弟，你倒是說清楚，那劍鞘如何去取啊？」

蘭小呆道：「師傅說過，劍一到手，潭水立乾，只須在取劍立足之處，用劍在石縫中一挑，劍鞘就會出來，如果當時不取，劍鞘就會向地底逃逸，每個時辰，潛入三尺，三個時辰後，潭水復滿，那便算有通天本領，也取不到了，若劍鞘取不到，那得劍也無用，決不長久，因爲寶劍通靈，劍鞘猶如母體，劍身早晚是必須還鞘而去的。」

司馬龍一聽，心中一動，暗道：蘭小呆的師傅必定是一位絕世奇人，他的話不可不信，於是不加思索，便與蘭小呆一縱下潭，認準剛才落脚取劍之處，運劍向下挑去。

這劍果然是一柄神物，潭底巖石，觸之立碎。

不一會挑下已有一尺許深，蘭小呆在一邊用兩手把碎石向兩邊一撥，急道：「龍哥哥，快用劍挑起它。」

司馬龍此時不敢猶豫，連忙用劍向下一挑，恰好碰着劍鞘口，向上一挑，「轟」然一聲，潭底崩開了一個深坑，鞘便隨劍而起，呼的劍入鞘中。

就在此時，潭水已從深坑中突地洶湧而出。二人連忙飛身上岸，剛剛落下站定，潭水已滿，恢復如初。

四人此時，均被這等奇景弄得目瞪口呆。

好一會，蘭小呆才首先想起，忙道：「龍哥哥，得了寶劍，爲何不抽出來仔細看看？」

司馬龍知三人心急，便依言把劍鞘仔細一看，只見劍鞘赤金吞口，上面鑲了七粒珍珠，飾成七星圖樣，劍柄上刻着「紫龍」兩字。

司馬龍把劍身驀地一抽，但見寒氣逼人，龜紋斑斑，他伸指一彈，龍吟之聲，不絕於耳，不由脫口讚道：「果然是虎嘯龍吟紫龍劍！」

從此，這柄出土神器，才恢復原名——紫龍劍。

三人均向司馬龍道喜，恭賀他得此神劍。

返梅家村後，梅天賜與蘭正純得知，亦感欣慰，梅天賜道：「此乃天賜神劍，好讓龍兒你斬妖降魔，你須小心使用，立穩心性，否則稍有差錯，心術不正，神劍認心不認人，必定捨你而去，或甚至反戈相向，立有生命之危，龍兒你務須小心了。」

司馬龍連忙肅然道：「是，師伯！」

梅天賜想了想，又道：「目下妖氣已籠罩江湖，武林浩劫行將在即，我輩中人，但有血性男兒，均不會坐視武林安危不理。當年靈隱神僧便曾預言，二十年後妖孽重現，煞不可擋，武林遭劫，欲破妖孽，唯有紫龍、青鳳兩劍重現塵世，且要雙劍合璧，方可力挽狂瀾，拯救武林，否則江湖之大，勢將萬劫不復。」

司馬龍吃驚道：「妖孽現身，紫龍即破土而出，靈隱神僧果然洞察先機……但未知妖孽所指是誰？竟如此厲害，難道是蛇仙門麼？」

梅天賜歎了口氣，道：「蛇仙門雖然厲害，到底只是一門一派，集天下武林正道，倒也不難除去，可怕的是蛇仙門素精迷心洗腦之術，她先以色迷心，再進而洗腦；又專門向各門各派首腦要人下手，武林中人，一經被其迷心洗腦，便對蛇仙門死心塌地，任其驅策，因此各門各派多被其秘密控制，整個武林妖氣重重，鬼氣森森，敵我不分，互相仇殺，是時便大羅金仙也難解救了。」

梅天賜這番話，已把二十年前的江湖浩劫透示大概，司馬龍、梅凌霜、蘭芷若等均悚然不語，就連蘭芷若似乎亦知此事的嚴峻，不由亦默默無言。

倒是蘭正純苦笑道：「這些均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妹丈還說出來，嚇唬娃兒們幹麼？」

梅天賜肅然道：「昨日之危，已在今日重現，若不及早設法消弭，只怕便再無機會了。」

司馬龍忙道：「師伯所言甚是，但未知如何方可及早準備？」

梅天賜道：「其實也並無良策，只是有一分力便盡一分人事吧了，目下紫龍劍既已出世，老夫忖料，那青鳳劍現身之時，當爲期不遠矣，龍兒目下已身負天下兩大劍學，尚差歷練，正好趁此時涉足江湖，一方面隨機應變，精研武功，一方面亦趁機尋訪青鳳劍的下落，希望早日達成雙劍合璧的境界，未知師侄你以爲然否？」

司馬龍一聽，暗道：終日留在梅家村，也覺悶了，若趁此時去走走，倒是好事兒，他這般思忖，便決然道：「是！師伯，明天一早，我就打算離

開，先行向師伯你告辭了。」

梅凌霜、蘭芷若一聽，不由大急，頻頻向司馬龍打眼色，只望他開口向梅天賜、蘭正純求情，准她們隨他出去江湖歷練。

司馬龍心中爲難，一方面他與兩位姑娘多日相處，甚感快慰，捨不得就此分手，但另一方面他卻擔心自己武功平平，遇上兇險，如何分身保護兩位姑娘？因此委決不下，便乾脆詐作不見。

梅凌霜恨得在心內狠狠的罵道：「這死人，明明已知我心意，偏要詐傻扮懵，不瞧不理，哼哼哼，你不開口，難道便可以撇下本姑娘了麼？」

蘭芷若卻柔腸百轉，一時自喜，一時又自苦，暗道：「龍哥哥大概擔心我出去會遇上兇險，他這是關切我的心意啊……但莫非他嫌我武功低微，不肯與我作伴同行……哎，你既如此輕視於我，我又何必開口求你？」

兩少女各懷心事，但均不敢作聲表示，這畢竟是女兒家的心事，公然說出來，野性如梅凌霜，臉上只怕也掛不住了。

但蘭小呆卻偏沒這許多心思，他想說就說，想做就做，決不會勉強自己。

只見蘭小呆忽然傻笑道：「爹爹，我也要隨龍哥哥去江湖歷練。」

蘭正純一聽，登時把臉一板，道：「你呆頭呆腦的，跟在龍哥哥身邊，連他亦拖累了，去什麼。」

蘭小呆哈哈一笑，道：「爹爹放心，論武功龍哥哥與呆兒不分上下，論輕功也不分伯仲，呆兒爲什麼會拖累他了？若非呆兒我，龍哥哥就算得了紫龍劍也未必長久，不信你問問龍哥哥、霜表姐及姐姐她們啊！」

蘭正純道：「眞有其事麼？龍兒！」

司馬龍未及答話，梅凌霜已忽然明白蘭小呆的用意，連忙接口道：「的確如此，舅父，那紫龍劍劍鞘，的確是小呆弟指點，才失而復得的，如此看來，不但是小呆弟他與紫龍劍有緣，就算甥女和表妹她，只怕是大有淵源……」

蘭正純微笑道：「霜兒急巴巴的說出這些，那是什麼用意？」

梅凌霜不好回答，咬唇不語。蘭小呆卻傻笑道：「爹爹，梅表姐此話，不是說，與紫龍劍有緣的人不可分開，否則便難望長久，而且也難望與青鳳劍合璧麼？」

梅天賜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忙道：「呆兒，這話必定不是你的，你聽誰說的？能告知姑丈麼？」

蘭小呆道：「告訴你有甚麼好處？姑丈！」

梅天賜微笑道：「你若說實話，姑丈一高興，說不定便代你求爹爹，准你與龍哥哥同行了。」

蘭小呆一聽，連忙拍手道：「那好啊！呆兒實說便了……這是師傅說的，師傅說若爹爹不准你出外，你便把師傅這話說出來，但不准說是你師傅教你說的。」

蘭小呆情急之下，便連不該說的話也照說不誤。

梅天賜與蘭正純不由正視一眼，兩人心中均明白，蘭小呆的師傅決非等閒之輩，單憑這話隱示的玄機，便足以令人驚服了。

梅天賜點點頭道：「既是高人有兆，舅兄之意如何？」

蘭正純想了想，無奈歎了口氣道：「或許這是天意命數吧，既然如此，由得妹丈你決斷便了。」

蘭正純這話，便等於向梅天賜暗示，他已答應任由四小同行歷練。

司馬龍等四人退了出來，蘭芷若這才欣慰的笑了。蘭小呆向她扮鬼臉道：「姐姐有話不敢說，心事重重有誰知？」

蘭芷若心事被蘭小呆挑穿，登時羞紅雙頰，狠狠的敲了蘭小呆腦袋兒一下，但臉上卻笑得更歡欣了。

＊　＊　＊

第二天一早，四小拜別了爹娘師伯，一同上路，四小一路嬉戲，甚感快活。不知不覺，已離開梅家村東面數十里了。

四小日行夜宿，再向西走數十里，遠遠一座高山屹立眼前。

向路人打探，才知此山名叫玉山，又稱北斗山，據稱山上有異光衝起，上穿霄漢，勢連北斗，因此得名。

蘭小呆一聽「北斗山」三字，忽然傻氣的自言自語道：「北斗北斗，雄爲龍首……四雌附陽，化爲青鳳……好啊，欲尋青鳳劍，這北斗山是非上不可的了。」

司馬龍三人一聽，均不明所以，但深知蘭小呆雖然傻氣，但時時透露他那師傅的玄機，卻是非聽不可。

於是四人便向北斗山一路走去。

望山容易近山難，北斗山明明已遙遙可望，但走起來，卻漫長得很，四人走了半日，依然未及一半路程。

此時天已昏黑，四人只好折返路南的一座小鎮，打算歇宿一宵，明早再行趕路。

這天晚上，四人找了一家客店住下，要了兩間房，梅凌霜、蘭芷若一間，蘭小呆就與司馬龍作伴。

到了半夜，四人正酣睡時，忽聽噗的一聲，一枝袖箭破窗而入，直向熟睡中的司馬龍射至。

司馬龍內力深厚，雖然熟睡，但眞氣依然遍護週身，甫受外力穿透，便立生反彈，這一聲輕微的破窗聲，便足令司馬龍驚覺了。

他想也沒想，伸手一抓，便把射入的袖箭抄在手中，他一瞧，袖箭上原來繫着一張字條，上書：「無知小子，敢來闖山，可有膽量？與我一鬥？」下面沒有署名，卻畫了一個青李子，

字跡娟秀，竟像是女子的手跡，但語氣卻兇狠得很。

司馬龍微哼一聲，暗道這女子好大的口氣，他忍不住便決定出去會她一會。

他側頭一瞧，蘭小呆正睡得香甜，便不打算吵醒他，而且他深知憑蘭小呆和二女的武功，武林中能打他們主意的，也委實並不太多，這段時日，梅天賜已把當今的武林大勢，各門各派的武林人物，向他詳加透析，因此司馬龍對江湖的閱歷，已加深了一大步。

司馬龍一躍而起，略一裝束停當，便隨手把那袖箭連字條放在桌上，心道：小呆弟見了字條，自然便知我的行踪了。

他抄起那柄紫龍劍，閃身便掠出窗外。

外面漆黑一片，司馬龍正思忖該往那面走時，客店的院牆外面便有一聲輕微的女子笑聲，司馬龍心知自己的行踪已被對方發覺了，顯然對方是有備而來，心中不由一陣惱怒，暗道：今晚碰上我司馬龍，必定教妳認識武林之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他想也沒想，便向客店院牆一掠而越。外面原來是一片山林野地，他側耳向四下一聽，那女子的笑聲竟難再聞。

司馬龍細辨間，忽然林中有青影一閃，隨即又有輕微的女子笑聲一閃而逝。

司馬龍目力奇佳，雖在黑夜，但百丈之內，可辨顏色，他略一閃目，便斷定那是一位身穿青衣的女子，而且年紀絕不太大，因爲她的笑聲尚帶少女的雅氣。

司馬龍猛一提氣，便向山林那面掠去，他決心把青衣少女的眞面目弄清，不禁便把百花幻步輕功身法施展出來，這一起掠，便如花蜂飛撲，疾如閃電，當今世上，能避開他這百花幻步輕功身法的，只怕也不太多。

但司馬龍身入山林，便知自己魯莽了，因爲處身密林，任你絕世輕功，也因林木的阻隔，施展不開，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甚至比不上熟悉山林路逕的樵夫。

把他引入密林的青衣女子，顯然熟悉山林路逕，而且輕功也絕不弱，此消彼長之下，司馬龍的輕功雖然精妙，但也只能彼此拉平，誰也佔不到多少便宜。

司馬龍火了，心道：我若不把妳追上來，也枉學了百花幻步了。

他這一動怒，便正中誘他入密林的人心懷，竟像玩捉迷藏似的，在密林中游轉起來。

司馬龍追了近個把時辰，心急之下，向前面猛然一個飛撲，欲把雙方的距離拉近，但卻聽噗的一聲，他的前額竟撞在一棵巨樹幹上，差點把他的額頭撞破了。

幸而司馬龍內力精湛，護體眞氣反震之下，巨樹亦一陣搖晃，把司馬龍反彈退後。

司馬龍吃了這暗虧，疼痛之下，卻清醒了一半。心道這般游轉下去，便追到天明也休想追得上她！而且她把自己誘入林中，顯然並非挑鬥如此簡單，必定另有所圖……莫非她這是調虎離山之計麼？如果這樣，她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好！

司馬龍江湖閱歷雖淺，但他聰明絕頂，他略一思索，便明白自己已然上當，識破對方的詭計。

司馬龍立刻知道，留在客店的梅凌霜她們，必定危機四伏，雖然對方敵友未明，但既然存心把他引開，便必定有所圖謀。

司馬龍的身形立刻一頓，斜刺倒縱而出，他出了密林，展開輕功，閃電般向客店掠去。

在空地上，司馬龍的「百花幻步」威力便大大不同，但見他形如鬼魅，僅三幾個起落，便已掠回客店。

他並不穿窗而入，先掠上瓦面，認準方位，竄到兩女的房上，貼近天窗，向下一望，只見房內羅帳低垂，毫無聲息，似乎並無任何被襲的痕跡。

司馬龍的心一鬆，便掠回蘭小呆的房上，他不忙進去，同樣貼近天窗向下面一望，他登時氣得目瞪口呆。

但見下面桌上油燈高燃，桌上的袖箭，字條卻已換上新的，新的字條上有幾行字，司馬龍目力奇佳，一眼就看清楚了：

「虎已離山，兎兒焉保？請持寶劍，闖關交換！」字條上書道，下面同樣畫了一個青李子，還匆匆繪了一座山形，似乎是司馬龍等人正欲一闖的北斗山峯。

司馬龍又驚又氣，暗道：原來是算計紫龍劍來了，原來有心以紫龍劍引出青鳳劍，豈料青鳳劍未得，紫龍劍已落在別人的算計之中。

司馬龍掠入房中，蘭小呆果然已失了踪影，他再掠去梅凌霜她們的客房，不必用力，輕輕一推，客房的門便應聲而開，顯然房門已被人打開了，司馬龍也顧不得這是兩位少女的羅帳，伸手掀開來，但見裏面被枕依舊，但兩女已杳然無踪。

司馬龍咬咬牙，返回房中，捏着那張字條發狠道：「北斗山峯，嘿！就算你是龍潭虎穴，司馬某人亦要闖你個七顛八倒。」

此時司馬龍不敢大意，他深知對方志在他那柄紫龍劍，梅凌霜她們雖被擄去，但短期之內，諒不致有甚麼兇險，因此也不急在一時，待天明再作打算。

司馬龍打算停當，便乘夜離開客店，向北斗山方向掠去。

夜深人靜，司馬龍全力施展輕功之下，不消二個時辰，便走完日間的半日路程。

此時天已微亮，司馬龍也不急着上山，就近找了一家路邊茶檔，先喝茶吃早點，就便向茶檔老闆打探北斗山的動靜。

茶檔老闆倒也甚爲健談，見有人與他閒話，便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

原來北斗山峯近日有人佔山爲王，自稱北斗山主，從山腳到山上，一連設了七道關口，欲上山峯，勢必連闖七關，一關比一關更兇險艱難。

但那位自稱山主的人到底是誰，便連茶檔老闆也不知道。

司馬龍暗道：對方既約他上山，以劍換人，必定早有防備，既然如此，不如就明裏闖陣便了。

司馬龍塡飽肚皮，又運氣調息一周，頓覺神清氣爽，眞氣充沛，一夜的疲勞登時逝去。

司馬龍結了茶賬，便一躍而起，向北斗山方向掠去。

茶檔老闆此時才發覺，司馬龍竟是個闖山的模樣，不由便道：「就憑你這副弱質書生的模樣，便欲闖北斗山，豈非拿小腦袋去撞大石頭麼？」

司馬龍頃刻掠至山下，抬頭一望，但見十餘丈外，便是一座關口，牆頭上豎着一面大旗，迎風飄揚，上書數字：「欲上北斗，先過七關，怯者自退，與人無尤。」

司馬龍不由微微一笑，也不理會，便提步上山，暗地已凝神戒備，此時百丈內外，已全置於他的目力、耳力之下。

行至距關口四、五丈左右，便聽一聲嘯響，向司馬龍疾射而至。

司馬龍微微一笑，連眼眉也沒稍動，伸出二指，迎面一夾，便把一枝利箭夾於指間。

司馬龍毫不停留，依然邁步上前。

關上這時才有人開口問道：「來者何人？爲何闖山？」

司馬龍呵呵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有備，何必多問什麼？」

司馬龍說罷，已掠到關前不到一丈，他停下身形，凝神以待。

不一會，關門卻開了，裏面走出兩條大漢，向司馬龍一擺手道：「請！」

司馬龍坦然而進內，不一會來到一間客廳前面，兩條大漢在門外喊了一聲道：「客人到了！」

裏面應了聲：「請！」兩條大漢便向兩邊一閃，讓司馬龍進去。

司馬龍舉步走進，便見客廳中，站着一位臉有青記的漢子。

司馬龍走上前去，把那畫有青李子記號的字條向青記漢子一揚，道：「冒昧登門，實乃被邀，相煩通報一聲。」

青臉漢子臉色一沉，道：「有屁快放，看值不值得通報，否則，阿貓阿狗亦想見山主，這還成話麼？」

司馬龍微哼一聲，道：「這算是北斗山待客之道麼？」

青臉漢子冷笑道：「是又怎樣？」

司馬龍大笑道：「若然如此，你以爲小小關口，便能把司馬某人阻住麼！」

司馬龍說着，轉身便走出去。

青臉漢子大喝一聲：「那裏走？」伸手便向司馬龍抓來。

司馬龍略一閃，便已避開。

青臉漢子大怒，踏前一步，一記擒拿手，便向司馬龍手腕扣來。

司馬龍並不還手，存心先看看北斗山的武功到底如何，便走了一式「浪蝶飛花」，青臉漢子不識這等精妙步法，又撲了個空。

他兩番出手，均被司馬龍輕描淡寫避開，臉上便掛不住了，十指一攏，化抓爲拳，左右相分，向司馬龍的太陽穴撞來，已是取命的狠辣招數了。

司馬龍心中暗惱，心道：北斗山的人，竟如此蠻不講理，一招不到，便欲取人生命。他心中微怒，便不再閃避，疾伸二指，迎着青臉漢子的雙拳，略微一擋又一點，青臉漢子但感兩臂一麻，便被震了開去。

司馬龍這是以「黃山松濤劍法」，化於指力，再輔以「風流神功」的內力，青臉漢子如何招架得住，若非司馬龍手下留情，青臉漢子的雙臂便被他的指力廢掉了。

青臉漢子大吼一聲，反手便掃出一條虎尾銅鞭，攔腰便向司馬龍掃到。

司馬龍一個「花舞蝶飛」，又閃過了，轉到青臉漢子身後，伸手一拍他的屁股，輕笑道：「拚前而不顧後，雖勇而無謀，豈是對敵之道？」

青臉漢子又氣又怒，虎尾銅鞭舞得呼呼作響，把司馬龍罩住，只見鞭影，不見人踪，眨眼已攻出十多招。

司馬龍見已差不多了，不肯虛耗內力，身形突地一變，兩掌一分，一招「分花拂柳」，向青臉漢子的鞭影一閃而進，輕喝一聲：「拿來吧！」

青臉漢子根本瞧不出司馬龍用甚麼手法，但覺手腕一麻，手中的虎尾銅鞭便已轉到司馬龍手上了。

青臉漢子不由怔怔的呆立不動，嘴裏喃喃道：「你……你會變戲法麼？」

司馬龍微微一笑，忽然把虎尾銅鞭隨手舞了幾招，他以「百花幻劍」的招式，化進鞭法中去，青臉漢子但見鞭影如花間幻蝶飛舞，招式之精妙，竟比他猶强上數倍。

司馬龍忽地把虎尾鞭向他一拋，微笑道：「你看清了嗎？這般應敵，方可首尾兼顧，切莫再逞勇惹禍了。」

青臉漢子執鞭呆立，似乎已被司馬龍剛才露的那幾招鞭法弄懵了，他喃喃的道：「你……你是用鞭的祖宗麼？竟比我用得更好上百倍之多？」

司馬龍呵呵一笑，道：「你只要仔細領悟剛才的招數，鞭法便必可大有精進了。」

司馬龍說罷，不再與他糾纏，身形一掠而出，青臉漢子竟怔怔的毫不阻攔。

司馬龍眨眼已掠到第二關，關門亦已緊閉，司馬龍已知不必費舌叫關，他一縱身飛上牆頭，足未立定，已有兩把鋼刀，潑風似的迎面砍來。

司馬龍微微一笑，突地身形一躍，雙腿向兩把鋼刀運力一點，身形已借勢倒縱而出，越過關牆，降下地面。

「好功夫！」

就在此時，迎面已有三條大漢攔住去路，三人各執金背大刀。

司馬龍一眼便看出三人功夫不弱，他向三人雙手一拱，道：「在下應邀闖關而來，三位大哥請多多包涵！」

中間一人也拱拱手道：「在下兄弟三人，人稱混江三龍老大鐵臂蒼龍、老二火龍，小弟白龍。」

司馬龍拱手道：「久仰大名，如雷貫耳！」

那老二火龍把臉一沉，道：「小子你雖然闖過第一關，但依然是無名小輩，你以為在混江三龍面前花言巧語，便可蒙混過去麼？」

司馬龍呵呵一笑道：「在下素有規矩，先說好話，打起來便得心應手多了。」

老大鐵臂蒼龍一聽，臉色一沉，便欲出手，老二火龍已一躍而出，道：「收拾這小子，豈勞大哥出手？」

火龍話聲未落，刀已出手，「刷刷刷」的一連三刀，直向司馬龍的腦袋砍來。

司馬龍見火龍性子如此剛烈，便一笑躲開，火龍卻緊追不捨。

司馬龍心道：若不先挫此人，如何闖得過去？他心念甫動，雙掌一錯，腳踏百花幻步，欺身直上。

火龍招式剛猛，但那識百花幻步的精妙？他的大刀不知被什麼一碰，大刀便不由自主的掉到地上。

司馬龍伸手一抄，已把大刀接到手上，向火龍手上一遞，微笑道：「火龍的金刀果然非同凡響，在下今日得睹，不枉此行。」

司馬龍故意把火龍失手掉刀，說成是他借刀一看，替火龍挽回了面子。

但火龍不但不領情，反而惱羞成怒，金背大刀一反，便又向司馬龍砍來。

此時老大鐵臂蒼龍、老三白龍亦已知老二決非司馬龍之敵，也不顧被人恥笑，大吼一聲，亦加入戰陣。

原來混江三龍聯手練成一套天罡刀法，碰上强敵，三兄弟便突然聯手使出天罡刀法，令對手防不勝防。

天罡刀法施展起來，果然甚有威力，眨眼便把司馬龍逼得只能招架，不能還手。

司馬龍突然碰上精妙刀法，心中一喜，便注意揣摩其中的精妙，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眨眼便把天罡刀法的破綻瞧破了，心道：這套刀法主要靠刀猛勢沉，對敵之時，只許勝不許敗，若遇上更强的敵手，反擊之下，三兄弟便必定刀落人亡，無一倖免！

司馬龍以百花幻步與混江三龍遊鬥，到他瞧出破綻，便不再猶豫，先以「百花幻劍」的「三花蓋頂」一招，化於掌力之中，凝運四成「風流神功」的內力，向混江三龍各推一掌。

這三掌便逼得混江三龍刀勢一窒，司馬龍微微一笑，再以「黃山松濤劍」法化於指力，認準這霎間而露的破綻，噹噹噹三聲，各向三柄大刀點上一指，嘴裏輕聲道：「刀勢一窒，空門暴露，若受擊非刀，豈有命留？」

司馬龍話音未落，混江三龍手中的金背大刀便噹噹的三聲，一齊被一股强大的力度震落地上。

司馬龍的身形已倒縱而出，混江三龍不但不去追截，反而齊向司馬龍的背影拱手道：「多謝少俠手下留情，更指點迷津，喜聆教益，混江三龍拜服……少俠已闖過第二關了！」

經此一役，混江三龍的天罡刀法，果然把破綻修正，從此更為精進。

司馬龍也無暇理會後面的混江三龍有何動作，他飛身向山上掠去，轉過一座山上，便突見第三關擋在眼前，但關門大開，顯得甚為奇特。

司馬龍微哼一聲，向前邁進，突地關內排出兩排大漢，二三十人，各自手持尖刀，高如鐵塔似的，比常人高出一截。

司馬龍正欲發話，那兩排大漢卻已向裏面叫道：「客人來了！」

「啊！待我看看，來者何人，竟連闖二關？」聲音響似洪鐘。

話音未落，司馬龍便突覺眼前一黑，再定睛一看，裏面走出一人，身高近八尺，頭大如斗，眼似銅鈴，一臉漆黑，站在司馬龍面前，竟如一尊屹立的鐵塔。

司馬龍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單看其外表，便知此人神力驚人，若拚硬的，只怕極不好鬥。他心中轉念，便向鐵塔大漢微微一笑。

鐵塔大漢樣子兇狠，但卻猶如婆媽般有趣，他見司馬龍向他微笑，居然亦還以一笑，道：「娃兒，你很好看，老子勸你快點轉身而逃，不然把你的俊臉摔壞了，老子看着也心痛。」

司馬龍微笑道：「那老子兄高姓大名？能見告麼？」

鐵塔漢子道：「有何不可以，老子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鐵名黑塔是也。」

司馬龍笑道：「果然鐵黑塔老兄，人如其名，未知鐵老兄如何阻我過你這一關？」

鐵黑塔大笑道：「憑老子兩臂千斤神力，能走過去的，只怕也不太多了。」

司馬龍對這鐵塔的憨直甚有好感，便不欲把他擊倒，令他羞辱，他微微一笑，便道：「鐵老兄天生神力，令人敬佩，兄弟我打算與鐵兄你打個賭，輸了便任由勝者處置，如何了？」

鐵黑塔道：「小兄弟欲打甚麼賭注？」

司馬龍道：「也沒什麼，只不過打賭鐵兄你，必定不能把在下提舉過膝，如此而已！」

鐵黑塔大笑道：「好！這賭注我押了，小兄弟重不過一、二百斤，老子一根指頭也把你挑高過頂了。」

鐵黑塔說賭就賭，他驀地出手，居然也快如閃電，來抓司馬龍的手臂。

司馬龍也不閃避，任他抓個正着，鐵黑塔抓住司馬龍的手臂，便猛然向上一提，他倒完全沒有傷害司馬龍之意，只是全力把他提離地面及膝，便算自己贏了。

司馬龍突感一股强大無比的力度，正把自己向上拉升，幾乎離地而起，心中暗讚這鐵老兄果然神力驚人，便使個千斤墜法，穩住身形。

鐵老黑忽覺司馬龍的身子一沉，就像突然重了近千斤，他並不以為意，大喝一聲，勁運雙臂，果然神力驚人，每臂幾達千斤，雙臂聯合，便達二千多斤，全用到提升司馬龍上面。

司馬龍用千斤墜法，只能增加千斤墜力，但鐵老黑卻有二千多斤神力，因此連千斤墜也抗拒不了，他的雙腳一鬆，竟被鐵老黑提了上去，眼看已快及膝了。

司馬龍不由對鐵老黑的神勇又驚又喜，他不敢再以輕手法與他較量，深知僅憑蠻力，決非鐵老黑之敵，便猛吸一口眞氣，「風流神功」的「震」字訣，流注雙臂。

鐵老黑突感手臂一痲，半身不由發軟，再也使不出神力，再也提升不起，他不由怪叫一聲道：「小兄弟，你使的是甚麼古怪力氣？」

司馬龍微笑道：「也沒甚麼，鐵大哥心存讓步罷了。」

鐵老黑一怔，道：「老子便不讓也不行啊！但無論如何，這賭注是我輸了，小兄弟請隨便處置。」說着雙目一閉，竟毫不防備。

司馬龍見鐵黑塔憨直得可愛，便笑了笑，忽地一掠上前，向鐵老黑拱手道：「鐵大哥，小弟司馬龍拜謝讓步之德。」

鐵老黑奇道：「你這算是什麼處罰？」

司馬龍笑道：「也沒什麼，不過罰你做小弟的異姓大哥而已！」

鐵黑塔大喜道：「好！這大哥我做了，有你這麼一位兄弟，想必好玩極了，這便請進去，喝一杯水酒如何？」

司馬龍見鐵黑塔意態眞誠，絕不似作假，便不好拒絕，隨他走進大屋裏面。

鐵老黑吩咐備酒，不一會酒菜已上，鐵老黑連飲十碗，才道一聲：「痛快……咦！兄弟，你怎的不飲？」

司馬龍微笑道：「論酒力小弟斷難與大哥相較，既然如此，乾脆藏拙好了，況且往下尚有四關要闖，若喝醉了，便闖不成，大哥也不想兄弟丟這個臉吧？」

鐵老黑一聽，點頭道：「不錯，兄弟你尚有四關要闖，第四關關主乃我義兄，大哥可代為求情一、二，但第五、第六、第七關，便須靠兄弟你的本事了。」

鐵老黑說罷，一躍而起，向左右喝道：「取我的兵器。」

左右答應一聲，八人分扛了兩柄溜金錘出來。

司馬龍一看，那溜金錘竟比西瓜還大，每個少說也有三五百斤，兩個合起來便達千斤之重，八人抬出來，竟亦非常吃力。

鐵老黑走上前去，左右手一抄，已把重錘拿在手上，輕輕一旋，錘柄在他手中直轉過來，腳下一點，已連人帶錘飛出門外，在庭院中雙錘一碰，噹的一聲轟鳴，道：「司馬兄弟，你過來，大哥想看看你的兵器功夫，若接得下大哥三十招，大哥才容你過關，否則兄弟及早下山，免得枉送了生命。」

司馬龍知這是鐵老黑關心自己不能應付往下數關之意，他不會作假，便以武功相試，因此也便一躍而出，微笑道：「大哥請發招！」

鐵老黑一怔道：「兄弟你不用兵器？」

司馬龍微笑道：「小弟的兵器，乃用來斬妖除魔，怎能用來對付大哥你？」

鐵老黑一聽，點頭道：「很好，敵友分明，此乃行走江湖第一要旨，兄弟你小心了。」

鐵老黑說罷，雙錘一掄，便向司馬龍旋風般捲來，他這一使錘，頓時風生狂飆，十丈內外，塵土飛揚，千斤雙錘在他手上，竟如娃娃手中的小泥丸。

司馬龍不敢大意，展開「百花幻步」，先行遊走一會，不與他正面相觸，藉機觀察他的錘法路數。

二十招後，司馬龍已把鐵老黑的錘法摸清，心道：他前十招錘法精妙沉猛，乍接之下，當世少有人可以接下，但十招之後，錘法已老，只怕極易被人所乘。

他心念甫動，便突地雙手一併，搶入鐵黑塔的錘影中，認準空門，各向他的雙錘點了一指。

鐵老黑突感重錘上傳來一股熱力，沿柄而上，手臂如遭電殛，溜金錘就欲脫手而飛。司馬龍此時忽又化指

爲掌，以「百花掌」的「托」字訣，各向他的重錘一拍，鐵老黑的雙錘便向上一升，重又穩穩的握在手裏。

鐵老黑怔了怔，便一步跳出圈子，笑道：「不打了！」

司馬龍道：「爲甚麼不打了？」

鐵老黑大笑道：「兄弟你果然好功夫，兵器尚未出，便又從容接下大哥的千斤重錘，往下四關，你大可一闖，既然如此，還打什麼了？好兄弟，你去吧！日後有機會，再向兄弟你領教兵器。」

司馬龍見鐵老黑果然爽直，也不再客氣，欣然一笑道：「大哥有興趣切磋，兄弟隨時奉陪，告辭了！」

鐵老黑亦抱拳道：「不送了！」隨又命左右道：「點火通報第四關準備！」

左右不解道：「關主既有心成全司馬少俠，爲何又要通報？豈非增添少俠麻煩麼？」

鐵老黑大笑道：「老子打輸了，便須放他出關，這並非徇私；老子已認他作兄弟，請他飲酒，這是盡了私情；山主令我守關，我必須盡職通傳，這是公事難違；誰道公私不能兼顧？老子這不是應付裕如麼？」

鐵老黑的話，一一傳入飛掠中的司馬龍耳中，他不禁微笑，暗道：北斗山主有鐵大哥這等忠勇之士相輔，這當眞是他的一大福氣。

司馬龍掠到第四關前，關門立刻開了，應聲走出一位中年漢子，身後排出一班弓箭手，中年漢子面如金紙，向司馬龍沉聲喝道：「何方小子，敢來闖山？是你把鐵關主打敗了麼？」

司馬龍微笑道：「僅走十招，未分勝負，不過是在下的賭注贏了，鐵關主一諾千金，在下方可從容脫身而已。」

第四關關主姓歐，歐關主一聽，點點頭，金臉上居然露出一點笑容：「很好！歐某已接鐵兄弟通報，司馬少俠功夫甚佳，而且勝不驕敗不餒，敵友分明，甚合江湖要旨，這樣吧，老夫也不爲難你，你只要在我手下走過一百招，少俠便可算合格出關了。」

歐關主說罷，也不多言，手中金鐧一掄，便向司馬龍襲來。

他使的是「秦鐧」，鐧法純熟，毫無破綻，且沉穩猛勇，進退有方，司馬龍以「百花幻步」接了數十招，竟難窺到任何空門。

司馬龍心中不由暗讚，心道：他若有心阻我出關，便打上半日亦難分勝負，這第四關也便勢難闖得過去，北斗山主竟能收羅如此武林高手，倒也不可輕覷了。

司馬龍心念電轉，再遊鬥下去，眼看已近百招，對方的鐧法竟仍綿密不絕，毫無破綻可尋。

司馬龍正心急時，歐關主已一步跳了出去，腳步一錯，隨即回身，雙鐧一晃，化作一團金光，向司馬龍罩來，一面道：「百招已過，你但能脫身，便可出關。」

司馬龍雖然窺探不到破綻，又不忍出重手法傷他，因此難分勝負，但他若走，卻是游刃有餘，因此他一聽，便大喜謝道：「多謝歐關主成全！」

身隨聲動，突走「百花幻步」的「脫」字訣，倒滑而出，脫出鐧光，隨又一扭，已向關內飛去。

司馬龍翻過第四關，也不停留，直向第五關奔去，剛近第五關十丈距離，突地兩旁樹林一聲吶喊，十幾條絆馬索便繃了出來。

司馬龍正掠行間，倒退已然不及，他腳尖一點，向前飛躍五丈，這才闖關，豈料身才着地，便感腳下一軟，隨即身子直墜進陷坑之中，立刻又有十幾把撩鉤，向司馬龍鉤刺而來。

司馬龍中了暗算，心中大怒，他掌力一揮，震開撩鉤，接而「潛龍飛天」，身形電射而上，一升三丈，躍出陷坑。

司馬龍人在半空，猛然一個回旋，繞坑邊撩鉤手撲去，掌力吐處，那些撩鉤手立被震倒，跌跌滾滾的逃得無影無踪。

司馬龍雙腳剛踏上地面，突聽頂上一陣微嘯，知有物襲至，他故意不理，待那物臨近，閃眼一看，原來是一個繩圈，正向自己的脖子套來。

司馬龍心中已有怒氣，便只假做不見，待繩圈及頂，這才伸指一勾，把繩圈接住，隨即沉喝一聲，先發制人，猛一運力，便把一人硬是從樹上拉了下來。

那人身手也極快，才一着地，身形暴起，一扭腰，便向樹林逃去。

司馬龍已吃過密林的大虧，豈容他再逃進去？他把長繩一抖，便如長蛇般向那人捲去，堪堪在林邊把他套住，司馬龍再一拽緊，那人便被捆個結實，再也扎掙不脫。

司馬龍把繩一拉，把那人扯到身前，雖然雙手被捆，但仍亂蹦亂跳。

司馬龍正欲發話，林中一聲嬌叱，又飛出兩條人影，落在那人身邊，鋼刀一亮，割斷繩索，救了那人。

那人一躍而起，向司馬龍咧咧嘴，奇道：「小子！你出手狠辣，似深懷大恨，但爲何又不趁機把我殺了？」

司馬龍冷哼一聲，道：「我平生最恨別人暗算，因此非捆你一捆，讓你嚐嚐被人暗算的滋味不可。」

那人叫冤道：「我並沒暗算你啊，誰不知這第五關又叫長索關，用的自然是繩索一類的兵器麼？」

司馬龍想想也不錯，此關既然以繩索見長，自然精於使用繩索，把闖關的人困住啦，這一想明白，心中對此人的恨意不由又減了幾分，再一細看那人身邊站着的那兩位救人的女子，可就幾乎笑出聲了。

但見那婦人模樣的女子，生得千

嬌百媚，雖年逾三十，但依然美艷不減，她身邊併站的女子，卻比那男子還高出一個頭，滿頭黃髮，一張黑臉，腰粗肩闊，手執一根碗口粗的鐵棍，雄赳赳、氣昂昂，竟猶勝男兒三分。

司馬龍笑道：「既然如此，那就算扯平吧了，在下這是闖關來的，閣下便是第五關的關主麼？」

那人拱手道：「我正是猛關主，她是猛某內子……」

猛關主正欲介紹那位醜女，那醜女卻已呵呵一笑，搶先道：「哥哥，我自己說不行嗎？我姓猛名姑，便是猛姑，他們是我兄嫂……」她一頓，忽然又加了一句道：「小子，你娶親沒有？」她脫口而出這話，竟毫無兒女羞態。

司馬龍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正欲答話，她的哥哥猛關主已喝道：「妹妹，這等話豈是妳問的，不怕少俠笑話麼？」

猛姑不以爲然道：「那有什麼要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麼！我已廿三，又未嫁人，爲甚麼問不得？」

司馬龍笑道：「問得！問得！問得極了，但我先問妳，姑娘這般大年紀了，爲何尚不去嫁人呢？」

猛姑一聽，咬牙道：「山主原有意把我許配鐵大哥，但老鐵這死人，老是推三推四，把本姑娘氣死了，本姑娘一怒之下，便發誓要找個白面小子爲夫，好把那老黑氣個半死。」

司馬龍笑道：「這與我娶妻與否有何關係了？」

猛姑大笑道：「關係大極了，像你這等白面小子，北斗山上絕無僅有，好不容易才碰上你一個，若你未娶妻，這條件就合極了，但若已娶妻，那就只好算了，因爲本姑娘絕不做人家的小老婆。」

司馬龍心道：猛姑若與鐵大哥相配，倒當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心存此念，便有心替她二人撮合，微笑道：「實不相瞞，在下與鐵大哥已兄弟相稱，若姑娘不見怪的，你與鐵大哥的事，就包在小弟身上便了。」

猛姑一聽，大喜道：「那好啊！鐵老黑有你這麼一位俊小弟，那日後豈非是猛姑的俊小叔？這可就替本姑娘生色不少啦！好，你只需說得動鐵老黑向我說三聲『求你嫁給我』，我先是假惺惺拒絕，接而就會馬上答應了！」

司馬龍笑着點頭答應了，他瞧在猛姑面上，便不欲再與猛關主爲難，說聲「告辭」，向前一滑，便欲掠出關去。

猛關主怔怔的呆立不動，並沒任何攔阻之意，猛關主的老婆卻叫道：「妹妹！可別讓他跑了，否則山主怪罪下來，我等守關未盡全力，你與鐵黑塔的婚事便告吹了！」

猛姑一聽，想也沒想，向前幾個起落，便搶在司馬龍前面，把他堵住。

司馬龍不料猛姑的輕功如此精妙，心道：未知她的棍法又如何了？他心存此念，便向她笑笑道：「猛姑娘要把在下怎樣？」

猛姑歎了口氣，道：「你是我未來俊小叔，武功又好，嫂嫂本該不敢阻你，但守關乃職責所在，無奈也只好考究一下兄弟你的功夫了！你出招吧，只要打上一會，我故意輸了，放你走便了！」

司馬龍微微一笑，道：「那就請未來嫂嫂發招吧！」

猛姑一聽，也不理這是否謙讓，說幹就幹，手中鐵棍一揚，一記「鐵龍出海」，便向司馬龍點來。

司馬龍見她出手不凡，心中好奇，便不加反擊，任她施展。

豈料他任她施展，便發覺過於托大了，因爲猛姑這套棍法，招招相連，綿綿不斷，一招比一招奇特，變化莫測，威力越來越大。

司馬龍失了先機，便只有遊走的份兒，若非他的「百花幻步」精妙無比，早已着了她的一棍，任你鐵羅漢也禁受不起。

司馬龍不由奇道：「未來嫂嫂好棍法！這是何人相傳？北斗山大概不會出此異士？」

猛姑一面施展棍法，毫不容情，一面卻好言好語的答道：「好教未來俊小叔得知，嫂子這套棍法，是少林寺一位和尚，因見嫂子身高力大，人又醜陋，便破例傳了我這套『羅漢棍法』，說是憑這套棍法，天下間能欺負你的人也不多了！我一聽，自然用心去學，學成之後，哈哈，果然連鐵老黑也被我打服了！」

司馬龍笑道：「你把鐵老哥打怕了，他自然不敢娶你啦！」

猛姑歎了口氣，道：「他哪會知道？他若肯向我說：求你嫁給我，我就會對他死心塌地，就算他偶然欺負我，我也不會還手的！」

司馬龍邊鬥邊答，鬥時各不相讓，但說話卻似自己兄弟。司馬龍眼見已差不多鬥了數十招了，心道：猛姑這套「羅漢棍法」共一百零八招，若等她打完，豈非要打上半日？而且她力大無窮，就算再鬥上三日三夜，也未必會力衰，我卻哪有這許多時間陪她玩下去？

司馬龍心掛梅凌霜三人的安危，便不欲再纏鬥下去，他招式一變，不再避讓，掌力連發，震開猛姑的鐵棍，人已倒縱而出，再走「百花幻步」，一下子便把猛姑拋在後面了。

猛姑怔怔的瞧着司馬龍溜走，卻也不退，只是喃喃的叫道：「猛姑輸了，阻你不住，但你可莫忘了逼鐵老黑來說那話啊！」

司馬龍不由大笑道：「放心吧！未來嫂嫂，小弟必定把鐵大哥拉來見你便了！」

猛姑忽地又喃喃的自言自語道：「你雖然不會反悔，但誰知你是否過得了第六關？因爲那是一個並非凡人可以闖過的雷火陣啊！如果是我，我就另尋捷逕，偸上嶺去了！」

猛姑好像隨口說說，但司馬龍心中卻一震，心道：若是碰上雷火陣等關口，卻絕對大意不得！因爲萬雷齊發之下，便任你大羅神仙，亦決難倖免！

司馬龍因此不敢大意了，他眞的停下身形，向四周仔細一望，終於在上山頂的小路東面百丈，發現一道懸崖，心道若攀崖而上，便可以繞過第六關見鬼的雷火陣了！

雌雄寶劍　羣豪爭奪

司馬龍仗着絕頂輕功，倒也不懼懸崖的陡峭，他向上飛縱一會，便已在半嶺之上，此時雲生足下，如行霧中，三丈之外，不見景物。

司馬龍心道：如此亦好，起碼彼此均在暗處伺機而動，以免處處受制於人。

司馬龍再攀上一段，抬頭一望，上面竟是高達卅丈的滑壁，任你輕功蓋世，亦勢難一躍而上。

他心中犯難，但卻絕無退縮之意，因爲他深知此時絕無退路，只有拚死闖上嶺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他運內力於目，貼着峭壁搜索，突見五丈之外，有一條粗藤垂了下來，他心中一喜，連忙向那粗藤掠去。

他試扯一下，便知足可承受他的體重，讓他攀援了。

司馬龍展開輕功，沿藤而上，不一會，便翻上峭壁，踏足之處，已在雲層之上，依然是碧朗晴天，回頭下望，煙霧茫茫，甚麼也看不到了。

司馬龍知已上了山嶺，僥倖偸過了第六關，他略一調息，便欲再向上闖，突地只聞身後有輕微響動，他立生警覺，腳下一滑，然後猛地向後一旋。

不但避開身後人的偸襲，而且立刻看清偸襲他的，原來是一個枯瘦的老人。

此人瘦得皮包骨頭，但顴骨高聳，神閑氣定，內功之高，顯然深不可測。

司馬龍此時才感到背上一陣冰寒，他知道這是剛才觸及老人的指力所致，他連忙默運「風流神功」，這才把背上的寒氣消融了去。

那老兒見司馬龍默不作聲，中了他的指力竟似若無其事，心中亦不由一凜，他盯着司馬龍，陰沉的道：「娃兒！你便是連闖六關，竟敢再闖第七關的小子麼？」

司馬龍此時已運氣畢，他聞言微微一笑，傲然道：「在下遭人算計，被逼闖山，既然來了，自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老兒道：「那你知道守第七關的人是誰麼？小子？」

司馬龍微笑道：「你這麼問，大概第七關的關主便是閣下了？」

老兒奇道：「你知道我是誰？」

司馬龍微笑道：「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在背後偸襲的陰寒指力，亦不外如此而已！」

司馬龍恨老兒偌大年紀，竟不顧身份，背後偸襲，對他便不太客氣。

老兒眼中精光一現，沉聲道：「你聽過玄冰毒指冷然的名號麼？」

司馬龍一聽，猛地憶起梅天賜曾向他提及，江湖中有一位亦正亦邪的人物，善用陰寒指力，行事不分是非，任意妄爲，指下所殺，黑道中人固然不少，但白道中也大不乏人，由於他功力極高，因此在黑白兩道的仇殺中，依然能安然脫身，心道：莫非便是此人麼？

司馬龍心念電轉，便淡然一笑道：「聽過了！」

老兒尖笑道：「我就是玄冰毒指冷然，你見了老子，尚不轉身而逃麼？」

司馬龍大笑道：「要在下離開不難，但要滿足在下三個條件！」

老兒一怔道：「在玄冰毒指面前，娃兒你還敢提甚麼條件？你說說看！」

司馬龍對他的狂話詐作不懂，坦然道：「第一，放回我的三位同件；第二，教署名青李子的人出來見我；第三，向我三位同件道歉。這三個條件答應了，在下立刻離開！」

玄冰毒指冷然精光暴射，沉聲道：「好狂的口氣！先接我七七四十九指再發大話！」

話音未落，玄冰毒指冷然已暴射而起，併指向司馬龍撲來。

司馬龍剛才已領教過冷然的厲害，不敢大意，甫觸便以「百花幻步」遊走起來，避開冷然的指風。

冷然連點數十指，仍未點倒司馬龍，甚至連衣角亦未觸及一下，心中不由又驚又怒，暗道：這小子使的是甚麼身法，在五尺之內，竟可望而不可及？若再鬥下去，我的功力必然大耗，他再乘勢反擊，豈非糟糕之極？

冷然的指力越發凌厲，竟招招陰毒，欲立置司馬龍於死地。

司馬龍心中亦暗怒，心道：這冷魔頭怎的如此厚顏無耻？別人自恃身份，連點數指不中便即撤招，他卻反而急欲置人於死地？

司馬龍冷笑道：「晚輩已連讓數十招了，前輩尚咄咄逼人麼？」

冷然尖笑道：「逼你又待怎樣？你一味閃避，不敢接我的玄冰指力麼？」

司馬龍咬咬牙，兩掌一錯，「風流神功」的內力夾於百花掌中，反而向冷然拍去。

冷然這時才發覺，司馬龍的內力之强，竟與他不相伯仲，自己數十年苦練的陰寒指力，與他的掌風相觸，竟難以穿透而進。

冷然心中羞怒，惡念陡生，他突地向後一退，倒縱丈許，然後又站定身形，把玄冰毒指聚於兩掌，步步向司馬龍逼來。

司馬龍知道冷然要下毒手，千鈞一髮，生死立判，他不由傲氣陡生，猛吸一口眞氣，運足「風流神功」，一半分布全身，以作護體，一半聚於掌中，蓄勢待發。

冷然推進到司馬龍五尺遠近，突地怪嘯一聲，雙掌一翻，齊向司馬龍推來，陰寒玄冰氣，疾如狂飆，直向司馬龍撞來。

司馬龍深知這一擊的厲害，不敢猶豫，亦全力拍出一掌，兩掌力相觸之下，司馬龍便知不妙，因爲對方的掌力稍遇碰撞，便即四散分射，成數十束指力，向自己的周身射來！只要被他任何一束指力射中，便必定渾身化冰而亡！

司馬龍又驚又怒，他顧不得許多了，猛地抽出紫龍劍，舞起一團劍光把自個身形護住。

紫龍劍一出，一道紫光便向冷然射去，把冷然的陰寒指力逼了回去。

司馬龍餘勢不止，紫龍劍吞吐間，已把冷然渾身罩住。

冷然被逼用隨身的短鐵煙桿相接，但甫觸之下，他這根精鐵煙桿，竟立刻分爲兩截！紫龍劍再順勢下削，眼看人頭勢必落地了！

就在此時，山頭忽然有一人疾飛而至，先以掌力震開冷然，避過人頭落地之危，再發一掌，把司馬龍逼退三步！

司馬龍定睛一看，出手的人紅光滿面，年五十許，神色不怒而威，知必是北斗山上重要人物，便抱劍於胸，蓄勢以待。

那人轟然一笑，道：「老夫李正剛，誤打誤撞，做了北斗山主，因事冒犯少俠，尚請原有則箇！」

司馬龍一聽，猛地想起師伯曾提及一位姓李的隱俠，心道：未知是否這位李正剛山主？他見李正剛神色不怒而威，功力驚人，竟可以掌力把他與冷然分開，而且紫龍劍氣似乎對他毫無影響，心中亦不禁暗暗佩服。

玄冰毒指冷然此時僥倖撿回一命，但並不服氣，知道那只是吃了紫龍劍的大虧而已，他盯着司馬龍抱在胸前的劍，目光閃爍不定。

司馬龍此時乍見北斗山主現身，心中轉念道：還是先禮後兵吧！便向李正剛拱手道：「在下冒昧闖山，請山主原諒。」

李正剛微笑道：「少俠何爲而來？」

司馬龍以爲李正剛故弄玄虛，心中便有不悅，道：「在下三位同伴，不是被北斗山的人，强擄上山，欲以紫龍劍交換麼？李前輩既爲一山之主，豈有不知之理？」

李正剛一聽，先是一愕，隨即恍然悟道：「少俠所指北斗山人，是否留下有青李子的字條？」

司馬龍微哼一聲，道：「李山主既然知道，又何必故問？」

李正剛歎了口氣，苦笑道：「少俠誤會了！此事全因李某的刁蠻女兒所致，小女自幼喪母，李某因此不忍深責，遂養成她今日任性妄爲！此事不管少俠相信與否，李某的確不知，但也有管教不嚴之責。這樣吧，少俠先隨李某上山一聚，李某把小女召來，當面問清楚，少俠便可冰釋誤會了！」

司馬龍心中一動，忽然道：「李山主的千金，是否姓李名清？」

李正剛驚奇的點頭道：「是啊，小女的確叫李清，少俠如何得知？莫非少俠與小女已認識了麼？」

司馬龍苦笑道：「李山主千金，在下豈敢認識？不過有人在字條上留下青李子的署名字，青者清也，李自然是姓，當不難推算是姓李名清了。」

李正剛微笑道：「少俠好心思，與小女正好半斤八兩，難怪她要找少俠一鬥了！」

司馬龍道：「這麼說，並非李山主有意圖謀在下這柄紫龍劍了？」

李正剛大笑道：「少俠差矣！紫龍劍雖然早聞其名，乃上古利器，但若與李某的火雷陣相較，區區一柄利器，又成得甚麼大事了！少俠稍安毋躁，待見了小女之面，一切自有分曉，少俠請！」

玄冰毒指見山主對司馬龍和顏悅色，而且大有相交之意，心中不由大急，暗道：他若成了北斗山的座上客，欲一窺他的紫龍劍，就難上加難了！

玄冰毒指冷然忽然道：「山主且慢！」

李正剛微一怔道：「冷關主有何話說？」

冷然沉聲道：「屬下剛才非不敵，僅是敗於他手中的利器而已！若他能不用利器，闖得本關，山主再請他上山不遲！」

李正剛微露不悅道：「此事本座自有裁處，況且冷關主剛才若非少俠手下留情，早已一命不保，這第七關也就算闖過了！」

冷然沉聲道：「雖然如此，但屬下依然不服！」

李正剛臉色一沉，道：「冷關主如何才心服？」

冷然道：「除非他不用利器，再與老夫一鬥，若敗了，任憑裁處！」

李正剛有點無奈，他向司馬龍點點頭道：「李某這北斗山，的確訂有規矩，欲上山者，須連闖七關，少俠已闖過五關，第六關雖有取巧之嫌，但若非輕功蓋世，卻也絕不容易，因此也可算闖過了。至於這第七關麼……本座亦不好裁決，端看少俠之意便了！」

司馬龍微笑道：「算闖過如何？不

算又如何？」

李正剛沉吟道：「若少俠堅持已闖過，本座無話可說，任你上山便了！但若少俠自以爲可以徒手再與冷關主一戰，令他心服口服，本座亦未嘗不認爲是好事！」

司馬龍已聽出李正剛之意，似乎略嫌他借了兵器之利，並未露出眞功夫，因此有心通過冷然之手，再考究他一下。

司馬龍心中的傲氣不由被挑起來了，他呵呵一笑，還劍入鞘，向兩邊一望，隨手折了一根樹枝，連枝帶葉，向冷然一揚道：「晚輩便以枝代劍，接冷關主高招！」

此言一出，不但玄冰毒指冷然臉色暴變，連北斗山主李正剛亦微一皺眉，心道：你未免太傲了點，在冷關主的玄冰毒指面前，敢以樹枝迎戰的，普天下你是第一人了！

玄冰毒指冷然心性陰沉，他心中恨怒，但並不作聲，心道：你這是找死，自取滅亡，冷某正好把你一指了結，這上古神兵利器，便是冷某的囊中物了！

玄冰毒指冷然不動聲色的向司馬龍一揚手，暗中併指向前一點，這才道：「少俠請！」

冷然的「請」字剛出口，司馬龍的護體眞氣便隱覺被撞，似已碰上强勁的指力，幸而司馬龍早就凝運眞氣戒備，否則未戰便已先中招了！

司馬龍心中不由大怒，暗道：北斗山諸人，個個不失英雄好漢，獨這小老兒如此陰毒！今日不給你一個教訓，也枉自挫了師伯梅大俠的威名了！

司馬龍嘿的一聲，腳走百花幻步，手中樹枝一點，起首便是「百花幻劍」的「花開葉落」絕招，其意乃指劍如百花初放，及體即令對方倒地。司馬龍以內力貫於樹枝，便與一柄利劍相似，絲絲劍氣，直射冷然的胸前大穴！

司馬龍起首一招，便令冷然暗吃一驚，心道：這小子爲甚麼絕招不窮？單是這一套奇幻劍法，便很難應付了！但他話已出口，在李正剛面前再也不能收回，只好猛一咬牙，以成名絕學「玄冰毒指」的指力，迎擊襲來的劍氣。

一陣破空的厲嘯聲響過，李正剛但見冷然倒退一尺，但司馬龍的樹枝上的綠葉，登時也枯黃了幾片，掉了下來，心中不由暗道：冷關主的玄冰指近日又精進不少了，未知這少年人是否可以對付得了？但若他連冷關主這一關也闖不過，也枉了本座對他的一番深意！

李正剛並不知道，司馬龍手中樹枝綠葉枯黃，正應了他那招「花開葉落」的精義，葉子但掉一片，便等於劍氣凌厲一分，葉子落得越多，劍氣便越發凝聚，最後便如春花怒放，集中一點疾射而出。

這一招若是梅天賜使出，憑他的內力修爲，當今世上能擋得住的，只怕已絕無僅有了。司馬龍的內力與梅天賜差了一截，威力打了折扣，但雖然如此，在這精妙的劍招下，武林中的一等一高手亦未必可以全身而退。

玄冰毒指一見司馬龍手執樹枝枯黃了幾片綠葉，便桀桀一笑，道：「娃兒小心了！這是第一指，第二指你的樹枝綠葉便盡落了！」

說着他已不待司馬龍出手，併指向他一揚，身形滚進，竟勢如瘋虎，霎時把司馬龍困於玄冰指力中了。

李正剛內力深湛，目力奇佳，他一眼便見司馬龍手執的樹枝綠葉已紛紛枯黃掉落，心中便歎了口氣，暗道：此子果然僅仗利器，綠葉落盡，便該他的身體倒地了！唉，當今武林的後輩怎的均如此不濟？欲尋一良材而難覓？他心動輕意，竟不打算出手制止冷然的毒招。

司馬龍手上的樹枝，綠葉已落盡了，就在李正剛預料司馬龍非倒地不起時，司馬龍的劍招便突地一變。

百花幻劍「花開葉落」正好走到末了一式，司馬龍手中的樹枝只剩一桿光棍，他微哼一聲，劍招突轉「含苞怒放」，光桿樹枝正好凝聚劍氣於一點，向玄冰毒指疾射而出，其勢千鈞，勁如箭矢。

李正剛一聽嗤嗤破空厲嘯，便知冷然要糟了，因爲破空之厲嘯，其劍氣之强，便連他自己亦無必勝的把握！

可惜劍氣已一觸即發，李正剛就算欲救助，也萬萬不及！

玄冰毒指冷然亦知萬難抵禦，因爲他所發的指力，竟被破空射至的劍氣穿透，直向他的心胸射至！

冷然不禁雙目一閉，暗道：罷了！今日終究喪在毛頭小子手上了！

司馬龍原來一腔恨意，欲立即誅殺玄冰毒指，此時抬眼一望，但見他雙目緊閉，滿頭白髮，心中便不由一軟，暗道：此人成名不易，一把年紀，今日命喪於百花劍下，雖因其狠毒所致，但因此必定與北斗山結下仇怨，日後便麻煩多多了！

司馬龍這般轉念，心下不忍，便沉喝一聲，運力把樹幹一旋，射出的劍氣登時化作一股旋風，向冷然撞去。

只見冷然蹬蹬蹬的連退五步，餘勢不止，身子隨即急旋不已，好一會，才一跤跌倒地上，怔怔的似是呆了。

司馬龍雖然令冷然吃了苦頭，但終究保住了冷然的生命。

李正剛此時驚喜得以手加額，喜道：「好！好極了！劍術通玄，宅心仁厚，心性聰明，根基深厚，武林中到底有後起之秀了！」

李正剛再沒半點猶豫，揮手讓冷然退下了，他自己走上前去，向司馬龍拱手道：「多謝少俠手下留情！李某一時魯莽，欲一試少俠功夫，豈料差點送了冷關主生命。少俠請隨李某上山頂大殿，李某尚有事相告。」

司馬龍見李正剛意態誠懇，便點頭答應，隨他直上山頂大殿。

山頂大殿是北斗山主李正剛居停之所，裏面有廂房，外面有大廳，倒也甚有氣派。

李正剛備酒待客，不一會酒菜上來，但作陪的卻只有山主一人。

李正剛頻頻向司馬龍勸酒，但有關擄人換劍的事，卻絕口不提。

司馬龍到底忍不住了，便開口道：「李山主不是說，請令千金出來，解決擄人上山之事麼？」

李正剛微微一笑，不答此問，卻忽然道：「如少俠不嫌，李某有一事相告。」

司馬龍無奈道：「山主請說。」

李正剛笑笑道：「李某不愼在酒後發過狂言，說道：無論何人，只要能在北斗山上，連闖七關，李某便把小女許配於他。後來雖然自知失言，但此話已在江湖上傳了出去，小女倒略有姿色，因此便有等不知死活的武林宵小，冒死闖山，可惜最多只能闖到第三關，便不得不知難而退了！唉，武林後起之秀，成得氣候的畢竟少之又少。」

李正剛說到此，忽然一頓，目注司馬龍微笑道：「若如少俠般文武全材，英俊倜儻，而又有俠義心腸的，那就更百中無一了。也因此小女爲此事大生李某的氣，說假如阿貓阿狗闖過七關，她便要嫁給阿貓阿狗麼？李某語塞，但已出之言又無法收回，只好支吾以對。小女一氣之下，便偷跑下山，在江湖中四出物色她相中之人，然後或明或暗、或逼或誘，引他們上山闖關，不久前，便有一位白面小子，在猛兄弟那一關出了差錯，幾乎把命丟了……」

司馬龍已有點明白李正剛女兒的用意了，他不由微惱道：「令千金爲了相選夫婿，便可以隨便擄人，逼人就範麼？」

李正剛歎了口氣，苦笑道：「小女此舉有許多不是之處，但幸而她從不輕易出手殺人，就算對方闖關不成，她也現身相救，把人救走後，從此各走各的，不再掛懷。李某見少女此舉倒無傷大雅，同時亦欲趁機考究山中防守戒備，以及武林後輩，到底是否有所成就，因此便暗中傳命各關，但有闖關之人，只許力阻生擒，絕不許傷他生命，因此半年下來，雖然闖關的人不少，但也絕無任何仇怨結下，尚請少俠鑑諒。」

司馬龍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天下間竟有這等寶貝父女選女婿的妙法！但到底難於出口斥責，無奈只好道：「李山主父女原出好意，只要留有餘地，倒也無傷大雅。」

李正剛一聽，大喜道：「既少俠鑑諒，老夫便好說話了！」

「爹爹！且慢！他尚未過女兒這一關！」

李正剛話音未落，言猶未盡之際，裏面簾幕一掀，一陣香風飄出，青影閃過，已落下一人，正站在司馬龍面前，手横利劍，嬌叱道：「你雖然闖過七關，但那是他們故意讓步，猛大哥更與你稱兄道弟，這才容你全身上得山來，並不見得你有甚麼眞正功夫！因此非得再過本姑娘這關不可！」

司馬龍抬眼一看，但見這位姑娘美艷非常，但嘴角微翹，顯得甚是刁野任性，心中一動，正欲相問。

但那少女手中劍一點，已向司馬龍刺來。司馬龍無奈，只好以「百花幻步」先行避過，正欲開口，少女的第二劍又連續刺來，這一施展，她的劍招便綿綿不斷，竟甚爲凌厲，逼得司馬龍無暇發話。

少女的劍法使到第十招，司馬龍便瞧出奧妙來了，他不由失聲叫道：「松風幻影！姑娘這是黃山松濤劍法！」

少女見司馬龍步法雖然奇妙，但並不還招，一味閃避，心中便氣怒，暗道：了不起麼？仗着步法奇妙闖過七關而已！本姑娘倒要逼出你眞正本事出來！

少女這般轉念，也不理司馬龍的驚疑，銀牙一咬，劍招突變，雖仍是黃山松濤劍法爲本，但招式更見奇幻，卻少了一份雄渾氣勢。

這樣一來，司馬龍的「百花幻步」要閃避便有點阻滯了，因爲百花幻步以幻見長，對手的攻勢越是剛烈，便越能以幻制剛，發揮最大的威力。

但偏偏少女這套從黃山松濤劍法演變的松濤幻劍，亦以奇幻見長，兩大奇幻相觸，便不相伯仲，難分高下，甚至漸而有融會之勢。

司馬龍步法向左，少女的劍尖恰恰指向左面，雖稍慢了一點，但司馬龍卻已吃了一驚，因爲若少女的劍出得比他稍快，那就猶如他把腳伸向少女的劍尖了！

司馬龍步法受阻，心中卻頓生豪氣，他兩掌一錯，便以百花幻掌去迎擊少女的松濤幻劍，司馬龍忽生奇想，心道：且看你的松風是否可以把百花吹謝了？

少女的劍鋒堪堪已及司馬龍的胸前，少女見司馬龍以肉掌迎來，不由驚道：「你！你作死麼？竟然肉掌送上劍鋒來了？」

司馬龍微微一笑，雙掌去勢不停，迎向劍鋒，但忽爾掌勢一翻，欲以雙掌拍向少女的劍鋒。

少女嬌叱一聲，突地把劍身一扭，若司馬龍雙掌合拍之勢不變，便勢必被絞開兩截！

司馬龍笑容不變，右掌突地一縮

，化掌爲指，二指齊出，啪的一聲，便把少女的劍尖夾住了。

少女大怒，運力抽劍，但忽覺一股强力從劍身傳來，兩股內力相碰之下，乒的一聲脆響，劍身便碎裂成四截，少女握着的只剩一個空空如也的劍柄，合計之下，也就等於一劍化五截，劍柄爲雄，劍身爲雌，竟是一雄伴四雌的異兆。

少女心念電轉，竟怔怔的痴了。

司馬龍出手便把少女的寶劍震斷，心下有點過意不去，又見她呆呆的望着劍柄發怔，以爲她心痛難受，便向少女道歉道：「在下一時魯莽，把姑娘寶劍震碎，日後當奉還一劍便了，姑娘也不必難過。」

誰知那少女卻格格一笑，輕聲道：「呆子！一柄劍算得了甚麼？你若想要，我帶你去兵器庫，任你挑揀十柄八柄便了！你，你知道我在想甚麼？」

司馬龍微笑道：「在下並非姑娘的肚中蟲兒，如何會知道？」

少女笑道：「你猜啊！就從一劍斷五截，一柄帶四劍這預兆去想想！」

少女說到此，李正剛本來一直微笑不語，任由少女與司馬龍胡纏，但此時一聽她口中這話，卻連忙帶笑制止她詳說下去：「清兒！你莫胡鬧，連少俠的名姓也不知道，便連女兒家的心事，也趕着去說給他聽麼？」

少女嬌笑一聲，道：「爹爹不是說，有緣千里能相會，相逢何必曾相識麼？既然如此，知不知道名姓，又有何關係了？總之他的條件已合了，我早晚是他……哎喲，說不得，不說了！」少女忽然雙頰飛紅，粉臉猶勝雨後桃花，倍添嬌艷，她見李正剛含笑不語，並不幫腔，咬咬唇兒，便如飛的跑入內堂去了。

此時司馬龍才忽然醒起，這少女大概是李正剛的寶貝女兒李清！便連忙道：「請教李山主，令千金她？」

李正剛點頭微笑道：「她便是小女李清，刁蠻得很，倒教少俠見笑了！」

司馬龍忙道：「李山主言重，但未知令千金擄人之事？」

李正剛呵呵一笑，道：「小女說過，只要有人闖過七關，而又能把她的寶劍一震斷爲五截，而且是以一柄帶四劍片的，她就甚麼條件也答應，當然絕不會爲難少俠你啦！」

司馬龍道：「若能平安交還同伴，在下不敢再打擾，這便立刻告辭。」

李正剛知司馬龍之意，乃是若把人放出來，他馬上下山，否則，他就要與北斗山糾纏到底了！

李正剛卻詐作不懂司馬龍之意，反而含笑問道：「少俠高姓大名？師承何處？未知能見告否？」

司馬龍見李正剛雖有陪寶貝女兒胡鬧之嫌，但也不失爲一條好漢子，便坦然把自己的名姓和師承說了，他就連曾向黃山道人學劍這事，也沒隱瞞，末了方追問一句道：「令千金用的竟是黃山松濤劍爲根本的演化劍招，請問李山主與黃山道長有何淵源？」

李正剛微微一笑道：「小女師傅，正是黃山道長。原來卻與司馬少俠有同門之誼，這便好說話多了！」

司馬龍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心道：自己曾向黃山道長學劍，有半師之情，李清既然是黃山道長的徒弟，那與自己豈非有同門師兄妹之誼？若如此，果然便好說話多了！

司馬龍向李正剛道：「李山主有話請吩咐便了！在下把同伴護送返家後，再來北斗山拜會李伯伯你。」

司馬龍微微一笑，道：「少俠放心，若老夫所料不差，小女已着人把少俠的三位同伴送回客店去了！李某擔保她們三人完好無缺便是，少俠不必心急，留在北斗山上，與小女聚聚同門之誼好麼？」

司馬龍一聽，立刻斷然道：「請李伯伯原諒，在下一日不把她們送回梅家村，便一日難以心安。」

李正剛想了想，亦決然道：「那好吧，既然司馬少俠執意如此，作伯伯也不好勉强，我就陪你走一遭，趁便拜會你師伯梅大俠。」

司馬龍見李正剛意態甚誠，便不好拒絕。李正剛做事爽快，他傳人進來，吩咐了幾句山中的要事，說走就走，便與司馬龍一道下山而去。

司馬龍與李正剛作伴，先返回客店，果然已見梅凌霜、蘭芷若、蘭小呆三人等着他了！

司馬龍一見，大喜趨前，忙道：「你們均安好麼？」

蘭小呆傻笑道：「好！簡直好極了！那天晚上不知如何，被人抬進轎裏，抬上山去，但逗留了半日，吃飽睡足，再睡着時，已被人抬下山，送回客店裏了！龍哥哥，你說這是否好玩極了？」

司馬龍知蘭小呆不時會傻氣大作，便轉向梅凌霜、蘭芷若她們道：「兩位妹妹，果眞如此麼？」

梅凌霜與蘭芷若點頭道：「是啊！小呆弟他說的半點不錯！來人似乎並無惡意，僅是惡作劇開一場玩笑罷了！」

梅凌霜盯着司馬龍道：「龍哥哥！沿途護送之人，我聞到一陣香氣，必是姑娘無疑！這一日一夜，你卻到哪兒去了？」

司馬龍深知這等兒女情事，一時間說不清楚，便含糊的答道：「此事說來話長，待送了兩位妹妹返家，再細說好麼？」

梅凌霜依然不放過，盯着司馬龍道：「擄人是她，護送的人又是她，龍哥哥偏安然無恙，你……你與她到底是甚麼關係？」

司馬龍無言以對，他覺得李清此舉，雖有點野蠻，但她出意並不太壞，而且梅凌霜她們毫無損傷，他不欲姑娘們因此結下仇怨，便打算把此事

大化小，小化無便了，因此一時間他不知說甚麼好。

李正剛見司馬龍爲難，便呵呵一笑，道：「梅姑娘休怪司馬少俠，此事全因李某父女而起，李某正爲此事拜訪令尊，親自解釋清楚便了！」

李正剛這一表白，梅凌霜的疑心便加重了，只是不便在李正剛面前發作罷了。蘭芷若雖默不作聲，但俏眼兒卻不離司馬龍的左右，似乎要在他身上瞧出究竟來。

司馬龍見此地非說話之所，便道：「一切待見了師伯他們再說便了！」

一行五人，離開客店，便逕直返梅家村而去。

看看轉過一座山腳，便是梅家村了。梅凌霜到底忍耐不住，便問司馬龍道：「爹爹說龍哥哥此行，乃以紫龍劍引出青鳳劍，雙劍合璧後，方可望制服蛇仙門妖孽，但到底引出青鳳劍沒有呢？」

司馬龍心中苦笑道：「青鳳劍沒有引出，卻惹來一位比你更刁蠻的鳳兒來了！」但這話他是不敢說出口的。

司馬龍歎了口氣，道：「哪有這般容易？師伯曾道，紫龍劍一出，青鳳劍也就不耐潛伏，此話只怕未必……」

「對！對極了！青鳳劍便在我手上，紫龍劍拿來，正好配對兒！」

就在此時，一聲尖嘯響起，話聲未落，一隻魔手已呼的伸了過來，向司馬龍的紫龍劍攫去，來勢之疾，猶勝電光石火。

司馬龍猛吃一驚，幸而他的「百花幻步」已達步由心生的純熟境界，心中一急，腳下自然走「落花流水」，輕飄迷幻，在魔手堪堪觸及劍柄之際，他的身形已斜飄而過。

司馬龍保住紫龍劍不失，連忙縱身一退丈許，立定身形，向那人望去。

那人怔怔的呆立，他渾身一片火紅，連臉上亦漲得血紅，渾似一團火焰降於地上。

「小子！你這是甚麼步法？竟可在我赤焰魔手下溜開？」

司馬龍知此人原來叫赤焰魔，但見他一片火紅，倒也當眞人如其名。

赤焰魔一擊不中，便飛身欲走。

司馬龍斜斜一掠，便擋在赤焰魔前面，道：「偷偷摸摸，欲奪寶劍，便想逃麼？」

赤焰魔一怔，道：「小子，你不知赤焰魔的名號麼？」

司馬龍搖頭道：「不知道！」

赤焰魔不由怪笑道：「赤焰老魔，作惡甚多，一擊不中，立刻奔波！老子剛才一擊不中，不走爲何？」

司馬龍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這赤焰魔千惡萬惡，但也有一點好處，就是絕不死纏爛打，糾纏不休，但不知他的斤兩到底如何？

司馬龍正轉念間，李正剛已一躍上前，攔住赤焰魔的去路，道：「你想走可以，但先把身上的寶劍留下來！」

赤焰魔一聽，不由怪笑道：「你是誰？怎的便知我身藏寶劍？看你模樣，也是有身份，難道亦想學老子我幹偷偷摸摸奪寶的勾當麼？」

李正剛呵呵一笑，道：「紫龍青鳳，雙劍合璧，震懾羣魔！紫龍劍你奪不去，青鳳劍自然得留下嘛！」

赤焰魔怪笑道：「老子盜紫龍尚未得手，你竟倒打一耙，反來向我索青鳳？」

蘭小呆此時一縱而至，呵呵笑道：「不錯！這叫偷鷄不着蝕把米麼！」

赤焰魔目中精光一閃，手臂暴長，咯咯咯的在蘭小呆小腦袋上連叩三下，怪笑道：「小娃兒！你知老子厲害了麼？」

赤焰老魔出手之快，竟連李正剛亦無法阻止，心中不禁駭然道：「老魔好快的出手，若非他不存殺意，否則這小呆子便十條命也沒了！他倒是那一路的來頭？」

赤焰老魔桀桀笑道：「老兒！你說老子身藏青鳳劍，可有證據？」

李正剛不由一怔道：「剛才不是你自己說，有青鳳劍麼？」

赤焰老魔笑道：「我說過麼？」

李正剛怒道：「剛才明明聽你說：紫龍青鳳，正好配對，怎的忽然又否認了？你若不把青鳳劍留下，只怕你跑不出這道上半步！」

赤焰老魔扮了個鬼臉，桀桀笑道：「就憑你老小子及幾名小娃兒，竟敢阻赤焰老魔去路麼？若非老子有那見鬼的一擊不中，轉身而逃名號，你以爲那娃兒保得住紫龍劍麼？」

李正剛性子剛烈，那受得赤焰老魔如此傲慢？他嘿的一聲，便向赤焰老魔拍出一掌。

這一掌李正剛含怒而發，威力驚人，猶如颶風般的向赤焰老魔撞去。

赤焰老魔怪笑一聲，在颶風捲起的塵土中突然失了踪影。

李正剛正欲再拍第二掌，赤焰老魔卻已在他背後怪笑道：「羞也！羞也！一擊不中，尚欲來第二次麼？」

李正剛被赤焰老魔這等鬼魅般的身法弄得不由一呆，心道：就憑他這種絕世輕功，當世中能從他手下避開的只怕已不多了！難怪他自負一擊不中，轉身而逃了！

李正剛一擊落空，他自恃身份，便不好再拍第二掌，他空有一身渾厚掌力，但在輕功絕頂的赤焰老魔面前，竟無法施展。

蘭小呆此時摸了摸小腦袋，他似乎被赤焰老魔指頭一叩，叩出聰明來了。他指着赤焰老魔，恨恨的道：「龍哥哥！紫龍一出，青鳳和鳴，爲甚麼不以紫龍劍去逼出他的青鳳來？」

蘭小呆一言提醒司馬龍，他微微一笑道：「赤焰老前輩，我問你，自古有道夫唱婦隨，又道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全是雌的註定跟雄的，是也不

是？」

赤焰老魔一怔道：「是又如何？」

司馬龍大笑道：「在下這柄紫龍劍是雄的，老前輩的青鳳劍卻是雌的，是否雌的應隨雄的？青鳳隨紫龍了？」

赤焰老魔怪笑道：「小子！你轉彎抹角，便是說這話麼？好！好！你且把紫龍劍亮出來，看看老子的青鳳劍是否肯跟隨你的紫龍劍？來啊！小子！」

司馬龍一聽，深知赤焰老魔的輕功絕頂，身法如鬼魅，恐怕紫龍劍亮出來，不但引不出他的青鳳劍，連自家的亦失去了。

他向李正剛望了一眼，李正剛明白司馬龍心意，便點點頭道：「司馬少俠放心，在老夫掌下，還沒有人敢使奸弄詐！你只管亮劍試試便了！」

司馬龍深知李正剛的掌力渾厚，他雖然傷不了赤焰老魔，但赤焰老魔卻也不敢與他硬碰，有他押陣，紫龍劍便可保不失。

司馬龍不再猶豫，滑前一步，便驀地抽紫龍劍出鞘。

紫龍劍甫一出鞘，一道紫光便直向赤焰老魔背後射去！

赤焰老魔的背後亦突地騰起一道青光，躍躍欲出，欲與紫光相聚。

赤焰老魔嚇得直跳起來，連忙旋過身來，欲以前胸擋住後背。

但紫光竟似通靈，赤焰老魔轉左，它便繞右，赤焰老魔轉右，它便繞左；赤焰老魔轉得快，它便轉得更快，直把赤焰老魔弄得團團亂轉，怪叫連聲。

司馬龍見赤焰老魔如此古怪，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提一口眞氣，運內力貫於紫龍劍上，以「百花幻劍」的「花開狀元」一式，向前一揚，紫龍劍隨即龍吟之聲大作，紫光更盛更强。

赤焰老魔正團團轉間，背後卻突地鳳鳴聲衝鞘而出，龍吟鳳鳴，一呼一應，紫光青光，迎合相依，倒似久別相逢的新婚夫婦。

赤焰老魔氣得大叫道：「死青鳳劍！老子千辛萬苦，方在皇宮禁院兵器庫內把你盜取出來，不敢張揚，藏在背後，拚着這條老命，也不讓你輕易露面！你這沒心肝的，爲何乍見這小子的紫龍劍，便如此自作多情？」

赤焰老魔這話，雖然是罵劍，但卻誤打誤撞，說破了梅凌霜和蘭芷若的心事，兩女臉上一紅，呆呆的想得痴了。

司馬龍見赤焰老魔這副模樣，罵得又稀奇古怪，也不知如何答他。

蘭小呆卻大笑道：「赤焰老魔！你可知道？我師傅說了，紫龍青鳳，源出一爐，一雄一雌，久已通靈，正有感應，猶如恩愛夫妻。後來一別數百年，思憶不已，夢牽魂繞，如今再得相逢，久別勝新婚，哪有不急着相擁訴衷情？你偏要壓迫做妻子的青鳳劍，不讓她投向紫龍的懷抱，它還會不找你拚命麼？你再不放手，她衝鞘而出，這麼的繞你脖子一轉，你的腦袋還不落地？」

蘭小呆傻里傻氣，但赤焰老魔卻驚得連連眨眼道：「娃兒！你這是聽誰說的呆話？」

蘭小呆笑道：「這是師傅說的，還會有假麼？」

赤焰老魔道：「你師傅是誰？怎地數百年前後的事也知道？」

蘭小呆傻笑道：「我也不知道，但只知師傅是個老和尚！」

蘭小呆此言一出，赤焰老魔臉色便突地一變，在團團轉中急道：「這老和尚是否銀鬚白髮，雖入僧道，但酒量極佳？」

蘭小呆點頭笑道：「是呵！你怎會知道？我並沒說出師傅的名號啊！」

赤焰老魔歎了口氣，苦笑道：「你爲甚麼不說？」

蘭小呆道：「我爲甚麼要說？」

赤焰老魔怪笑道：「你若早說你師傅是那老和尚，赤焰老魔我還會出手一擊麼？早就不擊而逃了！」

赤焰老魔話音未落，身形已如鬼魅般向後面掠去，打紫龍劍的主意，他是連想也不敢想了！而且是否能保住他手上的青鳳劍，他也竟變得虛怯心寒！

司馬龍深知當世中很少有人能追截得了赤焰老魔，因此也不去追趕。

李正剛卻大奇道：「蘭小弟，請問你的師傅是誰？怎的一聽他的容貌，便把老魔頭嚇得連忙溜逃？」

蘭小呆傻笑道：「師傅便是師傅，他是個老和尚，我怎知他是誰啊？」

李正剛見蘭小呆說話行事雖然傻氣，但話中處處隱含玄機，深知他已得了不世高人的眞傳，心中不禁道：「紫龍劍現世，果然不是好兆頭！先是清兒夢見一劍分五截，然後又誘出青鳳劍，連赤焰老魔等久伏的魔頭亦紛紛現身，這小呆子的師傅亦早作驚人預兆，看來江湖從此多事矣！」

就在此時，赤焰老魔飛掠的方向，忽地傳來兩聲刺耳的怪嘯，凄凄慘厲，猶如鬼叫。

李正剛等人正驚疑間，突見赤焰老魔已呼的一聲竄了回來，嚇得怔怔的動彈不得，似乎他碰上的眞的是妖魔鬼怪。

司馬龍等人尚未及有所反應，已見兩團黃影掠空而至，緊跟在後面，又是三道彩虹，先後落地，原來是二男三女五個身形。

李正剛看清那五人，臉色也不由一變，心中暗暗叫苦道：「今日是甚麼兇節，竟把這等正邪不分武功高極的男女魔頭引出來了？」

原來二男三女，男的是紅沙手、白沙手兩兄弟，女的卻是荷塘三女：荷花、荷梗、荷葉三姐妹。

紅沙手、黑沙手掌含劇毒，觸之固然立喪，就算被他的掌風掃中，吸

入體內，也必死無疑，歹毒萬分。

荷塘三女的武功更深不可測，李正剛當日曾與三女中的二妹荷梗有一面之緣，曾目睹她獨鬥八妖三怪，最後非死即傷的，竟然是人多勢衆的一方。而李正剛自忖自己僅可力鬥八妖三怪中的其中一人而已。

梅凌霜、蘭芷若見李正剛和赤焰老魔神色大變，知來人必是厲害之極的魔頭，因此不由擔心司馬龍的安危，一時間怔怔的也忘了說話。

只有司馬龍手握紫龍劍，若無其事的挺立不動，他並不知道江湖中兩沙三女的厲害，因此也就說不上恐懼。

蘭小呆的武功無人知其深淺，他又傻裡傻氣的，根本不知害怕的滋味，他不時搖頭晃腦，扮鬼臉似看戲。

此時兩沙三女站於一地，兩沙一紅一黑，醜如鬼怪，但荷塘三女卻千嬌百媚，婀娜多姿，一美一醜，怪異之極。

李正剛心中驚道，若兩沙三女聯手奪劍，那在場數人，只怕無一可以倖免！

誰知兩沙卻似乎並不認識三女，落地之後，看了她們一眼，也沒再理睬，便向赤焰老魔走過去，伸手道：「拿來！」

赤焰老魔明知他們要的是甚麼，但卻詐作不懂，問道：「請問兩位大哥，拿甚麼啊？我兩手空空，沒甚麼可奉獻兩位啊！」他的語氣竟極之阿諛。

兩沙卻不吃這一套，紅沙手陰森森的盯着赤焰老魔，又道：「拿來！」

赤焰老魔只求拖延時間，尋找機會逃跑，因此雖然明知兩沙極不好惹，也要來個詐傻扮懵，希望拖得一時算一時。

「要甚麼？兩位大哥倒是說清楚呀！這般沒頭沒腦的，教人如何拿來？」

白沙手陰森森的道：「一條手臂，或者一柄利器！」

赤焰老魔心中一寒，硬着頭皮道：「甚麼手臂？甚麼利器？」

白沙手微哼一聲道：「你若不把青鳳劍交出來，首先要你一條左臂！再遲一個時辰，再要右臂！若你打算拒絕，要的就是你的腦袋了！」

赤焰老魔知兩沙說得出便必定做得到，不由驚道：「若兩位大哥要了我的左、右臂，我這赤焰老魔便偸不成了！這如何是好？」

紅沙手桀桀笑道：「那你就乖乖獻出青鳳劍，然後立刻逃之夭夭！」

赤焰老魔斜瞥一眼荷塘三女，他便瞎了眼也認出這三位女魔頭來了，於是便長歎一聲，一副萬般無奈的樣子道：「哎！既兩位大哥如此相逼，這青鳳劍麼……」

此時荷塘三女中的荷梗果然已忍不住道：「等一等！老偸魔！」

赤焰老魔苦笑道：「姑娘又有甚麼話吩咐在下了？」

荷梗道：「他們算甚麼？你這老偸兒也不配擁有青鳳劍這等名器！還是交給我，荷塘三女答應不虧待你便了！」

赤焰老魔一聽，又連忙向兩沙手打拱作揖道：「兩位大哥，老偸兒本欲先與兩位交易，但奈何三位姑娘又不許，這如何是好？」

白沙手怒道：「這三名臭婆娘算個屁！你只把劍乖乖交出來便是！她們若敢對你不利，老子自會替你出頭……」

兩沙手話音未落，荷塘三女已笑得花枝亂顫，百媚千嬌。

赤焰老魔心中一喜，他知道荷塘三女的脾氣，她們生氣時，便會發出笑聲，越生氣笑得越響越嫵媚，眼下她們顯然已動殺機了！只要荷塘三女與兩沙手相鬥起來，他便大可趁機溜之大吉了。

但荷塘三女竟然根本不把兩沙手放在眼內，只有荷梗向兩沙手走去，荷花、荷葉卻嬌笑連連，對兩沙手不屑一顧。

這情形赤焰老魔便決定不敢輕擧妄動，因爲他深知荷塘三女的厲害，能在她們手底下逃走的，只怕已不太多了。

荷梗柳腰款擺，慢步輕搖，走到兩沙手面前，嬌笑道：「是你二人說算個甚麼屁的麼？」

兩沙手原非好色之徒，但此時荷梗距他們不到五尺，香風飄送，嬌美萬狀，兩沙手心中亦不由一蕩，紅沙手搶着向荷梗道：「小娘子！你這算是巴巴結交我兄弟倆麼？」

荷葉笑得更動人了，「是極！是極！本姑娘眞的來巴結兩位大哥了！」

紅沙手、白沙手一聽，怪笑道：「但我兄弟有兩人，你只得一個，可不好分賬啊……哎喲！你打人怎的？」

紅沙手不知如何，但見荷梗玉手一揮，也不知她如何出手，嘴巴便啪的挨了一下巴掌，這一掌力度想必不小，因紅沙手居然痛得失聲大叫起來。

白沙手尚不知厲害，他怪聲道：「哎呀你爲甚麼生氣打人？想必是嫌老夫一人不夠勁，要我兄弟二人一齊上麼！」

荷塘三女雖然凶狠暴戾，但守身如玉，雖年近四十，卻仍是處子之身，容貌也因此猶如二八佳人。

荷梗一聽她姐妹最恨的浪話，便格格的笑得動人極了，但笑聲剛響，劍已出鞘，一招「春雲乍展」，疾如閃電，直向白沙手捲去。

白沙手猝不及防，幾乎被她這閃電一劍透胸，不由驚道：「好快的劍！你敢是欲謀殺親夫了！」話說着，卻絕不敢怠慢，一記白沙毒掌便向荷梗拍去。

荷梗似乎也知道這白沙掌的厲害

，不便與他的掌力硬碰，便退開一步。白沙手這才逃過一劍透胸之危。

白沙手嚇出一身冷汗，他一回去抽出一柄厚背薄刃的鬼頭刀，與荷梗鬥在一處。

不一會，兩人便走了二三十招，白沙手已漸漸不支，左支右絀，連他的白沙手也無暇使出來了。

紅沙手眼見白沙手危殆，大吼一聲，也拔出一把鬼頭刀來，殺上前去。

荷梗劍光一展，便又把紅沙手捲了進去，她以一敵二，仍然游刃有餘，不過兩沙手聯手，她要制服他們，卻也並非容易之事。

三人這一交手，在場中人都瞧得呆了。

赤焰老魔心道：此時不走，便再無機會了！他心念甫動，便卻起掠，但他的腳剛一動，便見一道寒光在他眼前掠過，嚇得他只好立刻停住不動，否則他的腦袋便碰上劍光了！

出劍的人是荷葉，她的出手之快，比她的二姐荷梗竟毫不遜色，隨即一聲嬌叱道：「你再敢動一動，便把你的鬼爪廢了！」

赤焰老魔眞的不敢動了。他自知待荷塘三女收拾了紅、白兩沙手後，便輪到他倒霉，便忽然心生一計，目注司馬龍，大聲道：「小子！你不是有柄紫龍劍麼？爲甚麼不肯讓荷塘三位姑奶奶過目了？」

李正剛一聽，便知要糟，暗怒赤焰老魔這嫁禍東吳的毒計，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他不說也說了，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果然荷葉一聽，便驀地轉向司馬龍，道：「小子！你肯讓出紫龍劍來麼？」

司馬龍搖頭道：「不肯！」

荷葉道：「爲甚麼不肯？」

司馬龍道：「因爲紫龍劍要與青鳳劍合璧後，去除妖降魔，決不能讓三位姑娘奪去！」

荷葉道：「你去除甚麼妖？降甚麼了？」

司馬龍道：「但凡行事兇邪，爲禍武林，便是江湖妖魔之類！」

荷葉一聽，微微一笑，道：「你是說我荷塘三女是妖是魔麼？」

司馬龍傲然道：「是非自有世人去評論，說與不說也無法改變得了！」

荷葉冷笑一聲，道：「那好，姑奶奶就先做個妖魔，你來除魔罷！」

荷葉手中劍一揚，閃電般的便向司馬龍刺來，劍氣森森，觸體生寒。

司馬龍暗吃一驚，他的護體眞氣竟難抗拒對手的劍氣，他不敢猶豫，紫龍劍揮出，以「百花幻劍」中的「落葉飛花」一式迎擊。

司馬龍的劍法雖然精妙，劍亦是先古利器，但他功力與荷葉相較，尚差了一截，而且紫龍劍有它自身獨步的招式，司馬龍用於輕幻的百花劍法上，便有大材小用，轉動不靈的弊端。荷葉略退即進，冷笑一聲道：「看不出你這小子有一手，但在本姑奶奶面前，小兒戲而已！看劍！」

荷葉的劍尖略一撩撥，司馬龍便感到有一股極大的勁力撞擊過來，手臂一痲，紫龍劍亦被震開，招式大亂。

荷葉隨即欺身直上，左手一伸，疾如閃電般探向司馬龍的手腕，意在奪劍，同時右手揮劍，向司馬龍的肋下刺來。

司馬龍大駭，連忙腳踏「百花幻步」，同時一翻手腕，欲以紫龍劍削荷葉的劍，僥倖化解了荷葉這致命的一招。

荷葉的武功劍術均比司馬龍高出一籌，她微哼一聲，左手雖退，右手劍一翻，反而向司馬龍的右臂削來。

這一招快如閃電，司馬龍仗着「百花幻步」的精妙，僥倖躲過斷臂之危，但一隻衣袖已被削斷，差一點手臂便報廢了。

司馬龍出道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等絕頂高手，心中一慌，腳下一步踏錯，荷葉的劍尖早就指向他的咽喉，司馬龍欲閃避，已是不能了！

李正剛在一旁大驚，他猛一咬牙，顧不得自己與荷葉的功力相差一截，身形疾掠而至，身未落地，掌力已排山倒海般把荷葉震得微退一步，救了司馬龍的生命。

荷葉微一怔，卻不理李正剛，劍尖一伸，又指向司馬龍的咽喉。

李正剛人才落地，順手便把司馬龍猛向後一拉，避過一劍穿喉之危，但荷葉的劍尖順勢一滑，刷的一聲，已挑斷了司馬龍腰間的劍鞘絲繩。

劍鞘落地，荷葉腳尖一勾，紫龍劍鞘便到了她手上了。

李正剛已顧不得追截劍鞘，他驀地在司馬龍手中接過紫龍劍，搶前一步，便與荷葉殺在一起。

紫龍劍到了李正剛手上，威力便大增，這是他的功力比司馬龍強的緣故。仗着紫龍劍的厲害，這才勉強與荷葉鬥成平手。

就在此時，北斗山上的衆好漢趕到了，領先的竟是李正剛的女兒李清，她後面則是猛姑，鐵黑塔等山中高手。

李正剛深知就算山中高手投入戰圈，亦無濟於事，只是徒增己方的傷亡而已，他拚着捨自己一命，向李清喝道：「清兒快領衆人退開！切莫遲疑！」

但李清見了司馬龍怔怔的呆立一旁，知他已吃了大虧，俏面便氣得通紅，死活也不肯走了。

此時荷花見李正剛方面來了幫手，冷哼一聲，便向李清疾掠而至，猶如閃電，伸手便摑了李清粉面一掌，雖然用力不重，但李清的粉面卻已血紅一片，李清竟連躲閃的機會也沒有。

荷花卻又閃電般退回原位，冷聲道：「誰敢妄動，便休怪本姑娘大開殺戒了！留下紫龍、青鳳兩劍，便人人可平安離去，否則，哼哼，今日在場的一個也跑不了！」

荷花閃電般露了一手，李清便吃了大虧，她雖然氣得要哭，但也不敢出手，因爲她就連荷花用的是甚麼手法也不知道，對手的功力，簡直已到深不可測的地步。

李正剛仗着紫龍劍的威力，勉強與荷葉鬥了數十招，但他的內力消耗極大，五十招過後，他的劍法便有點亂了，他深知再鬥下去，必然是劍失人亡的局面，不過此時他也自知退無可退了，因爲他若一退，不但自己喪命，就連司馬龍等在場衆人，亦決難倖免。

荷葉知道李正剛已是強弩之末了，她微哼一聲，劍尖一抬，以內力震開紫龍劍，順勢便向下削來，欲把李正剛的右臂連劍一齊削斷！

李正剛自知已難倖免，不由長歎一聲道：「罷了！紫龍劍落入妖人手上，江湖從此腥風血雨，勢無可免！」

就在此時，突地遠遠傳來一陣長嘯，人人均立感心旌搖蕩，就連荷塘三女亦難倖免，荷葉下削的劍不由一頓，李正剛拚死以紫龍劍護住身軀，這才逃過劍失人亡的厄運。

此時在場中人，包括正在劇鬥的兩沙手、荷梗等，均不由一頓，暫停劇鬥。

*　*　*

司馬龍按捺心頭的浮蕩，悄聲問蘭小呆道：「小呆弟，你知這是誰來了麼？」

因爲在場中人，只有蘭小呆神色自若，仍未被長嘯聲擾亂心智。

蘭小呆想了想，忽然拍手笑道：「是他！是他來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司馬龍怔怔道：「傻有傻福，聰明人的心智亂了，偏你毫無反應，依然傻氣如此！」

蘭小呆道：「誰說我傻？誰說我呆？這個世上啊，天才即白痴，聰明是傻呆！你看，他不是在哪兒麼？」說着他忽然用手向左側十丈遠處的一棵樹頂上一指。

司馬龍順着蘭小呆的手勢一看，果見大樹頂上，站了一位滿面紅光，身軀高大的老人，只見他腳踏細枝，卻紋風不動，臉上似笑非笑，長髮披胸，左面是白的，右面卻是黑的，在夕陽下黑白分明，煞是好看。

李正剛此時已見到樹頂那老人了，他心中不由大駭道：「怎的連這等隱世高手也出現了？這不是隱世多年的雲中虎麼？此人非正非邪，行事全憑自己的喜惡，他今日現身，自己這面也不知是禍是福了！」

李正剛心下轉念，便悄悄向後一滑，把紫龍劍遞還司馬龍，悄聲道：「勢頭不對，你就携劍先逃，回去請梅大俠出山，或可解危。」

李正剛這幾下輕微動作，在樹頂上的老人——雲中虎卻聽到了，他飛身下樹，忽然一扭腰，人便掠到衆人三丈之外，然後施施然的走了過來，在司馬龍面前停下，微笑道：「娃兒，聽說你已得上古奇珍，好運氣啊！」

司馬龍不知他是誰，因此淡淡的一笑，道：「紫龍劍在手，也不知是禍是福，不過師長輩均道此劍與青鳳劍合璧，方可對付江湖將起的妖孽，化解一場浩劫，因此在下唯有死死保住它了！」

雲中虎微微一笑，驀地向司馬龍一伸手道：「娃兒，借給老夫看看，可以麼？」

司馬龍想也沒想，便坦然道：「當然可以啦！」

雲中虎笑道：「你爲甚麼如此爽快？不怕老夫把你的劍奪走麼？」

司馬龍淡淡的道：「老前輩功力通玄，在下自問決非敵手，老前輩欲奪，那易如反掌，這便連在下的生命一道拿去便了！但老前輩說的是借，老前輩自重身份，自然不會欺騙我等武林小輩，因此樂得爽快答應便了！」

雲中虎一聽，呵呵一笑，道：「好！你這孩子心眼既剛強又古怪，就與老夫小孫女雲璣兒一模一樣！好！好極了！」

雲中虎一頓，連劍也不看了，他目注司馬龍一會，又自言自語的微笑道：「玉面粉雕，英俊不凡，資質奇高，心眼相近，好！好……」他一連說了幾句好字。

司馬龍不由一怔道：「老前輩，好甚麼？在下被人圍攻，生命不保，有甚麼好了？」

雲中虎笑道：「娃兒，你被人圍攻，保不住寶劍，是因你技藝尚淺之故，這樣吧，老夫與你做一筆交易，便保你人在劍在，而且老夫擔保把一身本領，傳授於你和她，然後你和她成爲神仙俠侶，便去學人家浪跡江湖，行俠仗義如何？」

司馬龍越聽越糊塗，不由失笑道：「老前輩有甚麼交易可做？她又是誰啊？」

雲中虎大笑道：「傻娃兒！她就是她啦，普天下誰不知道，雲中虎本已隱世多年，若不是爲了我這小孫女，老夫也決不會重出江湖！孫女向我死纏爛打，把老夫吵得黑了的頭髮又白了一半，定要老夫替她找一個與她心性相近的少年郎作伴，否則她就發誓把我這邊黑髮也吵白了！老夫無奈，只好與你做這筆交易啦！這樣吧，只要你答應娶我的孫女兒爲妻，老夫就帶你離開，試問有誰敢攔阻你了？」

司馬龍一聽，卻決然的搖頭道：「不！老前輩，這交易做不成了！」

雲中虎一怔道：「爲甚麼做不

成？」

司馬龍道：「晚輩奉了師命，一定要以紫龍劍引出青鳳劍，然後雙劍合璧，蕩除妖孽，化解武林浩劫，方可談婚論娶，因此決難答允老前輩。」

雲中虎怪笑道：「但你若不答應，你就必死無疑，你若死了，又如何去雙劍合璧？如何去蕩除妖孽？如何化解武林浩劫？」

司馬龍慨然道：「爲人首重承諾，此乃武林要旨，晚輩既已遵承師命，便絕不能反悔，雖因此中途夭折，亦是命數使然，決不去乞求保護！請老前輩原諒。」

雲中虎以一代武林大宗師的身份，公然代孫女挑選夫郞，這已是不可思議；但司馬龍眼見這等人人渴求而萬難得到的良機，竟然一口拒絕，就更令人目瞪口呆了！

此時就連李正剛也暗自可惜，道：「呆子！你就不會先答應了，然後再算麼！」

但梅凌霜、蘭芷若兩女，就連李清這少女，卻臉有喜色，似乎司馬龍的回答，甚合她們的心意，至於後果如何，芳心竊喜之下，也便決定不去理會了。

雲中虎不由一怔，盯着司馬龍，好一會才歎了口氣，道：「你的心眼果與小孫女一般死硬！哎，無辦法啦，誰叫老夫不幸已答應她的要求？」

雲中虎忽然問司馬龍道：「你紫龍劍在手，但劍鞘爲何不見了？紫龍青鳳，劍不離鞘，鞘不離劍，爲何連劍鞘也弄丟了？」

司馬龍尚未答話，雲中虎目中電芒一閃，依次從李正剛和諸女臉上掃起，沉聲道：「是誰把這小子的劍鞘奪了？」

誰都不敢作聲，梅凌霜見雲中虎的目光掃到，便格格一笑，道：「不是我，老爺子你老人家別看着我。」

雲中虎見梅凌霜嬌野，便咧嘴一笑，道：「不是你，你自然知道是誰啦？」

梅凌霜格格一笑，道：「我自然知道，但不知人家是否肯賣這個賬給老爺子你！」

雲中虎笑道：「你試說說看。」

雲中虎的話音未落，荷塘三女中的荷梗便已冷笑道：「素聞雲中有一虎，原來是你！你不必問這小丫頭，問本姑奶奶好了！」

雲中虎聞言霍地轉身，腳下一滑，平穩的便移到荷梗面前，伸手一點她的鼻子，笑道：「你也算是大女娃了！爲何偏要獨處空閨，做個乖戾的老姑婆？老夫也不爲難你，把劍鞘還給那小子，便任由你三人離開吧！」

雲中虎出手如閃電，點中荷葉的鼻子，她竟連閃避的機會也沒有，荷塘三女幾時吃過這大虧？

荷梗氣得滿臉通紅，尖笑道：「雲中虎！別人怕你，荷塘三女偏不信邪！」

雲中虎大笑道：「老夫亦素聞荷塘三女孤僻乖戾之極，今日便試試你三人的斤兩，這樣吧，老夫站着不動，你們三個盡量發招進攻，但能令老夫腳下動上一動，老夫便向你們叩頭叫姑奶奶如何？」

荷塘三女素來目空一切，被雲中虎冷言熱語，不由大怒，不約而同的三劍齊出，分三面向雲中虎閃電般刺來，其勢當眞有如飛虹乍現，令人心膽俱寒，至少在場中人，莫不如是。

雲中虎呵呵一笑，身形不動，袍袖向荷塘三女一拂，無聲無息，荷塘三女便如紙人般向後連飄數丈，倒地不起，猶猛睜俏眼，瞪着雲中虎呆呆發怔。

蘭小呆一見，大喜傻笑道：「雲老爺子！你這手隔空點穴掌指齊施手法，當眞妙絕！」

雲中虎一聽，不由亦一怔，他盯着蘭小呆，見他小小年紀，傻裡傻氣，十足呆子，不由怪笑道：「小傻娃兒！你在娘胎已是江湖老祖宗？怎的一下便喝破了老夫的絕招？」

蘭小呆傻笑道：「雲老爺子！不是小呆我說的！」

雲中虎笑道：「不是你說話，是誰說？」

蘭小呆道：「是師傅說的！小呆老實極了，不敢欺騙，因此這話便不算小呆的話了！」

雲中虎一聽，一陣沉思，忽然恍然悟道：「原來是他……喂，呆哥兒，你帶我去見見你師傅他老……人好麼？」看得出，雲中虎對「師傅」非常尊崇，他一句「老前輩」幾乎衝口而出，但礙於臉面，到底出不了口。

蘭小呆傻笑道：「雲老爺子若不爲難龍哥哥，小呆自然樂意告知你！」

雲中虎笑道：「誰說老夫要爲難你的龍哥哥了？老夫不過欲聘他爲孫女婿吧了！」

雲中虎一頓，忽地伸手向荷葉一招，荷葉藏於腰間的紫龍劍鞘，竟然隔空升起，又飄了過來，雲中虎也不接，伸指一彈，劍鞘便在半空突地拐彎，向司馬龍這面疾射而至。

司馬龍連忙伸手接住了，道：「多謝雲老前輩！」

雲中虎笑道：「你莫多謝我，多謝你那小呆弟弟好了！若非他是他老人的弟子，老夫今日早就把你連人帶劍擄走了！」

雲中虎一頓，忽然目光一轉，落在呆立一旁的紅沙手、白沙手身上，笑道：「原來是紅白兩位沙大哥！老夫今日心情好極了，兩位大哥願笑還是願拚？」

紅、白兩沙手一聽，嚇得沒命的答應道：「小的願笑！大大的笑，慶賀雲老前輩心情大大佳妙！」

雲中虎笑道：「那兩位還不笑？」

紅、白兩沙一聽，連忙瘋了似的

拚命大笑，在狂笑聲中沒命似的逃了。

雲中虎的目光又轉向赤焰老魔，赤焰老魔也不待雲中虎開口，便歎了口氣，苦笑道：「雲老前輩，老偷兒願笑極了！」

原來雲中虎出手時有個規矩，對手不管得罪了他甚麼，只要肯大笑，表示心服口服，那就可以保命離去，雲中虎也就決不再爲難於他，這點赤焰老魔如何不知？

此時雲中虎卻臉色一沉，道：「今日老夫不得不破例一次，請老偷哥哥原諒過了！然後你就再行選擇，是把東西樂之極了的獻出來，成全老夫的一點小心願，還是從此金盤洗腳，退出江湖？」

赤焰老魔奇道：「世上只有金盤洗手，何來金盤洗腳了？」

蘭小呆大笑道：「老偷前輩！其時你雙手已被雲老爺子隔空截脈手法廢了，就算要假惺惺做個儀式，也只能金盤洗腳啦！」

赤焰老魔眼珠一翻，道：「眞的麼？」

蘭小呆大笑道：「假的！小呆子傻人說傻話而已！」

赤焰老魔卻歎了口氣，道：「但你這小呆子的傻話，不幸卻比天才的語言更眞實百倍！哎，老偷兒無奈只好選擇樂之極了獻寶求存雙手啦！」

雲中虎笑道：「怎麼忽然又想通了？」

赤焰老魔笑道：「老偷兒靠雙手掙生活，若丟了雙手，做不成活兒，那便不是金盤洗腳，而是黃土洗身了！而且有雲老前輩保老偷兒周全一話，老偷兒便必可多活三幾次，來日方長，老偷兒難道不會另外再偷一柄劍麼！」

雲中虎呵呵一笑，道：「很好！爲證明你是樂之願極，並非老夫恃强搶奪，便麻煩老偷哥把劍送上雲霧峯，交給老夫的孫女雲璣兒，然後歡天喜地的立刻離去，若然如此，老夫就答應你多活三幾次便了！」

雲中虎話音甫落，赤焰老魔已呼的一聲一掠數丈。

蘭小呆笑道：「老偷哥爲何這般急忙？」

赤焰老魔大笑道：「但能多活三幾次，這比區區一柄青鳳劍强多了！我等做偷兒的，腦袋懸在胸口，有雲老前輩一句話，這腦袋豈非突然長牢了麼！老偷兒早去早着，但把劍送了，便睡着也可以大笑了！」

赤焰老魔說着，早就跑得無影無踪了。

雲中虎轉身，袍袖向荷塘三女一拂，登時便解了三女的穴道。「去吧！老夫今日高興之極，不與你等大女娃兒計較！」

荷塘三女從地上一躍而起，狠狠的盯了雲中虎一眼，便同時轉身，腳下一點，幾下縱跳，便如三道彩虹，射入雲空不見了。

蘭小呆笑道：「雲老前輩，荷塘三位大姐姐咬牙切齒而去，不怕她們日後找你算賬麼？」

雲中虎大笑道：「老夫雲中一虎，難道尚怕地下小小荷塘？你這小呆哥，老夫要找你的龍哥哥算賬才眞！」

雲中虎果然轉向司馬龍，道：「娃兒！輪到你向老夫作個交代了！」

司馬龍道：「晚輩並沒應允老前輩的條件，怎麼交代？」

雲中虎大笑道：「老夫已替你搶回劍鞘，你已受了老夫的恩惠，還想賴賬麼？」

司馬龍一聽，無話可說，因爲劍鞘的確是他搶回的，自己也不幸伸手接住了！他不由無奈的苦笑道：「老前輩要晚輩如何交代？」

雲中虎笑道：「你這娃兒，說話怎地如此健忘，你說若紫龍、青鳳雙劍合璧，便可談論婚娶，如今你的紫龍劍已完好無缺，青鳳劍已在老夫孫女手中，你若想與青鳳劍合璧，便上雲霧峯，三跪九叩，求老夫孫女答應做你的好妻子，然後你便可以雙劍合璧，做你們這個神仙俠侶去吧！就這麼交代，算是報恩，如何？」

司馬龍已知雲中虎不但功力通玄，與師伯只怕也不相伯仲，但行事不分正邪，任性而爲，自己若一口拒絕他的好意，到底亦受了他相護之恩，說不過去，而且青鳳劍的確已落在他孫女手上，若要雙劍合璧，便非得去求他的孫女不可。司馬龍心道莫非這便是靈隱神僧所預示的定數麼？

司馬龍這般轉念，便無奈的點頭道：「我只能答應你，雲老前輩，晚輩把梅姑娘她們送返梅家村後，若師伯同意，晚輩便上雲霧峯，向雲老前輩作個交代。」

雲中虎一聽，大笑道：「好極了！一言爲定！你記住，老夫與孫女兒均在雲霧峯等候着你到來啊！還有，呵呵！你若想雙劍合璧，去幹甚麼蕩妖除魔，化解武林浩劫事，你便須記得，青鳳劍便在我孫女雲璣兒手上！」

雲中虎說罷，開心的大笑，然後微一扭身，片刻不見踪影。

李正剛喃喃道：「玉面浪子……呵呵，看來他的苦頭多得很了！」

司馬龍苦笑道：「在下並不想做這風流奇俠，奈何偏碰上這許多麻煩奇事，這卻如何是好！」

衆人皆不會答他，獨蘭小呆大笑道：「龍哥哥！師傅說了，如何是好，全靠你自己小心應付啊！」

司馬龍不由歎了口氣，暗道：「神差鬼使，我這風流奇俠的名號，只怕好歹須做上一做了！罷罷罷，不想它，不想它，先把那纏人的女娃送返家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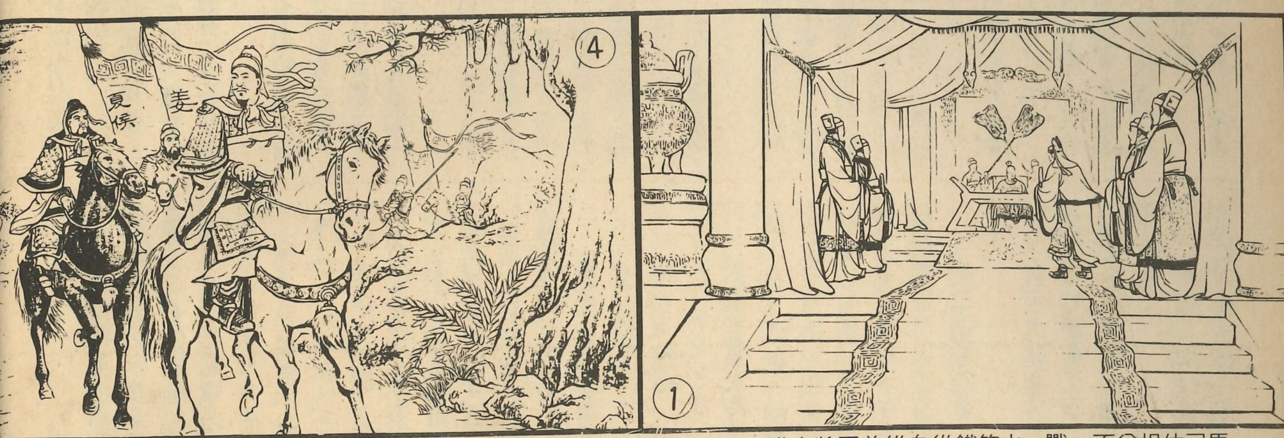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故事之二刊登！

「本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五

姜鄧鬥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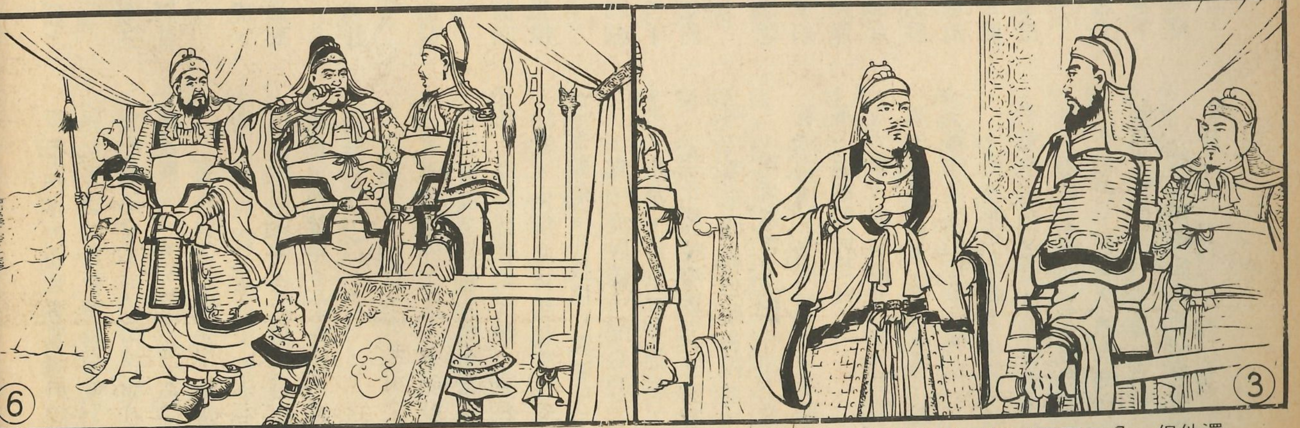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蜀漢大將軍姜維自從鐵籠山一戰，不曾捉住司馬昭，便回漢中積糧練兵。這天來了探報：司馬師病故，司馬昭代掌大權，人心不定。姜維馬上到成都來見後主，要乘機再伐中原。



2　後主准了奏。姜維回到漢中，與衆將商議出兵之計。張翼諫道：「曹魏立國久了，很難動搖，我國土地小，財力薄，進攻難保必勝，還是嚴守疆界，保全軍力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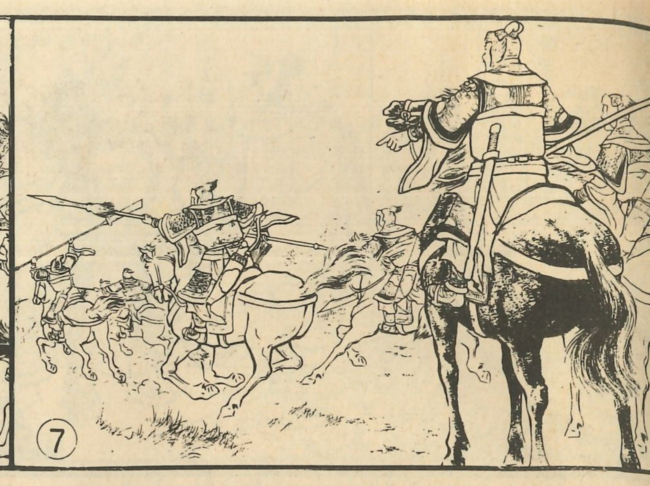


3　姜維嘆道：「諸葛丞相早知道天下三分，但他還是六出祁山，進取中原。我受了丞相遺命，只能繼承丞相的事業，盡忠報國。死生成敗，都怨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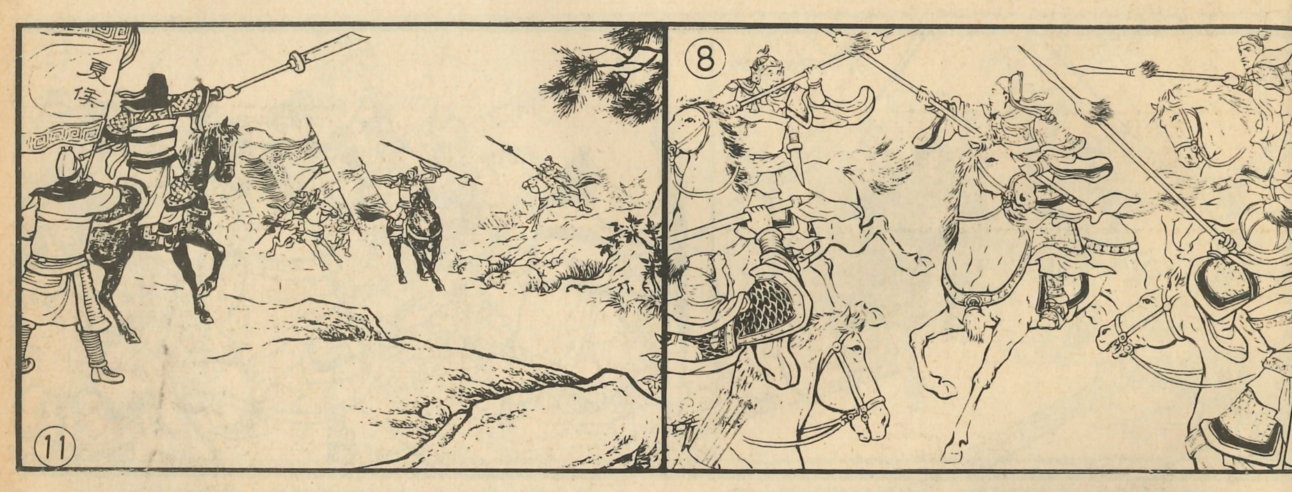
4　他要乘魏人無備的時候，火速進兵，便點起五萬人馬，星夜向抱罕出發，準備突擊南安。

5　大軍渡過洮水，正待前進，探馬報來：魏雍州刺史王經帶了馬步兵七萬，前來迎戰了。

6　姜維喚夏侯霸、張翼進帳，一一吩咐。二人領了計，各自去了。



7　姜維就在洮水邊佈下陣，親自來迎魏軍。魏陣中王經出馬，對衆將道：「蜀兵背水爲陣，只要力戰，把他們擠下水去，就獲全勝。」便令四員牙將，一齊出戰。



8　那四將分路衝出，把姜維圍在垓心，刀劈槍刺，就像走馬燈兒般和姜維殺成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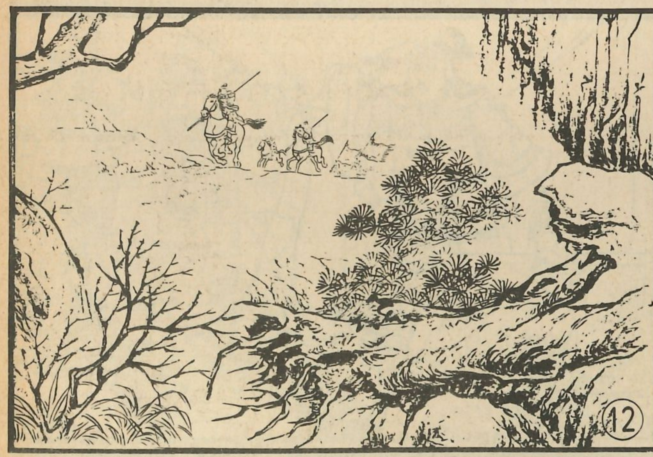


9　姜維戰了數回合，虛晃一槍，撥馬便走。王經揮動人馬，一齊趕來。蜀軍奔到洮水邊，只見前面一片白茫茫的大水，正在慌亂，姜維勒馬大叫道：「沒有退路了，隨我來，殺回去才是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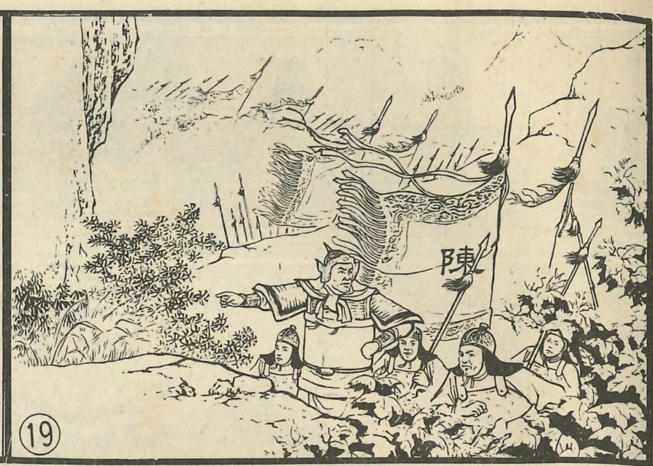
10　他挺槍回馬，向魏軍衝擊。蜀軍兵將，也拚力回頭殺來。魏兵正趕得收脚不住，被蜀兵一衝就亂了

11　王經彈壓不住，只得回馬奔走。走不到兩里，突然响起一聲號炮，殺出兩路蜀軍，左有張翼，右有夏侯霸，把魏兵團團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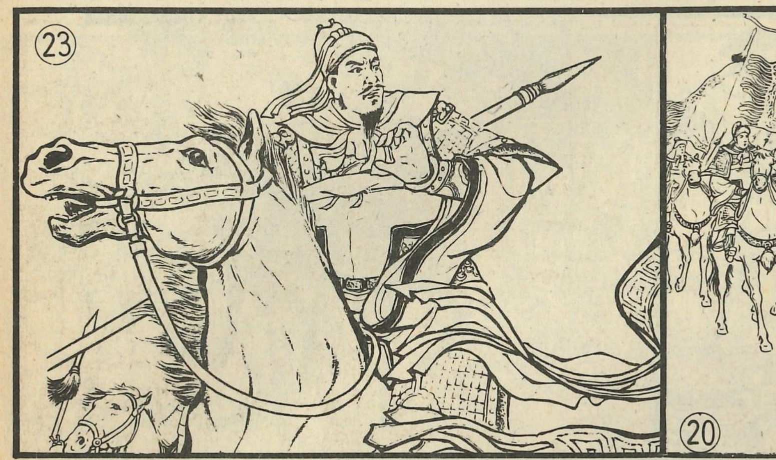
12　魏兵進退無路，自相踐踏，很多被蜀兵擠下了洮水，隨波逐流淹死了。王經惟有帶着百來個敗兵，衝開一條血路，直向狄道城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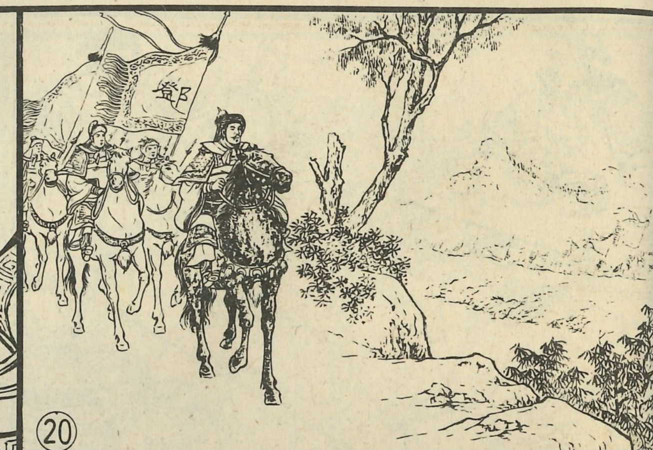




22　姜維尋思了一會道：「乘他遠來疲倦，打他個立脚不住。」便留下張翼攻城，令夏侯霸去戰陳泰，自己領兵往鄧艾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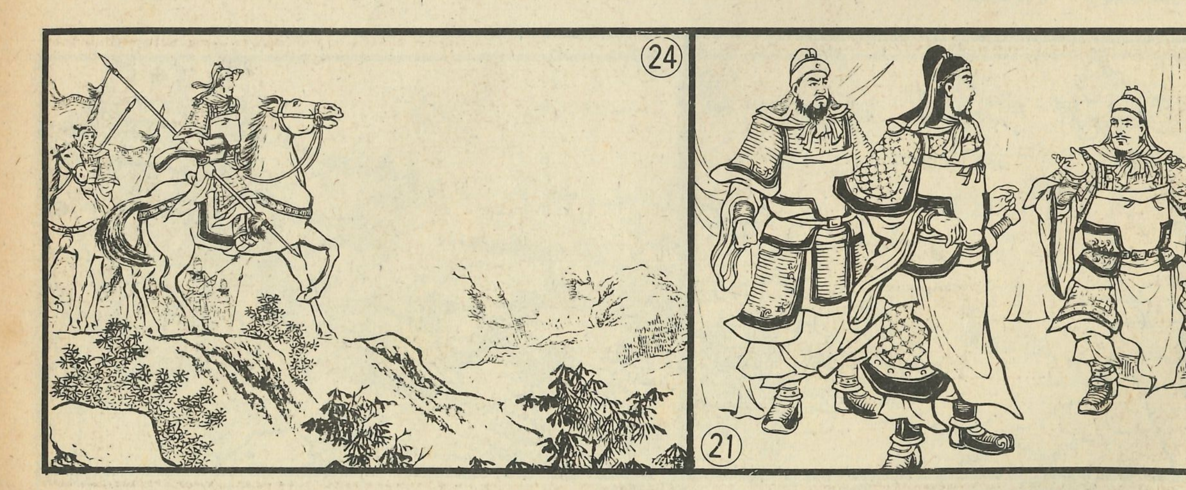
19　當下，陳泰撥了一千精細兵丁，分成二十隊，每隊帶了旌旗、鼓角、烽火，到狄道東南面的山谷中去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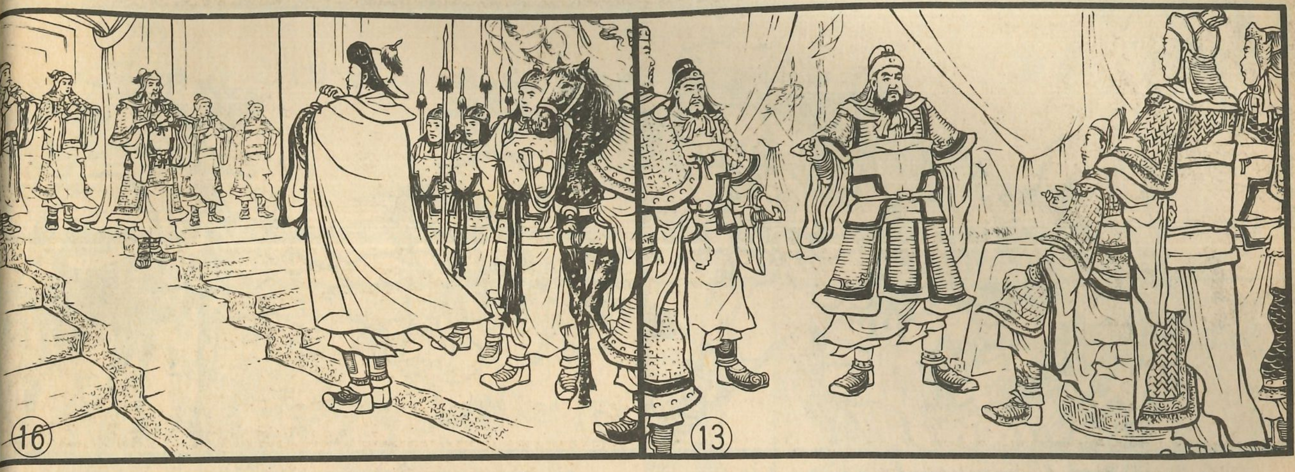
23　行不到五里，忽聽得東南方一聲炮响，鼓角震地，火光冲天。姜維正待令人哨探，遠遠近近的炮聲都响了，隱隱還聽到吶喊的聲音。

20　然後點起雍州兵，與鄧艾的兗州兵分爲兩路，來救狄道。在離城二十里處安下營寨。



24　姜維下令，教人馬紮住了，親自來看。只見四下裏有無數魏軍旗號，遠近閃動，不覺大驚道：「中了鄧艾的計了！」

21　早有流星馬報進蜀營，説有兩路兵到，打着征西將軍陳泰和兗州刺史鄧艾的旗號。姜維問夏侯霸道：「鄧艾是怎樣的人？」夏侯霸道：「鄧艾深通兵法，是個勁敵，得小心對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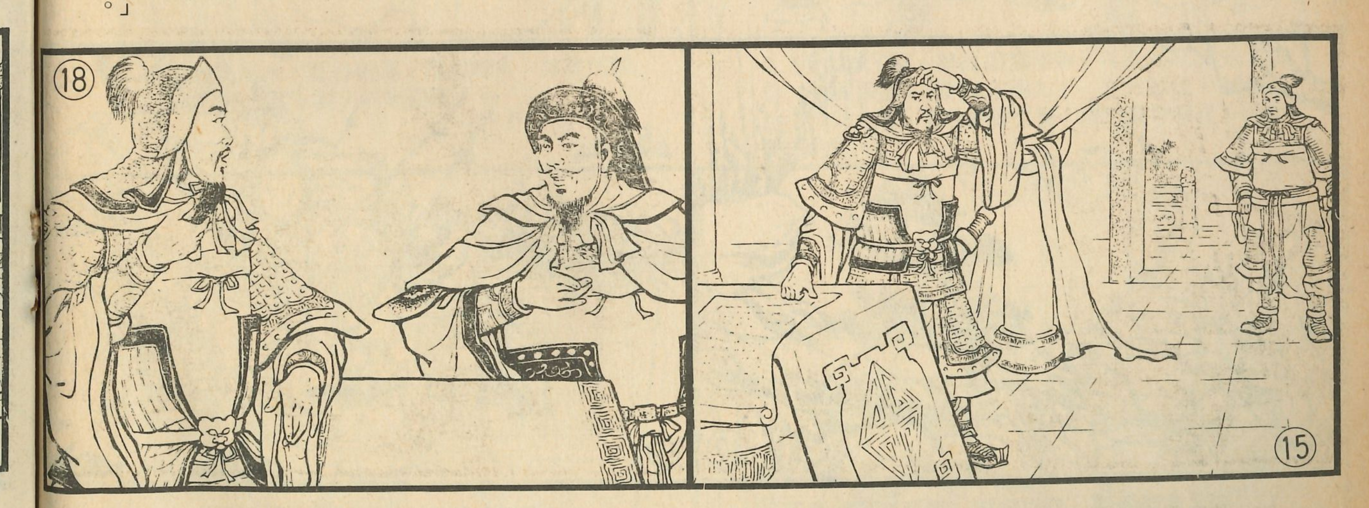
16　他正在焦躁，忽報兗州刺史鄧艾帶兵來了。陳泰大喜，親自出來迎接。

13　姜維收了兵，便要去打狄道城。張翼諫道：「魏人雖敗，但已有了準備，還是乘勝收兵，再等機會。」姜維道：「這一戰已經嚇破了魏人的膽，正好先取狄道，再攻南安，如何能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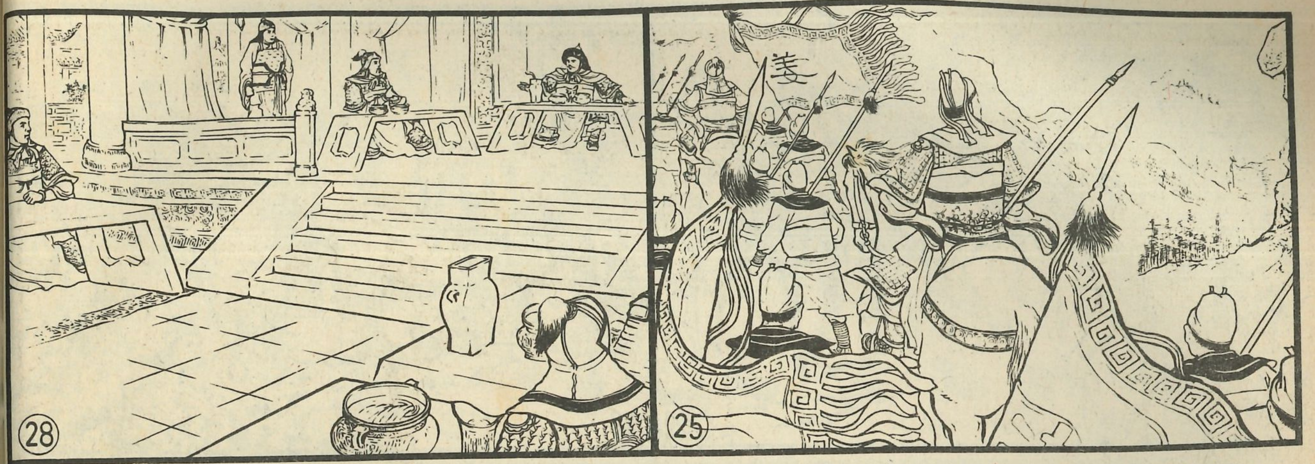
17　相見禮畢，陳泰便問鄧艾如何去救狄道。鄧艾道：「姜維如果乘勝進攻關隴，很難應付；現在他去圍攻城墻堅固的狄道城，這是空費兵力，破他不難。」

14　休息了一天，姜維便領兵來到狄道，圍了城四面攻打。王經一面拼命守城，一面派人往雍州去討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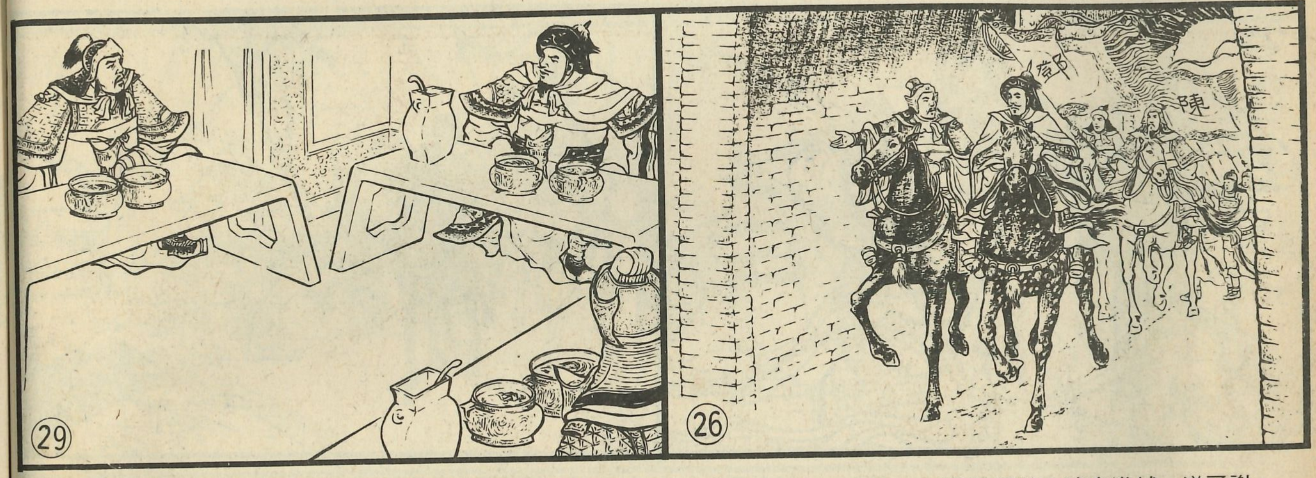
18　陳泰道：「我愁的是兵力不足。」鄧艾笑道：「勝敗不能單靠兵力多少。我用疑兵計便能破他。」他説出了一個計策。陳泰大喜道：「將軍妙計，定能破得姜維了。」

15　留守雍州的征西將軍陳泰接到文書，躊躇不定。他手下只有兩萬人馬，要去救王經，只怕蜀兵乘虛來襲雍州，如果不救，又恐失了狄道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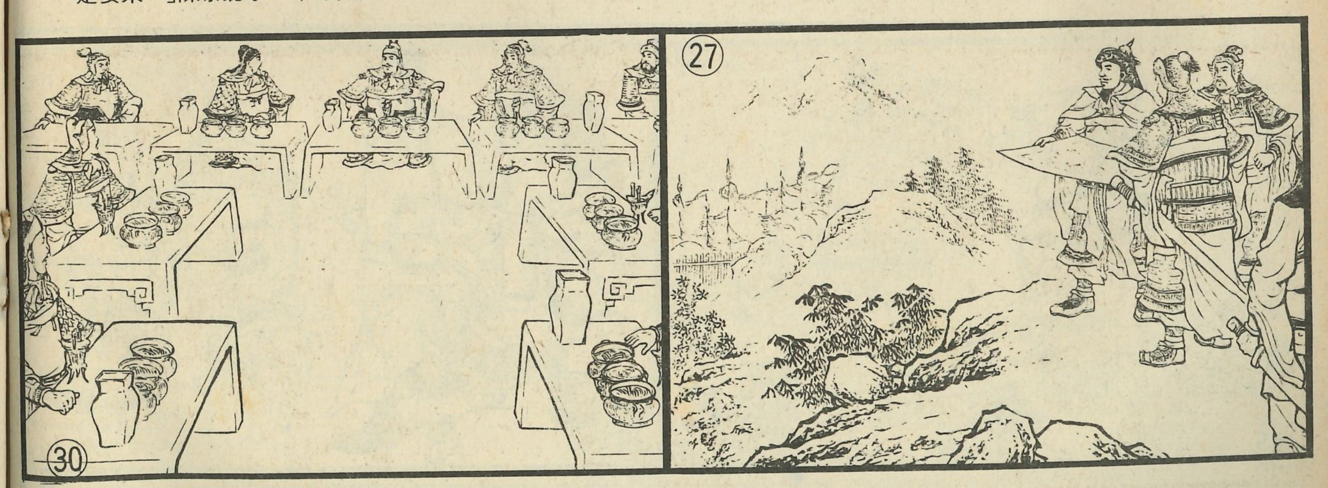
25　他一面令人通知張翼、夏侯霸，敎他們撤圍退兵；一面令後軍改作前軍，向漢中退去。一路上只聽得魏軍的鼓聲不斷，也不知有多少人馬。

28　魏主降了詔書，封鄧艾爲安西將軍東羌校尉，統領雍州、凉州等處軍馬。陳泰給他設宴慶賀。席上，陳泰料蜀兵不敢再來。鄧艾笑道：「不，我料姜維不久又來了。」



26　狄道解了圍，王經接鄧艾、陳泰進城，道了謝，大賞三軍。又把鄧艾退敵的功績，飛報到洛陽去。

29　陳泰問是甚麼緣故。鄧艾道：「蜀兵雖退，可是兵力完整；出入用船，不愁疲勞；穀麥已熟，不必運糧；而且我軍分守各地，蜀軍可以集中攻擊，所以一定要來。」陳泰聽了，十分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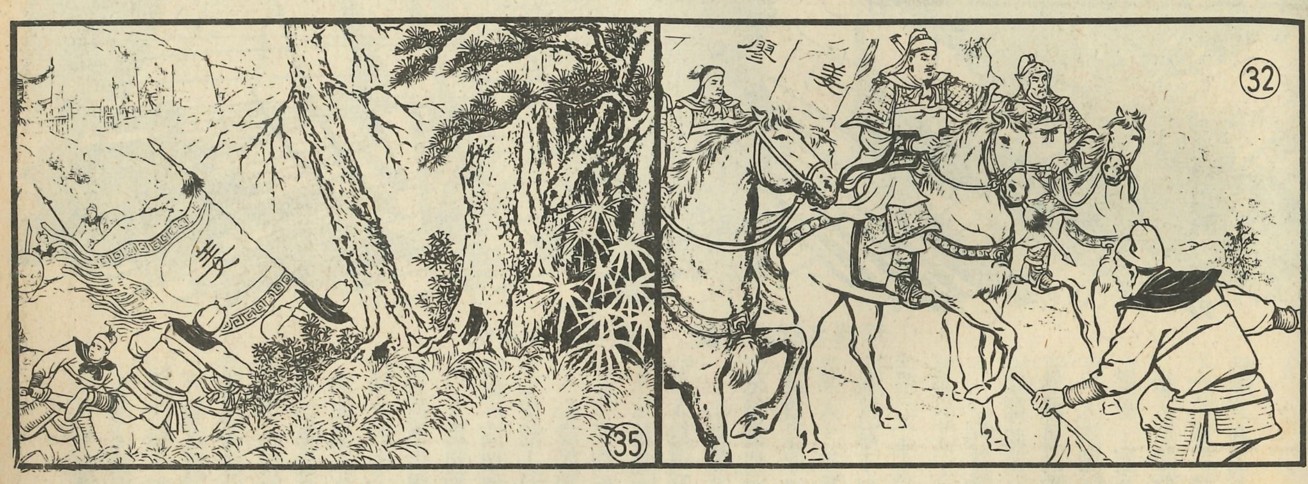
27　從此以後，鄧艾就每日操練雍、凉兵馬，又到邊境上觀看地形，在要隘地方一一紮下營寨。

30　再說姜維退到漢中，才探明這二十多處烽火鼓角，都是疑兵，不禁大憤。這一天，他大開筵席，會集衆將，商議取祁山一路，再出兵伐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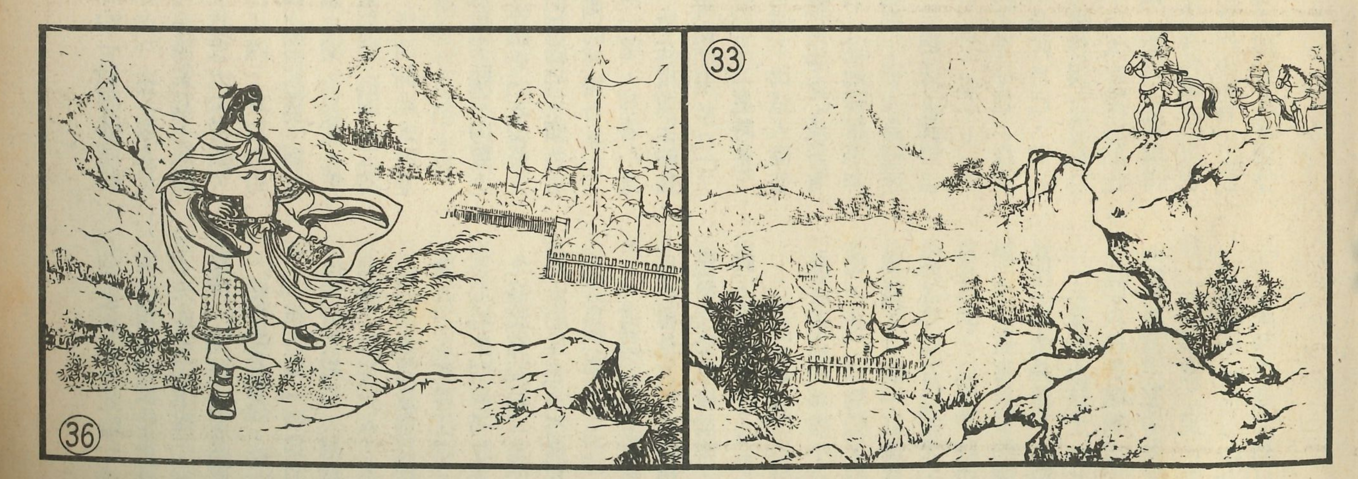
31　許多人都覺得軍力得不到休息，恐怕出兵不利。夏侯霸也道：「鄧艾已經作了安西將軍，我們不能輕敵。」姜維道：「軍力、糧食，我都算定了；而且魏軍分散，我單攻祁山一路，不怕不勝。」

34　姜維想了一會，得了一計，對副將鮑素道：「鄧艾定在祁山。你用我的旗號，就在這裏下寨。每日派人往魏營哨探，去一回就換一回衣甲，把鄧艾引住。我却領兵由董亭突襲南安去。」



32　於是，姜維自領前部，全軍向祁山進發。半路上哨探來報，說魏兵已在祁山紮下了九個大寨。

35　他留下五千人馬，便帶了大兵，悄悄往南安去了。鮑素每天派出數百人，輪流到魏營哨探，一班來了，一班又去，見了魏兵，又慌慌張張地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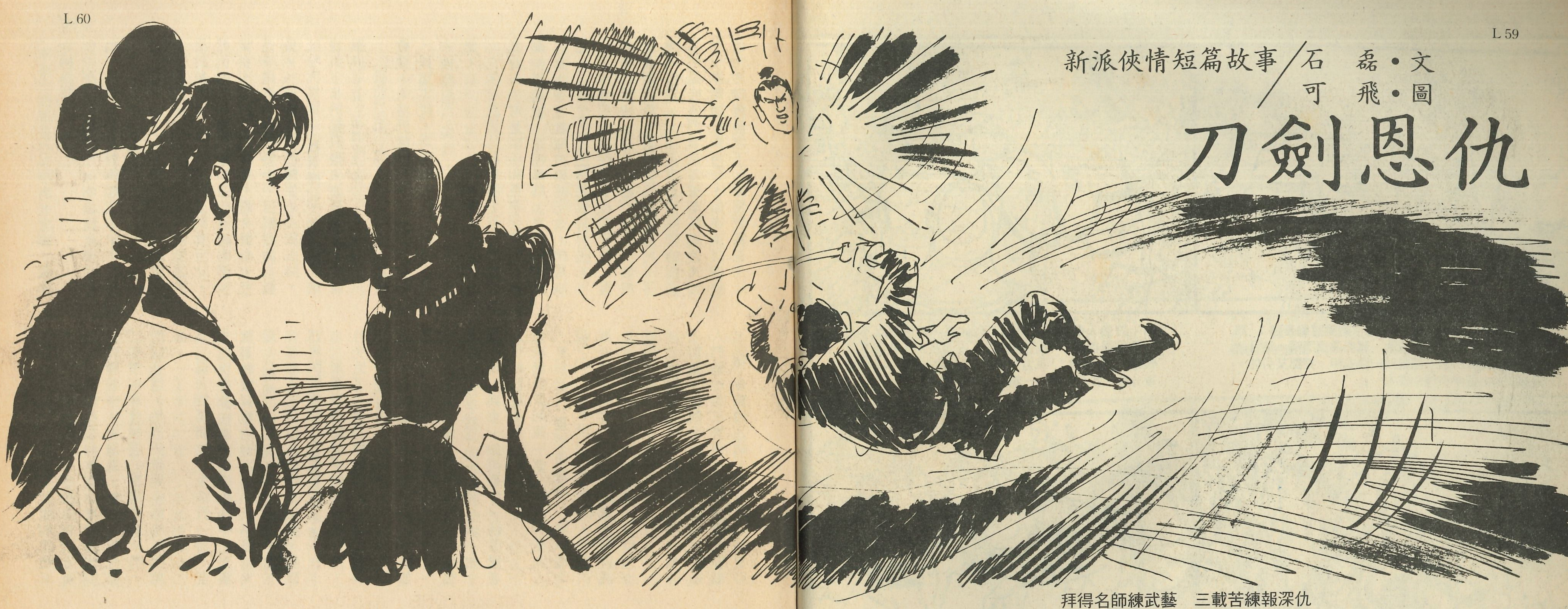


33　姜維聽了，暗暗吃驚，便帶了數人，上山來望。只見這九個寨子首尾連結，就像躺着的一條長蛇，從頭到尾，沒有半點破綻。

36　鄧艾覺得奇怪，便登山來望蜀營，只見蜀營雖然不小，可是人馬寥寥。他望了一會，猛然省悟。(待續)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刀劍恩仇



拜得名師練武藝　三載苦練報深仇

中秋是中國民間的一個團圓佳節，河北民間習俗，在這一天，家人父子夫婦，聚在一塊兒喝酒賞月，同聚天倫之樂。因此，少年武士朱洛辰，雖遠在陝西南部遊俠江湖，却匆匆的趕回三河集，準備跟他的父親河朔老英雄朱海量共渡天倫之樂。於是，馬快如飛，從南山古道飛馳，因爲三河集位於南山的山後，祇消翻過去就是三河集市鎮了。

誰料到就在他策馬疾馳到山麓之際，突地裡有人高聲呼叫：「大少爺，大少爺！」聲音喘促而帶嘶啞，顯然這人心急如焚，所以急劇的呼叫。

可是朱洛辰回頭一望，却看不見人，祇見樹木陰森，棲在枝頭上的鳥兒，給這呼叫聲驚動繞樹而飛。

此際月圓懸空，已是二更時候，朱洛辰看不見人，也辨不出這人聲音是誰？祇道他呼叫的「大少爺」是另有其人，不是叫喊自己，遂繼續策馬奔馳，却不料就在這刹那，那人急極而叫：「朱洛辰，你再往前走，就得丟命。」

剛才朱洛辰以爲不是呼他，現在聽聞此說，不但証明是叫自己，而且是嚴重的警告，他雖然練得一身武功，天不怕，地不怕，但人家說得如此鄭重，而且呼叫頻頻，定然是要緊得很，於是收韁勒馬，大聲說道：「是那一位跟我招呼，請現身出來相見。」說着就在馬上拱手爲禮！但那人却說道：「大少爺，此時此地，我不能走出來與你相見，祇能告訴你，朱老太爺和老夫人及二小姐三少爺等，全給仇家殺掉，現在仇家還在附近等候你回來，要斬盡殺絕啦。」

報告這一噩耗的人，異常焦急，但朱洛辰却不大相信，他自忖父親朱海量，無忤於人，不會有如此的仇人，何況朱海量是河朔的老英雄，一口金背刀，威震江湖，縱然有仇人，也不可能會鬥得過他老人家，尤其是使朱洛辰懷疑的，是他拱手請敎這個報訊人的姓名，不獲答覆，祇說日後相會，自然奉告。

這麼一來，朱洛辰便認定這個消息不會是眞的，禮貌地拱手道謝後，撥轉馬頭繼續前奔，當他跨進家門之時，奇事立見。

河北習俗，八月十五中秋團圓佳節，家家戶戶有小孩的，必然提着紗燈，在門前嬉戲，院子裡設香案、瓜菓盤，大廳中紅燭高燒，安排筵席喝酒，等候月上中天，家人團聚在院中賞月的。以朱家莊而論，人口衆多，照理氣氛應該很熱鬧才是，特別是他的二妹朱舜華、三弟朱家俊，都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此時此際，不會不在門口提燈嬉戲的，所以朱洛辰一見門前靜寂，屋中竟然無人，便知有異，立即飛身下馬，提刀闖進，大叫：「爹爹。」

誰知不進去猶可，才跨進院子，

橫在眼前的兩具血淋淋屍體不是別人，正是他的二妹朱舜華及三弟朱家俊，再走進廳中時，朱老英雄倒在血泊之中，左手被剁得血肉模糊，這情形朱洛辰看得驚心動魄，忍不住號啕大哭，泣叫道：「爹爹，是那個狗娘養的殺害我全家性命。」

就在這當兒，一陣哈哈大笑之聲發自頭頂上。朱洛辰昂首一望，朱紅的正樑之上，貼伏着一個五短身材，面目黝黑，鬍鬚花白的老人，呼的一聲，從正樑上飄身而下，身如落葉，着地無聲，只是這一輕身功夫，朱洛辰就看得呆了。

這老頭子脚才點地，右手已從肩背上刷的一聲拔出一口長刀，這口刀長度和他的身體一樣，少說也有五尺來長。

這老頭子的樣子古怪，那口長刀也古怪，比柳葉刀的刀刃長三倍，比斬馬刀的刀柄短一倍，這樣的奇形兵刃，朱洛辰闖蕩江湖三年，壓根兒不曾見過。這老頭子的相貌更是陌生得很。

朱洛辰怔怔的望着那老頭子和兵刃，但見老頭子長刀一翻，呼的一聲捲起一股勁風，大廳中燭影搖曳，差點給他的刀風撲熄。

武功修爲到這般造詣，顯然刀法別具一派，饒是如此，朱洛辰爲了父母弟妹之仇，他怒瘋了心，悍然不畏，勃然問道：「你是何人？爲甚麼要殺我全家？」

老頭子仰面打個哈哈笑道：「我就是二十年前，雄霸河北的『刀王』李塔，看！我這條臂膀就是給你父親斬下來的。」

說着，袖子一晃，朱洛辰這才發覺對方左臂已掉，袖管空飄飄沒有手臂。老頭子續道：「二十年前，你父親携眷回來三河集，那時你才是個週歲的嬰兒，因爲較量刀法，我這條臂就廢在這院子裡，你母親是眼見的，哈哈，今夜你母親也目覩我將她丈夫之左臂剁成血肉模糊……」

老頭子說到這裡，充滿驕傲的神色，旁若無人。朱洛辰本來就恨他殺害自己全家，自然是看不順眼，提刀叱喝道：「李塔，你既然稱爲『刀王』，那末，在較量刀法之下，我父親砍斷你的臂膀，你祇能認命，後悔自己學藝不精，不該殺害我全家呀！」

他說到憤恨之處，咬牙切齒，李塔却哈哈的笑道：「刀王的威名，已斷送在你父親的刀下，已是恨入心脾，何況斷了我一條臂膀，二十年來，我吃飯穿衣都不方便，當年你母親肯說一句阻止的話，我這條臂膀就可保存。」

刀王李塔這一頓話，充份的表露他啣恨之心情，遷怒到朱海量妻子——陶純潔身上，所以要斬盡殺絕，盡滅朱家老少，仇恨纏到兩代，朱洛辰想逃避也不能，祇好擺架式道：

「李塔，你這狠心辣手的老魔頭，我跟你拚個死活就是。」

李塔大笑道：「你不拚我也要找你啦，倘不，怎能對得起我二十年苦練的『八方潑風刀』呢？」

說罷一抖手，長刀如電，燈燭之下，幻成一片刀光，當眞風雨不透，果然是絕妙的刀法，朱洛辰看至此，報仇的勇氣全消，知道自己的本領，實在不是對方的敵手，翻身便走，可是李塔身材雖然短小，但輕身功夫極快，一個縱身，已攔住朱洛辰去路，哈哈大笑道：「我選擇今天團圓佳節來報仇，目的是殺盡朱海量全家，豈能讓你這小子漏網呢？」

眼前刀光一閃，刀影如林，重重疊疊，朱洛辰使出家傳的萬勝門刀法，抵擋不住，耳畔嗤的一聲響，右手衣袖裂出一條縫，鮮血直冒濺射而出。

朱洛辰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往後便退，可是李塔的長刀，却如影隨形的跟着他，呼呼風響，幸虧朱洛辰人急生智，就地滾出院子去，饒是如此，刀風所及，他的頭髮全被削斷。

朱洛辰逃出院子，沒空照顧父母弟妹的屍體，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撒開腿飛奔逃走，三河集是市鎮，人往人來是個熱鬧的所在，可是，人們看見刀王李塔這般兇，誰也不敢援救朱洛辰，但亦不能援救他，在這情形之下，朱洛辰實在是逃不脫的，但他急中生智，猛地想起南山之上呼他之人，於是就向南山方向逃走，果然就在他跑入山坡之際，不知那裡射來一支弩箭，嗤的一聲打從刀王李塔耳邊掠過，李塔失驚來勢，回頭張望，朱洛辰便乘機竄進楓樹林去。

這一枝弩箭救了朱洛辰一命，至少他現在躲在濃密的楓樹林中，李塔就不敢貿貿然的追進去，祇得破口大罵：「是那一個忘八羔子，既然是要充好漢救人，得挺起胸膛來廝會，藏頭露尾閃閃縮縮，算甚麼英雄好漢。」

朱洛辰在樹縫中看得清清楚楚，月光之下，這一枝弩箭，亮晶晶的斜插在山壁之上，但放箭之人，並不現身出來與李塔廝會，李塔氣得咆哮如雷，忘八羔子，雜種小子罵個不停。

就在這當兒，突聞背後有人輕聲說道：「我早就叫你不要回去啦，如今給李塔趕到來，如何是好，我這條老命也給你丟了。」

朱洛辰回頭一望，啊！不是別人，是世叔三隻手周洪海，欣然道：「周……」他本說「周叔父」的，但周洪海一掌掩住他的嘴吧，附耳低聲說道：「千萬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否則馬上就得丟命了。」

要知三隻手周洪海是江湖成名的老前輩，他雙手能打三種暗器，所以人們稱他爲三隻手，以他之武功修爲，該不會害怕人的，但現在他却憂形於色，面青心驚，顯得情形十分嚴重，半晌周洪海才低聲說道：「姪兒，這一座楓林不大，我們是躲不下去的，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果然不出所料，刀王李塔咆哮了一會，見沒有人現身出來，怒氣虎虎，直向楓林闖進，口中却說：「我看你這個忘八羔子怎能救護他？」

李塔不但刀法厲害，臂力也沉雄之極，他一口長刀揮舞，刀光霍霍，合抱般粗的楓樹，也給他斬倒，枝葉更不用說，當者立斷。

朱洛辰看見這情形，心膽俱裂，駭然道：「周叔叔，他是何等樣人，如此厲害，我們躲不過哩。」

周洪海嘆了一口氣道：「二十年前，他一口刀打遍黃河北岸，如今，他之刀法比前更練得精湛，江湖上，武林中，誰也不是他的敵手，我聽聞他到三河集報仇，料必然發生血腥慘事，因此不敢走進你的家門，祇躲在院子的桂花樹上，嘿！你父親鬥不過十招，便被他殺掉，而你三弟妹也就一刀一個的被殺了，你母親也自知不敵，自刎而亡，姪兒，我趕到南山來打招呼，目的就是想你逃出魔掌，却不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如今，落到這個地步，現在你我都不能活命。」

朱洛辰畢竟是年輕，鬥志甚盛，雖然敵不過李塔，還雄糾糾氣昂昂的說道：「叔父，你的暗器功夫妙絕天下武林，咱們聯手衝出去，我跟他力戰，你用智取，我想縱然不能勝他，也可以逃出林外。」

周洪海搖搖頭道：「不，你千萬不要打這種主意，『八方潑風刀』法，休說暗器，就是長槍大戟也刺不進他之刀光範圍，我們躲在這裡，他未發覺，離開這裡一步，休想活命。」

朱洛辰不是不知，他剛才見過李塔的刀法厲害極了，但爲了逃命，他不能不想個死裡逃生的辦法，於是說道：「叔父，他的長刀鋒利絕倫，楓樹給他一砍便斷，不久便砍到這裡來啦，怎能躲藏下去，與其坐而待斃，不如與其一戰壯烈成仁。」

實在這個時候，躲藏固然不能，衝出去也必死，三隻手周洪海智慮深沉，知道難以逃生，當下便對朱洛辰道：「姪兒，貿貿然衝出去，你我皆死，唯一希望，就是我死你生，將來爲父母弟妹雪恨仇，不過報仇之希望很微，以我所知，當今武林中，能破他的『八方潑風刀』的，祇有武當山的『龜蛇劍法』，因爲『龜蛇劍法』，有數十招是仿效龜行、蛇盤而走的絕招功夫……」

周洪海話未說完，朱洛辰已搶先說道：「叔父，你準是急瘋了心，揚名天下的武當劍法，祇有七十二招蛇形劍，那有『龜蛇劍法』，再說仿效龜行、蛇盤而走的功夫，縱然是有，也不中用的，小孩子也知道龜行甚慢，像

他這樣的慢慢爬，怎能克敵致勝。」

周洪海說道：「不，你千萬不要想歪了這個念頭，二百年前，張三丰祖師開創武當派，就以這一套『龜蛇劍法』戰勝天下羣雄，方能開山立派，不過後人練不成功，祇學了七十二招走蛇形的劍法，所以稱以『蛇形劍』，甚至這一本『龜蛇劍譜』至今仍在上清宮藏經閣。五年前，我遊武當山，就聽聞武當四老，封閉藏經閣，說不定他們就是暗下苦功，潛練祖師傳下的『龜蛇劍法』，我當時就好幾次想夜探藏經閣，窺伺武當四老修爲，但守衛森嚴，無法進去。」

「龜蛇劍法」這個名辭，聽在朱洛辰耳中，悠然神往，不禁嘆息一聲道：「可惜我給刀王李塔纏住，難以逃生，如果能逃出他的魔掌，不管如何困難，定必將『龜蛇劍譜』盜出來。」

周洪海莊容正色的問：「姪兒，你眞有此決心，排除萬難？」

朱洛辰慨然的說道：「我爲甚麼沒有決心？爲了報父母之仇，雪弟妹之恨，爲了進修武藝，任何困難都得硬着頭皮去幹。」

他這種堅心決意，周洪海深爲感動，毅然道：「好，爲了成全你的心願，我拚却老命便是，但由這裡到武當山，有八百里路程，刀王李塔決不會放過你的，沿途上，你必須喬裝打扮，掩他耳目才好。」

說到此，猛地躍出，大叫一聲：「李塔，我周洪海在此。」

這一叫，直把朱洛辰的心也叫得卜卜跳，因爲凶多吉少，血淋淋的慘劇就快呈現眼前，果然，一點也沒有猜錯，李塔惡狠狠的說道：「原來是你這老傢伙，好哇，你要賣交情，拯救朱海量的兒子，我偏要你死在他的眼前。」

說罷，一擺手中長刀，便向周洪海奔去。

好個智慮深沉的周洪海，他並不亮兵刃，斜走一步說道：「李塔，如果較量兵刃上的功夫，你殺了我也顯不出你的本領，反之，江湖豪雄，祇說你幸運，可不是，你是出名的刀王，我祇擅於打暗器，兵刃上的本領，當然我是不及你。」

刀王李塔怒氣虎虎的道：「那末你要怎麼樣才死得心服口服？」

周洪海道：「這個很簡單，你用你的『八方潑風刀』，我用我的兩手三暗器功行，如果你能避得過我的暗器，將我殺死，這才顯得你的刀法厲害，而我的成名絕學也施展出來，死也得自己認命啦。」

刀王李塔仗着二十年苦練成功的「八方潑風刀」慨然答道：「好的，就讓你老兒，作最後的表演便是。」

說着，刀往前揮，舞成一片光暈，可是，周洪海雙手雖然是扣着鐵蒺藜，三角寒芒，並不發出，脚底下祇顧往側走，口中却說：「看傢伙。」

三隻手周洪海是暗器能手，他這般吆喝，李塔是不能不提防，手中長刀舞得更快，快如閃電，使任何暗器都不能穿過他刀光之內，以確保自己安全，但是周洪海祇是叫，手中暗器並不發出，這麼一來，李塔便不耐煩，因爲他已知道朱洛辰在楓樹林中了，於是咆哮如雷的說道：「周洪海，你究竟發不發暗器，如果不發，那我就一刀把你剁死算了。」

周洪海冷冷的說道：「你不是不知道的呀，我不發沒把握的暗器，要發那就三股暗器一齊來，務要將敵人擊斃，你當心自己性命好了。」

話雖如此，他暗器遲遲不發出，但脚底下却不斷的往側走，刀王李塔怕他暗器從背後打過來，不能不跟着他之身形移動，目灼灼的正面看着他。

刀王李塔祇顧提防他的暗器，中了他的詭計也不知道。原來周洪海不斷的往側走，旨在引誘李塔遠遠離開朱洛辰躲藏的地方，好使朱洛辰有機會逃走。

如今，他把刀王李塔引出楓林兩丈之外，距離朱洛辰已有七八丈遠之遙，他隨即大叫一聲：「姪兒逃命啊！」話剛說完，兩手一揚，彎腰曲背的向着刀王李塔。

這是雙手打三暗器的手勢。李塔恨得牙關緊咬，目露兇光，因爲不能不提防暗器，如此時此際，朱洛辰從楓林裡逃出，距離遠了，就難得追殺朱洛辰了，因此，他恨得怒目睜眉。

周洪海滿以爲此時此際，朱洛辰必然會從樹林竄出來，往山下逃去，却不料朱洛辰却高聲說道：「叔父，我不逃了，你這麼大的年紀爲我作替死鬼，我可不依，還是讓我跟他拚了吧，反正他要殺的是我而不是你。」

刀王李塔立刻說道：「是呀，樑子是我跟你朱家結的，和姓周的沒有關連，小子，你就出來送死吧，省得拖延時刻。」

刀王李塔這般說是欺騙之詞，其實周洪海拯救朱洛辰，他已恨透了，那肯放過周洪海的性命，不過周洪海打暗器是在遠距離的，急猝間他不能下毒手，所以想騙朱洛辰出來，先將朱洛辰幹掉，然後才殺周洪海。他這狡獪的心腸，祇能欺騙年輕的朱洛辰，却瞞不過智慮深沉的周洪海。

說時遲，那時快，朱洛辰已提刀從楓樹林走出來，雖然脚步緩慢，但距離刀王李塔不過兩丈之遙，這時候急煞了周洪海，他連連頓足道：「洛辰，你這小子，難道忘了父母之仇，弟妹之恨麼？我已經跟你說明白了啦，爲甚麼這冒冒失失的走了出來白白送死？」

他實在着急，但朱洛辰却答道：「叔父，我父母之仇要報，却不能眼見你老人家丟命，事已至此，不能兩全，讓我獨自擔當好了。」

這些話，把三隻手周洪海氣得鬚眉皆張，兩眼瞪大，破口大駡，道：「好一個不肖的傢伙，爲了你父母之仇，我願爲你賣命，你却不長進的討死，黃泉之下，有何面目見你爹娘。」

周洪海氣得發抖，朱洛辰却一步一步的走近李塔身旁，李塔側身一轉，面向朱洛辰，手中長刀就變了方向，刷的一聲就向朱洛辰扎去，饒是如此，他不能不提防周洪海的暗器，所以不能貫注全神，施展「八方潑風刀」法。

武藝功夫，不全神貫注，招術便走樣，所以朱洛辰還能招架得住，但形勢已經危殆，此時此際，周洪海如果要逃生，儘可以乘機逃生，但他却不能看着河朔英雄朱海量絕後，雙手一揚，扣在掌心的鐵蒺藜和三角寒芒射出，大叫一聲：「看傢伙。」

鐵蒺藜和三角寒光射出，勁道奇大，呼呼風响，刀王縱然厲害，不能不翻過身來揮刀招擋，錚錚兩响，兩股暗器全被撥落。但是，周洪海還有一件最厲害的暗器——低頭錦背花弓弩，那是餵上劇毒的弩箭，若被射中，見血封喉，全身發黑而死，所以刀王還是顧忌着他的。

周洪海兩股暗器打出，全被撥落，心中又急又憤，咬牙切齒的道：「洛辰，你這不孝的小子，還不逃走，更待何時，難道要我射低頭錦弩將你射殺麼？」他實在急極憤極，面也氣紅了，眼露兇光。

低頭錦背花弓弩，是絕命的暗器，江湖上聞名喪膽，他這一喝，朱洛辰不敢不依，祇得說道：「叔父，依你的主意就是，但朱門不幸禍及你老人家，晚輩難以報答你恩深義重。」說着一躬到地。

周洪海大聲喝道：「快走！」彎腰對着刀王李塔，這樣情形，是低頭錦背花弓弩發射的前奏，刀王李塔不能不注意及提防。

心無二用，李塔既然提防周洪海發射的低頭錦背花弓弩，便不能登開大步追趕朱洛辰，朱洛辰已在狂奔疾走中，因此，李塔便視周洪海爲絆脚石，若不將他殺死，便不能專心一志的追趕朱洛辰，於是便猙獰一笑道：「周洪海，我本來不打算跟你動手的，但你既然存心和我作對，就不能不取你性命。」說罷，手中長刀一緊，舞成一片光暈，直向周洪海撲去。

周洪海知道他的「八方潑風刀」厲害，不與之硬拚，祇顧往後退却，李塔上前一步，他便退後一步，始終保持丈許距離，彎腰曲背的對着李塔，作出發射低頭錦背花弓弩的準備，因此，雙方一進一退的僵持了一刻。

周洪海不敢貿然發射低頭錦背花弓弩，李塔也不敢貿貿然的撲殺過去，恐怕被毒弩射中，祇好沉着氣，一步一步的迫近周洪海。因爲他已看清楚了地形，祇要不斷的上前壓迫，不久，周洪海便要退到懸崖的邊緣，那時即使不能把周洪海殺死，也將他迫落懸崖之下，跌個粉身碎骨了。

周洪海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危險，但他爲了拯救朱洛辰，顧不得自己性命，他這樣跟李塔相持，目的是拖延時間，好讓朱洛辰有充份時間逃下南山。因爲南山脚下，道路分岐，有三岔路，朝東走是桑樹舖，朝西去是白楊灣，往南走便是牧羊莊，這三條開岔路，背道而馳，如果李塔不能在三岔路口趕上，朱洛辰逃出魔掌的機會極高。因此，周洪海沉着應付，不言不語，雙眼瞪住李塔，裝在背上的低頭錦背花弓弩，祇消按動機鈕，毒弩便連珠發射。

相持了半頓飯之久，周洪海估計朱洛辰已逃下南山了，但他本人也已退到懸崖的邊緣，就在此時，他戟指大駡：「李塔，當年朱海量雖然斬斷你一臂，可是並沒有乘勝傷害你性命，如今，你殺死他，於情於理，你已經報了斷臂之仇，他幼子何辜，亦遭殺戮，你這樣狠心辣手，險惡心腸，天理難容，現在朱洛辰已逃了，你剁死我也不能殺絕朱家，反之，日後他一定能爲父母報仇、爲弟妹雪恨，一報血海深仇。」

說罷，伸手一按機鈕，三枚低頭錦背花弓弩，已連珠射出，快如閃電。

好厲害的「八方潑風刀」法，連珠射出的毒弩箭雖快，幻成一片光暈的刀風更快，錚錚錚一陣的亂响，三支弩箭，全被擊落。

刀王李塔縱聲大笑道：「周洪海，你最厲害的毒弩射盡，你的性命也就完了，看刀！」

說罷，舞刀撲了上來，打算將他剁爲肉醬，以洩心頭之恨。但周洪海脚下功夫也是不弱，縱身一跳，已向懸崖躍下，身子好似一根鴻毛似的，一連打了幾個觔斗，直向犬牙交錯的石荀上墮下，不用說，登時碎骨粉身，血肉四濺。

刀王李塔目覩這慘狀，一點也不惋惜，反而恨恨連聲道：「周洪海你這老傢伙，誤了我不少時間，如果趕不上朱洛辰，回頭我定將你屍體化骨搗灰，讓你死無葬身之地。」說罷便將長刀歸鞘，大踏步的向大山路撲去。

可是到了三岔口，曙色朦朧，路上沒有朱洛辰的靴跡鞋印，究竟朱洛辰打從那一條路走了，他是無法猜想，祇是狂呼猛叫：「姓朱的小子，有種的給我滾出來。」

李塔的呼叫聲，隨着曉風消逝，他空有妙絕的武功「八方潑風刀」法，這時候亦是無所施其技矣，祇好向路旁的白楊樹發洩，蓬蓬蓬的一連砍斷了三株合抱粗的白楊樹。

一個趕馬來的御者，合該遭殃，趕着一輛空車從東面來，看見白楊樹被砍倒，匆匆收韁勒馬，可是已來不

及了，李塔已飛步撲來，高聲叱喝道：「小子，你有沒有看見一個穿武裝肋下佩刀的傢伙？」

這個御者給他嚇昏了，一交跌下地來，四肢挺直的橫陳地上，李塔恨他不回答，一刀將他腦袋砍了下來，奪了他的馬車，朝東奔去。

車行甚疾，朝陽吐艷，旭日東昇之際，他已趕到桑樹舖，那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店戶林立。

李塔雖然是五十開外的老人，但他在二十年前，是闖慣江湖的，此刻雄風猶在，才下車便跑進大路旁第一間客店，用手一拍柜台，柜台立時倒下，坐在柜台後面的掌柜，給他嚇得魂亡膽落，忙問：「客官，你老人家意欲何爲？」李塔一指肩上的長佩刀，大模大樣的說：「你知道這是甚麼東西嗎？」

老掌櫃抬頭一望，這時才看見他背負一口四尺多長的長刀，幾乎跟他身體一般長，做客店這一行業的人，是閱人甚多，長年累月，諸色人等都見過。

當下打量了李塔一眼，便知道他是江湖中的大魔頭了，那敢怠慢，立刻倍加小心道：「在下不知老英雄駕到，敢情是小二們開罪了你老人家，請多多原諒，要甚麼請吩咐在下便是，自當遵命。」

李塔哈哈一笑道：「你店裡的小二並沒有開罪我，可是我要給你一個下馬威，不然，你會不知道我刀王李塔的厲害，我要問你，今天有沒有看見一個少年武士，肋下佩着一把刀的打從這裡經過？」

掌柜一口回答道：「沒有，我從晨早坐在櫃台上，直至如今，不曾看見有肋下佩刀的少年武士，如果有這樣的人經過，我坐在櫃台裡，面對大路，不會看不見的。」

李塔心中一想，御者駕車從桑樹舖來南山三岔路口，如果他在路上看見朱洛辰不會不說的，既然御者不說，而掌櫃也沒有見過，那末朱洛辰準不是朝東走的了。

他想到至此，因爲急於要追殺朱洛辰，再也不打話，飛身一躍，跳上車去，撥轉馬頭，折回原路，再奔南山而去。

掌櫃看得呆了，自然不敢再說一句話。誰知就因爲不敢再說一句話才招來殺身之禍。

原來今天早上，掌櫃是見過一位少年武士來店裡，匆匆吃了二十多個牛肉飽子，但這武士肋下並沒有佩刀，也不携任何武器，所以他一時錯覺，以爲沒有帶刀的，便不是李塔所要問的人，到李塔登車時，他才忽然想了起來，由於剛才說過沒有見過，所以恐怕將這個少年武士說出，李塔會怪責他前言不對後語，祇希望這沒帶刀的少年武士，不是李塔所查問的人。

天下事，希望是往往相反的，現在掌櫃的這個希望就適得其反，這個沒帶刀的少年武士，不是別人，正是朱洛辰，他逃下南山，在三岔路口，湊巧碰着一輛空馬車在後趕路，馬車代步自然比走路快，所以一步竄上車上，將身邊的銀兩都給了御者，叫他驅車折回桑樹舖，途中，朱洛辰想起周洪海的吩咐，儘量喬裝打扮以掩李塔的耳目，因此，他在路上將腰間所佩的單刀扔進草叢中去。

這一切的情形，御者都看見了，祇是不曉得朱洛辰爲甚麼如此罷了，後來重至三岔路口時，給李塔這一喝，御者驚慌過度，立即昏死過去。

當眞是無巧不成書，御者驚昏被殺，掌櫃又不敢將沒帶刀的朱洛辰說出，刀王李塔便白走一遭，當他查過白楊灣和牧羊莊之後，都證實沒有朱洛辰的行踪，怒冲冲的折回桑樹舖，質問掌櫃，此時掌櫃將沒帶刀的朱洛辰說出，已經日落西山，暮色四合，要追殺朱洛辰已來不及了，李塔一怒之下，將掌櫃殺死。

相差了一日時候，距離路程七十餘里，此時朱洛辰已抵達了鳳翔坡，饒是如此，他仍急如喪家之狗，砰一聲，跟途人撞個滿懷，立時心生異感，抬頭一望，更使他心中納罕，因爲跟他撞個滿懷的途人是白面男子，而剛才身體相觸之處，明明白白是女性的胸前。

朱洛辰二十多歲的年紀，雖未娶妻，但男女之分別，他是懂得的，當下怔怔的看着那個女扮男裝的少女，祇見她頭戴儒巾，身穿藍色長袍，面白如玉，雖然易叙而弁，猶有脂粉。
當下拱手道歉道：「姑娘，請恕在下有要事在身，忽忙趕路，所以偶然不愼，觸犯玉體……」

話說至此，挑着琴劍的書童，勃然大怒道：「胡說，你這傢伙，好沒禮貌，我家相公，明明是個男子漢，你怎麼會說他是個姑娘，這樣侮辱斯文，該當何罪。」

說罷，刷一聲拔劍出鞘，便欲襲擊朱洛辰，但這個女扮男裝的相公，却高聲喝道：「碧羅，不許動手，快將寶劍給我。」

這個女扮男裝的相公，接過寶劍之後，便拱手作揖對朱洛辰道：「兄台有要事在身，忽忙趕路，在下亦急於投店，所以舉步匆匆，可是，我得告訴你，錯過了鳳翔小鎮，五十里沒有站頭，你步履跟蹌，看樣子，定然是走了很遠路程，筋疲力倦，不可能再走五十里的啦，你不如在這裡投店，歇宿一宵。」

朱洛辰一想也是，但是，他伸手一摸，面色立時脹紅，搖頭說道：「我還是趕夜路的好，不歇店了，多謝姑……」說此，立刻改口道：「不，是多謝相公。」

這個女扮男裝的相公，好像看出

他的底蘊似的，微微一笑道：「兄台，用不着尷尬，如果一時錢銀不便，在下這裡有的是。」說完之後，便吩咐書童將琴劍書囊，挑往客店中去。朱洛辰祇好跟着走。

朱洛辰是闖過江湖的武士，現在看見這個女扮男裝的相公，闖江湖的經驗更爲豐富。她跨進店門，很安詳的朝着櫃枱說道：「掌櫃，給我一桌八大碗的酒席，開到房來。」

說罷，掏出一錠十兩銀子，往櫃台上一扔，啊！不偏不斜，這錠銀子剛好丟進掌櫃的手心裡。

朱洛辰看得清楚，這樣的丟銀子，完全是打暗器的上乘手法，不禁心中納罕，暗自驚奇，因爲這個相公是女扮男裝的，他打暗器手法如此的上乘，那末，她是何方神聖，那一路的女英雄？

他胡思亂想的在猜，背後猛地給人一推，那個書童大聲說道：「你還楞在這裡幹甚麼？我家相公有請。」

朱洛辰這才轉過身來，向女扮男裝的相公拱手道謝，但她已衣袂飄飄的隨着店小二走進長廊去了。

店小二泡來香茗，女扮男裝的相公看房中無人，這才對朱洛辰說道：「我早看出你是武林中人，可是不知道你是那一門派的人物，如今邂逅於此，總算是彼此有緣，請道眞詳，你的急事也許我能幫你一點忙。」

朱洛辰見她如此俠義心腸，慨慷行善，便將自己的遭遇，細說一番。她哈哈一笑，對書童道：「妹妹，我沒看差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她掉了兩句文，朱洛辰便越發覺得她行徑怪異，拱手問道：「在下還沒有請教兩位高姓大名？又是何等樣的人？」

那書童搶先答道：「那還用說，我們兩個都是易釵而弁的女子，她是我姊姊杜飄香，我是她妹妹杜碧羅，祇因父母爲奸人所害，迫得女扮男裝，逃避奸人耳目。」

朱洛辰聽聞此說，正是無獨有偶，忍不住問道：「請問兩位之高堂，是給誰人所害？我看姑娘的打暗器的手法，端的是上乘功力呀。」

杜飄香未答，杜碧羅已搶先說道：「朱兄台，江湖上好武功的人有的是啦，我父親八臂哪吒杜伯光，母親玉翻杆黃秀雲也是武林中人物，在青符幫中，也是個頂尖兒的人物，但是……」

她說到此，停住不說下去，倒是杜飄香率直，坦然說道：「朱兄台，你在江湖上行走，定然知道青符幫幫主陰陽掌陸雲亭的名字啦，我父親就因爲陸雲亭色迷心竅，强霸別人妻子，所以反出青符幫，也因此而罹殺身之禍。」

「陸雲亭强霸的不是別人，正是我母親，如今，他還派幫中紅、白二判，追殺我們姊妹兩人，要取我們姊妹人頭向總舵覆命。」

朱洛辰本來爲了父母弟妹之仇，心急往武當山盜取「龜蛇劍譜」的，現在聽聞杜家姊妹，爲青符幫紅、白二判追殺，俠義之心勃然而起，說道：「有我朱某在此，憑我家傳萬勝刀法，妳要往那裡避難，我護送妳們前去便是。」

杜飄香搖了搖頭道：「不行，你的本領，剛才已領教過了，不但不是陸雲亭的對手，遇着紅、白兩判這二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勢必丟命，我們祇能同丹共濟，喬裝打扮，冒稱夫婦，還可以逃往關外躲避一時，比方，你改扮女裝，僞稱是我的妻子，那就可以掩人耳目，不但紅白二判看不出，刀王李塔也意想不到你會易弁而釵了。」

這個辦法眞是個好辦法，但朱洛辰却不屑改扮女裝，尤其是不願在別人面前，稱該女子爲夫婿，於毅然道：「兩位爲了要逃避紅、白二判，女扮男裝猶可說，我朱某人却不必男扮女裝，因爲祇消我盜取得武當山的『龜蛇劍譜』，學成了這一套劍法，就算陸雲亭的陰陽掌多厲害，也難與『龜蛇劍法』相比。」

說到「龜蛇劍法」，杜碧羅搖頭晃腦道：「朱兄台，你不要白日作夢，這本劍譜，我也曾聽聞母親說過，但是今時不同往日，如果在十年前，這本劍譜放在上清宮藏經閣，憑我們三人本領，不難把它盜了出來，但現在却萬萬不能。武當四老已經將藏經閣封閉了，修練『龜蛇劍法』，據巫峽神女峯的大千老師太說，武當四老的老大蔣立賢，已修成了二十四招，老二毛玄壽，也修練了十八招，其他老三老四，還未修練得十二招，試問在這樣情形之下，你怎能盜得劍譜呢？」

神女峯的大千老師太，是語不含糊的武林前輩，她這般說，定然是不會假的，因此，朱洛辰嗒然若喪，長嘆了一聲道：「罷了，罷了，早知如此，我不讓周洪海世叔白白的丟了性命。」

話說至此，店小二叩門送酒席進來，杜飄香便對朱洛辰道：「我們喝酒吧，既然有這麼一條門路，也許我能想辦法的。」

次日早晨，杜碧羅面色欣然的走了進來，對朱洛辰說道：「姊姊已想出一條妙計了，你快快隨我來，姊姊等候你啦。」

朱洛辰立即隨同前往，到了房中，杜飄香已取出一襲釵裙，對朱洛辰說道：「朱兄台，昨夜我已盤算了一宵，大千老師太跟家父摯交，她老人家也憐憫我姊妹之遭遇，祇是愛莫能助罷了，如今，有了『龜蛇劍譜』這一條門路，我們上神女峯懇求她，我知她和蔣立賢，雖則釋道不同，但是她倆交情甚好，爲了我們兩家父母之仇，

大千老師太一定肯爲我們想辦法的。祇是前往神女峯，路途遙遠，路上說不定會給紅、白二判或刀王李塔找着，我想你還是喬裝打扮的好，這襲釵裙，雖不稱身，倒可將就，你拏去吧，待會兒離開客店之後，找僻靜的地方更換打扮便是。」

朱洛辰實在不願男扮女裝，但爲了報父母弟妹不共戴天之仇恨，祇得勉爲其難。

就在是日午後，他在樹林中更換了女裝，由於他生得唇紅齒白，玉面朱唇，倒也有幾分相像，再加上杜飄香爲他修飾一番，越發酷似一個少女，杜碧羅打趣的道：「如果我有這麼一個漂亮的妻子，縱然短十年命也甘願，可惜我沒此福氣，到頭來便宜了姊姊。」

杜飄香聞言怒道：「不許你這丫頭亂嚼舌根。」

他們一行三人，因爲喬裝打扮之故，在路上雖然幾次遇着刀王李塔，但李塔却想不到朱洛辰會扮了女裝，尤其是想不到他會作人妻子，所以幾次道左相逢，都沒有上前查問，但暗暗跟綴。

那一天，也是合該有事，途經巫峽的白牛灣，突然間一個穿紅，一個穿白的漢子，迎面而來，杜碧羅眼快，已認出了這兩人，正是青符幫中的紅、白二判，當下便低頭的對杜飄香說：「姊姊，紅袍判官崔龍，白衣判官崔虎來了。」

朱洛辰本能地抬頭一看，紅袍判官崔龍身軀雄偉，肋下佩刀，白衣判官崔虎，鬍鬚如戟，儀容威猛，背上插着一對虎頭鈎。

他二人迎面而來，四道眼神不斷的打量着杜家姊妹。看樣子，他二人好像依稀認得杜飄香姊妹似的。

白牛灣距離神女峯不過二十里，祇要避過這一關頭，就可以化險爲夷，朱洛辰爲了轉移紅、白二判的注意，便撒嬌的對杜飄香說：「相公，我腿也酸了，找店子歇息吧！」

杜飄香會意了，點了點頭道：「好的，前面不遠就有客店，娘子，你忍耐一下吧！」

紅、白二判見慣了杜家姊妹的，因爲他們同是青符幫中人，所以杜飄香二人雖然女扮男裝，面貌依稀可辨，所以生疑，但是，現在聽聞一個少婦稱杜飄香爲相公，疑心頓滅，原因是女子可以扮男裝，但不能女子可以娶妻的，由於這個原故，紅、白二判便不再思疑了，揚長而去。

朱洛辰這一施計，不但解救了杜家姊妹，也解救了自己之危，原來暗中跟綴的刀王李塔，他本來也思疑這少婦是朱洛辰喬裝打扮的，但此刻聽聞他這般撒嬌，杜飄香又親暱地安慰，也就不再思疑了，祇道他們少年夫妻，携眷而遠行。

三個對頭相繼離去，朱洛辰與杜飄香，都捏了一把汗，互相慶幸。但是，當她們到了神女峯，懇求大千老師太協助報仇時，老師太連連搖頭，道：「青符幫勢力龐大，陰陽掌陸雲亭心狠手辣，而川鄂兩省地面，全是青符幫勢力範圍之下，不但我不敢幫妳們兩姊妹報仇，我想蔣立賢老道士，也決不肯拔劍相助的，武當山道侶衆多，又有俗家弟子，那肯因妳們姊妹而與青符幫結樑子呢？我看妳們還是依原來計劃，逃出關外好了，報仇之事不消提了。」

大千老師太一口拒絕，不肯協助杜飄香姊妹報仇，朱洛辰便跪下來說：「老師太，妳老人家說得對，川鄂兩省都在青符幫勢力之下，犯不着跟他結樑子。但我却不同，我生長在河北，跟青符幫並沒有過節，你幫我忙，並不開罪青符幫呀，蔣立賢老道長傳授我劍法，這是武當劍法外傳，與青符幫沒關係。」

大千師太搖頭道：「話不是這般說，你和杜飄香雖然是假夫妻，却日久生情，已有卿卿我我之跡象，你學成了『龜蛇劍法』，不會不爲她們姊妹報仇的，將來青符幫知道了，這段樑子不已是結下了麼？所不同的，是直接與間接的罷了，異途同歸，青符幫的人決不會放過我的，而且蔣立賢老道士，也不會將武當山絕技——『龜蛇劍法』傳給外人，這個你不得妄想，我勸你們三人速速離開此地，同奔關外保存性命好了。」

大千師太一再推却，杜飄香跪在地上磕頭道：「老師太，妳老人家眼看得明白，我委實愛上了朱郎，我倆也曾嚙臂爲盟，將來定要結成夫婦，正因他是我未來的夫婿，我才躭心他的性命，我姊妹生長在江南，而青符幫的勢力也祇及南方省份，我逃到關外，便可以脫出青符幫中之追踪，朱郎則不能，刀王李塔是北地强樑，朱郎縱然逃出關外也難保性命，老師太，我父母已慘遭奸人殺戮，姊妹身世飄零，難道妳老人家還忍心看着我夫婿也死在刀王李塔手上嗎？」

這一頓話說得十分悲愴，杜碧羅也跪下地懇求道：「老師太，我杜氏一門，沒有一個男丁，如今，姊姊總算名花有主，如果朱大哥也死了，我姊姊縱然逃得了命，苟延殘瑞，亦如柳絮無依，請老師太結個善緣，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哩。」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句話最中聽，何况朱洛辰也磕頭道：「老師太，至於我爲杜家報仇之事，決不會魯莽行事，必然糾合江湖豪傑，然後才向青符幫決鬥，一舉而將他擊潰，決不誤事，目前祇報我父母之仇而已。」

由於杜碧羅說動了大千老師太惻忍之心，朱洛辰又保証不魯莽行事，向青符幫爲難，老師太這才答應替他們想辦法，因爲蔣立賢老道士苦練了

好幾年，才練得龜蛇劍法二十四招，當然不會隨便授人，所以老師太雖然答應，一時也無法可施。

過了幾日之後，大千老師太心血來潮，忽然想起劉阮入天台的故事，便對朱洛辰道：「蔣立賢老道士生平有兩樣嗜好，喜歡弈棋和愛吃蜜餞葡萄乾，你們快去準備妥當，成敗在此一舉。」

杜飄香等自然高興萬分，立即準備妥當。

那天，大千老師太邀了蔣立賢老道士前來下棋，他們兩人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盤膝坐在神女峯頂，由晨至午，一局未終，因爲二人俱是著名棋手，旗鼓相當，難分勝負，要知道弈棋這種玩意，能使人廢寢忘餐，所以這一局棋未終，勝負未分，兩個老人都貫注全神，忘了進食，但他們都腹饑口渴。

就在此時，一個少年男子，全身縞素，左手提着一壺清茶，右手持着一個食盒，從峯脚下走上峯頂來。

這少年不是別人，正是朱洛辰，大千老師太早跟他約好，所以朱洛辰上到峯頂，老師太便呼叫道：「小伙子，你這壺是酒還是茶？」

朱洛辰答道：「是上好的香茗。」

老師太點點頭道：「如此甚好，咱們釋道二人，格守清規，不喝酒祇喝茶，賣一杯給咱潤潤喉好麼？」

朱洛辰答道：「用不着花錢，如果肯傳授我一點武藝功夫，休說喝茶，盒子裡的蜜餞葡萄也奉送。」說罷，把盒子打開，一股芬芳蜜味襲人心脾。

蔣立賢老道士本來就喜歡吃蜜餞葡萄乾的，何況此時饑腸轆轆，當下便道：「傳授你武藝容易，快給我端上茶來吧！」

朱洛辰立刻跪在地上磕頭，口稱：「師傅在上，弟子朱洛辰孝敬你老人家了。」說着將這盒蜜餞葡萄乾呈上，蔣立賢此時聞着葡萄乾的蜜味，食慾亢甚，那管朱洛辰，伸手便取，一口一個，吃完之後，嘖嘖稱贊葡萄乾的美味。

大千老師太安排了這一個騙局，不但使朱洛辰獻茶遞葡萄乾，取得了蔣立賢之諾言，還故意讓了一着棋，於是棋局告終，蔣立賢哈哈大笑，得意呼呼的說：「老師太，這一局棋是我贏了。」

大千老師太哈哈的說道：「如果沒有這一盒葡萄乾給你充肌，士飽馬騰，也許你會輸給我哩。」

蔣立賢老道士這才想起答應過傳授武藝，於是問道：「孩子，你要學甚麼功夫呀！」

朱洛辰恭恭敬敬的說道：「弟子要學的是『龜蛇劍法』。」

這一說，蔣立賢立即面色陡變，厲聲喝道：「你這小子，誰敎唆你前來施詭計？」

朱洛辰垂首答道：「師傅，弟子身負血海之仇，是叔父周洪海臨終時指點，我求師傅傳授絕技報父母之仇，雪弟妹之恨。」說罷，便將自己身世之遭遇哭訴了一番。

提起三隻手周洪海，蔣立賢不會陌生，頓足大駡道：「周洪海可惡之極，不該將我武當山『龜蛇劍法』之秘密洩露於外，這是不傳之秘的武學。」

朱洛辰連忙叩頭道：「可是沒有『龜蛇劍法』，不能破『八方潑風刀』，周叔父可憐我全家被殺，血海深仇，才指點這一條明路，萬望師傅見憐是感。」

大千老師太乘機說道：「蔣道兄，周洪海捨身以存孝子亡命，難道你老人家就吝嗇武當絕技，使他終身抱憾，不能爲父母弟妹報仇。古人說得好，『百善莫如大於孝，爲行莫以孝爲先。』你老人家就成全他這一片孝心吧！如果我有本領幫他忙，也傾囊相授他了。」

講到一個「孝」字，蔣立賢是沒法推辭，沉思了良久，緩緩的說道：「朱洛辰，我縱然傳你『龜蛇劍法』，也祇有二十四招，配合『蛇形劍』尚差十二招方成整套，饒是如此簡單，你即使天資聰穎，也得苦練三年。」

朱洛辰垂首答道：「爲了父母之仇，弟妹之恨，別說三年，就算三十年也得苦練。」

蔣立賢老道士祇好帶了他回武當山，傳授他「龜蛇劍法」。

光陰荏苒，轉瞬三年，都是桃紅柳綠的季節。

這一次朱洛辰重回神女峯，武功火候，迴異於往昔，雙眼神光炯炯，寒光電閃一般，顯然內功造詣湛深，故能精光內蘊，當他表演「龜蛇劍法」時，劍氣如虹，特別是那二十四招仿效靈龜的招數，第一流武林高手大千老師太，也連連稱讚這是妙着的絕招。

不用說，杜家姊妹也喜得手舞足蹈。當下杜飄香便說道：「朱哥哥，你學成了『龜蛇劍法』，咱們在江湖上再不懼怕仇人了，明天起程北上如何？」

朱洛辰未答，大千老師太已口宣佛號：「阿彌陀佛，善惡到頭終有報。」接着又說道：「你們都不用心急了，這三年來，我已暗地裡邀請武林豪傑，打聽你們兩家仇人的動態，如今『龜蛇劍法』已有成，正是朱、杜兩家報復血海深仇之期了，但你們切勿濫殺無辜，須知禪門格言，有所謂『愼勿種因』，有因必然有果，正如刀王李塔、陸雲亭等二人，就因爲種下的惡果，故有此惡報，告訴你們吧，刀王李塔在此三年來，仗着『八方潑風刀』法厲害，打遍中原無敵手，組成一個幫會，名爲『長刀幫』，正打算南下開拓地盤，已約鬥青符幫幫主，要與陸雲亭決一死戰，不過陸雲亭並沒有答覆他，看來不久，這兩幫人馬必水火不容，因爲刀王李塔囂張之極，而陸

雲亭又不甘喪失地盤，必然作一生死之戰。」

朱洛辰杜飄香等聽聞此說，歡欣萬狀，特別是杜碧羅，更歡喜到把姊姊摟抱作一團，大叫道：「咱們爹娘之仇報後，我姊妹兩人，得跟朱大哥修練『龜蛇劍法』，三人聯手，行俠江湖，盡將爲患社會的幫會以及慘殺無辜的強樑草寇，殺個清光，爲老百姓造福。」

她這個抱負，大千老師太首先第一個讚成，合什說道：「善哉，善哉，江湖戾氣，會因你們這幾個小輩一掃而空，盡殲羣醜，而武當山的『龜蛇劍法』，也因而宏揚宇宙，不負張三丰祖師長年累月修爲了。」

杜飄香自然也同意妹妹之說，她剛才見過朱洛辰之表演，深深欽佩「龜蛇劍法」之奧妙。

大千老師太之消息委實靈通，就在半個月之後，長刀幫與青符幫決戰於白帝城外七里灘，不用說朱洛辰與杜家姊妹，自然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男女三人，立刻辭別了大千老師太，匆匆啓程。

沿途上，果見三山五嶽之人，絡繹不絕於途，有許多陌生面孔的中原武士，不用猜這準是長刀幫的人了。

白帝城外的七里灘，位於巫峽盡頭之處，山明水秀，樹木青葱，野花如錦，特別是岸邊的芳草，重疊滋生，蔚成了一道數十丈長短的深綠色藩籬，風景如畫，朱洛辰撫劍太息道：「大好的自然風景，却給這兩個魔頭弄成腥風血雨的大屠殺，當眞是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了。」

話說至此，遠處征騎飛馳，黃塵如霧，蹄聲動地而來，杜碧羅說道：「奇怪，我們素知青符幫是沒有這麼多的馬隊，何況有數百騎人馬之多，馳騁於此。」

朱洛辰笑說道：「中原武士喜歡馳馬擊劍，看來這隊人馬，準是刀王李塔的長刀幫，咱們暫時不要露面，都爬上樹去吧！龍爭虎鬥的大厮殺場面，就快開始了。」

說完之後，爬上大榆樹上，以枝葉掩蔽了自己身體，杜飄香倚偎在他身旁，杜碧羅也蹲在他背後。

三個男女，正在眺望遠處之際，七里灘上蘆葦叢中，忽然一聲哨子响，一陣欸乃之聲，自蘆葦中划出二十多隻快船，當中一隻，船頭上豎立一面大大的青符，杜碧羅看得分明，這隻快船之上站着三個人，左邊紅袍如血，右邊白衣如霜，站在中間黑色大氅之內，衣袂飄揚却是青綠色的，這不是別人，正是殺父母仇人——陰陽掌陸雲亭。

她看得兩眼冒火，鼻子生烟，便欲拔劍跳下，朱洛辰一手扯住說道：「不忙，待兩幫人馬會齊之後，才好動手。」

不一刻駿馬嘶鳴，數百騎人馬，涯聚岸邊，排成陣勢，一枝繡着長刀的紅旗飄揚，刀王李塔立馬於紅旗之下，提刀挑戰。

陸雲亭也不示弱，率領紅、白雙判，從船上飛縱而跳到岸上，接着青符幫黨徒，便人如蟻隊似的，紛紛登陸。

刀王李塔雄糾糾的飛身下馬，提刀上前，高聲叫呼道：「陸雲亭快出來會我，我是刀王李塔。」

陸雲亭在紅、白雙判伴同之下，大踏步走上前來。

兩陣對峙，雙方之黨羽，俱都雁翅排列，正欲動手厮殺，突然間從大榆樹上跳下三個人來，他們也是雁翅排開，在兩邊的陣勢之中站着。

刀王李塔眼快，已認得這個穿白衣的少年武士，正是自己找尋了三年而未尋獲的朱洛辰，如今突然相逢，他心中一愕，那一邊廂的紅、白雙判，齊聲叫道：「幫主，杜家兩個丫頭也在此。」

杜碧羅嘴巴不饒人，勃然說道：「崔龍、崔虎，你兩個爲虎作倀的傢伙，有眼無珠，本姑娘是女俠不是丫頭，而且本姑娘不殺無名之輩，要殺的是姓陸的大魔頭。」

杜飄香也亮劍出鞘跟妹妹併肩而立，陰陽掌陸雲亭那把她們二人看在眼中，哈哈一笑，道：「妳們兩個丫頭要討死也得等待片刻，待我了結李塔之後，再來收拾妳兩個雌兒。」

就在此時，朱洛辰嘿嘿冷笑道：「陸雲亭，你不要託大，我朱洛辰此時此際現身出來，是爲了悲天憫人，不欲你兩幫黨徒多傷性命，李塔不用你了結，我會結束他的性命。」說罷，長劍一揮，指着李塔道：「三年後的今天，我要看看你的『八方潑風刀法』來。」

李塔那裡知道他學了「龜蛇劍法」，於是縱身而出。

陸雲亭是個陰險狠心的大魔頭，看見朱洛辰向刀王李塔挑戰，正中下懷，於是示意紅、白雙判他們不要動手，坐收漁人之利，因此青符幫之人，都不與杜氏姊妹過招。

正因他約束住幫衆，朱洛辰遂得以全神貫注厮鬥刀王李塔。

五行有相生相尅，武術也是一樣，李塔的「八方潑風刀」法，雖然舞得風雨不透，但是，朱洛辰就地一滾，施展出二十四招仿效靈龜的龜蛇劍法，貼地而進，滾入刀光之中，咯喇一聲，長刀更被他的劍尖挑中，脫手飛出一丈開外。

李塔突然失去長刀，手無寸鐵，一個翻身便欲逃走，可是，朱洛辰這二十四式仿效靈龜的劍法，動作雖然緩慢，却變化無窮，一縷劍光翻翻滾滾，李塔竟然無法脫出他的劍光範圍，不禁心中驚駭，手忙脚亂。

朱洛辰忽然大叫一聲：「爹爹，你老人家英靈不昧，定能看見孩兒爲你報仇。」說罷，劍光一攙，刷的一聲，

半截劍刃戳進刀王李塔胸前，劍尖透背而出，不用說，刀王李塔就此一命嗚呼！

陸雲亭眼見朱洛辰使出的劍法，招式奇特，是生平未見過的絕招武術，不禁暗暗佩服，但他性情陰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刻揚聲大叫：「朱英雄，你為民除害，殺死李塔，瓦解長刀幫，豐功偉績，在下佩服得很，從此後我們青符幫奉你為幫主，為老百姓仗義扶危。」說罷雙手向着朱洛辰一拱。

他以為用幫主的尊榮，可以籠絡朱洛辰，殊不知朱洛辰與杜飄香已嚙臂為盟，要結為夫婦，那肯讓未婚妻的仇人活着哩，當下冷笑一聲道：「姓陸的，不必花言巧語，杜飄香是我的未婚妻子，你這個狠心辣手的傢伙，我不殺你，是對不起我的未婚妻子，快來受死便是。」說罷就地一滾，人如旋風，已滾到陸雲亭身前，紅、白雙判兵刃並舉，卻抵擋不住。

陸雲亭到了這個地步，想不拚命也不能了，於是，運氣行功，施展生平絕學——陰陽掌勁，猛地雙掌劈出，想一下子將朱洛辰擊斃於地上，卻不料朱洛辰的二十四招仿效靈龜的劍法，妙到毫顛，劍光與人渾成一體，當眞是身劍合一，就在他避過了陰陽掌勁的當兒，劍光一抖，長劍如電，插進陸雲亭的胯下，登時斃命，倒卧在血泊之中。

朱洛辰殺死陸雲亭之後，一躍而起，指着青符幫衆人說道：「你們幫主動了淫心，强霸人妻，現在，我已將他的淫根刺斷，這是因果報應，你們如果不及早悔悟前非，好好的安份守己，定然得到報應。」

說到這裡轉過身來，仗劍對着長刀幫之徒衆道：「李塔這傢伙，二十多年前與我亡父較量刀法，我父親祇斷他一臂，希望他這惡賊從此改過，殊不知他練成了『八方潑風刀』法，自以為天下無敵，如今証明武功一途，是一山還有一山高的，你們目覩他的收場，以後應該不要胡為胡作，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青符長刀兩幫幫主都已斃命，幫衆那還敢說個「不」字，一聲呼叫，各自逃生。

一剎那間，蹄聲帆影，水陸行馳，千數百個强人，從此消聲匿跡，而江湖上也就再沒有青符、長刀幫出現了。

事實上亦不能出現，因為朱洛辰娶了杜飄香之後，將「龜蛇劍法」傳了她姊妹兩人，江湖上多了三個男女俠士，那還有幫徒作惡的餘地？

（完）

龍的傳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發現墳內有秘密　龍鳳婚前來拜祭

上文提要：龍翔披蔴帶孝，為父親及龍家上下受難者設靈，龍家慘案，早已轟動武林，驚動江湖，龍虎八兄弟得噩耗，急如星火全都趕來祭吊，個個痛不欲生，哭倒靈堂，龍翔告知各位叔叔，說當日現場留有一支白骨令，又據野和尚無廟說，毒害龍家百餘人的兇手，是個貌似骷髏的鬼怪之物，這種說法，引起大家的疑惑，衆論紛紛，究竟兇手是誰呢？

賀三財沉吟一下，道：「差不多要五十萬兩方才運用自如。」

趙虎望了吳獅、李豹等人一眼，道：「五十萬兩白銀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們七兄弟一時間也許湊不齊，但會盡力而為……」

鳳嘯天截口道：「勿須諸位費心，阿翔是老夫的女婿，我這個做老丈人的義不容辭，區區五十萬兩銀子本城主還負擔得起。」

可不是空口說白話，當場從懷中掏出來一張銀票，交給賀三財。

賀掌櫃定目一看，嚇一跳，雙眼都看直了，愕然道：「鳳城主，這是一百萬兩呀？」

鳳嘯天輕描淡寫的道：「不錯，是一百萬兩。」

「那多餘的五十萬兩……」

「可移作重建龍城的基金，倘若不夠，可隨時到鳳城支領。」

「應該夠啦，綽綽有餘。」

神州一君好大的手面，一出手就是百萬両白銀，七兄弟睹狀大為感動，為龍傳人有這麼一位好岳父而喜。

阿翔却不以為然，道：「數目太大，恕小婿歉難接受。」

鳳城主大感意外，吃驚道：「這是為何？」

「恩情太重，小婿深恐無法回報。」

「傻孩子，就算是鳳凰的嫁粧好了，誰要你回報。」

「娶妻娶德，不是娶銀子，這樣小婿更不敢收，免得天下英雄笑龍家的人貪財。」

「算是借給你總可以吧？」

龍翔這小子還眞牛，吃了秤鉈鐵了心，依舊堅持己見：「龍家已家破人亡，只怕還不起。」

鳳嘯天道：「別急，慢慢還，慢慢還，反正龍、鳳二家已經是一家人，本城主只有一男一女，龍城的財產本來就應該有鳳凰的一半。」

阿翔是個死心眼，任憑鳳城主說破了嘴，這小子就是不答應，鳳大小姐忍無可忍，及時大發嬌嗔道：「阿翔，這是爹爹對龍家的一份心意，你要是再推三阻四的就是不敬，我可要生氣啦。」

這一着眞靈，龍傳人終於勉强答應下來，但有一個條件，日後有錢時一定要慢慢歸還。

同時也決定，待此間事了，便赴鳳城，在龍城主百日喪期之前，與鳳大小姐完成終身大事。

*　*　*

諸事既定，鳳嘯天父女正欲離去，忽見龍祥莊的那個小二哥慌慌張張的跑過來說道：「二少爺，有人找你。」

龍傳人一楞，道：「是誰？」

小二哥神秘兮兮的道：「俺也不知道。」

賀三財怒斥道：「這是什麼話，在

二少爺的面前不得含混其詞。」

小二哥戰戰兢兢的道：「掌櫃的別生氣，小的句句實言，並沒有說謊話，只聞其聲，未見其人，根本沒跟那人碰過頭。」

趙二虎心知事非尋常，上前一步，急急追問道：「此人現在何處？」

小二哥指着遠處道：「在二少爺的帳篷內候着。」

鳳嘯天也意識到事情可能不簡單，神色一緊，朝大夥兒招招手，道：「走，咱們過去瞧瞧。」

小二哥阻止道：「不行，那人有言，只許二少爺一個人去，別人一概不准。」

「如果去了會怎樣？」

「他掉頭就走。」

「可知找阿翔作甚麼？」

「說是有機密大事相告。」

「什麼秘密大事？」

「他不肯說。」

狀元莊主趙虎與六兄弟交換一道眼神，對神州一君道：「鳳城主，你看要不要阿翔去冒險一會？」

鳳嘯天遲疑一下，道：「事情透着古怪，有冒險一試的必要。」

莫愁、鳳凰二女情深義重，深恐龍傳人發生意外，齊聲道：「此事疑雲重重，萬一那人包藏禍心怎麼辦？翔哥現在是龍家的命根子，千萬不能再出任何差錯。」

鳳城主很篤定的說：「無妨，咱們可在暗中爲龍翔掠陣，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便一擁而上，諒來人本事再大也插翅難飛。」

不錯，龍城的範圍並非很大，僅數十畝，眼前又高手如雲，就算是孫悟空，也逃不出大家的手掌心。龍傳人毫不猶豫，當即放心大膽的去了。

＊　＊　＊

阿翔的帳篷搭在九龍廳的後方城牆下。

是最大的一座，有門有窗，一應傢俱俱全。

門的正對面，後窗下，站着一個黑衣人。

雖然是背門而立，反應却極端敏銳，阿翔的前脚甫跨進門檻，還沒有弄清楚對方是誰，黑衣人便開口了：

「你是龍傳人？」

聲音冷冷的，怪怪的，很陌生，阿翔從來沒聽過。

龍傳人道：「是。」

「又叫龍翔？」

「對！」

「是龍雲的兒子？」

「沒錯。」

「你爹已經入土了？」

「是的。」

「叫他們滾回靈堂那邊去。」

「叫誰？」

「鳳嘯天、趙二虎他們。」

乖乖的，黑衣人好厲害，背門而立，根本看不到門外去，鳳嘯天、趙二虎等人又輕手輕脚，聲息全無，尚在二十丈開外便被他發現了。

阿翔道：「他們都是先父的好朋友，不礙事。」

黑衣人道：「不行，叫他們滾，除你之外，我老人家不見任何人。」

「都是自己人，見見又有何妨？」

「不見，不見，滾！滾！」

「好，叫他們走開就是，何必發這麼大的火。」

萬般無奈，龍傳人只好遵命行事，叫大家回到靈堂那邊去，道：「現在可以了吧？」

「可以了，把門關上。」

「關上了。」

「還有窗子。」

「也關好了，請前輩轉身。」

「小子，在我老人家未轉身之前，你最好先在心理上有個準備。」

「前輩這話什麼意思？」

「我老人家的貌相太醜，太難看，簡直不像人，別把你嚇着了。」

「笑話，不可能有這麼醜的人，前輩言重了。」

「我老人家說的是實話，嚇死人不償命，說多醜就有多醜。」

黑衣人沒有說假話，眞的很醜，儘管阿翔在心理上已有準備，當黑衣人轉過身來時還是嚇出一身冷汗。

尖頭、獨眼、塌鼻，闊嘴。

沒有脖子，大半個腦袋在肩膀以下，深陷在胸腔內。

嘴巴長在胸脯上，是一張特大號的血盆大口。

鼻子扁扁的、平平的，只有兩個黑窟窿。

耳朵碰住了肩膀，形狀奇特，比豬耳還難看。

不是瞎了一隻眼，而是天生的只有一隻眼，與嘴鼻成一條直線。

頭很尖，彷彿用刀削過，頭皮光亮如鏡，寸草不生。

兩隻手臂也不敢恭維，彎彎曲曲的像是街上叫賣的麻花。

這副尊容的確夠難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

似乎曾在大火裡燒過。

或者曾在沸水裡煮過。

甚至曾在油鍋裡炸過。

整個人都變了形，變成一個奇形怪狀的怪物。

貌相雖醜，語氣還算溫和，黑衣人招呼龍翔坐在他對面，道：「阿翔，有沒有嚇着你？」

龍傳人力持鎮靜的道：「還好，還好。」

「老夫有自知之明，如非事先告知，你一定會嚇破膽。」

「前輩是先天如此？還是後天意外造成？」

「是天生的。」

「請教高名大姓？」

「就叫我天殘老人吧。」

龍傳人驚「咦」一聲，道：「以前輩

的身手，分明是一等一的高人，怎會在江湖上藉藉無名？」

天殘老人徐徐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我老人家從未在江湖走動，今天還是處女行。」

「有特別的緣故嗎？」

「爲人作嫁，替人辦事。」

「替誰辦事？」

「你老爸龍雲。」

阿翔驚得跳了起來，道：「你是說我爹他老人家尚在人間？」

「不在陽世在陰間。」

「前輩會替鬼魂辦事？」

「不會。」

「那你……」

「是龍雲的鬼魂找上了我老人家。」

「找前輩作甚麼？」

「想借我老人家的嘴巴傳話給你。」

「前輩可以說了，龍傳人洗耳恭聽。」

「別急，你老子的靈魂尚在幽冥路上未到。」

「幾時可到？」

「大概快了。」

事越談越奇，話越說越玄，天殘老人姑妄言之，龍傳人姑妄聽之，隱約中帳篷之內似是充滿了森森鬼氣。

只見天殘老人突然閉起了獨眼，接連不斷的打起哈欠來。

不久額頭現出了汗珠。

接着臉色變成了蒼白。

猛然間，單眼暴睜，射出了一道陰森的寒氣，逼視着龍傳人，聲音也完全改變，變成了龍雲的聲音，急促的說道：「翔兒，翔兒，你在嗎？」

阿翔一聽是亡父的口音，忙不迭的跪倒在地，泣道：「在，在，翔兒在這裡，眞的是父親大人嗎？」

「翔兒，是我，錯不了。」

「你老人家現在何處？」

「剛剛通過奈河橋。」

「確已命喪火窟？」

「不是鬼魂怎會踏上幽冥路。」

「眼前的情況還好吧？」

「不好，長途跋涉，口乾舌焦。」

龍傳人是個乖兒子，馬上倒了一大杯水交給天殘老人。

天殘老人一飲而盡。

阿翔道：「爹，還渴不渴？」

龍雲的聲音道：「渴！渴！」

「要不要再喝？」

「喝，喝。」

眞能喝，將一大壺水灌完後，龍雲的鬼魂這才不再喊渴。

阿翔含淚忍悲道：「爹，你老人家是怎麼死的？」

「中毒而亡。」

「毒放在那裡？」

「主要在酒中。」

「是霸城的綠芙蓉？」

「沒有錯。」

「酒是怎麼來的？」

「是林清風買回來的。」

「爲何不用咱們龍城的仙人醉？」

「林總管也是一番好意，想換換口味。」

「毒會不會是霸城胡家的人下的？」

「這事非同小可，沒有証據最好不要下斷語。」

「爹在陰曹地府難道也不知兇手是誰？」

「兇手計劃周密，至今眞相不明。」

龍傳人大失所望的道：「據野和尚無廟說，龍城的大火是一羣野鬼放的？」

「和尚沒有說錯。」

「毒應該也是他們下的吧？」

「想當然耳。」

「眞的是鬼嗎？」

「是人扮的。」

「可知他們的來龍去脈？」

「眼前還不清楚。」

「當時，咱們龍城共有多少人？」

「一百零四人。」

「死的只有一百零二人，另外兩個人到那兒去了？」

「爲父的也覺得很納悶，正在追查。」

阿翔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繼續說道：「龍祥莊的賀掌櫃報告，在你老人家的壽誕之前，林總管從各地抽調了將近二百萬兩銀子，是否確有其事？」

神州一聖龍雲的聲音道：「確有其事。」

「是爹叫林清風辦的？」

「不錯。」

「你老人家要這麼多銀子做什麼？」

「想買一張老牛皮。」

「金劍、寒蟾、老牛皮，武林三寶之一。」

「對，上面記載着很多失傳已久的奇功，等於是一本武功秘笈。」

「找誰買？」

「一位神秘人物。」

「成交了嗎？」

「尚未成交龍城便付之一炬。」

「這筆銀子的下落如何？」

「要問林總管才明白。」

「那就快問吧，不然咱們龍家就要破產啦。」

「冥府鬼滿爲患，短時間之內恐怕很難見到他。」

龍傳人沉思一下，道：「壽筵之上，醉俠赫九與野和尚無廟也在座？」

「對，這兩個老無賴最愛湊熱鬧。」

「病丐痲六呢？」

「這個叫化子好像不在吧。」

「孩兒想起來了，無廟說過，痲六不在九龍廳，躲在樹上。」

「哦。」

「除病丐、醉俠、野和尚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外人？」

「大概沒有了吧，爲父的福薄德淺，向來不公開做壽，只有這三個老無賴敢來白吃白喝，其他的人差不多都會忌憚三分。」

阿翔取出白骨令，一晃，道：「爹，這個東西你老人家認識嗎？」

龍雲的聲音慈祥可親的道：「傻孩子，爲父的已經不是人，只是附着在天殘老人身上的一個飄忽的靈魂，對任何東西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你還是用嘴巴來說吧。」

「是一支用白骨製成，上面雕着骷髏頭，似劍非劍的東西。」

「叫什麼？」

「白骨令。」

「在那裡發現的？」

「九龍廳的斷壁上。」

「這樣說是兇手故意留下來的信物？」

「嗯！如果孩兒的判斷沒錯，毀滅龍城的兇手無疑就是白骨令的主人。」

「我兒說得對，事實可能正是如此。」

「你老人家可知白骨令的主人是那一個？」

「一無所知。」

「可曾聽聞那一位武林人物與此有關？」

「聞所未聞。」

龍傳人憂心忡忡的道：「這樣事情就麻煩了，看來白骨令主必然是一個極端陰險毒辣，工於心計謀略，而又極其神秘的人物。」

「不僅如此，還有一個十分龐大的秘密組織，我兒要特別當心。」

「爹爹有何指示？」

「大膽假設，小心求証，不論親疏，一視同仁。」

「你老人家懷疑……」

「爲父的沒有懷疑誰，但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人人有嫌疑，個個不清白，我兒千萬不可有先入爲主的觀念，以免摸錯方向，誤入歧途。」

「是！是！」

「翔兒，爹爹找你，主要是想跟你談談有關金劍的事。」

「金劍乃武林三寶之一，也是龍城的傳家之寶，是否仍安然無恙？」

「托天之幸，未爲兇手得去。」

「金劍在那裡？」

「藏在一個秘密所在。」

「快把確切的地點說出來，孩兒好去取。」

「糟啦，糟啦。」

「發生什麼事啦？爹。」

「有小鬼來抓啦，爲父的必須馬上走。」

話至此處，龍雲的聲音便戛然而止，沒了下文。

接見天殘老人打了一個哈欠，又恢復了他原來的樣子。

阿翔道：「我爹走了？」

天殘老人道：「走了。」

「爲何不多留一會兒？」

「閻羅殿上陰規森嚴，留不住。」

「以後還會不會再來？」

「有機會龍城主想必一定會再來。」

「幾時來？」

「這就很難說了。」

「每一次來都會附在前輩身上？」

「這是緣份，大概不會換人。」

「如此，請前輩切勿離開，就跟在小可身邊吧！」

「我老人家久居荒野，對塵世的生活很不習慣，必須即刻離開。」

「先父的靈魂若是再現，這可如何是好？」

「我老人家會再來找你的，可大放寬心。」

「在下還是不放心，爲報龍城血仇，勢必會四處奔波，並無一定的居處。」

天殘老人起身道：「龍小子，不管你身在何處，我老人家自有辦法找到你，大可不必爲此操心，老夫要告辭了。」

「再坐坐嘛。」

「不坐了。」

「晚輩還有很多事情要請教。」

「快說。」

「關於金劍藏放的地點……」

「龍家的機密，老夫一概不知，再見！」

說走就走，毫不遲疑，推開後窗，一閃而沒。

＊　＊　＊

返回九龍廳，大家正翹首以待，鳳嘯天、趙二虎、鳳凰、莫愁、小丁等人蜂擁而上，將龍傳人團團圍住。

莫愁搶先道：「龍師哥，你沒有發生意外吧？」

鳳凰亦道：「翔哥，你究竟遇見了什麼人？」

阿翔猶豫一下，環視全場一眼，道：「我遇見了一個人，一個鬼。」

小丁聞言大驚，倒抽了一口寒氣，道：「什麼？遇見鬼啦？這眞是千古奇事，人是何人？鬼又是那個？」

龍傳人一臉肅穆的道：「人是天殘老人，鬼是先父的靈魂。」

狀元莊主趙虎大驚失色的道：「賢侄是說大哥的鬼魂出現在龍城？」

「嚴格的說是附着在天殘老人的身上。」

「眞的是大哥嗎？」

「一點不差。」

「賢侄何敢如此肯定？」

「從聲音上可以分辨。」

鳳嘯天無限關切的道：「龍兄都對賢婿說了些什麼？」

「都是一些生前死後的瑣事。」

「有無將元兇的身份來歷說出來？」

「先父也不甚了了。」

將軍莊主吳獅跺脚道：「大哥是當事人，竟弄不懂是栽在何人之手？」

阿翔唉聲歎氣的道：「主要是兇手太狡猾，計劃太週密，組織又太龐大，做得天衣無縫，不露痕跡，故而無線索可尋。」

「在陰曹地府難道也查不出來？」

「正在查，一有消息先父馬上會通知小侄。」

六猳郎人傑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只要查出了此人的名和姓，咱們七兄弟保証叫他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神州一君鳳嘯天道：「抽調巨資的事親家可有說明？金劍有否落入賊手？」

龍傳人道：「抽調巨資確是先父的主意，銀子歸林總管保管，正在冥府追根究底，至於金劍並未被歹人得去。」

「金劍仍在龍城？」

「爹並沒有說。」

「你爲何不問？」

「問啦，怎奈小鬼來抓，先父的靈魂隨即消失。」

武林有三寶：金劍、寒蟾、老牛皮，大家都十分關心寶物的下落，聞言皆大失所望，唏噓不已。

＊　＊　＊

龍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醉俠赫九。

赫九今天沒有喝酒，步履很穩健，頭腦也很清醒。

不過，神色却很慌張，彷彿有大難要臨頭似的。

小丁阿狗對他的印象很壞，一照面就冷言冷語的嘲笑道：「喂，喝酒的，該來的時候不來給老城主拈香送終，現在跑來幹甚麼？」

醉俠赫九顫聲道：「實不相瞞，老酒鬼處境危險，是來請求保護的。」

龍傳人愕然一楞，道：「幹嘛要人保護？」

「因爲有人要殺我。」

「誰呀？」

「老酒鬼也弄不懂。」

七猴侯上樹聞言火冒三丈，戟指臭罵道：「媽的，你神經病，連要殺你的人都弄不懂，還保護個屁。」

赫九沒答理七猴，取出一物交給龍傳人。

「白骨令！」

「白骨令！」

一旁的莫愁、小丁一齊驚叫出聲。

沒錯，是白骨令，與阿翔懷中之物一模一樣。

龍傳人神情惶急，問話的語氣好像在審犯人：「這白骨令是幾時到你手裡的？」

醉俠道：「昨天傍晚。」

「什麼地方？」

「長安太白樓。」

「你在太白樓作甚麼？」

「吃飯，喝酒。」

「白骨令是由何人送達？」

「無人投送，是從天而降，插在一隻紅燒鷄上。」

「誰幹的？」

赫九搖頭不語。

小丁嘻皮笑臉的道：「也許白骨令主只是送你一支大牙籤，嚇唬嚇唬你，何必大驚小怪？」

醉俠惶恐不已的道：「不，白骨令主是欲置老酒鬼於死地，已經設下了期限。」

老爺莊主李豹半信半疑的道：「期限是那一天？」

「今日子夜以前就要取赫某吃飯的傢伙。」

「赫兄如何得知？」

「白骨令的背面有刻字爲憑。」

鳳嘯天取過白骨令一看，果見後面清清楚楚的刻着一行字：明日子夜前取爾項上首級。

阿翔神色凝重的道：「老酒鬼，昨夜你是怎麼過的？」

醉俠赫九道：「爬上大雁塔，熬了一夜。」

「好地方，居高臨下，四面空曠，沒有人來找麻煩吧？」

「還好，一夜平安無事。」

「睡得很香很甜？」

「嘻嘻，心裡發毛，一夜未曾闔眼。」

「後來呢？」

「天亮之後，遊人漸多，唯恐變生肘腋，便離開大雁塔。」

「到那裡去逍遙？」

「四處亂逛。」

「可曾發生意外？」

「一直平靜無波。」

「有無可疑的人物盯你的梢？」

「好像有。」

狀元莊主趙虎精神一振，道：「什麼人？」

赫九堆下一張苦瓜臉來，道：「街上行人衆多，又摸不清對方的底細，實在無法肯定。」

七猴侯上樹譏誚道：「那就繼續逛大街吧，或者再上大雁塔，重回太白樓，幹嘛跑來龍城？」

醉俠彎腰哈背的道：「時間越來越逼近，待宰的心情很恐怖，因知今日是龍大俠的喪葬之期，必定高手雲集，故而跑來龍城投靠。」

小丁很不客氣，道：「既知今日乃老城主的喪葬之日，爲何不前來弔祭？」

赫九辯解道：「老實說，自從目睹那場禍事後，老酒鬼的膽都嚇破了，委實不敢再重遊舊地，以免觸景生情，絕無對龍城主不敬之意。」

阿狗還是不滿意，故意拿話損他：「不來送終就是對老城主不敬，你還有什麼顏面請求保護？」

醉俠一聽臉都嚇白了，苦苦哀求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務請

鳳城主，趙莊主等各位老友鼎力相助，幫老酒鬼度過難關，逃過此劫。」

趙二虎與龍傳人、鳳嘯天、七兄弟密商數語後道：「原則上可以答應你，但赫兄必須與我等密切配合。」

赫九道：「如何配合？」

小丁直接了當的道：「簡而言之，要你幹甚麼就幹甚麼就行啦。」

醉俠赫九打了一個哈欠，道：「一夜未眠，正睏得慌，天大的事也得等老酒鬼睡上一覺，擺脫厄難，神清氣爽之後再說。」

狀元莊主趙虎道：「現在還不是睡覺的時候，咱們馬上就要離開龍城。」

赫九楞了一下，道：「離開龍城去那裡？」

「太白樓。」

「去太白樓幹什麼？」

「喝酒、吃飯，本莊主請客。」

「太白樓龍蛇混雜，最易遭人暗算，老酒鬼不去。」

神州一君鳳嘯天道：「我們大家陪你去，誰敢動赫兄的一根汗毛。」

赫九人雖窩囊，又嗜酒如命，被人當作怪物，是江湖人揶揄調侃的對象，其實並非糊塗蛋，略一尋思，便恍然大悟，道：「啊，我明白了，原來你們是想把老酒鬼當作餌來釣白骨令主？」

龍傳人毫不諱言的道：「老酒鬼猜對了，我們確有此意，這是取白骨令主性命的一個絕佳機會。」

醉俠毫不考慮，斷然拒絕道：「赫某不幹！」

「不幹很可能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重返太白樓，不也同樣是死路一條？」

「別躭心，我們會設下十面埋伏。」

「那是為了捉拿白骨令主。」

「也是為了保護你老酒鬼。」

八燕金燕子燕青粗聲大氣的道：「喝酒的，你這一生有大半輩子在酒鄉醉國裡混，對天下武林毫無貢獻可言，假使能夠因為你這個餌，將白骨令主逮住，可謂死而無憾，雖死猶榮，總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醉俠赫九可不這樣想，理直氣壯的道：「我老酒鬼生平無大志，寧可默默無聞的做一個醉漢，也不願做一個轟轟烈烈的烈士。」

葫蘆莊主張彪道：「你不想請求保護了？」

赫九道：「赫某渴望保護，但不願充釣餌，當犧牲品。」

野狼郎人傑毫不容情的吼道：「那閣下就請便吧，龍城只歡迎壯士豪客，不歡迎膽小如鼠的怕死鬼。」

醉俠赫九無動於衷，死皮賴臉的道：「既來之，則安之，老酒鬼到了龍城就不想再走了。」

這個老小子的臉皮可眞厚，索性搬來一張椅子坐下來，擺出一副笑罵由他笑罵，說不走就不走的模樣。

把趙二虎給惹火了，揮手道：「你不走，我們走！」

可不是空口說白話，話一出口，當眞放步離去。

其他的人緊隨在後，一霎時九龍廳廢墟上的人便奔走一空，只剩下醉俠孤零零的一個人。

這下赫九可急了，龍城慘遭滅門，醉俠記憶猶新，又有白骨令主在暗中窺伺，打死他也不敢獨自留在龍城，三步併作兩步的追上去，道：「老酒鬼跟你們一起走。」

鳳嘯天道：「我們要去太白樓，赫兄不怕？」

醉俠赫九愁眉苦臉的道：「好吧，好吧，老酒鬼承認鬥不過你們，跟各位去一趟太白樓就是，但必須答應赫某一個條件。」

趙二虎道：「什麼條件？」

「所有的安排應以老夫的安全為第一優先。」

「當然。」

「未經赫某同意任何人皆不得輕舉妄動。」

「可以。」

「白骨令主一旦出現，務必羣起而攻，不可給此獠出手的機會。」

「沒問題。」

「酒要極品，菜必佳餚。」

「小意思。」

「趙莊主請客？」

「本莊主早已有言在先。」

「事後還得請老酒鬼再大醉三日。」

「只要逮住白骨令主，大醉三月也辦得到。」

「好，老夫答應了，咱們走！」

鳳嘯天道：「現在還不能走。」

醉俠愕然道：「這是為何？」

神州一君道：「此事關係重大，半點也馬虎不得，應在此先好好的合計合計，方可立於不敗之地，同時還要喬裝改扮一番。」

小丁不耐煩的道：「這麼麻煩，還要化裝？」

龍傳人道：「當然要將本來面目掩去，若是被白骨令主識破行藏，就會前功盡棄，白忙一場，再找這樣的機會就難如登天了。」

＊　＊　＊

天未黑，燈未上。

長安太白樓的食客，亦未滿。

門口停下來一輛馬車，走下來四個人。

是神州一君鳳嘯天、狀元莊主趙虎、醉俠赫九與龍傳人。

醉俠還是老樣子，一襲長衫，斜掛着一隻酒葫蘆。

趙二虎、鳳嘯天、龍傳人皆經過一番改裝，掩去了武人身份，扮成仕紳模樣。

早有店小二迎了上來，揖客入內。

趙莊主道：「託龍祥布莊賀掌櫃代訂的酒菜準備好了吧？」

店小二馬上堆下來一臉的諂笑，道：「啊，原來是洛陽來的周大爺，酒菜業已齊備，只是雅座有些兒小困難。」

鳳嘯天道：「有何困難？」

「爺們說要六間雅座？」

「是啊。」

「分成樓上樓下，還要相連相對？」

「對呀，樓上三間，樓下三間，彼此相連相對。」

「現在只有五間，樓上三間相連沒錯，樓下的兩間中間還隔了一間。」

阿翔道：「這一間是怎麼回事？」

店小二道：「已有人事先預訂。」

「這好辦，換一間不就結了。」

「很不巧，小號的雅座已全部客滿。」

「那就改坐普通座，或者退掉吧，太白樓的損失我們負責。」

「退不得，退不得，這位大爺我們可惹不起。」

「是那一位？」

「朝中的一位大老爺。」

商賈惹不起大老爺，武林人物同樣不願與官場中人打交道，既是事先預訂，又非江湖人物，相信跟白骨令主搭不上邊，四人眉目傳語，滿口答應下來。

莫愁、鳳凰、小丁、吳獅等人已陸續趕到，裝扮成各式色樣的身份，彼此一言不發，按照事先的計劃，稍作調整後便各就各位。

醉俠赫九在樓上，居中，獨佔一間。

左鄰是阿翔、莫愁、小丁。

右鄰是趙虎、吳獅、李豹。

樓下，阿翔脚下雅座內是郎人傑、侯上樹、燕青。

趙莊主脚下雅座內是神州一君鳳嘯天、鳳凰姑娘。

葫蘆莊主張彪最辛苦，獨自一人藏在屋頂上，暗中監視。

屁股還沒有坐熱，酒菜便端上來了。

完全遵照醉俠的意思辦，俱皆佳品。

可惜大家都如臨大敵，胃口奇差，個個淺嚐即止，提不起酒與食慾來。

對挖牆壁倒很起勁，阿翔、莫愁、小丁在與老酒鬼相鄰的木板牆上各自挖了一個小洞。

從洞中望過去，發現赫九沒有喝酒，正襟危坐，緊張兮兮的宛若熱鍋上的螞蟻。

龍傳人噤聲道：「老酒鬼，你怎麼不吃不喝呀？」

醉俠赫九道：「酒蟲嚇跑了，胃腸嚇扁了，還吃喝個屁。」

「你怕？」

「王八蛋才不怕死！」

「其實用不着怕，十二個人保護你一個人，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老夫是怕脚底下的雅座有問題。」

「不會的，官場中人，跟咱們風馬牛不相及。」

「誰敢保証白骨令主不是官場中人？」

「座位先咱們預訂，神仙也不曉得赫大俠會重返太白樓，是老酒鬼多慮了。」

赫九昂首望着天花板，憂心如焚的道：「頭上的狀況也不樂觀，我怕白骨令主會從天而降。」

另一邊，趙莊主也鑿了一個洞，小聲接口道：「四弟張彪在上面，怕什麼，喝酒吧。」

醉俠皺着眉頭歎息道：「常言道得好，一個人不喝酒，兩個人不賭錢，尤其此時此刻，殺機四伏，如何能喝得下，那一位過來陪一下老酒鬼如何？」

小丁報以一聲冷哼，開口就罵：「亂來，你昏頭啦，你是主角，也是餌，白骨令主要殺的人是你老酒鬼，有別人在座，兇手那還敢現身，這一來趙莊主的銀子白花，咱們大家夥也就白忙了，喝酒吧，不喝白不喝。」

將軍莊主吳獅也湊趣道：「酒可壯膽，三杯黃湯一下肚，膽子就會壯一些。」

老爺莊主李豹不甘寂寞，逗笑道：「是嘛，萬一災劫難逃，好歹也要吃飽喝足，空着肚子多冤枉。」

你一言，我一語，激起了老酒鬼的豪情壯志，嚷嚷道：「媽的，殺人不過頭點地，砍頭不過碗大的一個疤，喝就喝，有什麼好怕的。」

連酒杯都懶得用，提起酒壺來猛往嘴裡灌。

＊　＊　＊

玩笑歸玩笑，儘管冷嘲熱諷，把醉俠赫九當作消遣的對象，對他的安全却一點不敢掉以輕心。

不論是樓上的趙虎、龍傳人，或是樓下的燕青、鳳嘯天，都在小心翼翼的，設法查明鄰座的身份來歷，以備未雨綢繆之圖。

莫愁道：「翔哥，我們的芳鄰怎麼查？」

阿翔道：「小事一件，把妳的耳環借我一用。」

「借耳環何用？」

「到時自知。」

龍傳人故示神秘，實則早有成計在胸，取過耳環，隨手一拋，輕巧的滾過木板牆，滾到隔壁房間去。

找到了理由，當即名正言順的，篤！篤！篤！的敲起隔壁的房門來。

「誰呀？」發話的聲音蒼勁有力。

「我，隔壁的。」阿翔小聲回應。

「幹什麼？」

「想到閣下的房裡撿東西。」

「撿甚麼東西？」

（未完・三）

上文提要：程小蝶匿藏在迎香閣中，與吳先生以及小文、小雅之間，經歷一段共同生活，彼此加深瞭解，感情更加融洽。吳先生見程小蝶辨事沉着機警，膽大心細，是個大有作爲的女子。而小文、小雅經過吳先生的點撥開導。開始明白做人處世的道理，對常奇法師有了新的認識，決心今後要協助吳先生做些事。程小蝶爲避免常奇察覺吳先生的鎖骨上失去天蠶索，不辭勞苦再爲他結上，以蒙混常奇……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卧龍生·文
可飛·圖

常奇練法即日成　反攻破法爭朝夕

程小蝶道：「吳先生說的是萬一，我相信吳先生會盡力照顧妳們。」

「我們明白。」小雅道：「也會盡力照顧自己，先生和姑娘也要保重。」

吳一諤笑道：「好！就這麼說定了，盡量留在這裏不出去，我可能和常奇有場惡戰，他不會放過我的，這世上，他要最先殺掉的一個人，那就是我！」目光一掠程小蝶道：「玉珮藏在床頭下面，我已經毀去了部份文字，就算有人找到它，也要更費週折。」

「先生！」程小蝶有些黯然的說：「如若功力未復，就不要勉强出手，我相信田長青可能抵抗得住大法師常奇。」

「就算我功力盡復，對抗常奇，也一樣有很大的兇險。」吳一諤道：「純以武功對搏，我不會輸他，但他一身鬼域技倆，就防不勝防了。」

程小蝶想到了大法師常奇三種絕技，遁術、飛劍、火蓮花，不禁頭都大了，有些緊張的說道：「是的，我聽說他至少身負三種絕學，都不是一般武功，是邪術，也是奇技。」

吳一諤一揮手，阻止程小蝶再說下去，笑道：「我知道他有些邪門技藝，不過邪不勝正啊，對陣搏殺，猶如惡水行舟，再好的技藝，都要靠三分運氣，尤其互相伯、仲的武功，就很難預言勝負了。」

程小蝶突然明白了，有些事，只能放在心中，或是對某一個人講，不能當衆說出來，小文、小雅，對抗大法師常奇權威的心防，還未建立穩固，聽得大法師炫人奇技，可能就心防崩潰，那就很難預料會出什麼毛病了，可能中途背叛，再度倒向大法師，也可能突然逃走，死於混亂的搏殺之中，最壞的是自己嚇自己，嚇到心理崩散，自戕死亡。

事實上常奇本身確帶着一股凜人的邪氣，多見他幾次，就會受到感染、侵犯，屈服在他的權威之下。

這是什麼邪法、武功啊！程小蝶有些怕了，這個人絕不能留下了，今夜一定要將他宰掉。

回頭看去，只見吳先生挺立如山，就像大廳中樹立的一根鐵柱，有獨支大厦，力可擎天的氣勢。

程小蝶眨動了一下眼睛，再仔細看去，只見吳先生面帶微笑，一臉和靄，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她終於明白了，眞正的高人都有着一種砥柱中流的氣勢，給人一種安定的力量。

眞正的邪惡，也有着凜人心，寒人膽的侵犯力量，使你尚未與敵，氣勢已衰。

這都是內功、技藝進入化境時，自然生出的一種力量，不用舉手投足，而能攝人心志。

吳一諤是眞正的高人。

常奇也是眞正的邪惡化身。

兩個人都已經到了氣勢取敵的境

界，勿怪小文、小雅一見大法師就心防潰散，任他予取予求；見到吳先生時，又能安靜如恒，勿畏勿懼。

兩個小姑娘的言行生活，一直在受着這兩大高人的氣勢影响。

「程姑娘，太乙神功到了一種境界，有不受感惑的力量，不妨下點工夫。」吳一諤道：「那三招劍法，是我近一年靜思中所得，溶合了各派劍法之長而成，練到純熟之境，自會兼通劍法百藝，勿以等閒視之……」

他似是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

程小蝶沉思一陣，明白了，盈盈跪下，道：「長輩厚賜，小蝶這一生受用不盡了。」

她這幾日中的經歷折騰，心智上最大的成就，是學會了思索、推敲，明白了吳一諤言未盡的意思，是傳繼絕學的用心，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準備和常奇同歸於盡，留下絕技與程小蝶。

但却未料到程小蝶二度混入了沙府，而且膽大的解去他天蠶的束縛，使他重獲自由。

他博學多才，讀書萬卷，行過萬里路，熟知天下事物，也知道這天蠶絲索的長度，預估出各種情況，但却不敢把這最後的一賭，付託給小文、小雅。

「聰明的姑娘，起來吧！」吳一諤扶起了程小蝶，笑道：「我很慶幸，雙目有識人之能，也相信玉珮藏甲中的高手，絕非弱者。」

「不錯，他們是眞正的高手。」程小蝶接道：「小方的寒冰掌，一擧間，制服了三個神刀太保，田長青精通的技藝，能讓英雌伏首，我無法瞭解，他是不是也會邪術。」

吳一諤微微一笑，道：「技藝無正邪，全在寸心間，他能縱橫於力御百毒的兩大門派之間，自非泛泛之輩，只望他們莫存輕敵之念。」

木門呀然，風火輪兪勉又衝了進來。

小雅一直在準備着應付這個急色之徒，怕他會迫不及待，冒冒失失的闖進來。

還眞是被她料中了，所以，兪勉一進門，就被小雅堵在小門口，低聲道：「退出去……」

「二更天了，我已向老大請了假。」兪勉道：「妳不能再推托啊！」

「不會了，再候一刻工夫，我就出去。」小雅連推帶擁的，把風火輪推出門外。

小姑娘有心機呀！明白風火輪發了牛性，硬挺立着不動，自己絕無法推他出去，所以，連身子也撞了上去，柳腰扭動，情熱如火，說是推，倒不如說一把火把風火輪給燒了出去，嬌軀在兪勉的懷中扭動，兪勉那裏還會有氣力抗拒，口中喃喃的說道：「快些來呀，別令我等得心焦。」

他全副精神都投在小雅身上，竟然未看見吳先生、程小蝶就站在丈許外的大廳中間。

雖然說廳中黑一點，但「迎春閣」外也有點燈啊，以兪勉的武功、目力，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只可惜他的眼力全看在小雅的身上了。

小雅掩上房門，拭去頂門上的汗水，走近程小蝶，道：「煩吶！煩吶！這個粗俗的男人。」

奇怪，她竟然不敢看吳先生，是心虛？還是有點愧咎？

程小蝶伸出右手，輕輕在小雅的香肩上拍了一下，道：「妳應付得很好，估算正確，御敵有術，了不起啊！小雅姑娘。」

「羞死人了，女人的法寶全都搬出來了。」小雅道：「我怕他看到了吳先生，失聲大叫，那就鬧砸姑娘的計劃了。」

程小蝶點頭微笑，心中是越來越喜歡這個勇敢、機智的姑娘了。

突然間，響起了一聲尖厲的竹哨聲，劃破了夜空的靜寂。

「傳警哨聲，」小文道：「有人攻入了沙府中。」

「迎香閣」外，響起了風火輪兪勉破鑼般的嗓音，道：「小雅姑娘，不用出來了，有敵人闖進來啦，大法師還眞有未卜先知之能，妳要好好的躲起來，退了强敵，我再來招呼妳。」

他是眞的愛小雅。

小雅竟然顯現了羞愧，對這個粗陋不受歡迎的男人，表現出的眞正情愛，小雅的內心中實也有點感動。

輕輕的拍拍小雅，程小蝶道：「快和小文躲起來，聽他吩咐，不到萬不得已，不要現身。」擧步向「迎香閣」外走去。

吳一諤早已動了，他行近一扇窗前，打開一扇窗子，向外探視。

今夜有月，雖非圓月，但下弦半圓，對目光强厲的武林人物而言，視物已甚精明。

程小蝶微推「迎香閣」的木門，一閃而出，隱入了檐下的暗影中。凝聚眼神，向外探視。

飛輪三太保，似是已上了屋面，兩個匣弩手和手握梅花針筒的人，也都分別藏身於「迎香閣」的兩側廊柱後面，擺明了他們是一支暗襲的奇兵，不會正面現身和敵人動手。

程小蝶突然想到了那些背負圓筒的武士，分明都是暗施算計的伏兵，這批人手相當的多，如果暗器再經藥物淬煉，劇毒强烈，眞是一批很可怕的殺手了。

兩個善用毒器的高手，是不是訓練這一批暗器伏兵的人物呢？

聽小雅提過，一個叫天蝎手林立，另一個呢？

程小蝶很後悔沒有仔細向小雅查問清楚，現在雖然想起來了，却有着時不與我之感。

蝎刺細小，如果這些伏兵都是兩大毒人訓練出來的人，那手執梅花針筒的很可能是林立的屬下，懷抱連珠匣弩的人，是另一個毒人訓練的殺手。

現在是亡羊補牢，要盡快把這些暗器伏兵通告田長青，使他們有所預防。

程小蝶心中雖急，但却隱伏未動。

因爲，雙方還沒有短兵相接，展開搏殺，一片平靜。

傳警的哨聲雖然不絕於耳，但田長青等却是還未出現。

程小蝶摸出了三枚蝴蝶鏢，侍機出手，先解決掉「迎香閣」外隱伏的暗器殺手，才能來去自如。

田長青果然是一位莫可預測的人物，不知他隱身何處，竟然讓防守森嚴的沙家宅院，查不出他的藏身所在。

但見衣袂飄風的聲音，人影翻飛在「迎香閣」外掠轉、躍動。

好像是府中巡查武士。

這使得程姑娘有了另一種憬悟，他們有一種辨識敵我的方法，使那些暗器伏兵，不會對自己人下手。

眞是可怕呀！森嚴戒備，有條不紊，大法師常奇果然是一個非常人物，不但術法精奇，連行兵佈陣，也似是很有心得。

程小蝶惶惑了，有着無從下手之感，很想退回閣中，向吳先生請教一番。

想歸想，人却忍下了沒有動，反覆推敲該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幸好，吳先生清晰、低沉的聲音及時傳入了耳際，道：「妳選擇的位置很好，不可輕舉妄動，常奇佈局很高，是以靜制動的格局，那些隱伏的暗器殺手，以淬毒的匣弩、毒針施襲，殺傷力非常强大，但來人却也是非常人物，潛伏不動，冷靜觀察，我不知道他會用什麼方法發動，但常奇確實遇上了對手，程姑娘，千萬不可率先出手啊，那不但會暴露出我們的身份，也會攪亂了妳朋友的冷靜。」

程小蝶點點頭，吁一口氣。

她不敢施展「傳音之術」回答吳先生，唯恐功力不足，不能控制得很好，暴露出藏身位置。

她相信，吳一諤既發覺她藏身之處，也會看到她的表示。

吳先生看到了，道：「很聰明，也很謹愼，忍耐點等下去吧！」

程小蝶又點點頭。

但聞兪勉破鑼般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奶奶的，搞甚麼玩藝，既然進了沙府，却又龜縮不動，等得老子心頭冒火了。」

聲音就在屋頂上，雖然不大，程小蝶却聽得清清楚楚，甚至已推斷他藏身的位置。

「老二，耐心點成不成？」另一個很低沉的聲音說道：「能如此沉着的人，必是一流的高手，神劍三太保已在搜查。」

「說的是啊！老大，我不懂府中這麼一點地方，大家住了快一年，都已瞭如指掌，神劍三太保怎麼會查不出敵人藏在那裏？」兪勉道：「還有那個玩飛蝗的騷娘們，爲什麼不放出吸血飛蝗搜查敵踪呢？平日裏只聽那玩藝飛來飛去，嗡嗡之聲叫得人心慌意亂，遇上了緊要關口，却又她奶奶的抱着不放，眞她媽的想不通啊！」

程小蝶心中暗笑，忖道：「兪老二啊！你如知道了來人是她心中情郎，你只怕會氣炸心肺了。」

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兪老二，你敢罵姑奶奶騷娘們啊，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了是不是？」

是花芳的聲音。

敢情她就在「迎香閣」的附近。

「老二，閉上嘴！」又是飛輪老大的聲音。

他們都沒有施展的「傳音之術」。

不知是功力不夠呢，還是有意讓對方聽到。

但程小蝶肯定花芳的用心，是在傳遞一些訊息給田長青，如果花芳和苗蘭肯放出吸血飛蝗和毒蛇，對付那些埋伏的暗器殺手，那就幫忙太大了。

眞是江湖生涯步步危，處處都得逞心機啊！

程小蝶不知道有多少人摸了進來，也想不出他們用什麼方法，隱藏得那麼嚴密，又開始用心推敲。

忽然間，大法師出現了，來的是那麼無聲無息，似乎一直就站在荷池旁邊。

「要命啊！」程小蝶心中忖思，會不會是常奇和吳一諤先打起來？

只見常奇擧手一招，飛輪三太保由屋面上一躍而下，三個人沒有說話，只是欠身一禮，行近到大法師的身側。

接着是花芳、苗蘭，由不遠的花樹叢中飛身而起，落到荷池旁邊。

常奇道：「敵人只進來兩個人，但行動詭詐，躲入了沙九的宅院之中。」

程小蝶暗道：「原來如此，進來的可能是田長青和小方了。」

常奇目光轉動，不見有人發問，淡淡一笑，道：「我不會下令搜查的，以免鬧得人聲沸騰，雞飛狗跳，他們自以爲得計，但却不知給了我修正佈署的機會，你們的職司是防守『迎香閣』，不許有人侵入，也不用管別的事情。」

飛輪三太保、苗蘭、花芳齊齊躬身應命。

看來，他們都對大法師有着相當的敬畏。

程小蝶非常擔心常奇會進入「迎香閣」中查看一下，那就水清見底，當面拆穿，却不料常奇說了句：「盡量不要

驚動了吳先生。」轉身一躍，身形騰空，一閃而沒。

看到了大法師的飛躍身法，程小蝶自歎弗如，但更讓程小蝶想不通的是，他出現在「迎香閣」的用心，難道就爲了說幾句話，讓吳先生聽到他的關心情誼？

「程姑娘，我相信常奇已經發現了妳。」吳一諤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也許他誤認爲我，竟然能忍下來沒有行動，飛輪三太保可能沒有發覺，但我相信兩個毒女已有感覺，飛輪三太保一上屋面，就設法退回大廳。」

程小蝶沒有表示，因爲她發覺飛輪三太保六道冷厲的目光正在四下探視。

淡淡的月光下，很難有完全逃避的可能。

「兪老二！」花芳突然開了口，聲音很低，說道：「罵過我的人，都會要受到懲罰。」

立刻吸引了飛輪三太保的全部注意力，三個人六道目光，全都轉注到花芳的身上。

「罵已經罵過了，花姑娘，要如何懲罰在下？」兪勉忍不下這口氣，但又不敢輕視花芳，一時日月青鋼輪已然握入手中，準備應變。道：「請妳說出來吧！」

劍拔弩張了。

程小蝶手扣蝴蝶鏢，悄然落地，轉向窗口行去。

她的判斷正確，吳先生已然開了窗門等着她，程小蝶穿窗而入。

奇怪呀！這個角度，應該無法避開一個手執匣弩人的監視，所以，程小蝶準備以蝴蝶鏢還擊。

但却沒有一點動靜。

也許，飛輪三太保聽到一些聲息，但他們全神注視着花芳，不敢分心。

「行啦！看在你安老大的份上，就此一筆抹消。」花芳說完話，轉身一躍，隱入梅花樹叢中。

「安兄，別見怪呀！」苗蘭笑一笑，低聲接道：「花芳不是眞的責怪兪老二啊！」

安老大微微一怔，道：「那是什麼意思呢？」

「笨吶！」苗蘭道：「是對你安老大撒嬌。」

安老大又是一怔，苗蘭已走入花樹叢中不見。

「原來是這麼回事。」劉老三接了口道：「我們可眞是笨吶，連發怒和撒嬌都分不清楚。」

「老三，少說話，當心禍從口出。」安老大阻止劉老三再說下去。

劉老三立刻閉上嘴巴。

看來，他們對兩個施活毒的美女還眞有些心存顧忌。

安老大搖搖頭，道：「你們聽到沒有，剛才好像有一點什麼聲音。」

「是小雅啦！」兪勉道：「她關心我呀，又不敢跑出來，心裏一急，弄出了一些聲音，這裏三面都有人監視着，鳥也飛不過一隻啊。」

他眞會往自己臉上貼金，不過，還眞靈光，「迎香閣」內，傳出了小雅幽幽的聲音，道：「小心些呀，我可不想你受到傷害。」

兪勉笑了，笑得好窩心。

安老大的懷疑也消退了，一個飛躍，上了屋面。

幾個小女人配合得絲絲入扣，飛輪三太保被耍得暈頭轉向，兪老二還有些洋洋自得。

但程小蝶的心中還是充滿着疑問，低聲道：「吳先生，我奇怪三個埋伏的暗器殺手，怎麼像死人一樣？」

「妳說對了。」吳先生道：「也許早已經斷了氣。」

「你是說，他們已經被毒物咬死了？」程小蝶想到了，可是不敢肯定。

「我不知道是她們那一個下的毒手，厲害呀！死得無聲無息，連常奇也沒有瞧出來。」吳先生笑一笑，道：「但常奇已發覺了『迎香閣』的情形不對。」

「都是晚輩不好，太逞强了。」程小蝶道：「我如躲在閣中不出去，就不會被他發覺。」

「逃避不過的。」吳先生道：「何況，我們也不準備再逃避了，現在，我唯一想不通的是，他準備用什麼方法對付我們？」

程小蝶點點頭，道：「現在我也不知道，小方他們要如何發動，我仍要等下去呢，還是先點燈火。」

吳一諤看看天色，道：「二更多一些，咱們等到三更天，他們沒動靜，我們先點起一把野火。」

「程姑娘。」小雅道：「我想去把那些匣弩、針筒取回來，我和小文武功差，但有了匣弩、針筒或可以收到奇襲之效。」

她事事向程小蝶請示，也表達出一個決心追隨的訊息。

程小蝶也敢作主，點點頭，道：「好主意，小心點，別出了亂子。」

小雅點點頭，閃身而出，她取到二個匣弩和針筒，也取到他們身上的弩箭和毒針，竟然還移動了三具屍體，擺一個隱伏的姿勢。

「運氣眞不錯，他竟然仍沒有發覺，我已經編好了應付他們的話。」小雅擧起手中的匣弩，說：「我知道怎麼用，小文，我教妳。」

她表現得很興奮，吳先生也跟着點頭微笑，心中却暗暗忖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人變奸變痴。

小雅不知道，但吳先生看到了，已準備出手救他。

可是，小雅沒有遇上危險，因爲，發覺小雅的人是風火輪兪勉。

他由屋面上探出了半個腦袋，把小雅的一擧一動都看得十分清楚，不但沒有阻止，還站起身子四下瞧看，

幫小雅掩飾，爲了保護小雅，連同門多年的師兄弟也出賣了。

程小蝶一直留心着吳一諤的眼神，所以，也看到了經過情形。

她實在是個聰慧過人的姑娘，早已發覺了吳一諤武功仍在，耳目靈敏，這「迎香閣」四週任何變化，都無法逃過他的監視，跟着他的目光移動，就能見自己所不能見的情景。

但更妙的是防守「迎香閣」的飛輪三太保，因兪勉的愛屋及烏，給予掩遮，苗蘭、花芳更是全力幫忙，下手除了伏兵殺手。

現在讓程小蝶擔心的是田長青和小方了，他們是否會因發覺了沙府中的防守森嚴，而改變心意。

程小蝶又開始暗中思索應變之法，決定了燃起戰火後，若仍然不見反應，就借勢脫出沙府。

有了最壞的打算，心裏定了下來，回頭看去，只見吳先生面帶微笑，道：「有了決定啦？」

「看來，連心中想什麼，也無法瞞過吳先生了。」程小蝶道：「晚輩想三更時分燃起戰火，如若不見接應，咱們就帶着小文、小雅衝出沙府。」

「你、我或可幸脫。」吳先生低聲道：「但小文、小雅是絕無走脫的機會。」

「那總比完全陷在這裏好些。」程小蝶道：「我會請求家父調遣大軍，全力圍攻沙府，燒了這整座庭院，也是在所不惜，絕不能讓白蓮教再一度嘯聚爲禍。」

吳一諤點點頭，道：「斷事不讓鬚眉，果決尤勝男兒，小蝶，妳眞的該獻身廟堂，爲民辨屈，留在深閨中描花綉鳳，實是屈辱大才了。」

程小蝶道：「先生也讚同小蝶的愚見了？」

「那是最壞打算，施用不上，但因有此一念，」吳先生道：「會讓妳感覺到後退有路，增長妳放手施爲的勇氣。」

「先生說施用不上，爲什麼呢？」程小蝶道：「已然快近三更了。」

吳先生笑道：「因爲，我相信妳的朋友。」

「這！」程小蝶停止了爭辯，因爲，她看到了反應。

數十道焰花、火炮射入了沙府之中。

有些是一般焰花，放射出美麗的焰花後，就爆響一聲化爲烏有。

但有些却是加工特製，落地後，成了一團火，遇上了乾燥之物，立刻燃火起來。

不停落入庭院的焰火，似是早已經過選擇，避開了沙家人住的房舍，集中在花園一帶，「迎香閣」也受到波及。

程小蝶不能不佩服田長青了，這個人設計出來的花招，既有效、又好玩。

焰火、紙炮的數量非常之多，不停的投入了沙家宅院，花園一帶的新建房舍，全被爆竹的煙屑籠罩了，連花木也被燃着。

一日工夫，要製造出如此大量的焰花、炮竹，除了收盡廬州各商店的存貨之外，必要高逾平常數倍的價錢，才能使炮竹廠全力加工趕造。

「好！好極了，長江後浪推前浪，新人更比舊人强。」吳先生笑道：「這一招花俏無比，神效驚人，我也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程小蝶臉上帶笑，却心頭悸動，暗道：「這個田大公子，眞是鬼才，被這樣一個聰明多智的男人抱上床去，奪去了貞操後，棄置而去，眞不知是遺憾，還是一種甜美的回憶。」

「程姑娘，大法師來了。」吳一諤低聲說道：「這一場大戰，很可能從這裏先開始了。」

程小蝶由沉思中清醒過來，撤出了圍在身上的軟劍，道：「老前輩，借重你老人家傳授的三招劍法，我先出手試試。」

定神望去，大法師常奇果然已停身在「迎香閣」外的空地中。

這次是有備而來，身後還跟着兩個黑衣人，黑鞋黑頭巾，程小蝶一眼就瞧出來，和那夜趕車人的穿着一樣，是四大鐵衛中人了。

這些人的可怕處，是名不見經傳，但武功却紮實得很。

他們懷中抱刀，刀已出鞘。

程小蝶就要向外闖，却被吳先生一把拉住，道：「等一下，先聽聽他說些什麼。」

這時，射入沙家宅院的焰花、炮竹也停了下來，但烟雲未散，火苗處處，不少背着兵刃的人在到處救火。

佈置好好的迎敵之陣，全被這一陣焰火給打亂了。

常奇舉手招動，飛輪三太保飛身下了屋面。

但苗蘭和花芳却未出現。

微微一皺眉頭，常奇高聲說道：「吳兄，束縛已解，請出來吧，兄弟準備立刻撤走了。」

吳一諤低聲道：「小雅，告訴他我還在書房。」

小雅呆了一呆，高聲答道：「大法師，吳先生還在書房啊。」

「好，去告訴吳先生，就說天蠶絲索已然解去，請他出來吧。」常奇冷冷的說道：「就說我已在閣外恭候。」

小雅應了一聲是，望着吳先生發呆，顯是下面不知如何接口了。

片刻之後，吳先生開了口，道：「常兄，絲索幾時解去的？兄弟怎會全無感覺。」

這番話很含糊，究竟是解了沒解？也沒有說得清楚。

常奇哈哈一笑，道：「解了就好，解了就好，吳兄快請出來，咱們立刻撤走。」

答的也妙，認定束縛已解了。

程小蝶搖搖頭，忖道：「常奇在搞什麼鬼？」

但聽吳一諤笑道：「穿在琵琶骨上，可不是開玩笑啊，就算我武功仍在，可也是無法掙脫。」

常奇目光凝注在不遠處的青草地上，瞧了一陣，道：「小雅仔細瞧瞧看，穿在吳先生身上的絲索還在不在？」

果然，常奇在用詐，到目前爲止，他並未下令解去絲索，但心中却又懷疑吳一諤已自行除了束縛。

吳先生輕輕在小雅肩上拍了一下，道：「叫一聲，摔在地上。」

小雅倒也會裝，啊喲一聲，重重的坐在地上。

這一下，最急的不是常奇，而是風火輪兪勉，只聽他大叫一聲：「小雅！」直向「迎香閣」中闖來。

常奇一把拖住風火輪，高聲說道：「吳兄，你殺了小雅？」

「抬舉我了，吳某那有你常兄的威風，出手就殺人啊？」

「小雅怎麼了？」問話的是兪勉。

「她很好，兪兄請放心，只是被推一把，點了穴道。」吳一諤道：「保証是毫髮無傷。」

常奇道：「爲什麼？吳兄，你現在可是已到大廳中了？」

「因爲小雅想殺我，我想這是你常兄的命令了。」吳先生道：「不錯，我現在是在大廳中。」

「吳兄已經脫困了，絲索沒有那麼長啊！」

「常兄可是一直在耍我，根本就沒有下令讓他們解我束縛，是麼？」

「事實上，吳兄剛才已經到了『迎香閣』外，藏身屋檐下面，對麼？」常奇大笑道：「自然用不着兄弟幫忙了。」

「錯了，那個人不是我。」吳一諤道：「兄弟也沒有那麼動人的身材。」

程小蝶低頭看看，衣服滿合身的，不禁微微一笑。

「不是吳兄，那是什麼人？」常奇臉色變了，對這件事似是很忿怒，喝道：「小文、小雅沒有這份貼在屋檐下的能耐。」

「區區可以吧！」

是小方的口音，程小蝶一下子就聽出來，凝目向外望去。

一個黑衣人，由屋角轉了出來，赤手空拳，緩步行來。

不錯，是小方，只是臉上抹了一片黑烟，掩去了本來面目。

看那份氣定神閒的樣子，已知不是個簡單人物。

「你是誰？」常奇道：「報上姓名來！」

「寒字領頭，寒天飲冰水，點點在心頭的寒，你呢？看上去挺神氣的，是不是大法師常奇？」

程小蝶低聲笑道：「寒字領頭，把武功改成姓了。」

吳一諤點點頭，道：「很年輕啊！抹一臉烟灰，却裝不出老氣的聲音。」

「寒字領頭，是什麼意思？」常奇道：「是人的名字，還是綽號？」

「這就要你大法師的陰陽八卦算一算了。」小方道：「恕不奉告。」

常奇道：「吳兄，這可是你邀約來的朋友？」

「不關吳先生的事。」程小蝶接了口，道：「大法師如不想全軍盡墨，最好的方法是棄械投降。」

柔音清亮，完全是本腔本調，常奇聽得雖然很用心，却聽不出是什麼人的口音。

但小方聽出來了，笑一笑，道：「妳好啊！聽到妳的聲音清亮，我們就放心多了。」

「還不錯啦！」程小蝶道：「你們來了多少人？」

「不是很多，但足以對付他們了，何況，天已亮，大隊的軍馬就會開上來。」小方道：「那可是成千上萬的大軍啊，單是弓箭手，就有十隊，一千多人。」

兩個人隔着一堵牆，談得熱熱鬧鬧，眞假難辨，但却給常奇一種極大威脅，尤其是那些門人弟子們，聽得心驚膽顫，鬥志大受影响。

先聲奪人啊！

吳先生微微笑，暗道：「這個千金小姐，倒是鬼計多端。」

常奇也感覺到了，冷笑一聲，道：「不論是眞是假，你小子是死定了。」

「不一定也，英雄出少年啊！」小方道：「不相信，你就出手試一試？」

小文、小雅，可是從未看到有人敢如此頂撞、輕藐大法師，兩個人看得又驚又怕，又有點莫名的興奮。

「屬下先會他一會。」飛輪三太保中的劉老三，突然飛射而出，半空中雙輪入手，劃出兩道輪風，攻向小方。

攻勢如電光石火，深得了一個快字，而且攻勢寬大，雙輪籠罩了六尺方圓。

小方被罩入在一片輪影之中。

那一夜在田園，小方以玄陰寒冰掌一舉制住了神刀三太保，程小蝶沒有注意，今晚上一定要看個明白，所以，集中全部的精神看。

吳先生也看得很用心，他閱歷豐富，見識廣博，就是沒見過寒冰掌如何傷人。

但兩個人都失望了，小方竟然沒有還手，一退八尺，隱入屋角之後。

劉老三虎吼一聲，飛追而上，青鋼輪帶起一片嘯風之聲。

一個逃、一個趕，閃電般轉過了屋角，脫離了衆人視線，也沒有了聲息。

常奇略一沉吟，道：「快跟上去看看。」

「不用看啦！」小方緩緩由屋角後

面轉出來，接道：「區區既然來了，總要見識到大法師的絕技，才算不虛此行。」

安老大厲聲喝道：「你殺了劉老三？」

「沒有，還有一口氣在。」小方道：「他是老三，你是老幾？」

「老大！」安老大取出青鋼輪，緩緩迎向小方，道：「你用什麼妖法傷了他，爲什麼未聽到搏殺的聲音？」

他滿胸激忿，但心中却又有一些恐懼，他想不通什麼武功，能在一眨眼間無聲無息的放倒了劉老三，就算是大法師也作不到。

「退回來！」常奇冷冷的喝道。

安老大沒有退，可也沒有再前進，雙輪平胸，擺出了一個攻敵的架式。

「老三躺在牆根下。」俞勉道：「不見血，也沒外傷。」

「是不是已經死啦？」安老大道：「是死是活，你應該分得清楚吧！」

兩個人配合得很好，老大擺出架勢，老二却從另一面繞過去，察看情形。

「就是很難分得清楚。」俞勉道：「氣若游絲，全身僵直，像是被一陣突來的冷風大雪給凍住了。」

「寒冰掌，玄陰寒冰掌。」常奇突然間想到了這門歹毒的武功，點點頭，道：「寒字當頭，不錯，不錯，就是寒冰掌了，你們退回來。」

這一次，安老大、俞老二非常聽話，青鋼輪護着身子，退回到常奇身側。

「常某人久聞世上有寒冰掌這門武功，可是從未見過，今日倒要一開眼界了。」

「請吧！」小方道：「我已經先行警告，寒字當頭，你們聽不懂，那可不能怪我。」

大法師似是有所期盼，目光四下轉動，瞧了一次，臉上泛現出忿怒之色，但只一瞬間，又平息下來，道：「你誠心要見識常某絕技，總不能讓你失望。」右手拔出背上長劍，左手食、中二指，抹過長劍，吹出一口長氣，一道白芒飛斬小方。

「還是這一套啊！」小方口氣託大，却心無小覷，右手由身上摸出了一把白玉尺，揮出一道凌厲的尺光，迎了上去。

襲來的劍光被一擊兩斷，但小方仍覺到兩股森森的劍氣，由身側掠過。

攻來的一道白光只是幻影，不是實體，但却有眞劍傷人的鋒芒，如非小方的玄陰氣功火候精純，白玉尺又是千年寒玉之精，擊裂劍氣，想避過這一劍攻襲，還眞是不太容易。

常奇點點頭，道：「你也殺了三法師，見識過他的幻影劍氣了。」

「這是一種半邪術、半功力的成就。」吳一諤低聲說：「常奇施用得毫不費力，足見高明。」

「一口氣，把劍氣凝聚成形，飛起一道白光傷人。」程小蝶道：「豈不是傳說中的劍仙了？」

「常奇還未到這種境界！」吳一諤道：「毛病出在那一抹劍身上，可能是藉一種藥物幫助，能傷人，也能唬人。」

「我聽說大法師有飛劍傷人的本領。」程小蝶道：「而且，一次可發出三把之多。」

「唉，我也聽過。」吳一諤道：「但却想不通它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很想看到一次，希望能瞧出一點門道，以籌思破解之法。」

程小蝶的心都涼了，原想以智者吳先生，以無所不知的淵博，對付大法師的飛劍、遁術、火蓮花，至少也可以解說出它的關要所在，及對付它的方法，想不到吳一諤竟也是一無所知。

「程姑娘，就武功修爲而言，馭劍一擊，是劍術中最高的境界。」吳一諤道：「張口吐出一道白光，瞬間飛行千里，取人首級於百里之外的劍仙之說，已完全超越了人類體能潛力，似乎是止於傳言，但能以力御劍，擊敵於十丈之內，確有可能，以其功效而言，似在馭劍術之下了，至於法術、符咒，能不能祭起寶劍傷人，在下就無法斷言了，書有未曾經我讀，這些詭異怪力之學，容或有之，但我從未見過。」

程小蝶道：「如果傳言不虛，我們今夜一戰，豈不是要一敗塗地了？」

「看看吧！如果眞有符咒邪異的怪力亂神之術，必有破解奇術之法。」吳一諤道：「白蓮教以術法惑人，還不是難成大事。」

只聽常奇哈哈一笑，道：「好！再試試本大法師的飛劍奇術。」

常奇似是在等待什麼，一直在拖延時間，不停的四下瞧看。

小方的心中也似有一把算盤，並不急於展開一場對決，手執白玉尺，和常奇保持九尺距離，不前進，也不後退。

常奇緩緩由腰掛袋囊中取出一個黃綾錦盒，啓開封口，取出三把九寸八分的短劍，玉柄金鞘，十分華麗。淡淡月光下，隱隱可見玉柄上的花紋符咒。

大法師抽出一劍，眞是一柄小劍，扣去了玉柄長度，劍身大約有七寸左右，但瑩晶耀目，顯然十分鋒利，怪異處，是劍身上有一些紅色的紋線。

程小蝶發覺了吳一諤的雙目中神光奇亮，似是運足了目力查看，眼神如芒，果然是內功精深無比。

小方也在全神注視，手中的白玉尺泛生出一層濛濛白氣，好像已經把內力貫注在白玉尺上，全神戒備。

事實上，程小蝶也運足了自己的

眼力注視，不管大法師常奇的飛劍奇術是邪惡的術法，或是精絕的技藝，但肯定是極難見到的景觀，一個人一生中也難得遇上一次。

只見常奇神情莊肅，口中唸唸有詞，手中那把出鞘的小劍突然光亮暴漲，劍身上的紅線也更爲明顯，是一種很複雜的圖紋。

眞是不可思議呀！人世間眞有奇術，白蓮教也眞通邪法。

常奇握劍的右手一抖，小劍突然射向高空，高達三丈之後，暴長成兩尺左右，一個旋轉，向小方疾射過去。

小方早已全神戒備，覷準來勢，擊出一尺。

金玉相擊，響起了一聲十分悅耳的脆鳴。

劍勢被震飛出八尺多遠。

千年寒玉尺擊退飛劍，未爲所傷，小方的膽子大了不少。

常奇却怒哼一聲，把另外兩支玉柄小劍一齊拖出，三劍並飛，繞着小方全身斬刺。

小方也施出了全身解數，一柄白玉尺舞成了一團白光，三劍圍刺，竟難近身。

金玉相擊的聲音，清脆悅耳，如奏仙樂，兇險中另有一種雅音奇趣。

「這個年輕人的武功不錯，而且內力也很深厚，看樣子，還可以支撐一陣。」吳一諤道：「劍是百煉精鋼的眞劍，奇幻處，實足以驚心動魄，但威力却不足畏。」

「老前輩。」程小蝶接道：「這是邪術，小方能支持多久呢？稍有疏神，必傷劍下，我們得想法子幫助他呀！」

「以精厚的武功技藝，可能拒擋住劍勢，但無法徹底的阻絕。」吳一諤道：「破除邪法的時機，是在法術尚未成之前。」

「這麼說來，是沒有辦法了？」程小蝶有些氣餒了，緩緩說道：「當年王守仁大破白蓮教，是用黑狗血等一些傳說穢物，不知道是否有用？」

「不知道！」吳先生搖頭笑道：「但兵法上圍魏救趙之法一定有用。」

「對！術法雖然精奇，」程小蝶道：「但是役施術法的是人，我去攻他。」

「慢！慢！慢！」吳一諤道：「讓我再看一會，常奇是如何催動三支飛劍，劍和人之間，是否有一種維繫的氣機，如果這三支劍落在了別人手中，是否一樣能運用自如。」

這是更深一層的見解了，追根求源，是從基本上破除常奇法術的探討。

程小蝶心中生出了無限的佩服。

也許田長青早隱藏在一側偷看，和吳先生一樣在尋求破解之法。

世間存在着很多超越了人類智慧的事物，異徵顯現，人却無法瞭解它。

只有具絕大智慧的人，博覽羣籍，胸羅萬卷，才能由異徵中尋根究底。

吳一諤是一位大智者，是否已看出了一些門道呢？

轉眼望去，只見大法師肅然而立，神情凝重，而且頂門上隱隱現出汗水。

他雖然沒有揮劍動手，但看去却似很累，難道攻人的飛劍眞和他的精神有所連繫，術法和人之間，有着靈犀相通，常奇是否在用一種精神力量，指揮着短劍攻敵？

程小蝶茫然了，自知本身所學實無法打開這個謎團。

想問吳先生，但吳先生正看得全神貫注，那種如痴如醉的神情，不但是在看，而且，還用心在想。

程小蝶不敢打擾了，一旦衝散了吳先生集中的思維靈感，可能延誤了他頓然而悟的機會。

「姑娘。」小雅低聲說道：「大法師眞的會施飛劍？」

「不錯。」程小蝶道：「那是眞的飛劍，不過，傷不了人，妳看大法師累出了一頭大汗，那人還能輕鬆的應付裕如。」

她心中明白，不能讓大法師的權威在小雅的心中活起來。

「了不起啊！」小雅道：「一柄白玉尺，能抗拒住三柄飛劍，他姓方，是麼？」

（未完・十）

上文提要： 謝英從地道逃出巨龍幫，朱高正查不出原因，此時又來了行義寨的寨主，隨同喬裝來的謝飛紅，他們都是來打探謝英的下落，另方面致祭幫主。跟着杜一非等人也來到，恰巧是上官光明出殯前夕，來的人要求驗明幫主正身，開棺驗屍，發現並不是上官光明，弔客鼓噪，其中有銀牌牌主等人，副幫主朱高正唯有取消葬禮，追查眞相，此事謝英的嫌疑最大……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巨龍幫

黑袍人興風作浪　巨龍幫事變有因

「不敢當！」杜一非沉吟道：「說眞的，今早之變化亦大出咱之意料，只是咱們的好奇心向來不大，又不愛管閑事，也沒怎放在心上，邢堂主這樣問，實有點問道於盲了。說眞的，掌握最多線索的，應該是貴幫。」

朱高正再嘆一口氣。「若眞如杜兄弟所言，咱們又何須不恥下問？」

張建插腔。「開棺前料不到，但知事實後，仔細分析應可發現許多以前忽略之綫索。」

「問題是自始至終，完全沒跡可尋，否則今日也不會舉止失措。」

皇甫妙突然開腔問道：「今早那華天山之表現大出人意料，諸位對他有何看法？」

霍陵脫口道：「那斯當然值得思疑，咱們早已派人暗中監視了。」

「哦？他今晚還留宿於此？」

「不錯，眞是天從人願。」

杜一非道：「霍堂主勿高興得太早，若看得太緊，他規規矩矩，屆時更令你迷惑。」

朱高正暗中向霍陵打了個眼色，道：「杜兄弟放心，咱們只是提防在暗中破壞而已。老實說，他在本幫，咱們亦無法調查出甚麼來。」

凌展雲問道：「難道上官光明出發之前，也沒做過甚麼異常的事？」

邢長雄臉色一變，反問：「凌兄弟認爲上官幫主尚未死？若他尚在人間，爲何至今猶不回來？若是被人擄劫，至今也該露出端倪，可是自上官幫主失踪之後，就有如泥牛入海，實教人難以相信他尚在人間。」

杜一非等人仔細推敲了一下，又覺得邢長雄所言，極是有理。半晌，杜一非問道：「若說上官光明被人殺死，在江湖中，這本是平常事，爲何屍體却會發生掉包之事？這又如何解釋？」

白子文長嘆道：「正因爲如此，方更教人難耐。」

「問題是裝屍時已被掉包，還是在半路上被人換了，甚至是停放在貴幫時才被換掉的？」

霍陵脫口道：「這便得問謝英了。」

胡端陽急問一句：「如今謝英安在？」

白子文低聲道：「也失踪了。」

杜一非哈哈一笑。「他被囚在貴幫內，又怎會失踪？若連他也失踪，便莫怪上官光明之屍體也會被人掉包了。」

此言一出，巨龍幫諸頭目臉色全皆一變，半晌，邢長雄道：「不瞞諸位，敝幫總舵建造之時，置了一條地道，直通某處，這地道之出口後來改建成地牢，謝英便是被囚在那裡。而該條地道只有上官幫主及謝英兩人知道，是以他能從容逸去。」

「地道之另一端出口在何處？」

「直達總舵外面。事後咱們查過，那出口被打開過，且不止一次，是以謝英已不止一次由那裡暗中出入過，只是將咱們瞞得死死的。」

霍陵咬牙道：「其實很多事，若能抓到謝英，便可得到答案，可惜他已不知逸去何處。」

杜一非喟然道：「看來謝英是位最關鍵的人物，貴幫可先由他那方面下手，便不虞不能水落石出了。」

朱高正見探不出甚麼來，有點意興闌珊，長身道：「朱某尚要到行義寨那裡，跟他們打個招呼，諸位慢用。」

他離開之後，便由白子文主持大局，吃至二更方散席。白子文親自送他們到客房。

凌展雲與杜一非同房，張建、胡端陽及皇甫妙三人則睡另一間，不過他們一回房，又立即到杜一非處來。

皇甫妙道：「小杜，你向來不喜多說話，咱想問你一句話，你對上官光明屍體被掉包之事，有何高見？」

杜一非搖頭道：「跟你們一樣，理不出頭緒來。」一頓又道：「老實說，如今一切尚言之過早。不過我對華天山及銀牌牌主留在巨龍幫一事，頗有興趣。」

皇甫妙故意道：「有何奇怪，說不定人家也是頭一次來作客，咱們還不是一樣？」

「不是，咱們留下來，沒有半點風險，但華天山那斯今早分明跟朱高正作對，他爲何還敢留下來？」

皇甫妙冷笑一聲：「朱高正膽子再大，也不敢在此殺害他倆。」

「但他倆不怕會露底麼？老胡，若是你，你會否也留下來？」

凌展雲道：「實在沒有留下來的必要。」

「唯一之可能，便是他們另有目的，而且是非留下來不可，否則不能解決。」杜一非道：「因此小弟很想探一探。」

胡端陽訝然問道：「小杜，你知道他們住在何處麼？」

「不知道，但離不開客舍。」杜一非深深吸了一口氣。「不過他們住所必然有巨龍幫之人在暗中監視，是以咱們只能隔遠觀察。華天山敢留下來，必有幾分把握擺脫巨龍幫之監視，是故咱們只需遠觀，再暗中跟踪。」

胡端陽抓抓頭皮，道：「這倒有點困難。」

杜一非含笑道：「因此只我與凌兄去，你們回房休息吧，不必再爭論。即使巨龍幫發現咱們之行踪，也不敢怎地。」胡端陽思之有理，遂乖乖帶張建及皇甫妙回房休息。

凌展雲低聲問道：「杜兄眞的要去？有把握麼？」

「有六成把握，咱們換了深色衣褲便走吧！」

當下兩人換了衣服，杜一非悄悄開一扇門，往外窺視。偌大的一座巨龍幫總舵，死一般寂靜，四周不見一個人影。兩人便竄了出去，由杜一非帶頭往外闖。

由於日間他們把總舵走過一匝，杜一非是有心人，早把各處地形記熟，他輕而易舉地來至一棵大樹下，向上一指，首先躍了上去，那大樹十分高大、茂盛，位在庭院正中，居高臨下，巨龍幫總舵就在脚板下。

這的確是個好地方，杜一非觀察了一陣，發現斜對面屋脊後匿着一個人。俄頃，只見他慢慢長身，又向四處之同伴們示警。未幾，只見他脚下那棟長舍的其中一間房門自內打開，接見一顆腦袋在探動。

杜一非雙眼在夜裡視物如同白晝，認得那斯便是華天山，連忙伸手拉拉凌展雲衣袖。那華天山鬼鬼祟祟地閃出了門外，蛇行鼠伏往黑暗中竄去。

凌展雲要長身跟踪，又讓杜一非拉住，只見屋頂上那人向四周招招手，便見黑暗中冒出四五條黑影來，跟着華天山背後去了。

屋頂上那人躍了下來，躡手躡脚走至窗前，往內偷窺，又見他轉身走開，匿在一根柱子後面，輕輕吐了一口氣。杜一非這才向後面指了一指，首先向另一端躍下去，然後繞了半圈，到客舍後面，隱在花盆後。

過了盞茶工夫，只見一扇窗子悄沒聲息地拉開，鬼魅似的跳出一個人來，定睛一望，却是銀牌牌主，凌展雲臉上發熱，忖道：「論江湖經驗我不如小杜，而且還不及他冷靜！」

銀牌牌主向四周看了幾眼，便向內堂方向竄去，杜一非及凌展雲遠遠跟着他，杜一非跟踪得很技巧，他在前，却要凌展雲在後，且要他跟得更加謹愼，萬一他自己暴露了，凌展雲尚可繼續跟踪下去。

銀牌牌主走走停停，邊走邊觀察，巨龍幫總舵似一座死城，不見半個人影，他膽子漸大，行動也快了許多，未幾便至另一棟較精緻的長舍外面，駐步觀察。

杜一非匿在一根柱子後，向凌展雲打手勢，當他回過頭去，只見銀牌牌主以指蘸蘸口涎，刺破紙窗，悄悄往內偷窺。

杜一非心中十分奇怪，「這斯不進內堂，在此作甚麼？」猛記得這是行義寨之住所，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他有一個預感，銀牌牌主來此是爲了謝飛紅！「好，杜某便看你使甚麼花樣！」

大概找不到他要找的人，銀牌牌主又跑去第二間客舍窺視，是次大概找到了目標，只見他轉頭四望一下，然後自懷內取出一個管狀之物件來，蹲在地上，取出另一個小管來，一拔開便見到一個小紅點，那無疑是火種！

杜一非一望即知道這斯要使用悶香之類的迷魂藥，當下趁對方轉身向

窗時，竄了上去，匿在前面那根柱子後。

就在此刻，杜一非又發現黑暗之中，尚匿藏着兩個人，此兩人比自己及凌展雲稍遲才到。

銀牌牌主已將吸管插進窗內，再把嘴巴湊上去。杜一非人急智生，蹲身自地上拾起一塊泥巴，用力向窗子拋去！

「啪！」泥巴擊在窗檽上，撞了個粉碎！銀牌牌主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向後跳開，杜一非則在此時撲了上去。

銀牌牌主見事敗露，不敢逗留，見狀轉身便逃！杜一非冷笑一聲：「那裡逃！」飛身追趕！

與此同時，房內發出一聲叫聲，而左側花樹後則飛來一蓬暗器，杜一非耳聽八方，去勢未遏，却將刀抽了出來，舞得像風車一般，但聞叮叮噹噹一陣聲響，已摔了一地之暗器！

饒得如此，杜一非之去勢仍難免稍爲窒了一窒，銀牌牌主將距離拉遠了一丈，客舍內傳來人聲，又聞凌展雲在後面道：「杜兄，這兩個交給小弟！」

自花樹後撲出來的那兩個漢子，已被凌展雲一柄長劍截住，而杜一非則拚力狂追銀牌牌主！

花樹後竄出來的那兩位大漢，臉上都掛着黑布，身材高低一般，一個使左手刀，一個使右手刀，配合得嚴絲密縫，頗出凌展雲之意料。

凌展雲能在短短的三年間，闖下名頭，自然有過人之能，那兩名大漢武功雖然不俗，但想殺他還不容易，而且那兩個人似乎志不在殺人，亦無心戀戰！

鬥了幾個照面，房門已打開，傳來孫仲標的聲音：「甚麼事？」

接着又傳來謝飛紅的應聲：「大寨主，屬下也不知道！」那兩名大漢忽然呼哨一聲，撤腿而逃。凌展雲急道：「此兩人欲對諸位不利，快追！」他首先追上前，而孫仲標及莫閃、謝飛紅雖尚未弄清發生甚麼事，却認得凌展雲，亦相信他不會胡謅，是以亦隨後狂追。

那兩個大漢武功雖然不錯，但輕功並不出色，幾個起落，已讓凌展雲追上去，長劍一圈，便將左首那位罩住！

右首那人雖然尚可以逃跑，大概不敢丟下同伴，是故跑了一步又回來，左首那人急道：「老二快跑，別管我！」

「不，大哥，爹死前要咱發誓，生死榮辱與共，小弟怎可丟下你，要死便死在一起！」

大哥急得跺足。「眞是混賬，我一家三口，你一家兩口，尚有老母由誰供養。」

那老二一呆，動作不由慢慢下來，就在此刻，背後忽然傳來一道陰惻惻之聲音：「耿文虎、耿文彪，你倆插翅也飛不了，還不乖乖受縛！」那兩兄弟聞聲，一股冷氣由脚踵直冒至頭頂。

凌展雲抬頭一望，但見一位中年漢子如飛趕至，手中提着一柄九環金刀，走動時震得噹噹作响，依稀記得這是巨龍幫外三堂之一的青龍堂堂主關祖德。

關祖德一到，便道：「凌大俠，這兩位到底犯了何事，請你交代一句，敝幫一定公正處理，不會讓江湖上之朋友爲難！」

凌展雲沉吟道：「適才在下與杜兄準備去毛坑，無意中見到華天山同房的人鬼鬼祟祟進內堂，便跟踪而至，那華天山要對行義寨之朋友使迷魂香，杜兄上前干涉，這兩個突然自花樹後拋射暗器，掩護那廝逃逸！」

關祖德臉色一變，問道：「如今那廝及杜大俠呢？」

「杜兄追那廝去了。」

說話間，聞聲而至之巨龍幫幫徒越來越多，關祖德一揚手中金刀，道：「凌大俠，這兩個是敝幫的人，請你退下，關某會給你一個公道。」

凌展雲一退開，關祖德又喝道：「你們上前，將這兩個擒下，仔細拷問！讓他倆走脫了，全部得受罰。」

耿文虎忽然叫道：「關堂主，咱兄弟自知做錯了，甘願受縛，但咱家小甚麼也不知道，請你放過他們。」

關祖德道：「關某辦事素來是非分明，若與你家人無關的，又豈會爲難他們，快把兵器拋掉。」

耿文虎兄弟依言拋下兵器，巨龍幫的人一湧而上，將他兩兄弟揪住，又拉下他們臉上之布巾，但聽耿文彪凄慘地道：「老大，咱們果然應了誓言。」

耿文虎問道：「老二，你後悔麼？怪我麼？」

「不，咱們所做的事，對得起良心，何會後悔！老大，自我懂事以來，可曾逆過你？可曾怪過你？」

耿文虎哈哈大笑，笑聲十分悲涼，「不錯，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死而無憾，只可惜不能盡孝。」

「自古以來，忠孝難以雙全，娘那裡還有惠娟妯娌照顧，大哥，你也不必擔心！」

有人喝道：「耿文彪，你死到臨頭，還說甚麼屁話！」

關祖德却聽出有點不對，忙喚手下取火把來，只見那兩人滿臉烏雲，分明已服了毒，不由失聲喊道：「不好，他們已服了毒。」

耿文虎已搖搖晃晃，怪笑道：「關堂主，你發現得太遲了，但咱兄弟絕不怪你。」言畢已砰地一聲跌倒地上，耿文彪身子一倒，也躺在其兄長身旁。

關祖德後悔不迭，一抬頭，不見了凌展雲，不由問道：「凌大俠呢？」

莫閃答道：「他去找杜大俠去了。」

* * *

杜一非幾個起落，已追近一丈，看看再幾個起落，便可截住銀牌牌主，忽然兩側閃出幾名大漢來，喝道：「誰敢在巨龍幫放肆。」

杜一非忙道：「在下是杜一非，快截住前面那人！」目光一及，已不見了銀牌牌主，不由又道：「那斯圖謀不軌……」

話未說畢，一名香主已揮斧砍至，喊道：「誰在巨龍幫放肆，誰都跑不掉，閣下還是跟咱們去見幫主吧！」

杜一非頗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之感，舉刀一格，借力滑開幾尺，猛見一名大漢揮棒掃至，他縱身躍起，脚尖在其肩上一點，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翻出丈五六尺遠，脚尖落地，再向前掠！

背後傳來一聲聲怒喝：「快截住那斷！」

杜一非幾個起落，已至圍墻邊，趁兩旁之巨龍幫追兵未合攏，躍上圍墻，足尖一頓，已射了出去。

他人在墻外，但見四周一片漆黑，風聲呼呼，那裡還有銀牌牌主之踪影，心中十分惱火，却還不甘心放棄，向前急追。

圍墻內傳來一陣緊過一陣之銅鑼聲，還有叫喊聲，回頭一望，圍墻內隱隱透出火光，料巨龍幫值夜的人，已全部知道發生變故。

杜一非追了七八丈，猶未見到人影，他心念震閃，倏地住步，輕喝一聲：「閣下還是乖乖出來吧！」隨即提刀向一座樹林慢慢走進去。

一入林，杜一非的行動便快速起來，雙脚一頓，斜飛而起，落在一棵大樹上，舉目四望。

只一眨眼間，便見五丈外的一堆草堆冒起一條人影，向西飛去，看其身法及身形，正是銀牌牌主，杜一非心中冷笑：「你也會中計。」

當下竄出樹林，向西跑去，一路蛇行鼠伏，遠遠跟住銀牌牌主。未幾，便至一座山頭下，只見銀牌牌主回頭望了一下，便向山上飛去。

杜一非稍一猶疑，夷然上山。那山不大，但樹木茂盛，他一來恐暴露身形，二來也怕銀牌牌主會匿在樹後偸襲，是以小心翼翼，步步爲營，走了幾丈，前面有一座濃密之樹林，杜一非心頭一動，忙匿在一棵樹後。

他屏息凝神，運功偸聽。半晌，風聲中傳來一道輕微之衣袂聲，向樹林飛去，杜一非人高膽大，結束一下衣襬，隨之掠前，射進樹林。

林內伸手不見五指，杜一非先伏在一棵大樹後面，再屏息運功偸聽。但聞附近有人低聲問道：「有人跟踪麼？」

只見銀牌牌主輕笑一聲：「主公放心，屬下還不至於這般窩囊，一路上暗中留神，未見半個人影。」

「有句古老的話，你必須牢牢地記着，小心駛得萬年船。」那人道：「你離開巨龍幫總舵無人發覺？唔，謝飛紅呢？你忘記了命令！」說至最後那句，語氣頗爲嚴峻，已有怪責之意。

銀牌牌主結結巴巴地道：「正要得手之際，那杜一非突然出現。」

那人語氣更加不善：「如今杜一非呢？」由於雙方距離甚近，杜一非更加不敢呼吸，他大着膽子探頭望出去，只見斜前方另一棵大樹後，有兩道黑影，面目却一點也看不到。

銀牌牌主聲音微微發顫，「屬下離開圍墻時，他被巨龍幫的人截住……此刻大概還在裡面亂轉！」

那人語氣稍鬆：「別人可以稍稍大意，對杜一非一絲破綻都不能露，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主公認識他？」

那人輕哼一聲：「所謂空穴來風，必有其因，江湖之傳聞不會完全沒有根據，我且問你，你在動手之際，他爲何會突然出現？」銀牌牌主不敢吱聲，那人語氣轉嚴：「想清楚再答我！我的計劃，不能敗在你手中。」

銀牌牌主只好老老實實地道：「屬下也不知道杜一非爲何會在暗中留意……剛才老彭故意先出房，把匿在附近之人引開，屬下又躺在床上，過了半晌才由後窗跳出去……」他把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

「看來耿氏兄弟是必然落在巨龍幫手中了，否則這時候便該到。」那人沉吟道：「人家會在暗中監視，說明你們在日間的表現太過火。」

「但咱們也是被迫的，因爲有許多人替巨龍幫說好話，不過杜一非的確是個令人頭痛的人物。」

「如今你知道爲何我一定要先殺他之原因吧？」

杜一非一聞他們談到自己，便是豎起雙耳偸聽，却料銀牌牌主口中之老彭可能就是華天山，耿氏兄弟則一時之間想不起是誰，但不管如何他都凝神再聽下去。

「杜一非果然十分聰明，但看樣子他好像還未跟巨龍幫勾結。」

「不管如何，反正有機會便得先殺了他。這其中還有一個原因：謝飛紅曾經與他同路北上，他一定知道很多事情。男人嘛，有幾個人可以過得美人關的？就怕謝飛紅請他幫忙，他肯定會接手。」

杜一非心中立即泛起一個念頭：「莫非玉兔幫要殺我，也因爲我和謝飛紅認識？如果推測沒錯，那麼上官光明之死，肯定與玉兔幫有關了。這斷是否玉兔幫幫主？」想到此處，一顆心又怦怦亂跳。

銀牌牌主又道：「主公，屬下如今很擔心老彭之安危，他知道的事可不少。」

那人答道：「這件事，我自有辦法

處理，不必擔心。」頓了一頓又道：「小楊，尚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去辦。」

銀牌牌主忙道：「只要主公交代下來，屬下赴湯蹈火，決不推辭。」

「且跟我來。」

杜一非聞言不由探頭向外看了幾眼，見銀牌牌主跟那人向林內走去，他閉氣已久，此刻再也忍不住，立即喘起氣來。

尚未定下神來，耳畔又聞一個衣袂聲，杜一非大吃一驚，快一步換了一棵樹匿藏，並緩緩向林外退出去。只聽那人沉聲道：「此人尚未去遠，快分頭找一找。」

杜一非暗叫一聲僥倖，料不到那人已經離開，猶能聽見呼吸聲，其功力之深、耳力之靈，令人咋舌，更令杜一非不敢大意。他飛出樹林，匿在一堆草叢後面，悄悄偷窺，隨見一條人影自林內射了出來。

那人身材稍高，全身披黑，連臉上亦戴了一頂黑布罩，只露出一對精光閃閃之眸子。一出林，略一猶疑，向左飛去。

杜一非匿在右首，這次不敢造次，因爲對方耳力太靈，一觸及野草，必被發現。那人在左首那裡飛快地繞了半圈，又向杜一非藏身之處飛去。

若果只對付一個人，杜一非還不害怕，奈何對方有兩個，因此他一顆心立即懸起，不過他素來鎮靜，不到最後一刻，不會貿然輕舉妄動。

看了那漢子已將至草叢前，忽見他轉身掠去，喝道：「誰！」杜一非當機立斷，立即轉換藏身之所。那漢子聲音宏亮，銀牌牌主聞聲自樹林中飛出，轉頭四望。却聽那人道：「原來是一頭野兔，某尚以爲有人，咱們再搜一搜。」

銀牌牌主因處於山坡上，視野較廣，忽道：「主公，朱高正的人追來了！」

那漢子回頭一望，果見遠處來了一條火龍，忙喝道：「走！」首先向樹林裡飛去，兩人迅即隱入樹林內。杜一非見他倆進了樹林，又從草叢中躍起，尾隨進樹林。江湖上有句老話：強寇莫追，遇林莫入。但杜一非藝高人膽大，「颼」地一聲，穿林而入。

奇怪，樹林內竟然不見一個人影。杜一非由前走至後，再由後找到前面，恰火龍已至樹林外，只見凌展雲、霍陵和關祖德率領着數十名巨龍幫的弟兄尋了過來。

凌展雲劈頭問道：「杜兄，可曾追到那斯？」

「快進林搜索！」杜一非言畢又翻身進林，霍陵一招手，數十人便舉着火把進林搜索。

像梳子一樣來回梳過兩遍，均無所獲。霍陵忍不住道：「杜大俠，到底情況如何，可否告訴咱們？」杜一非乃將適才遭遇仔細說了一次。霍陵緊張地問道：「你可猜得出那個跟玉兔幫銀牌牌主說話的人是誰麼？」

杜一非道：「根據銀牌牌主稱他爲主公來推測，那斯極可能便是玉兔幫幫主，金牌牌主。」

霍陵急道：「這個誰都猜得出來，問題是那斯蒙着臉，可猜得出他是甚麼人？須知那斯能爲一幫之主，在武林中絕非無名小卒之輩！」杜一非搖搖頭。

凌展雲接問：「依杜兄估計，那斯的武功如何？」

杜一非沉吟道：「武功比銀牌牌主高出一截，也應該在你我之上。」

霍陵脫口道：「那就更加不是無名小卒了！按推測這兩人也許跟敝幫幫主之死有關，若能猜出其眞實之身份，事情便好辦得多啦！」

杜一非含笑搖頭，道：「霍堂主若想知道，還應該做一件事，在這座山崗仔細再搜一搜，也許他們還未去遠，推測的事，可以留待以後慢慢再做。」

關祖德道：「此話最有理，弟兄們快分開查，若有任何發現，立即高聲呼叫。」當下衆人又急急往林後跑去，一路向山上快步而跑。

這山不大，但地勢頗爲險要，奇怪是竟有被火燒毀過之遺跡，但此刻已無人理會，一路未見敵踪。衆人一口氣跑至山坡上，居高臨下，因在黑夜，視野不清，更加看不到甚麼東西。

霍陵跺足道：「太遲了，剛才不說廢話，立即趕來此處，可能尚有希望。如今回去吧，再慢慢想辦法。」

關祖德道：「霍兄，不如把弟兄們散在此處，說不定……總之不能放過絲毫機會。」霍陵當然答應，當下交代了一下，霍陵、關祖德、杜一非和凌展雲便返回巨龍幫。

巨龍幫內居然燈火通明，朱高正一見到杜一非，便堆下笑容問道：「杜大俠，你是否追到敵人？」

杜一非道：「在下無能，有負朱幫主之厚望。」乃將情況簡略地說了一下。

朱高正反而安慰他。「杜大俠放心，他們既然忍不住跳出來，必會再有第二次，跑得了第一次，未必能跑第二次。」他似乎不願多說，話題一轉：「天色不早，請諸位回房休息一下。」

霍陵目送賓客離開，低聲道：「幫主，那姓杜的，睡至半夜，爲何會跑去內堂？這裡面有沒有文章？」

朱高正點點頭，突然向內走去，來至行義寨居住之地方，問孫仲標：「孫寨主受驚了，適才沒有受傷吧？」

孫仲標道：「多謝副幫主關心，咱們沒有事。嗯，抓到兇手否？」

朱高正不答而問：「孫寨主，請恕冒昧說一句，你可知道那斯爲何要對你們下手？」

孫仲標一本正經地道：「不瞞副幫主，咱們也在談這個問題，至今尚未有結論。副幫主這樣問，莫非已有眉目？」

朱高正搖搖頭，忽然覺得他們少了一個人，又問：「貴寨似乎尚有一個人，他去了何處？」

不在房內的正是謝飛紅！孫仲標不便說實話，道：「哦，他去茅坑，副幫主對他有所懷疑？」

「孫寨主過慮了，咱們只是覺得奇怪，那斯爲何向你們下手。哦，諸位且休息吧！貴价若回來，請他找找本座。」朱高正揮揮手，帶着人離開。

霍陵道：「華天山呢？有沒有盤問過？」

朱高正臉如玄壇，淡淡地道：「事發之後，咱們又發現他欲由後窗逃走，被截住後，却服毒自盡了。現在正在調查其眞正之身份。」

霍陵脫口道：「下一個要注意的是鄔天鴻。」

朱高正低聲斥道：「輕聲一點，此事已交給邢堂主去辦，你不必多管。」一頓又道：「從耿文虎及耿文彪之事件看來，本幫可能尚有玉兔幫之奸細。」

* * *

杜一非回房之後，他們五個人亦聚在一起討論。張建道：「鄔天鴻絲毫沒有異動，却有點奇怪。杜兄可否將經過仔細說一遍？」杜一非說得十分仔細，幾乎巨細無遺。

張建立即問一句：「銀牌牌主知道謝飛紅的眞實身份，但他們擄謝飛紅的目的何在？」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看來謝英之行踪已經敗露，銀牌牌主欲控制他，因此擄了謝飛紅，以此脅迫她。」

凌展雲嘆息道：「杜兄之推測合情合理，但玉兔幫是否與上官光明之死有關？若有關係者，他們欲以謝飛紅脅迫謝英，是要他死，還是要迫他加入玉兔幫？」

皇甫妙抓抓頭皮。「看來這事還挺複雜的，眞教人越想越糊塗。」

杜一非續道：「可惜在下未見過上官光明及謝英二人，明日我還想到後山那裡再走一遍。」

皇甫妙道：「咱們當然隨你去看看。」

杜一非道：「在下雖然尚未將此事理出一個頭緒來，但隱隱覺得此乃一樁陰謀，因此若有意查探眞相，便得小心提防一切，即使在巨龍幫內也得小心。」

胡端陽忽然冒出一句話來。「上官光明之死，也可能是朱高正幹的，在巨龍幫內，當然須小心。」

凌展雲接口道：「依凌某之見，朱高正雖有野心，但此人做事十分謹愼，恐怕未必有此膽量。」

皇甫妙道：「這很難說，也許他認爲已做得十分謹愼。何況棺內躺的並非上官光明之屍體，他到底是生是死，尚是一個謎哩！」

杜一非嘆息道：「若躺在棺內的是上官光明，那尚好辦。就是西貝貨，才更加複雜。如今一切尚未明朗，亦不宜多說，大家還是早點休息吧！」

* * *

霍陵和關祖德率領數十人出巨龍幫總舵，他前足出去，謝飛紅後腳便已跟着，可是她一直十分小心，不敢暴露行踪。當杜一非帶他們進入樹林後，謝飛紅恰好來到，她正好匿在適才杜一非匿藏過的那堆草叢後。

過了好一陣，方見杜一非等四人返回巨龍幫，她亦悄悄閃進樹林。這山崗對她來說，十分熟悉。謝英之姘頭盧惠娘便住在此處。

樹林裡空無一人，巨龍幫的人都守在林後及後山，謝飛紅走來十分順利，可是連她自己也弄不清爲何要悄悄跟來此處。是懷念父親？是希望父親會匿在盧惠娘家那條秘密地道裡？反正她有一種衝動，恨不得到地道裡走走。

林內黑漆漆的，星月光輝自樹縫內透了出來，景物依稀可辨。

盧惠娘廢宅附近仍然一片焦黑，不過許多灰炭廢物已不見，也不知是被人拿走，或是被雨水冲洗掉的。

謝飛紅看了一陣，認出入口之位置來，小心翼翼走過去，推開附近的廢物，撬起石板，伸手一摸，下面那塊鐵板猶在，可是鐵板却不能動之。

謝飛紅又驚又喜，驚的是此處無人動過，他父親料不在裡面，喜的是地道至今仍無人知道。因爲她記得當時她由地道逃跑時，曾在裡面扣死。

不過謝飛紅仍不心息，把石板搬回去，匆匆又往山下走去，她想由另一個入口進去。到了那裡，搬開石頭，下面那塊鐵板果然打開着，謝飛紅有點失望，她沉吟一下，依然跳下去，再把石頭搬回原處。

地道裡，伸手不見五指，謝飛紅摸出火摺子來，用火石敲打着點燃。火光一起，景物依舊，鼻孔嗅到一股淡淡之霉味。謝飛紅踏着大步，向內走去。地道由下向上伸延，謝飛紅匆匆走了一遍，未見有人。

「爹不躲在此處，又會去何處？」謝飛紅心頭剛泛上這個念頭，目光一及，突見地道上，兩塊石頭之空隙間，被人塞了一包甚麼東西。

謝飛紅心頭一跳，急跑過去，伸手把那包東西扯出來，是個黑布包，將之解開，裡面有一套衣服，迎面撲來一陣臭味。姑娘家愛潔，立即皺起眉頭，不加細看，左脚一抬，將之踢在一旁，她希望還有所新發現，回去之時，走得很慢，一對眼睛左瞥右瞟。

這一看方發現這地道內，原來竟有好幾個地方可以藏人，靠近入口之處，有一塊大石頭，更足可藏人，謝飛紅正想走過去，忽聞頭頂上傳來聲響。

她莫名其妙地打了個顫，慌張失措地向進口那方跑去，背後忽然傳來一個衣袂聲，她回頭一望，却不見人影，上面那塊鐵板已向上拉起，她這才感到自己做了件蠢事，忙向大石後跑去。

她匿在石後，吹熄了火摺子，雙眼雖然看不到東西，但明顯覺得已有人進入地道，並聞鐵板關門之聲，偷偷探頭一望，依稀見到一道黑影，正向這邊走過來，一顆心登時怦怦地跳起來，連氣也不敢喘一口。

地道之內，不見天日，但謝飛紅估計此刻天色已明，進來之人，似乎正在吃東西，地道內响起輕微之嘴嚼聲。

適才雖然只是匆匆一瞥，但謝飛紅肯定他不是自己之父親，因爲謝英比較瘦，身材也略高。既然不是父親，很可能就是敵人，謝飛紅心頭震驚，連呼吸亦不敢，以免被人發覺。

嘴嚼的聲音落在她耳中，謝飛紅肚子也嘰嘰咕咕地响起來，心中却不斷在盤算一個問題：「此人到底是誰？惠娘說這地道只有她跟父親知道……那麼此人是父親之朋友，還是敵人？是父親無意中洩漏出去，還是有心告訴別人？」

她只覺得這半年來所發生之一切，出乎其想像，也使她腦袋難以承受，但覺兩邊太陽穴錐心地疼痛，只求那斯吃飽飯便離開。

不料那人吃了東西，便走了過來盤膝坐在大石對面，俄頃，即聞一個悠長而有規律之呼吸聲，似乎在練功，謝飛紅一顆心又跳了起來。

不知那斯練的是甚麼功，若是邪功，有的未散功之前，是不能動彈的，那實是個好機會，但謝飛紅亦不敢冒險，說不出甚麼原因，她對他竟然存有一種莫名其妙之恐懼！

心念未了，忽覺身前那塊大石，居然慢慢向自己壓過來，她大驚之餘，不期然伸手抵住，可是石頭那股壓力越來越强，而她後背已貼在牆上，依然抵受不住。

此刻謝飛紅經驗再淺，也料到那斯在對石練功，極可能對着石頭發出劈空掌。

大石一寸一寸向懷內滾過來，謝飛紅力貫雙臂，仍然被壓至手肘抵住洞壁，若再發展下去，難免連臂骨也被壓斷，甚至身子也被壓扁。

她只覺呼吸逐漸急促，體內氣血似要奪口而出，就在此刻，石上之力量倏地消失，石頭反向前滾去。

她剛喘了一口氣，眼前一花，已多了一道黑影，不看也知，就是那黑袍人，當下毫不思索地揮掌向其丹田擊去，同時左掌在地上一按，彈跳起來。

她反應不可謂不快，也盡其所能，但那黑袍人只輕輕鬆鬆地往後一退，冷冷地道：「你怎樣進來的？」

謝飛紅嘶聲叫道：「這句話，姑奶奶正想問你！」話未說畢，雙手已連攻數招。

黑袍人輕輕鬆鬆地閃退着，謝飛紅一口氣攻出的那七招，全部落空！「米粒之珠，也放光芒？」

謝飛紅第八招剛攻出，黑袍人才使出第一招，袖子一捲，袖角拂在謝飛紅臂上，一股力量傳來，手臂不由自主地橫移尺餘，登時擊空，總算她反應快，心知不妙，忙不迭縮步閃開。

黑袍人冷笑道：「上天待我眞乃不錯，這時候居然還給我送上個娘子來，不管美醜，也可享用一番。」

謝飛紅聽此言，心頭更驚，攻勢更急，黑袍人哈哈笑道：「有意思，某就喜歡倔强的女子，對胃口對胃口！」

他笑聲未畢，謝飛紅已往後倒飛，緊接着向前奔去，正想回頭，背後又响起那陣令人毛骨悚然之笑聲，她大驚失色，急急如喪家之犬般橫掠，「嗤」地一聲响，後背一涼，後襟已被撕下一片。

「小妮子，某已急不及待了，還是趁早躺下來吧，某有本事教你舒服得全身毛孔，全部鬆開。」

「放屁！」謝飛紅倏地立定，翻腕抽出一柄匕首來，抵在胸膛上，狠狠地道：「你敢再踏前一步，姑奶奶便自盡！」

「哈，本來你自盡與本座有何關係！天下美女多得很呢！」黑袍人話題又是一輕，哀哀一嘆，語氣充滿可憐之味。「可惜如今不比尋常，以前某一夜御三女，而臉色不變，如今已三月不知其味！小娘子，你千萬不要自盡，行行好，大家方便一下吧！」

「放屁！不許你再胡說八道，先退後幾步！」

黑袍人勃然大怒：「從來無人敢如此對我說話，老趙，給我箍住她的腰，死了某也要幹一次！」

謝飛紅大驚，忍不住回頭往後一望，緊接着持刀手腕一痲，匕首叮噹一聲，已跌落地上！她剛退一步，黑袍人已獰笑着走了上來，左袖向她臉上一拂，謝飛紅頭部向後一仰，左手手腕突被五根鐵枝似的手指扣住，半邊嬌軀酸痲，全身力量全都消失。

黑袍人笑道：「原來是個雛兒，經不起一騙！」他左臂一沉，食中兩指已戳在謝飛紅腰上之痲穴！一雙手掌隨即在她上身摸索起來，「唷，想不到還是個可人兒！」

謝飛紅全身不能動彈，只能任其輕薄，想起她在千紅院，辛辛苦苦保住之貞節，在此毀於一旦，悲從中來，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黑袍人摸索了一回，忍耐不住，自己三扒兩撥就把衣服脫得乾乾淨淨，然後又替謝飛紅寬衣解帶起來。謝飛紅罵道：「惡魔，終有一日，你會吞下今日種下之惡果的！」

黑袍人笑道：「某從來不知害怕兩

個字如何寫！你可知道，有多少個女人對我說過同樣的話？又可知某爲何從來都不害怕？」

謝飛紅罵道：「你這斷子絕孫的惡魔，死後必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黑袍人冷冷地道：「說得不錯，因爲事後某必將她們殺死，試想她們還能找我報仇麼？」

「你以爲殺死了姑奶奶，便無人知道麼？告訴你，地道內尚有一個人。」

黑袍人一呆，隨即哈哈大笑起來：「在這裡殺人有誰知道！」

話音剛落，忽然「篤」地一聲响，黑袍人訝然道：「甚麼東西！」彎腰伸手一摸，摸到一根火摺子，大喜道：「人說燈下看美人，更加嬌艷……」他邊說邊敲打火石，謝飛紅又羞又憤，緊閉雙眼。

火光一起，黑袍人目光一及，他不是爲謝飛紅那一身羊脂般的白肉目眩，而是那張面孔！忽又見他伸手封住了謝飛紅之暈穴，然後舉袖拭去其臉上之易容藥。「果然是她！」

只見他胸膛急速地起伏，似有一件難以決定的大事般，他低頭一望，但見下身形態醜陋，似欲擇人而噬！他呼吸突然急促起來，似已下了決定，一口將火吹熄，再將她放在地上，隨即揮兵上陣。

對於久旱逢雨的他來說，今日之遭遇實在太美妙了，只是他不慣啞幹，誠感美中不足。一瀉千里之後，他仍捨不得離開，躺在嬌軀上喘息着。

過了半晌，黑袍人又伸手解開其暈穴，謝飛紅雖然醒來，仍不能動彈，她罵道：「惡魔，你爲何不一掌打死姑奶奶？」

黑袍人笑道：「像你這種美人兒，不幹三天五日，某又怎捨得下手，而且要下手也得等某找到機會。」

謝飛紅微一怔，罵道：「我如肉在俎上，你幾時不能下手？何須假惺惺！」

黑袍人笑道：「小妮子，你年紀太小，許多事都不知道，某姦殺之後，若不故佈疑雲，不來個插贓嫁禍，說不定有人會懷疑到某，化算不來，某要使一石二鳥之計！」

謝飛紅狠狠地道：「你眞是頭畜生！」

「畜生？哈哈，稍候還要讓你仔細嘗嘗畜生的滋味！告訴你，某要把你插贓給杜一非，上一次害不了他，這一次，要教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謝飛紅心頭一動，脫口問道：「上次你姦殺了誰，插贓給他。」

「哼，你不必知道！」

謝飛紅故使激將法，「看來你插贓之手法十分低拙，無人相信。」

黑袍人冷哼一聲，「那只是凌展雲笨蛋，三言兩語便給杜一非打發去了，若死的是你，你想巨龍幫的人會這般聽話麼？」

謝飛紅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巨龍幫的弟兄，豈能與凌展雲相比，況且人多口雜，事情傳出去，誰都按不住，巨龍幫的弟兄，誰肯讓他們敬仰之總堂主的女兒，白白給人糟踏？

黑袍人得意非凡地道：「某這一着是否高招？」

「惡魔！姑奶奶恨不得寢你之皮，啖你之肉！」

黑袍人哈哈大笑：「那姓張的女子，害不死杜一非，姓謝的一定可以！」話說出口，方發覺失言，連忙閉口不語。

謝飛紅愕然，脫口問道：「你怎知道我姓甚麼？」

黑袍人冷哼一聲，又開始聳動起來，謝飛紅罵道：「惡魔，你爲何不封我暈穴？」

黑袍人道：「因爲某不喜歡啞幹，你弄得某舒舒服服，說不定某不殺你。」

謝飛紅緊緊咬住牙齦，忍住心頭及肉體之創痛，黑袍人的動作忽然加劇，嚎道：「你爲何不哼一聲？」話音剛落，他一切動作突然停住，與此同時，謝飛紅方發覺身旁多了一個人，想起剛才那道人影，羞得她緊閉眼，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

耳畔却聞黑袍人澀聲道：「老謝是你？你這是甚麼意思？快解開我的穴道！」

那人聲音比冰還冷：「你說我會做這種蠢事麼？」

謝飛紅但覺體內的血「嗡」地一聲，全都衝上腦袋，緊接着，一隻手指落在身上，她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方悠悠醒來，身上有點冰冷，她這才醒起自己發生了甚麼事，一骨碌坐了起來，蓋在身上之衣褲，全部滑了下來，謝飛紅忙不迭穿好衣褲，側耳一聽，地道內甚麼聲音也聽不到，她伸手在地上摸索，找了好一陣，方摸到火摺子，用顫抖的手敲打了兩盞茶工夫，方將火點燃。

火光一起，見地上有一灘血，旁邊尚有血跡，循血跡尋去，乃至進口下面，謝飛紅不知那老謝跟黑袍人在自己暈過去時，發生了甚麼事，但此刻却安全了，她輕輕躍起，雙腿撐開，抵住地道兩旁之石壁上，只覺下體火辣辣地疼痛，眼淚已是汨汨淌下來！她的心比肉體上之疼痛還甚十倍百倍！

好不容易，謝飛紅方撐高三、四尺，雙掌抵住鐵板，用力向上推，誰知竟推之不能動，她雙腿力已盡，「噗」地一聲，跳回地上，然後盤膝運功。

沒有人能形喻她此際內心之痛苦，謝飛紅又怎能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忘我境界？腦海中老是盤旋着一個問題：「爹爲何這樣做？爲甚麼他明知女兒被辱，不現身？却在那時候才出

現？她不再疼我了麼？還是我根本不是他親生女兒？」

即使不是親生女兒，亦不能見危不救，謝飛紅絕對不會原諒父親之行逕！

她越想越亂，腦海裡一片空白，四肢酸軟無力，心中有說不出之難受，便躺在地上喘息，她眞恨不得死去，但又不甘心受辱，就算死，也得咬下那惡魔一塊肉來。

一想到惡魔，她腦海中又浮上另一個念頭：「他到底是誰……爲何聲音有點熟……」忽然她嬌軀急抖起來，脫口呼道：「不是他，不是他！」忽然自地上跳了起來，衝至入口下面，躍了起來……

＊　＊　＊

巨龍幫雖然在夜裡發生了點事，但不失禮數，次日早餐比前更豐盛，杜一非吃過早餐便向白子文道：「白堂主，咱們從未來過貴境，如今想在附近隨便走走，未知方便否？」

白子文忙道：「方便之至，白某立即派人作嚮導。」

杜一非神秘地一笑，道：「不，若有貴幫的人在場，可能會失去許多機會，咱們還想分開走呢！」

白子文裝出恍然大悟之態，道：「如此白某也不勉強！」當下杜一非五人便離開巨龍幫總舵，誰知走了不遠，便聞背後有人呼喚，回頭一望，卻原來是莫閃：「三寨主有事指教？」

莫閃跑得氣喘吁吁地。「不敢當……告訴杜大俠一件事，謝姑娘昨夜離開，至今未返，未知是否出了事，敝上囑在下偷偷溜出來，告訴杜兄！」

「哦？她昨夜甚麼時候離開的，去了何處？」

「她是尾隨霍陵及凌兄之後出去的，目的當然與你們一樣，若她有難，敬請諸位念在一場相識，伸手援助，若見到她，亦務必請她回來一下，好教咱們安心。」

凌展雲忙道：「這個當然，請三寨主放心。」

莫閃道：「莫某另有事在身，不便相送。」他揮揮手，又返回巨龍幫總舵。

張建問道：「杜兄，咱們到底要去何處？」

「還是去昨夜那座樹林搜索一下，金牌牌主武功非同小可，諸位可得小心提防，一發現敵踪，便立即示警，通知其他人，千萬莫逞強。」

說着話，衆人又至後山那樹林下，杜一非道：「你們兩人一組，由左右上去，杜某單獨一個，由中間上山，可得仔細搜索，不可放過一個機會。」

凌展雲與張建一組，由左首進林，胡端陽及皇甫妙一組，搜索右面，杜一非則由正中進林。樹林還是以前那個模樣，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倒是出了林之後，似乎把握更大，因爲山崗上有許多巨石，可供匿藏！

杜一非單獨一人，大步流星走上山崗，每見大石頭，必跑至石後觀察一下，然後方繼續前進。如此一來，行程頗慢，山雖不高，但當他上到最高峯，也花了不少時間。

居高臨下，山後都是一片青草，只有三幾塊石頭，樹木亦長得不高大，分明躲藏不了人。遠處仍可見昨夜留守的巨龍幫弟兄的影子。

杜一非遂拐右，去找皇甫妙及胡端陽，只見他倆已開始，杜一非快步追上前，問道：「兩位可有甚麼發現？」

皇甫妙搖頭道：「咱們只是給你面子，姑且來看看而已。事實上，經過一夜之工夫，人家還不遠遁？」

「那又未必，聰明的人，會匿在附近，這才是最安全的，因爲一般追捕的人，只會計算時間，及遠不及近！」

皇甫妙倖倖然道：「某也知道自己不是聰明人。」杜一非目光一及，只見一塊大石，輕輕在晃動着，乃飛身奔過去，皇甫妙笑道：「莫非你是聰明人？」

那石頭在晃動，胡端陽也發現了，亦自旁奔上，皇甫妙只好也跟着。杜一非指指石頭道：「你們可會發現甚麼？」

但見大石之上，尚另壓着一塊大石，胡端陽力貫雙臂，把上面那一塊拋掉，再去推下面那一塊，杜一非急道：「小心暗箭傷人！」大石一移開，露出一塊石頭，「颼」地一聲，躍上一個人來。

那人一見有人在旁邊，發瘋似的撲上去。「姑奶奶跟你拚了。」

杜一非擰腰閃開，見是謝飛紅，更是奇怪，急道：「謝姑娘，甚麼事？」謝姑娘三個字一入耳，謝飛紅嬌軀一抖，頭腦清醒了不少，定下神來，見是杜一非，一股受委屈之情，湧上心頭，霍地伏在他懷內痛哭起來。

杜一非站在那裡，一時慌了手脚，拿眼望着胡、皇甫二人，他倆亦臉相覷，聳聳肩，乖巧地走開了。杜一非低頭溫聲問道：「謝姑娘，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您怎會在地道裡？」

他不問猶自可，一問之下，謝飛紅哭得更是悲傷，杜一非一抬頭，見皇甫妙在正向他扮鬼臉，遂揮手着他倆下地道查個究竟。

謝飛紅哭了一陣，心情較佳，才漸漸收淚。杜一非再道：「你一聲不響，杜某又怎知底蘊。」

謝飛紅抽抽泣泣地沉吟了一陣，方沙着聲道：「我……說……但你得答應我……不許告訴別人……」

杜一非道：「可以，你說吧！」

謝飛紅又猶疑了一下，低聲道：「咱們到一旁去說！」杜一非輕輕拉着她走到一旁，坐在石頭上，謝飛紅見他衣襟爲自己淚水所濕，羞紅了臉，又道：「你不許笑話我……不許輕視

我。」

杜一非又急又好奇，但見她衣衫不整，鬢髮鬆亂，隱隱覺得有點不妙，乃道：「放心，你是位好姑娘，在下相信你不會做錯事，那又豈會輕視你，笑話你？」

「我只會告訴你一個人……」謝飛紅深深吸了一口氣，垂下頭，低聲道：「我找到這條地道……後來忽然跳下一個黑袍人，身軀粗壯，臉上只露出一對眼睛，看不出他是甚麼人……後來，後來他便……強暴了……」

杜一非心頭一跳，脫口問道：「那斷呢？還在地道裡麼？」謝飛紅搖搖頭，杜一非再問：「他放了你，突然離開，這地道是他的巢穴？」

「不是……」謝飛紅吸了一口氣，抬頭道：「我還知道他姦殺了一個女子，插贓嫁禍給你，可惜狡計不逞……他又想拿我……坑害你。」

杜一非一顆心立即提起。「他拿誰來坑害我？」

「小妹只知道這事跟凌大俠有關係。」

杜一非緊張得抓住謝飛紅的肩膀，高聲問：「這可是眞的？你怎會知道？」

謝飛紅見他如此緊張，油然生出不滿之情：「他關心他自己多過我……我在他心目中，根本不算……」她吸了一口氣，抬頭又道：「這是他親口告訴小妹的，因爲他認定小妹必死無疑，對一個將死之人，沒有甚麼秘密。」

杜一非噓了一口氣，放開了雙手，道：「他姦殺了凌展雲之未婚妻，也即是張建之妹妹，迫我跟凌展雲決鬥，幸而凌兄冷靜，肯聽我解釋，給我半年之時間調查，後來因爲……」

他說至此，突然一躍而起，謝飛紅莫名其妙，問道：「你猜出他是誰麼？」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他見狡計不逞，是以下令手下暗算我，可惜依然傷不了我……如此說來，這黑袍人就是玉兔幫幫主，一定是如此，一定是他。」

張建和凌展雲聞聲跑了過來，驚喜地問道：「杜兄，你查出眞相了？」杜一非乃將黑袍人嫁禍的事扼要地說了一下。凌展雲問道：「謝姑娘，的確如此？」

「是的，這是那人親口告訴我的，錯不了，何況小妹根本不知道你跟杜大哥之間有甚麼誤會。」

張建忍不住問道：「他爲何要告訴你？」

「因爲……因爲他本想殺死小妹的，但後來地道內卻不知爲何跑出一個人來……黑暗中有人封了我的穴道……待小妹醒來，甚麼人也看不到……後來杜大哥他們來了，搬開壓在洞口的大石，小妹才能爬上來。」

張建見她說話吞吞吐吐，仍不大相信。「謝姑娘，事關重大，可否請你再說清楚一點？」

謝飛紅不由生氣道：「姑奶奶被人強姦，你要我怎樣說清楚？」

張建一呆，訕訕地道：「對不起……在下不知，請莫怪……那人你可猜出其身份？」

謝飛紅毫不思索地道：「姑奶奶若知道，還會在此痛哭？早去找他拚命了！」

就在此時，胡端陽及皇甫妙爬出洞來，道：「地道裡除了幾灘血及一件破衣之外，別無他物。」

杜一非道：「那件破衣呢？拿來看看！」胡端陽指指地上，杜一非立即走過去，看了幾眼，解下外衣，將那件破衣包上來。

皇甫妙「嗤」地一聲笑了出來：「瞧你，拿件好衣去包一件破衣，也不知那破衣是誰穿過的。」

杜一非道：「有一點丁機會也不能放過。」

謝飛紅突然低聲對杜一非道：「杜大哥，小妹還有些話對你說，你且跟我來。」杜一非向凌展雲打了個眼色，便隨她而去。

皇甫妙道：「這丫頭葫蘆內賣甚麼藥？」

凌展雲比任何人更急，因爲他未婚妻之死，至今尚未找到凶手，但嘴上卻道：「謝姑娘很可憐，咱們不該再懷疑她。」

張建道：「展雲兄，稍後你找機會與她仔細一談。」

俄頃，杜一非又走了過來，道：「咱們先回巨龍幫吧！」

凌展雲急問：「謝姑娘呢？小弟有事問她。」杜一非亦知他想問些甚麼，當下指指方向，凌展雲便飛身追去。杜一非高聲道：「凌兄，咱們在巨龍幫等你。」

衆人返回巨龍幫，杜一非見到白子文便道：「杜某有事找朱幫主，我想與他單獨談談。」

白子文傳達後回來，道：「杜大俠請隨小弟來，朱幫主在書房等你。」杜一非隨他進書房，白子文出去時，順手把門拉上。

朱高正含笑問道：「杜大俠，聽說你有事與朱某商量，未知是何事？咳咳，此處只你我兩人，何話不能談。」

杜一非沉吟道：「杜某問你的話，也許很冒犯，但請幫主原諒，蓋杜某只求尋求眞相。」

朱高正打了個哈哈。「杜兄但問不妨，朱某絕不見怪，而且知無不言。」

「朱幫主可會在上官幫主在生時，想當幫主麼？」

朱高正料不到他劈頭便問這樣的一句話，呆了一呆，沉吟一下方道：「坦白說，上官幫主『死』後，朱某很想當，但在他在生時，這念頭從未有過，不是朱某沒志氣，亦非朱某矯情，而是明知完全不可能。」

（未完・七）

上文提要： 蕭丹一直以情俠希夷自居，大鬧青州，傳揚千里，目的想誘出胡奇來找她，誰料，胡奇未出現，却遇上了個美姑娘。蕭丹一路上自封是希夷，戲言作弄。豈料，這位美姑娘却是紫烟蘿的旗女，金鳳鏢局總鏢頭的貼身使女，正是代其主人出來尋找希夷，當蕭丹瞭解到紫烟蘿對希夷的一片深情，決心願作响導幫她尋找胡奇……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丹丘狂

丹丘冒充情俠　迷倒一羣燕鶯

旗女驚奇道：「你這丹丘狂，雖然狂了些兒，當眞也有點兒聰明，被你猜對啦，只不過她出手不能多過三五招。」

「故爾用她的萬縷情絲，編織成了這稀奇古怪又詭絕的紫烟蘿……」

鹿杖翁只不過一晃杖頭，便已嚇得蕭丹跳了起來。

旗女嘆了口氣，道：「只可惜，縱有情絲千萬縷，也縛不住那希夷，一燈大師雖未明言，她也自知活不到二十歲，只想有生之中，能爲她娘，即是那創立金鳳鏢局的武雲孃，化解結下的太多仇怨，於是紫烟蘿出現在江湖之上，無人知其名姓，她也以紫烟蘿爲名了，老人家，你說得不錯，禪功無相，她更異稟天生，自以魔相現江湖，當眞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好教你們得知，便是她娘，亦不知女兒便是紫烟蘿。」

鹿杖翁點頭道：「却是後來我也才明白，原來她以敵愾同仇爲名，把她娘的仇家，網羅在她座下。」

旗女道：「她娘的仇家，多是江湖敗類，桀傲兇暴之徒，有道是物以類聚，這就是她以魔相現江湖，令江湖中人聞名先喪膽之故，其實她自幼得一燈大師度化，本性已善良，簡直是佛菩薩。」

鹿杖翁驀的一拍掌，讚道：「當眞是古往今來，天下第一奇女子，那以後，以及以往之事，日久，江湖上已有傳聞，我也已聽聞了些，不知其詳的，乃是她與這情俠希夷之間，怎生結緣，按說……」

「原說是一雙兩好的，」蕭丹已從那旗女背後轉了出來，道：「一個英雄，一個美人，而且都有一身絕世功夫，却不料，情俠走天涯，美人兒以淚洗面，望穿秋水。」

「端的爲何？」

旗女又幽幽地，長嘆了一聲，道：「不僅如此，這希夷替她治癒了心脈阻塞之症，老人家，敢情你還是位鬼醫……」

鹿杖翁一瞪眼，蕭丹急旋身，又躲到旗女身後，笑道：「而且，還是鬼老靈，把死了的人都醫得活起來。」

「老人家你當然知道，她這病不是藥物可治的，一燈大師雖能治，却是個出家人，我已說過了，她武功雖好，却從不敢出手超過三五招，大師已判定她不能活過二十歲。那一晚，在莫愁湖畔，與一個幪面對敵，可不是三五招不到，便已暈厥了，不料那幪面人，不但救醒她來，而且把她心關阻塞之症治癒了。」

鹿杖翁豈有不明白的，點頭道：「那就不僅是肌膚之親，我明白了，這幪面人，必就是情俠希夷。」

「而且就是我的胡大哥，好教你這鬼老兒得知，也是一燈大師的弟子，奉派下太行，專爲她醫治這不治之症而來。」

「他却化名希夷，」旗女道：「幪了面，竟沒人猜到他即是胡奇，咱們雖然有些疑惑，但不敢確信眞就是胡奇，若不是遇到這狂生……」

「丹丘狂，小娘子。」蕭丹得意之極：「鬼老兒，普天之下，知道情俠希夷即是我的胡大哥，只有我來，現在，而今，我才明白，爲甚麼他要逃情了，紫烟蘿，總鏢頭，天仙一樣的美人兒，敢情他不敢愛，故爾逃情，浪迹天涯。」

「這這……這是爲何？」

「因爲，」旗女道：「老人家，原來他幪面，無時無刻，都戴着頂草帽兒，是他奇醜無比，醜得令人一見，像見到鬼怪一樣。」

「原來他自慚形穢，鬼老兒，好教你歡喜。」

「我爲甚麼歡喜？」

「因爲，奇難怪症，生意上門了呀，敢情胡大哥，其實不醜的，皆因他腮上生了個大惡瘤，把他的臉型墜扯得扭曲了。」

「一眉高，一眉低。」旗女道：「我初次見到他時，也嚇了一跳，不僅也一眼高，一眼低，而且一隻眼的眼球，像要掉出來，連歪斜的嘴兒也合不攏來，露出森森牙兒。」

「你……女娃娃，你跪我做甚麼？」

蕭丹在旗女的腿彎上，脚尖一點，旗女登時也醒悟過來，向鹿杖翁跪了下來。

「你是鬼醫呀！我家總鏢頭也說，那胡奇的惡瘤原是可以割除的，却不知一燈大師爲何不替他割治，不，她知道的，只不過不知他就是幪面的希夷，以爲另有其人。」

篤的一聲响，鹿杖翁的鹿杖一着地，已在數丈外了，不怪那鹿杖還有這般妙用，不怪快得出奇了，只聽到鹿杖公叫道：「娃娃們，還不隨我快追。」

慌得蕭丹一把拖起旗女來，也叫道：「休讓這鬼老兒脫出視綫之外，要不然，休想還能找得到他。」

旗女那敢怠慢，不過仍然心下疑惑，邊跑，邊說：「喂……你那胡奇，可眞就是情俠希夷？」

「那會錯得了，他親口承認的。」

「這老人家眞能割除他的惡瘤？」

「告訴過你，這鬼老兒是鬼醫呀！」

想到她丹丘狂，令當今兩個响噹噹，名震江湖的人物，有情人成其眷屬，她這個情俠之名，名傳天下，如何不怒放心花，大叫道：「該死的鬼老兒，有本事，咱們較量較量，不用你鹿杖，三條腿，快過咱們，算甚麼好漢。」

鹿杖翁呵呵笑道：「壓根兒你就不是漢子，算甚麼好漢。」

「他說甚麼呀！」

「狗嘴兒裡，可長得出家牙來，」

蕭丹說：「追！小娘子，來呀！」

旗女叫道：「休被我捉到你，你這該死的丹丘狂。」

兩番被旗女的旗兒一指，便被縛住了手脚，還是眞怕了她的紫烟蘿，那敢讓她捉到，再說，篤篤連聲，鹿杖翁在前，那距離拉得更遠了，快失了這鬼老兒的踪跡，恨得她牙癢癢，脚下那敢不加勁兒，只見道旁的樹木，向後倒退如飛，追得她上氣不接下氣，却是，那旗女却越掉越遠了，那及眞，不過是紫烟蘿的旗女而已，那得上她家學淵源，玄門的上乘功夫，糟！待得飛奔上一個小山崗，前面失去了鹿杖翁的踪跡，旗女也不見影踪。

是追，還是停下來等候？正打不定主意，那麼一遲疑，陡然間，身子一輕，兩脚已離了地，敢情被人揪着衣領，簡直像駕霧騰雲一般。

身在空中，那能轉身，罵道：「該死的賊鬼老兒，放開我便罷！」

除了鹿杖翁，還會是誰，不能轉身，連頭也轉不過去，圈臂一掌拍出，嘿！

臂上的勁兒還是眞不小，那知手腕上一緊，像被鐵箍箍着了一般，而且身子一痲，連嚷叫也不行了，竟然失了聲，叫不出來！

不，鹿杖翁這賊鬼老兒，也會把她吊了起來，但可是用杖頭鹿角，把她挑了起來，正跑之間，這賊鬼老兒躲在樹上，悄沒聲伸出鹿杖，只一挑，她就兩脚離了地，那還能掙扎得，這番可不同了，是人抓住衣領，而且感覺得出，人在她身後。

而且，閉住了她的啞穴，那手法兒更奇妙之極，一股眞氣，從她體內，衝向啞穴，却又一點兒也不霸道，顯然不想傷她。

而且，一陣軟痲，已透遍全身，別說轉頭了，渾身都動彈不得！

說時遲，只見那旗女張大着嘴兒喘氣，飛奔而來，打她身下奔過去，奔下山崗去了。

「放開我！」

她大叫，可連她自己也嚇了一跳，因爲竟叫出聲來，而且，身子也緩緩地落下去，被抓住的衣領，也被放開了。

氣得她要破口大罵，那知一回頭，却喜得大叫：「胡大哥，原來是你。」

草帽兒上的黑布飄風，背對着她的那人顯然在向遠處眺望，現在，轉過身來了。

可不是情俠希夷的胡奇！

喜得蕭丹心花怒放，却又有一股無名的幽怨，襲上心頭，趁她熟睡，把她丟下給兩個死丫頭，却獨個兒溜了，說好伴她闖蕩江湖的呀！不料他言而無信。

那眼眶登時潤濕了，淚珠兒打起轉來。

「丹丘生……兄弟。」

「情俠丹丘生，不，丹丘狂。」

眼淚仍在眼眶裡打轉的蕭丹，笑啦，活脫兒像是露滴牡丹開，迎着那豔豔的秋陽，可不是像盛開的牡丹花兒。

「淘氣，你竟敢假冒我的名兒。」

「不如此，你怎會回頭來找我，胡大哥，你不講理，我不替你揚了名兒呀。」

「不過，你痛懲那忘恩負義，愛富嫌貧的知府，倒也大快人心。」

蕭丹眉兒一揚，道：「看你還敢不敢說我走不得江湖，如今，我也是情俠啦，而且懲了汚吏貪官，咦，你又往那兒去找來這頂草帽兒?」

忽然想起，饒是那旗女突然施展紫烟蘿，竟仍被他脫身走了，把頭上的草帽留下在當場，怎會這麼快又去找了一頂來?

胡奇仍然背對着她，像是在向遠處眺望。

不論是鹿杖翁，還是旗女，早已去得遠了，她知道，他不是眺望，而是在凝眸。

「我……你們以爲我走了?」

蕭丹啊了一聲，說：「原來你沒有?」

當眞，那荒茫的焦原中，可望出老遠，有樹，也剩下了枯枝，任他有多快，豈會連影兒也瞄不見?

是了，那小溪，溪邊草未盡枯，而且岸高，土坡陡，高可藏人，只不過以爲他必然走了，忽略了而已。

「我明白啦，」蕭丹說：「等我們走了，你又拾回草帽，不是咱們追趕你，倒是你追趕我前來，胡大哥，那麼我們說的話都被你聽了去啦。」

「小兄弟……」

「丹丘生，」蕭丹說。格格一笑，道：「那旗女叫我丹丘狂。」

「好吧，丹丘生兄弟。」一句話兒竟三番頓挫，顯然他忍住了那口嘆息，說道：「你最好站在那兒，若是你不想逼我走。」

蕭丹慌忙把滑出去的脚收了回來，嚇了一下子，說：「胡大哥，敢情是你腦後頭也長了眼睛。」

突然一股衝動，冷不防揭下胡奇的草帽來，眞不信他像旗女描述的那樣醜陋，但她吐出的舌頭好半晌也縮不回來，因爲胡奇終於忍不住嘆息出聲了，說道：「那旗女說得不錯，丹丘生兄弟，我早就告訴你，我並非像你想像的那樣，而是醜陋無比。你是個可愛的小兄弟，你令我一見就喜歡你了。我不奇怪，鹿杖翁那樣玩世不恭的人，也那麼寵你了，沒有人會不喜歡你，何況，丹丘生兄弟，我是這樣寂寞。」

「但你……胡大哥，咱們說好了結伴走江湖的，你卻丟下我，獨個兒走了。」

幽怨又委屈，她的眼睛又濕潤起來。

「我怕嚇壞你，丹丘生兄弟，想到你見到我的醜模樣會有多失望，我就寧願活在你夢裡。」

「不!」蕭丹忽然大叫一聲，那自是從心坎裡喊叫出來，發自心靈的深處，但聲調立即柔和了，說：「那天，你或前或後，跟踪我半日了，胡大哥，你眞好，你還不知我是誰，就那麼關心我，我知道，因爲……」

「你有時候眞聰明……」

「只是有時候呀?」

「可惜太天眞了，」胡奇說：「竟把險惡的江湖，也當作是你那無名山莊了，你扮作男孩兒……」

「我不是孩兒，胡大哥，我不小啦。」

「但在我心目中，丹丘生兄弟，你永遠也是個孩兒，而且太可愛、太天眞，天眞得以爲穿上少年的衣衫，人家就當你是男孩兒了，却忘了你那細細長長的眉兒上，畫過的痕迹宛在，人家一見就知你是喬妝扮了，初時，我不知你有一身超凡絕俗的玄門功夫，好生躭心。」

「之所以，」蕭丹說，聲調兒輕柔起來：「你或前或後，跟踪、保護我。」

「當我得知你是偷跑出來，尋訪你夢中的希夷情俠，眞嚇了一跳，江湖上何等兇險，你一旦有不測，我自然也難辭其咎，那敢讓你獨個兒在江湖上瞎闖。」

「我不是瞎闖，胡大哥，我是尋訪你呀。我……我明白啦，之所以，天下之間也無人知道你就是希夷情俠的，却毫不諱言告訴了我，而且讓我知道希夷情俠原名胡奇。」

「你不是要尋訪我麼，如今，找尋到了，而且，任誰也不知道的，你却連眞實姓名也知道了。」

「所以，我該回去無名山莊啦，之所以，你就把我交給那兩個該死的丫頭，獨個兒走了。」

她的嘴兒噘了起來，何止幽怨，簡直傷心透了，潤濕了眼睛，淚珠兒已打起轉來。

「丹丘生兄弟，」胡奇並未轉過身來，眞不知他怎會曉得，說：「男兒漢是流血不流淚的。」

「我偏要哭，」蕭丹眞哽咽了，說：「誰教你哄我，又丟下我，不理我，不過，胡大哥，我饒了你這遭兒，因爲你又回到我身邊啦。」

「是的，」胡奇說：「我又回到你身邊啦，丹丘生兄弟，可知我爲何又回到你身邊?」

聲聲丹丘生兄弟，是爲了要她知道，她不過是他的丹丘生兄弟而已。也許，更是要他自己時刻記住，她也不過是丹丘生兄弟，而不是可愛的蕭丹姑娘。

「你說過的，」蕭丹的淚珠兒仍掛在臉上，却眞露滴牡丹開，笑啦，說

：「你喜歡我?」

「是。」胡奇毫不否認，說：「故爾，我趕了來，截住你，要你見到。丹丘生兄弟，你的膽兒有多大?」

蕭丹的眉兒挑得高高的，說道：「鹿杖翁那鬼老兒說過，我膽大包天，我爹就打哈哈，說我的膽兒更是包天以外。」

「好，」胡奇說：「那日我走後，越想越後悔。」

「我已饒你啦，你回到我身邊，我就喜歡啦。」

「不是，」胡奇說：「後悔沒讓你見到我的奇醜的眞面目。你若見到了，你就再不願我伴你走江湖，回去無名山莊了，我截下你來，就是爲了讓你見上一見。你那兩個丫環就快尋來，你爹望眼欲穿，趕早兒回去無名山莊。丹丘生兄弟，你先別說不，記住了，我必須把話說明在先，胡大哥即使去到海之角、天之涯，也惦念着你，你會大叫，你會轉身就跑，我絕不會怪你的，再見了，丹丘生兄弟。」

胡奇緩緩地，揭下草帽來，轉過身來，還怕嚇壞了她，已先教她有了心理準備，再一點兒一點兒轉過面來，緩緩地……

蕭丹的眼兒如何不睜得大了，大出胡奇意外，那蕭丹竟一聲歡呼，叫道：「胡大哥，我早見過你啦。」

胡奇一怔，才半面向對，也就不再轉了，愕然說：「你，見過我?」

「如何不是，」眞是心花怒放，喜孜孜叫道：「白天，我只要閉一下眼兒，夜裡，一入夢，我就見到了，果然和我幻想出來的，一般無二。」

胡奇見她喜孜孜，樂得那麼開心，不像是假裝出來的，不自覺，把草帽交到左手，摸起臉來。

忽然，他明白了，別說有生以來，不敢照鏡了，甚至見了水，因爲能照影之故，也遠遠躲開，若有，那就是人了，每一個最初一次見到他的人，也就是一面鏡子，日久，連他也知道了，若正面相向，必把對方嚇一大跳，膽小的，視他如鬼怪一般，知道奇醜的左面臉，因爲被腮下的大惡瘤，把臉型墜扯得歪斜了，尤其是眼眉口鼻，但右邊的面龐，其實不醜的。

他明白了，久而久之，他已習慣了以右面的臉去面對人家，現在，緩緩轉過身來，自然也是從右邊轉過身來，蕭丹只見到他的右臉不說，正因心理上先以爲他眞奇醜無比，那知雖然有些兒被墜扯得變了形，但仍然與常人無多大差異，那自是便不俊美，也英俊十分了。

蕭丹喜得大叫，道：「哎呀，胡大哥，原來你，你們都騙人家。」

胡奇嘆了口氣，不言語，緩緩地，轉過身來，現在面對着蕭丹了，以爲她這天眞之極的姑娘，必然再也笑不起來了，便不轉身就跑，也必然嚇一大跳。

那知，蕭丹的眼睛睜大了，那臉上的笑並未消失，只是瞬間的凝結，忽然，那知，更喜極大笑起來，而且興奮之極，興奮得臉兒紅紅。

胡奇倒怔住了，說：「你不怕，你你……」

他正愕然奇怪，竟沒躲開霍地撲過來的蕭丹，被她一把抱住了胳膊，喜極叫道：「好極啦，胡大哥，你和夢裡見到的一模一樣，原來你眞會騙人。」

胡奇嘆了口氣，說道：「丹丘生兄弟，你眞好，我知你其實怕極了，不過不願我難堪，不願傷我的心而已。」

「胡大哥，我眞高興!」蕭丹眞是喜極，抱着他的胳膊又叫又跳。

「你一點兒也怕?」

眞不是裝假，喜得她滿臉紅光。

「爲甚麼我要害怕，你一點兒也不醜，那是病呀，不過是長了個惡瘤，我見過更醜惡的惡瘤，一旦割去，胡大哥，好教你得知，鹿杖翁那鬼老兒最拿手的就是割除這樣的惡瘤。那時，你就英俊又瀟洒了。」

原來她喜極，一點兒也不害怕，是這個緣故，而且見過更醜惡的。

「我見過，」蕭丹越說越興奮，叫道：「胡大哥，我叫那鬼老兒作鬼醫，就是這個緣故，我見過他把一個長了惡瘤的人治好了，那惡瘤就割去，連疤痕也沒留下，本來那人醜陋的，竟也變成英俊了，何況胡大哥你本來就英俊。」

當眞?只要瞧她興奮如此，又如斯喜悅，可知所說不錯，但他怎麼不興奮，一點兒也不喜悅。道：「你……你要我去那裡呀?」

原來蕭丹抱着他的胳膊，不僅是怕他跑了，而且要拖着他走。

「追呀!」蕭丹道：「那鬼老兒要追趕你，就會陰魂不散，可惜他以爲你在前頭，胡大哥，你不知他有多快，若再慢一步兒，休想追得上他。」

那知胡奇屹立不動，蕭丹宛若蜻蜓撼石柱，那能拖得動他。

蕭丹的一雙眼兒睜大了，怎會不驚奇，難道他竟不願割除令他奇醜的惡瘤?

胡奇忽然一聲浩嘆，道：「丹丘生兄弟，且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何不去那石上坐下來，你一定累啦。」

蕭丹訕訕地放開手來，她是一個聰明的姑娘，知道必與他身世有關，道：「胡大哥，我要聽，說啊，這兒除了你，就是我了，不會有人前來。」

那當然是令他不能割除惡瘤的故事，那必是凄婉又傷心的故事，不知怎的，人家還未說出，她心裡先已酸酸的了。

在石上坐了下來，簡直大氣兒也不敢出。

胡奇背過身去，他在望甚麼啊!雖然秋陽當空，但北邊的天際，秋雲却迷茫，蒼涼低壓。

「丹丘生兄弟，你可知道，其實，胡奇也不是我的眞名姓。」

蕭丹一怔，還是天下之間，只有她一人才知道，情俠希夷本名胡奇，她曾有多得意，不料像希夷一樣，也不是眞名，道：「胡大哥，啊，那你姓甚麼啊？」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胡奇遙望那北國的雲天，說道：「一燈大師雲遊雁門關外，在那荒涼的風沙道上，竟發現了一個腮上生了一個惡瘤、奇形怪狀的棄嬰……」

「啊！」蕭丹輕輕地，低呼了一聲，道：「就是你？」

宛若不聞，幾乎令人不能覺察的，點了點頭，繼續說道：「大師慈悲，把那棄嬰抱回太行，大師無邊佛法，日取獸乳，把那棄嬰撫養長大成人，因是從胡地抱回來的，便以胡作了那棄嬰的姓了，風沙古道，一片荒涼，罕有行人，竟有棄嬰在道，是故以奇作名了，何況也生得奇醜。」

「不，」蕭丹咬了一下牙兒，道：「那麼，胡大哥，你當然已姓胡名奇了，從小到大，甚至從今以後，你也是姓胡名奇，那好狠心的爹娘。」

「丹丘生兄弟，你必已得知，那一燈大師醫術通神，雲遊四海，活人無數……」

「當眞？」蕭丹道：「那紫烟蘿若不是得一燈大師相救，豈能活到二十歲，胡大哥，我明白啦，原來大師醫術通神，本可起死回生，治癒她不治之症的，但因大師乃出家人，諸多不便。是了，是了，那紫烟蘿大限期屆，必是大師也算計你已盡傳了他的所學，於是，命你下山，替他完成這一功德，而你，胡大哥，你眞好，不願她難堪羞赧，故爾，幪面化身，自稱希夷。」

胡奇並未轉過身來，點頭道：「丹丘生兄弟，你眞聰明絕頂。」

「不，」蕭丹說：「我可不明白了，醫術通神的一燈大師，爲何不替你割除這惡瘤？」

北邊的天際，蒼涼更迷茫，遒勁的西風在呼嘯，他的聲音也像是遠處來，說道：「大師撫養了那棄嬰二十多年，也等待了二十多年，因爲大師相信，有朝一日，那棄嬰的爹娘必會尋來。」

「但沒有，」蕭丹道：「既然狠心地拋棄了他，又怎會來尋，何況，那是荒涼的風沙古道，一天半日也沒一個行人。」

「不，」胡奇說，話聲仍是那麼遙遠：「大師見那風沙道上，駝印蹄痕，宛然猶新，顯然有過打鬥追逐，大師心性空明，一見便知不是拋棄，而是保全那棄嬰的性命，把追趕的人遠遠引開，不知爲何未能及時趕回來而已，可惜棄嬰啼哭不止，大師不能久等，這才抱回太行。

「丹丘生兄弟，你明白了麼？大師雖醫術通神，能爲他割治那惡瘤，那爹娘尋來，便無法辨認，也永不能相認了。」

「但是，二十年來啦！」蕭丹說。

「但二十年來，太行山深，禪院幽清，那長大起來的棄嬰，每日以野獸飛禽爲伍，何處尋訪。」

蕭丹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胡大哥你爲何往北邊來了，是去尋訪那當年拋棄你的爹娘。」

「尋找的是根，丹丘生兄弟，有了這惡瘤，即使尋訪不到，當年必也有見過的人，必然就會想到那個初生腮上就長了個惡瘤的嬰孩。」

「所以，」蕭丹說：「在未尋到你的根之前，不願割去。」

「也爲了這緣故，大師雖能醫治，但也不爲我割治了。」

「爲了當年狠心拋棄你、音訊全無，存亡不知的爹娘，却教人家望穿秋水，痴痴的等，爲你心碎。」

她說的，當然是指紫烟蘿，胡奇發出一聲浩嘆，緩緩地，緩緩地轉過身來，現在，蕭丹看清了，雖沒嚇一跳，但心兒裡一陣陣緊，收縮起來，即使他的面形被大惡瘤墜扯得變了形，只看一面，其實也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正面相覷，便成了一眉高，一眉低，眼珠子也突了出來，不能合上的嘴，把森森牙兒也露了出來，反而被正常的另一邊面頰襯托之下，顯得更醜惡了。

蕭丹倒吸了涼氣，心說：可憐的胡大哥！

「丹丘生兄弟，你怕啦？」

「我沒有呀。」

「那麼，」胡奇說：「你是否後悔見到我的眞面目，寧願和我相見在夢中？那麼，我浪迹江湖，躲避她的追踪，是否狠心了？」

當眞，不，她眞的不知道。

「但你……胡大哥，你那惡瘤是能割治的呀。」

胡奇一聲長嘆，搖頭道：「丹丘生兄弟，我隨醫術通神的大師二十多年，耳濡目染，你想想，我豈會不明醫理，若是當年，割治不難，現在，太晚了。」

「現在，」胡奇再又戴上草帽，聲調不能再嚴肅了，說道：「丹丘生兄弟，夢總是美麗的，你的夢碎了，還不過是失望而已，但她，那紫烟蘿可就絕望了，那痛苦豈不百倍於她的心碎，那麼，我不是延續了她的生命，而成了斷送她的生命了。」

「不！」蕭丹叫道：「胡大哥，一點兒也不晚，我不知道一燈大師的醫術是否眞個通神，却知道鹿杖翁這鬼醫一定能夠的。」

「你眞好，眞可愛，丹丘生兄弟。」

她不明白，爲何胡奇每叫她丹丘生兄弟，都要加重語氣，而且，每說一句，必要加一句丹丘生兄弟，只聽

他繼續說道：「多謝你，丹丘生兄弟，多謝你的關心，現在，你該去了，那鹿杖翁必不會遠去的，見你未曾追去，必在前路停下來等候，你是個最可愛的兄弟，我有一事相求……」

「胡大哥，我答應你，不論你要我做甚麼，甚至水裡火裡，我也絕不皺一下眉兒。」

「你眞是我的好兄弟，」胡奇說：「只要你告訴那旗女，說胡奇並非希夷，你弄錯了。」

「爲甚麼？」

「因爲，你已明白，丹丘生兄弟，我寧願她心碎，即使恩悠悠，恨也悠悠，但夢的破碎，也就是她生命的終結了，也許，你仍會不很明白。」

「我明白，」蕭丹急道：「那旗女也對我說，那紫烟蘿除非丫角終老一生，是再不能嫁與他人了。」

「好，」胡奇又嘆了口氣，說道：「既然你已明白了，丹丘生兄弟，我寧願她心碎，不是我狠心，因爲，不會太久的，有那麼一天，情俠希夷，一個英俊又瀟洒的希夷會走到她身邊，因爲我已答應過她了，即使走遍海角天涯，我也要爲她找到她那朝思暮想的希夷，只不過，我會在那希夷身邊。」那最後一句，幾乎不能聽聞。

蕭丹喜道：「你會的，胡大哥，情俠希夷若不多情，也不會成爲情俠了。」她喜極了，眞是雀躍起來，道：「胡大哥，有當今的兩個神醫和鬼醫，豈有割除不了你那惡瘤的，好，我答應你。啊，敢情我弄錯啦，胡大哥原來不是希夷，那旗女……」

蕭丹格格一笑，說：「胡大哥，眞好笑，她眞以爲我是個多情的少年郎，是我說的，她怎會不信，只要我擰她一把，她就千信萬信了。」

「你也太淘氣了，那麼，快去吧，丹丘生兄弟。」

喜極的蕭丹一旋身，但又迅速轉過身來，道：「但你……胡大哥……」

「丹丘生兄弟，咱們以半年爲期，我去無名山莊尋你，令尊玄功通神，你小小年紀，已如此了得，便可知了，豈能不拜見。」

「不！」蕭丹叫道：「我不回無名山莊，胡大哥，你忘啦，我是情俠丹丘狂，不不，情俠希夷大鬧青州，早已傳遍江湖了。妙極啦，那個一燈大師的弟子遠走北漠，大江南北，情俠希夷，令那怨女痴男，成其眷屬的傳聞却仍不絕傳來，那就不僅這旗女了，便那紫烟蘿也不由她不信，當眞希夷情俠另有其人，不是你胡大哥。」

「好極，那麼，再見了，丹丘生兄弟。」

興奮的蕭丹轉身就跑，但却繞了圈兒，又跑了回來，說：「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胡奇笑了，自是只聞其聲，不見其面，道：「他日相見，丹丘生兄弟，咱們後會有期，去吧，我再不擔心，任他江湖險惡，你已去得了。」

蕭丹跳了起來，摸着屁股，是誰？又重重地拍了她一下。

不痛，可是嚇了她一大跳。

那知身後無人，再回過頭來，那胡奇已踪跡不見。

蕭丹跺着脚步大罵：「糟老頭，你這賊鬼老頭，快給我滾出來！」

她是大姑娘啦，這該死的糟老兒還當她是小孩兒，除了這賊滑的老兒，還有誰會打她的屁股？

那知，風蕭蕭，草木蕭蕭，那山崗之上，只有遒勁的西風吹，只有黃葉在舞秋風。

她的臉兒熱了起來，那麼，是胡大哥了，除非是他，才能禪功無相，不，當然，她是他的丹丘生兄弟。

陡然間，她明白了，這是在提醒她呀！一轉身，就往南跑了下去。

* * *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妙極，過了濟南，下了曲阜，泗水滔滔地流，來到泗水之濱，便有她的去處？瓜州。

恩悠悠，恨悠悠，那點點愁的吳山，月明人倚樓的，又豈僅紫烟蘿一個，想想那二十四橋的明月夜下，簫聲咽，悲愴傳恨，必多怨女痴男，和那六朝金粉地的金陵，更一衣帶水，希夷情俠留得風流俠義名，必然也瞬即傳遍金粉之地，傳入那紫烟蘿的耳中，妙極。

那一巴掌提醒了她，爲甚麼要追趕鹿杖翁，豈不是自投羅網？

又何必要那旗女相信，胡奇不是情俠希夷，那旗女失去了她的踪跡，一想到必然氣得那糟老頭兒的酒糟鼻子更紅了，就不由她不樂，這就是她獨個兒也不時打哈哈之故，不用說，連那鬼老兒也尋她不到，那小娘子自也死了心，回轉金陵。得知胡奇在此地現身，若是希夷，又豈能在江南留下風流俠義名，不過，她可得快快找到怨女痴男。

豈祇是日夜兼程，簡直是行走如飛，這日到了揚州，初到江南地，眞令她驚奇，北地已草枯葉落，那揚州竟仍是春風十里，眞疑心是趕上了春天。只不過，她不僅滿身風塵，在滄州，她只道已改頭換面，已是偶儻又瀟洒了，那知和那江南衣冠一比，可就顯得寒傖了，不行，她是情俠呀，她可不知那是楚館秦樓花月場，只見燕婉鶯嬌，笙歌盈耳，當眞是風流情萬種，那男的便不是翩翩年少，也衣冠楚楚。

不行，她夢中的情俠，何其瀟洒風流，何況，從沒有人見過那情俠的眞面目，即使是紫烟蘿，夢中的情俠，必也是她夢中見到的相似，何況，要她相信情俠希夷不是胡奇。

找到了一家琳瑯滿目的估衣店，走出來時，本已是面如冠玉、目似朗星，當眞人要衣粧，可不是成了個翩

翩美少年。

從小她就不是嬌生慣養、玩劍弄槍長大起來的姑娘，何況已扮了這麼多日的少年郎，還會不邁着大步兒走路？那旗女走北闖南，可是多見世面的，甚至和她打情駡俏，不也認不出她是易釵而弁，何況如今粗着嗓門兒說話久了，不也聲兒朗朗，更像個爽邁的少年。不，該說是少年英雄。

想到她是情俠，想到大鬧青州的情俠，如今要大鬧揚州，那眉兒更是斜飛入鬢，步兒邁得更大了。循着那盈耳的笙歌，走進了衆香園。

那牌匾兒上寫着「衆香園」，只見珠簾繡戶，燕燕鶯鶯，打扮得花枝招展，當眞是衆香之園。

旗女笑話她是雛兒，何況來自北地，那識得楚館秦樓綺羅香，風月無邊，千金買笑之地。

啊呀！這是甚麼地方？只不過爲了情俠要大鬧揚州，先得找出個怨女來，那知燕燕鶯鶯，豈僅笑臉相迎，而且嬈嬈妖妖，羣雌粥粥，這些美少年、俏郎君，端的罕見，何況繡服鮮明，分明是多金的王孫公子。

有道是：姐兒愛俏，鴇兒愛鈔，如何不像捧到了鳳凰，爭獻殷勤。冷不防這個擰一把、那個摸一下，惱不是，躲也躲不開，當眞眼花撩亂，入眼盡是俏眉醉眼，盈耳皆巧笑嬌聲。教她如何惱得起來，蕭丹縱是個未見過世面的雛兒，豈有不知是調情的，不行，必是找錯地方了。

當眞她要脫身，那還不容易，左手一帶，右肘一撞，只聽嬌聲驚呼連聲，那知她一旋身，鴇兒已攔住了去路，喝退了那又搶來的燕燕鶯鶯，陪笑道：「公子爺慢走，酒筵已備下了。」

她只要一揮手，那鴇兒怕不跌出八丈遠去，那知她的手臂才揚，便又垂下了，因爲，陡然間，她的眼睛一亮，可被她找到了。

只見一個清秀絕俗的姑娘，不僅滿臉愁苦，分明眼角還有淚痕，這麼多燕燕鶯鶯，盡皆對她調笑，只有這姑娘，獨個兒坐一旁，默默垂淚。

蕭丹一指，道：「既然如此，我只要這姑娘相陪。」

那鴇兒早堆下笑臉來，道：「公子爺好眼力，她不但是個清倌兒，還出身書香門第。」

隨對那姑娘道：「眞不知你幾生修到，你便是千金小姐，這樣萬金的公子爺看中你，須不侮辱了你，還不前來侍候。公子爺，請入房，我這就送她前來。」

自幼生長在無名山莊，對她說江湖見聞的多有，豈會有人對她說柳巷花街中，有秦樓楚館的，但她是個聰明的姑娘，到了此刻，豈有不明白的。

她已選中了那姑娘，那衆多的鶯鶯燕燕雖不再來糾纏了，却也不再巧笑倩倩，幽怨現於顏色。

蕭丹朗朗一笑，喚過鴇母，取出一個金錠來，道：「今日相見，豈是無緣，有勞媽媽替我分派，各位姑娘盡皆有賞。」

那鴇兒喜得眉開眼笑，果然是個多金的公子，便是人人有賞，亦多過一夜纏頭之資了，道：「還不謝過公子。」

且慢，既是情俠，自當瀟洒又風流，適才被這些姐兒又摸又擰，雖然不痛，可是怪癢癢的，不行，倏地一旋身，那麼多燕燕鶯鶯登時燕叱鶯叫，嬌聲呼起痛來，都摸着臉蛋兒，當眞是既甜且喜，更大驚，那烟花之地，自多江湖客，這麼個翩翩佳公子、美少年，竟有這般身手，敢情還是個少年的英雄。

蕭丹却呵呵大笑，那鴇兒自是更見多識廣，那還敢怠慢，敢不加倍小心侍候。蕭丹一擺手，瞄了那淚光瑩瑩的姑娘一眼，朗聲說道：「姑娘，請過來，我非別人，情俠希夷便是。」

剎時之間，偌大的堂房，那麼多的人羣，竟然鴉雀無聲，但也只是一瞬之間，隨即爆發出嬌聲驚呼。

敢情情俠希夷的名頭在江南地大了，尤其是那烟花之地，洞房夜夜換新郎，自多南來北往客，少不了江湖人，但有傳聞，豈僅傳得最快，更何況是情愛艷聞，少不免加鹽加醋，神乎其說，那烟花苦命女子自也生出希冀幻想。

不料這美少年、佳公子竟是情俠希夷，適才一晃身，那麼多姐兒盡被他擰了臉蛋兒，那是何等功夫身手，又何等風流多情，如何不信。

那驚呼之聲自也成了歡呼。

蕭丹把手兒一抬，說道：「那姑娘休要……」

那姑娘淚珠兒已流到腮邊，早喜極奔來，蕭丹一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那姑娘便拜不下去了，蕭丹却轉頭對那已驚駭得面無人色的鴇兒厲聲喝道：「這姑娘遍體是傷，必是被你虐待毆打的了，滚過一邊，待會再跟你算帳。」

適才那鴇兒一句「還是書香門第」，蕭丹登時大喜，敢情得來全不費功夫，書香門第竟淪落至此，難怪她凄楚悲苦了，其中必有委屈辛酸，當眞，令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雖是可敬，令苦命女子脫苦海，存清白，豈不更俠義可風，登時也有了主意。

喝退了那鴇兒，慌忙把那姑娘扶住了，她不讓這姑娘下拜，那知抓住這姑娘的胳膊，只見她身子一軟，差點暈了過去，僅從這姑娘露出的手腕，已見纍纍的傷痕，也就可知她遍體鱗傷了，登時大怒起來。

蕭丹扶那姑娘坐下了，那一羣燕燕鶯鶯早奔了過來，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竟不用那姑娘言明，蕭丹已知大概了，登時髮爲之指。

原來那姑娘果是書香門第，她爹還是個不大不小的京官，只因清廉耿直，觸怒了朝中的權臣，罷官歸故里，本已清貧，何況得罪了權臣，縱有些親朋，誰敢與之往來，不數年間，已家徒四壁，當眞是「日無逗鷄之米，夜無鼠盜之糧」，愁城日困，姑娘大了，饒是秀外慧中，竟都畏懼那權臣，無人敢與議婚的，不料她娘卧病，無以爲醫，她娘去世後，老爹爹悲苦，自是無以復加，爲何沒了聲息，姑娘過去一看，才知老爹爹也一命嗚呼，可憐的姑娘本來也想隨爹娘泉地下的，但爹娘停屍不葬，豈非大不孝，故爾去到那十字街頭，頭插草標，賣身葬父母。

人人都懼怕那權臣，不敢與之往來，唯獨這鴇兒豈僅不怕，若得知這姑娘淪落煙花地，只怕還有賞，助這姑娘葬了父母，於是，把姑娘帶回衆香園來。

蕭丹有生以來，那聽過這般凄楚的故事，只恨得她切齒咬牙。那些姑娘莫不是苦命的女子，豈有不落淚的。

一個姑娘道：「鴇兒逼她接客，她寧死不從，說道：言明是爲奴爲婢，鴇兒那由她分說，日夜打駡，可憐得很。」

「竟是尋死亦不能，那鴇兒日夜派人看守。」

又一個姑娘嘆口氣，道：「今日她竟然打扮起來，竟然會首肯了。」

「不不，」一個姑娘道：「我可明白了，她知被人日夜看守，求死也不能，不過是哄得那鴇兒信了，不再防她。」

「那知，」又一個姑娘道：「她那知鴇兒不上她的當，走一步，也有人跟隨。」

「眞是皇天有眼，來了你希夷情俠。」

「我說，是她的孝感動天才是眞。」

那鴇兒何在？身邊、四外，偌大的廳堂中，皆是陪着那姑娘落淚的燕燕鶯鶯，那鴇兒已踪跡不見。

只見幾個年長些的姑娘，登時變了臉色，一個叫道：「不好了，大門必已關上啦。」

「必是去揚州府的六扇門求助啦，那捕快頭兒可是這鴇兒的靠山。」

「快走，這裡原有五七個幫閒打手的，關了大門，必是守候在門外，快打從後門走，有道是，富不與官鬥，任你情俠希夷武功再好，那六扇門人多勢衆，也是鬥不過的。」

妙極，蕭丹的長長眉兒飛揚起來，妙啊，大鬧揚州，豈能放過這些鴇兒王八，誰敢阻止，她就殺誰，還怕那一衣帶水的金陵城中，紫烟蘿不會聽聞。妙極了！

蕭丹朗朗大笑，事不宜遲，在那些膽怯的姑娘指引下，找出這些姑娘的賣身契來，一把火毀了，嘿！敢情銀子還眞不少，吩咐姑娘的，能帶多少，就取多少，打開後門，道：「你們只管前去，一切自有我承擔，且慢，姑娘，我已有了你安身之處，隨我來。」

蕭丹送出那些燕燕鶯鶯，眼看已去得遠了，這才帶着那姑娘，回轉身來，取出火種，四下放起火來。

那姑娘自懷必死之心，又豈有懼怕的，隨着蕭丹，那知大門一開，只見門外橫七豎八，橫着十來具死屍，那鴇兒也橫屍在地，街道之上，冷冷清清，關門閉戶，必是被嚇得躲藏起來了。

蕭丹一怔，忽聽那姑娘咦了一聲，急回頭，登時怔住了。

只見那粉牆上用血大書：殺人者，情俠希夷也。

忽聽耳邊有聲如縷，說道：「娃娃，官兵就到了，還不快走。」

蕭丹愕然，繼而大喜，叫道：「原來是你，你這陰魂不散的賊鬼老兒！」

當眞，不走，難道眞要造反，對抗官兵不成。把那姑娘只一托，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

* * *

火焚衆香園，人命十二條，除了那鴇兒外，還有揚州府的捕快班頭，如何不轟動遐邇，那金陵城又如何不轟動。

金鳳鏢局門外，備了三匹高頭駿馬，金鳳總鏢頭剛邁出大門，那旁邊忽然轉出個姑娘來，清秀更瘦弱，却被一個腰間插着一把旗兒的姑娘截着了，道：「姑娘何來？」

那姑娘點頭道：「是了，你就是金鳳總鏢頭？幸是我走快一步，可否借一步兒說話？」

金鳳總鏢頭竟然玉手纖纖一揮手，揮退了那旗女，只一端詳，便有些明白了，道：「姑娘，你打從揚州來？好吧，你隨我來。」

這姑娘呈上了一封書信，只見那金鳳總鏢頭看後，面上喜容才露，又已幽幽地長嘆了一聲，道：「這麼說，又要我……」

那姑娘在旁道：「恩公也曾對我言道，非是不知總鏢頭四出尋訪，奈何此時相見，對他，與對你總鏢頭，都無益處。何況他有大事在身，一待事了，必即刻前來，常伴粧台。」

「你笑甚麼？」

那姑娘瞟了她身邊的劍童旗女一眼，紅了臉兒，道：「當眞是：情俠風流，他囑咐我前來，臨別時，唸了兩句詞兒。」

「甚麼詞兒，但唸不妨。」

那姑娘臉兒更紅了，唸道：「待他重與畫眉時，任總鏢頭你……細數郎輕薄。」

那金鳳總鏢頭臉兒竟也紅了，輕輕地啐了一口，道：「既然他吩咐了，姑娘若不嫌棄，就留下吧！」（全文完）

上文提要：溫九姑的獨門迷毒粉早已被石破衣在暗中統通偷換下來，因此她的迷藥已失效，但她自己尚不知，處處仍在用，也因此往往自己上了當，丁天仁扮成王紹三，被武林聯盟的總護法歐陽生帶往梁山一帶去協助查勘兩則案件：一是殘殺神女宮十九名女子弟嫁禍給武林聯盟，其二是重陽大會上當值會主以及與會者幾位主腦突然失踪之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收服七矮得錦網　擒拿九姑追秘方

歐陽生給他的指示，是得到密報，從梁山、大竹、南充到成都、青城這一條橫貫川中的驛路上，時有不明來歷的可疑人物往來，希望王紹三多加注意。

現在還不到正午，西來順樓上三間大廳已經滿座了，只有東首臨窗的一桌還空着，但却用摺疊屏風圍了起來，好像是已經有人預訂了的。

就在這時候，樓梯口走上一個身穿青衫，手提着青布囊的中年漢子。這人年約四旬，生得像個文弱書生，臉頰消瘦，白中透青。

他走上樓梯，略一佇足，就有一名伙計迎了上去，哈着腰道：「客官是一個人嗎？」

中年漢子冷聲道：「你說我有幾個人？」

跑堂聽得一怔，心想：這人好衝，一面連忙陪笑道：「客官多多包涵，這時候桌上差不多全滿了，如果你老只有一個人的話，那邊還有座位，只好湊合湊合了……」

中年漢子仰首道：「我不慣與人同席。」接着伸手一指屏風圍着的空桌，說道：「那張桌子不是空着嗎？」

昂首舉步朝屏風走去。

跑堂的急道：「客官原諒，那是有人定的。」

中年漢子冷聲道：「他付錢，我不付錢嗎？」

中年漢子已經跨入屏風，在上首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把青布囊往桌上一擱，說道：「你們是酒樓，應該先到先坐，那有空着桌子不做生意的道理，你說這張桌子有人預定，我也可以說是我先定的。」

跑堂的急得直是搓手，結結巴巴的道：「客官……」

他只說了兩個字，中年漢子已經截着道：「你再說一句有人定了，今晚我就把你們的桌子全定下來，不准賣給任何一個人，你敢不敢答應？」

那跑堂的正被他問得無法作答，突聽身後有人問道：「喂，伙計，咱們定的就是這一桌嗎？」

跑堂的急忙回頭看去，那是一個身穿藍布衣袴，只有三尺來高，看去像六七歲孩童的矮子，但話聲却略帶蒼老，似已有五六十歲了，認出正是昨天前來訂座的人，他指定要東首臨窗這一桌的，這就忙道：「客官定的就是這一桌，只是這位客官……」

藍衣矮子連看也沒看中年漢子一眼，就截着道：「你快叫他走開，咱們的客人就要來了。」

中年漢子嘿然道：「茶館酒樓，是公共地方，先到先坐，你要誰走開？」

這話是衝着藍衣矮子說的了，藍衣矮子突然轉過身去，目光一橫，沉哼道：「你在和誰說話？」

中年漢子冷冷的道：「自然是在問你了。」

藍衣矮子目光冷漠，看着中年漢

子，不屑的點點頭道：「你年紀不大，大概不認識我吧？好吧，咱們今午在這裡宴客，不和你計較，你還是快些滾吧！」

兩人起了爭執，早已引起全堂食客的注意，所有目光都朝兩人投來。

中年漢子別說當着衆人，就是只有兩個人，也絕不會讓他的，聞言大笑一聲道：「你認不認識我是誰，我這位子坐定了，要滾的是你們……」

話聲未落，只聽一個略帶蒼老的聲音傳了過來：「老二，這人是誰？」

藍衣矮子聞聲一驚，啊道：「老大陪着兩位嘉賓來了，這該死的東西……」

原來這一瞬工夫，從樓梯走上來二女四男六個矮子，四個男的，和正在跟中年漢子爭吵的藍衣矮子長得一模一樣，不但面貌、舉動長得一般無二，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而且四個人同樣穿着一身藍布大褂、紮脚褲、五個人這一站在一起，外人就分不清誰是誰來。

兩個女的也只有三尺來高，穿着紫花布夾襖，玄色褲子，濃眉粗眼、膚色黝黑、梳着兩條辮子、垂在鼓騰騰的胸前，也長得一模一樣，像是孿生姐妹，看去少說也有四十開外了，但一舉一動，還是和小女孩似的。

酒樓上忽然來了這樣七個矮子，所有的目光自然全集中在他們身上了。

藍衣矮子老二口中罵了一句，連忙朝老大道：「這是咱們訂的席，這小子坐在那裡硬是不肯走，還說……要咱們滾呢！」

老大還沒開口，後面幾個矮子已經怒聲喝罵起來：「這小子眞是該死！」

「把他丟下樓去就好。」

「對，不給他吃些苦頭，他還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老大瞪了三人一眼，才朝兩個女矮人抬抬手道：「今天是咱們七矮結盟的好日子，這一頓二位大妹子是咱們的客人，先請坐下了。」

二個女矮子中的一個沙着聲音說道：「大師兄，也請坐下來呀！」

老大笑了笑道：「等我處理完畢事情再坐不遲。」一面回頭道：「老二，要伙計吩咐廚下，準備上菜。」

然後目光緩緩落到中年漢子身上，徐徐說道：「朋友如果不是衝着崆峒五矮來的，咱們兄弟在這裡宴客，你現在可以走了，如果是衝着咱們崆峒五矮來的，只要朋友劃下道來，咱們兄弟就接着了。」

崆峒五矮，丁天仁沒聽人說過，但聽他們老大的口氣，崆峒五矮名頭似乎不小！

中年漢子看到五個矮子，自然就想到是崆峒五矮了，只不知這兩個女矮子是甚麼人？崆峒五矮平常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名頭着實不小，如果不是衝着他們來的，這自然是最好落台階的時候了。

無奈中年漢子却正是特地找崆峒五矮來的，聞言霍地站起身來，朗笑一聲道：「兄弟說過，茶樓酒肆先到先坐，誰也不用讓誰，如果兄弟聽到閣下亮出崆峒五矮的大名，就夾着尾巴走了，試問兄弟今後還能在江湖上立足嗎？因此兄弟縱然不才，也只好向五位討教幾招了。」

崆峒五矮的老大點頭道：「朋友說得也是，咱們有五個人，你要如何比法？」

中年漢子道：「單打、聯手，兄弟悉聽尊便。」

兩個女矮人已在椅上坐下，右首一個哼道：「此人好狂的口氣。」

左首一個道：「大師哥他們會教訓他的。」

五矮的老大還沒開口，老二方才憋了一肚子的氣，這時搶着道：「老大，兄弟先去會會他。」

老大嘴皮微動，忽以「傳音入密」說道：「此人聽了咱們五矮之名，還敢向咱們叫陣，絕非等閒，你可得小心。」

老二點了下頭，朝中年漢子冷然道：「來，朋友只管亮兵刃，讓孔老二伸量伸量你究竟有多少斤兩？」

崆峒五矮連自己都不知道姓甚麼，起先只是以老大，老二相稱，後來看人家有姓有名，自己五人如果沒有姓氏，豈不貽人笑話？正好他們一直住在崆峒山，就姓了孔。

兩人說要動手，附近幾張桌子的食客紛紛起身，幾個跑堂的趕忙拉開桌子，空出兩丈來寬的一片場地。

中年漢子舉步走出，深沉一笑道：「你們使甚麼兵刃？」

孔老二一雙小手一攤，沙聲道：「崆峒五矮從不使用兵刃，你不是有兵刃嗎，只管使來。」

中年漢子大笑一聲道：「你們不使兵刃，兄弟也雙手奉陪好了。」

「好！」孔老二口中喝了聲好，身形已經離地飛起，續道：「那你接着了！」

其實他話還沒有說完，人已撲到中年漢子面前，一對拳頭宛如流星般擊到，話也正好說完，身法之快，出手之捷，令人目不暇接！

丁天仁看得一怔，暗暗讚道：「好快的身法！」

中年漢子也絲毫不慢，身形斜退半步，雙掌疾出，一招「涇渭分流」，把對方雙拳格出，緊跟着飛起右脚，「魁星踢斗」，閃電朝懸空撲來的孔老二踢去。

怎知孔老二雙拳剛發，左右雙脚也同時踢出，使的是「懸空連環腿」，在時間上比中年漢子搶先了半拍。

中年漢子右脚才踢到一半，突然上身後仰，避開急驟的雙腿，一個人只藉左足拄地，宛如風擺荷葉。

孔老二「連環腿」落空，猛吸一口眞氣，雙足一收，背朝上弓，一個人硬生生朝上提起兩尺來高，雙手五指箕張，朝身向後仰的中年漢子撲攫而下。

中年漢子只有左足支撐身子，眼看對方撲攫而下，左手捏成劍訣，但食中二指分開，隨着身形擺動，由右向左，迎着孔老二頭臉迅疾劃過，同時身子隨着手勢向左翻出。

他左手這一劃，快到令人無法看清，但往下撲落的孔老二敢情一時收不住勢往下直落，砰然一聲，跌了個狗吃屎！

這下連坐在不遠的丁天仁都沒看清他何以會忽然跌落下來的，要知他(孔老二)這記「蜘蛛攫食」，既然使出來了，自是拏捏得極準，絕不至於使到中途，會失去控制，除非他中了中年漢子的暗算。

孔老大吃了一驚，急急問道：「老二，你沒事吧？」

孔老二雙腳腳跟用力，一下站了起來，這一跤跌得他滿臉通紅，連他自己也弄不懂，在下撲之際，何以會突然感到一陣暈眩，才垂直跌下來的，這話他當然不好說出來，只是微微搖了下頭道：「沒甚麼。」

孔老大道：「你快坐下來休息一回。」

孔老二道：「我眞的沒甚麼。」

孔老大道：「你過來坐下，我要親自會會他……」

孔老三、孔老四搶着道：「老大……」

孔老大擺了下手，說道：「你們不用多說。」一面舉步走出，抱抱拳道：「閣下身手非凡，兄弟討教。」

中年漢子瘦削臉上飛起一絲笑意，抱拳還禮道：「不敢，孔老大賜教，兄弟不勝榮幸。」

他先倨後恭，居然客氣起來！

孔老大嘿然道：「那就請吧！」

「請！」中年漢子「請」字堪堪出口，孔老大業已飛身而起，雙掌迎面擊到。

他們身子比一般人低了一半，是以發招之前必先縱身躍起，才夠得到部位，因爲必先縱身躍起，才能發招，所以必須身手合一，出招迅疾。

中年漢子對他們似乎知之甚詳，因此「請」字出口，左腳已是後退半步，以逸待勞，雙手疾分，一下格開對方雙掌，雖然只是第一招，但兩人手上都用上了八成力道，這一擊一格之間，竟然相持不下。

相持不下，孔老大懸空撲擊的身子就得在離地數尺的空中面對面原式停住。

中年漢子目射異采，朝他微微一笑，格着對方右掌的左手忽然化作劍訣，不，劍訣食中二指是併攏的，他的食中二指却是分開的，迅快朝孔老大面前由左而右，再由右而左來去劃過，(他格開孔老大雙掌，雙手在內，孔老大的雙掌在外)等他左手來去劃過之後，依然格住了孔老大的右掌，這一下當眞快速如電，口中輕聲道：「咱們可以成爲朋友，何用動手，你可以收手了。」

說完，果然收手後退。

孔老大也雙掌一收，翩然落到地上，點頭笑道：「咱們不打不成相識，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來，閣下請一起入席，今天是咱們七矮聯盟的好日子，大家喝上幾杯。」

中年漢子大笑道：「原來如此，叨擾。」

食客們眼看他們不打不成相識，已經化敵爲友，沒戲可瞧了，也就紛紛移動桌子，回到座上。

這一場鬧劇，丁天仁都看到了，當然也比別人看得清楚，孔老二和中年漢子動手之際，中年漢子左手在他面前劃過，孔老二就從空中跌了下來，孔老大雙掌經中年漢子格開之際，他左手同樣從孔老大面前劃過，孔老大一下就和他化敵爲友，這中間自然有了花樣，這就使他更加注意起中年漢子。

孔老大的突然和中年漢子化敵爲友，崆峒五矮成名數十年，自然引起孔老三、老四、老五的疑竇，也自然會有懷疑的眼光朝老大和中年漢子投去，只有孔老二似乎並不在意。

孔老大一面請中年漢子入席，一面道：「兄弟還沒請教兄台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中年漢子歉然一笑道：「兄弟文如春。」

他左手朝孔老三、老四、老五三人面前徐徐擺過，含笑道：「這幾位大概都是賢昆仲了？」

「原來是文兄，幸會之至！」

孔老大接着一指孔老二等四人說道：「他是老二，剛才和文兄動過手的，他是老三、他是老四、他是老五。」

他們五人長得一模一樣，你就是介紹過，只要稍爲走動，又會認不出誰是誰來。

文如春朝四人一一親切的握手，爽朗笑道：「以後還要五位孔兄多多指教。」

孔老三、老四、老五三人，本來對他還有懷疑眼光，但經過「握手」言歡之後，他們也立時對文如春改觀了，臉上同樣有了欣然之色，好像和他做朋友，是很值得高興之事。

這可以從三人的眼神中看得出來，也只有丁天仁心中對文如春起了疑心，祇有特別注意，才會發現。

孔老大興緻勃勃的一指兩個穿紫花布衣衫的女矮子笑道：「這二位大妹子，是梁山苦竹庵主門下，她是姐姐叫梁若修，這是妹妹叫梁若眞，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苦竹庵主是咱們兄弟的師叔，上個月仙去，咱們兄弟趕來梁山拜祭，就邀請二位大妹子加

入咱們崆峒五矮之列，今後就成爲崆峒七矮了。」

苦竹庵主是武林極負盛名的方外高人，這姐妹二人是她四十年前在梁山腳下抱回去的棄嬰，因此就以山爲姓，她們是老庵主一手調教出來的傳人，在山上待了四十年，身手也極高了。

文和春聽得雙眉欣動，朝梁氏姐妹二人連連抱拳，含笑道：「原來二位姑娘還是苦竹庵主的傳人，兄弟久聞庵主盛名，心儀已久，只是無緣拜識，能在這裡認識二位姑娘，眞是天大的榮幸。」

梁若修、梁若眞雖是四十歲的老姑娘了，但平日師父門規極嚴，四十年來從未下過山，更少和男子接觸，崆峒五矮是同門師兄，倒也沒有甚麼，如今給文如春當面這一捧，兩人也像小姑娘一般飛紅了臉，連忙起身還禮道：「文相公好說。」

文如春看得暗暗好笑，左手連連抬動，說道：「二位姑娘快快請坐。」

丁天仁一直注意着他，心中暗道：「此人左手必有古怪，莫非和溫九姑一樣，手中暗藏着『聞風散』一類迷藥不成？看來這七個矮人都已着了他的道了！」

孔老大笑道：「好了，大家快坐下來吧！」

跑堂的陸續送上酒菜，孔老大心情愉快，開始以主人身份敬酒，文如春對這七個矮人存心結納，自然也杯到酒乾，大杯暢飲。

丁天仁爲了要看他們下文如何，也和紀效祖二人低斟淺酌，慢慢的喝酒。

時光由午刻漸漸過去，酒樓上的食客也漸漸少了。

丁天仁已把一碗麵吃完，一面以「傳音入密」朝紀效祖說道：「我們該結賬下樓，你下樓之後，最好去找一個人，給他一兩銀子，要他在附近等候，注意下樓去的七個矮人，和那姓文的漢子在何處落腳，我在對面茶館樓下等你。」

紀效祖暗暗點了下頭。兩人就起身往樓下走去。

丁天仁獨自走進對街一家叫青蓮居的茶館，茶博士引着把他領往一處雅座，問了要喝甚麼茶，就自退下，不多一回，就泡了一壺茶送上。

丁天仁倒了一盅，一手托着茶盅，剛喝了一口，只見紀效祖已從門外匆匆走入，朝自己走來，他因自己扮的是王紹三，是盟主門下的三弟子，自然要稍帶倨傲，才能表示身份，依然一手托着茶盅，抬目問道：「他們出來了？」

紀效祖應了聲「是」，正待說話，茶博士已經跟着走來，送上茶盅。

丁天仁道：「你先坐下來再說。」

紀效祖在他左側一張椅子坐下，拿過茶壺倒了一盅茶，才道：「那七人下來之後，由姓文的領着他們住進橫街上一家叫新招商的客店，聽說把第二進的幾間上房都包了。」

丁天仁領首道：「很好。」

紀效祖也喝了口茶，低聲問道：「三公子還有甚麼吩咐嗎？」

丁天仁道：「不忙，待會你去酒樓把馬匹牽來，咱們也去落店。」

紀效祖靠近些，低聲道：「三公子認爲那七個矮人……」

丁天仁不待他說完，臉露不悅，冷然道：「你不覺得不該問嗎？」

紀效祖連聲應是，惶恐的道：「屬下是不該問的。」

丁天仁淡淡一笑道：「喝茶。」

紀效祖忙道：「是，是，喝茶！」

* * *

丁天仁和紀效祖住進了北大街一家叫興隆老客的客棧，兩間上房，只隔了一道牆。

丁天仁要等待二更過後才去新招商客店探看文如春和七個矮人有何舉動，因此晚飯之後就在床上閉目調息。

初更過後不久，忽聽隔壁房中的紀效祖起身走動。

客店中一般客房都是用木板隔間，但木板是不能隔音的，因此上房才用磚牆隔間，俾使客人聽不到隔壁房間的聲音。

丁天仁經石破衣輸給他二十年功力，練成「先天氣功」，耳目何等靈異，十餘丈外飛花落葉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紀效祖只有一牆之隔，那會聽不出來？心中暗想：「他此時起來，又有何事？」

也就跟着起身，走近北窗，輕輕開啓窗戶，穿窗而出，回身掩好窗戶，閃到隔壁窗下，貼耳聽去，紀效祖也在此時走近北首窗下，輕手輕腳的打開半扇窗戶。

丁天仁只當他要穿窗出來，急忙移動身形，隱入暗隅，注目看去，只見紀效祖手中好像捧着甚麼，走近窗口，雙手朝上一送，耳中聽到一陣極輕的噗噗之聲，原來是一隻飛鳥從他手中飛起。

「信鴿！」丁天仁突然心中一動，立即從暗處縱身撲起，宛如流星追月，朝那飛鴿追了下去，以他此時的功力，身化長虹，騰空飛起，紀效祖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團黑影劃空而逝，最多也只是一隻夜鳥追逐飛鴿而已。

却說丁天仁追過兩重民房，才左手揚處，打出一小片碎瓦。原來他發現紀效祖放出信鴿之時，左手迅速從屋上抓起一小片屋瓦，要等他越過兩重民房才出手，是爲了不讓紀效祖看到。

碎瓦出手，飛鴿從高處往下直落，丁天仁飛掠過去，伸手接住，低頭看去，足上果然縛了一根比小指略細的銅管，管上有蓋子，裡面果然有一個小小紙卷，抽出紙卷，打了開來，

只見上面寫着二行細字：

「中午在梁山酒樓上遇見崆峒五矮和梁山苦竹庵主門下二矮女結盟，號稱崆峒七矮，另有一中年漢子文如春有意和七矮結納，三公子認爲此人可疑，正在偵查之中。效祖呈」下面寫了月日。

丁天仁看得暗暗冷笑，心想：「歐陽生果然對自己心存懷疑，要紀效祖來監視自己的。」

當下把字條捲好，放入銅管之中，回轉客店，把鴿子放到床下，依舊穿窗而出，長身掠起，一連幾個起落，越過大街，走到橫街口，再飛身上屋，來至新招商客棧，在屋脊上略爲佳足，正待朝第二進掠去！

瞥見一條人影從第二進飛起，心中不禁一動，急忙伏下身子，凝目看去，只見在那條人影之後，連續飛起七條人影，後面的七條人影，看去比前面的人影要小得多，顯然正是文如春和七矮無疑。

不知這姓文的領着七矮要去那裡？幸虧方才給紀效祖把自己引着起床，早來一步，不然等到二更過後再來，就太遲了。

心中想着，立即站起身子，跟在七矮身後掠去。走在最前面的文如春一身輕功大是不弱，一路飛縱，極爲迅速，後面七矮中，原先的崆峒五矮成名在三十年前，輕功造詣不在文如春之下，只有梁氏姐妹似較五矮稍遜一籌，但也並沒落後。

如今的丁天仁功力遠在他們之上，跟在後面，當然並不吃力，和他們保持了六七丈距離，遠遠的尾隨下去。

這一陣奔行，差不多已有十來里路，從北門奔近南門，前面的文如春忽然捨了大路，朝右首一條小徑行去，脚步也漸漸緩了下來。

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一座小山脚下，出現了一座廟宇，遠看過去，黑夜之中，廟宇隱幢幢的似有兩進。

文如春走近廟前，略爲佳足，就長身縱起，一閃而沒，後面七矮敢情事前早就計議妥當，在這一瞬間，就各自散開，紛紛躍起，朝左右兩邊圍牆上撲去。

丁天仁心中暗道：「看樣子這姓文的敢情是請崆峒七矮作幫手來的，這廟中準是他仇人無疑，自己既已跟來了，自然也要進去瞧瞧了。」

這就悄悄掩近山門，舉目看去，廟門上寫着「正覺庵」三字，暗想：「庵堂裡住的一定是尼姑了，這姓文的怎麼會和尼姑結仇的呢？」

心念轉動，人已縱上門樓，往下瞧去，這一陣工夫，前面八人早已不見蹤影。

丁天仁藝高人膽大，飄身落地，就飄然朝階上走去，跨入大殿，依然不見人影，不用說他們是進入第二進去了。當下也就繞過大殿，殿後是韋護的神龕，龕前一道門戶，通向第二進。

丁天仁就在神龕旁站定下來，因爲他看到文如春背負雙手就站在第二進的小天井中，口中朗聲說道：「庵裡有人嗎？」

他話聲甫落，階上已經有一個少女聲音問道：「你是甚麼人，夜闖桂花庵有甚麼事？」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庵門上明明寫着「正覺庵」，她却說這裡是「桂花庵」，不錯小天井左右果然種着兩棵枝葉茂盛的高大桂花樹。

文如春拱拱手道：「在下文如春，是爲溫九姑來的，請姑娘通報。」

那少女聲音冷冷的道：「半夜三更前來找人，溫老施主已經睡了，你明天早晨再來好了。」

文如春笑道：「小姑娘，現在不過二更光景，離三更半夜還早着呢！」

那少女聲音哼道：「我不知道，我說過溫老施主已經睡了，叫你明天早晨再來，你還嚕囌甚麼？」

文如春陰笑了聲，才道：「在下既然來了，小姑娘，妳還是去叫溫九姑出來的好。」

那少女聲音氣道：「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任你這般大呼小叫，還不快快出去？」

文如春問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那少女道：「你不知道這裡是桂花庵？」

她兩次提到「桂花庵」。

「桂花庵怎麼樣？」文如春接着道：「是皇親國戚？」

那少女聲音哼道：「你知道這裡的當家是誰嗎？」

文如春大笑道：「尼姑庵的當家，會是當今皇太后不成？」

那少女氣道：「你敢這樣說話，眞該把你拏下了。」

階上人影一晃，直向站在天井中的文如春欺來，好快的身法，但她還沒欺到文如春身前，相距八尺來遠，就突然停了下來。

那是一個身穿青布衣袴的少女，看去約莫二十來歲，這時睜大一雙眼睛，流露出又驚又怒的神色！

丁天仁看得一怔，此女明明是被人制住了，竟然連自己也沒看到是怎麼被人制住的？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嬌叱一聲：「大膽狂徒，竟敢到桂花庵來撒野。」接着喝道：「師妹們，去把他拏下了。」

喝聲未落，但見人影閃動，從左右廊間飛快閃出四五個身穿青布衣袴的少女，朝站在天井中間的文如春圍了過去。

但說也奇怪，這五個青衣少女剛逼到離文如春八尺光景，就一齊站定下來，不，看她們神情，也是被人制住了。

文如春看着她們得意一笑，還沒開口，只聽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傳了過來：「文施主把老婆子六個小徒怎麼了？」

隨着話聲，從階上出現了一個白髮如銀，手持一支拂塵的老婆婆。

就在白髮婆婆話聲剛落，西首廊房間也响起一聲老婦人的聲音說道：「庵主門下是聞了這小子的迷香。」

話聲中，一前一後走出一老一少兩個人來！

這兩人丁天仁極爲熟悉，那正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和她徒弟紅兒。

溫九姑一雙水泡眼盯着文如春冷喝道：「小子，你是何人門下，使迷藥使到老婆子面前來了！」

右手拄杖，左手朝外輕輕揚起。

她這話說得一點也不託大，天下之大，使迷手法要算嶺南溫家第一。嶺南溫家祖傳「迷經」早已落入她溫九姑手裡，目前雖然仍留在溫家，可是最重要的一頁，經她動了手脚改竄過來的，眞正秘方只有她一人知道，她不是天下第一，還有誰來？在溫九姑面前使迷，豈非魯班門前弄斧？

她左手這輕輕揚起，正是替六個青衣少女解迷，那知左手揚過，六個青衣少女應該立即清醒過來，但却依然一動不動，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下直把溫九姑看得不期一楞，天下迷藥，竟有自己不能解的？她怎知身上迷藥和解藥全給石破衣掉了包。

文如春看到溫九姑走出，迅速從身邊取出一支兩尺長的黝黑鐵尺，竪立當胸，冷冷一哂，說道：「在下何人門下，並不重要，不過今晚文某倒確是找妳溫九姑來的。」

溫九姑嘿然道：「你找我何事？」

文如春道：「甚麼事妳不用多問，只要跟我走就好。」

溫九姑聽得大怒，兩腮鼓動，呷呷笑道：「小子，好狂的口氣。」

文如春右手鐵尺竪胸，冷然道：「溫九姑，我勸妳少費力氣了，妳仔細瞧瞧，可知我手中這柄鐵尺的來歷嗎？」

溫九姑豈會這般好說話？江湖上稱她九寡十八迷者，就是說溫九寡婦身上至少有十八種迷藥，可以使你在不知不覺中着了她的道也。

溫九姑方才左手輕揚，雖然沒有解去六個少女中的迷藥，但她在說話之際，少說也已經使了三種極厲害的迷藥，眼看姓文的小子依然神色自若，絲毫沒有中迷，心中更是驚疑不止。

此時忽聽對方問起他手中鐵尺的來歷，止不住心頭一凜，急急問道：「你這柄鐵尺是何來歷？」

文如春冷森一笑，神秘的道：「大概妳心裡已經想到了，對嗎？」

溫九姑白髮飛揚，桀桀笑道：「你給老婆子瞧瞧！」

她早已存心出手，是以話未說完，人却一下離地平飛過去，右手鳩頭杖朝文如春當頭擊落，左手五指如爪朝他鐵尺上抓去。

溫九姑一身武功原本十分了得，使迷既已無效，自然要出手一搏，這一下當眞快疾如風，令人連想躲閃都嫌不及。

文如春並沒躲閃，他早就料到溫九姑使迷無功，而且既已知道自己手中鐵尺來歷，非出手掠奪不可，因此也早有準備，沒待溫九姑欺近，左脚斜退半步，右手鐵尺朝上架起，左手一指迅若流星朝溫九姑抓來左手掌心點去。

但聽「噹」的一聲大响，溫九姑直劈而下的鳩頭杖被鐵尺架住，左手掌心也同時被對方指風擊中，一下如同觸電，禁不住打了一個冷噤，登時感到全身奇冷無比，口中「啊」了一聲，登登的後退了數步之多，幾乎站立不住。

紅兒覩狀大驚，急忙奔了上去，一手扶住師傅，口中急急問道：「師傅，妳老人家怎麼了？」

溫九姑一手以杖拄地，冷得全身不住的顫抖，說道：「這小子……練的……透　骨……陰　指……爲……師……好冷……」

丁天仁聽得暗暗忖道：「她說文如春練的是『透骨陰指』莫非會是雪山門下？」

只見站在階上的白髮老婆婆這時徐步走下，目注文如春緩緩的道：「文施主莫非是雪山門下，那麼應該知道老婆子是甚麼人了，桂花庵從不介入江湖糾紛，和雪山三傑總算是舊識，文施主夜闖桂花庵，以迷藥制住我六個小徒，再以『透骨陰指』傷了溫老施主，老婆子不管你們有何恩怨，希望文施主交出『一陽丹』，和迷藥解藥，速即退出去爲宜。」

文如春深沉一笑，抱拳道：「桂花庵主名動江湖，在下久仰得很，不僅在下，連敝教主也久聞大名，頗思一晤，他老人家得知在下要找溫九姑，而溫九姑正好在寶庵作客，所以要在下奉邀庵主，移步敝教一晤。」

丁天仁心中暗道：「他說的教主不知甚麼人？」

只聽桂花庵主問道：「貴教是甚麼教？貴教主又如何稱呼？」

文如春微微一笑道：「敝教是大道教，敝教主就是大道教主了。」

桂花庵主心想：「聽他口氣，分明是邪魔外道了。」一面問道：「沒有姓名？」

文如春大笑道：「這裡叫做桂花庵，妳是一庵之主，所以叫桂花庵主，大家都以桂花庵主相稱，何嘗問過庵主的姓名？」

桂花庵主沉哼一聲道：「文施主是否肯交出解藥？」

文如春臉露陰笑，反問道：「庵主是否肯移玉步敝教一行？」

桂花庵微哂道：「文施主覆上貴教主，老婆子皈依我佛，誦經課徒之外，不入紅塵已久，文施主交出解藥，可以走了。」

文如春雙眉微微一攏，為難的道：「這就叫在下為難了，在下臨行之時，教主曾有交代……」

他故意拖長語氣，沒有說下去。

桂花庵主問道：「他如何交代你的？」

文如春支吾了下，才道：「敝教主言道：桂花庵主昔年望重武林，對本教十分重要，不論用甚麼手法，務必把她請來。」

桂花庵主哼道：「你想用溫老施主和小徒脅迫老婆子？」

文如春道：「那倒不是。」

桂花庵主又道：「那你想用甚麼方法？」

文如春微微一笑道：「要請庵主，其實也簡單得很。」

桂花庵主怒聲道：「那你試試看？」

文如春忽然大笑一聲道：「庵主馬上可以試到了。」

他笑聲甫起，疾風颯然，只見五道人影迅若飛隼從兩棵高大的桂花樹上飛起，往下瀉落。

桂花庵主為了要瞧瞧文如春究竟有甚麼花樣？自然岸立不動，那知這五道人影在快要落到地上之時，手臂輕輕一抖，天空間登時張開一面巨網，隨着他們落地，往下罩落！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等到桂花庵主發現不對，已是不及，巨網從頭而下，把她罩在網中。

這張巨網要把桂花庵主罩住，自非普通漁網，每根網絲都是用牛筋和油浸細蔴編成，最惡毒的是每個網眼處還綴以細小的鋼鈎，只要你稍作掙扎，小鋼鈎就會鈎住你衣衫，而且越鈎越緊！

這五道人影正是崆峒五矮，另外兩個女矮人此時也從桂樹上翩然飛落。五矮落到地上，成五角形圍住桂花庵主，再一抖手，扣緊繩索，巨網網口就隨着收緊。

桂花庵主連手中拂塵都未揚起，就被巨網罩住，她依然凜立網中，並未掙扎，沉聲道：「文施主要把老婆子怎樣？」

文如春含笑道：「在下只是奉命邀請庵主枉駕一行，並無絲毫惡意。」

他不待桂花庵主再說，跨上一步，右手抬處，兩尺長的鐵尺朝桂花庵主身上虛空連點了幾點，才回頭朝崆峒五矮笑了笑道：「孔兄五位辛苦了，現在可以鬆手了。」

五人手上一鬆，然後走上前去，解開巨網，由孔老五收好。原來這張巨網，號稱「崆峒天錦網」，乃是崆峒五矮昔年從一處盜窟中得來的，當時五矮已有兩人被擒，最後合三人之力，破去盜窟。因此網不受刀劍，五矮從不使用兵刃，就利用這張網擒敵，號稱「崆峒天錦網」。

文如春早就聽說崆峒五矮有一張刀劍砍不斷的天錦網，才有意收服五矮，收為己用，不料正好遇上五矮和梁山的兩個矮女結盟，成為崆峒七矮，意外又多了兩個幫手。

丁天仁眼看溫九姑、桂花庵主先後被擒，心中一直在考慮自己要不要出手？繼而一想：文如春曾說是奉教主之命來請桂花庵主的，莫非和擎天金贊臣等人失蹤有關？自己何不跟蹤下去，看看他們把人送往何處，再作道理。一念及此，也就忍了下來。

這時文如春要崆峒五矮守在階前，自己提起溫九姑，朝裡走去。

七矮聽他說過和溫九姑有仇，往裡行去，自然是去處置溫九姑了，各幫各派處置叛幫的人，各有規距，他們自是不便看到。

丁天仁側身隱匿在第一進大殿後面的韋護神龕左側，第二進天井上發生的事，只隔了一道門戶，自可看得清楚，此刻文如春提着溫九姑朝第二進中間走去，階下又有崆峒五矮守着，自己無法走近，只好悄悄退出大殿，越過圍牆，一路往北繞去。

計算大概已在第二進後面，再越牆而入，掩近後窗，不聞絲毫人聲，丁天仁藝高膽大，輕輕撥開窗戶，弓身躍入，凝目看去，原來南首一間才是第二進，中間一間佛堂，文如春的話聲，就是從前面傳來。

這就悄悄掩近板壁，找了一處板縫，湊着眼睛瞧去。文如春就坐在佛堂右首一把椅子上，溫九姑身子僵直就站在他面前三尺遠處，眨着眼睛，一臉俱是怒容。

只聽文如春笑嘻嘻的道：「九姑，妳想不到會落到我手上吧？我已經餵妳服了半粒『一陽丹』，半個時辰不用躭心寒毒入骨。」

他手中把玩着兩尺長的鐵尺，偏頭說話，語氣之中含有仇恨、得意和輕蔑之意！

溫九姑目露怨毒，厲聲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文如春微哂道：「我當然不會眞的姓文……」

他慢條斯理的舉起手來，從面頰兩側輕輕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續道：「其實妳早就知道我的來歷了。」

溫九姑臉色獰厲，沉哼道：「你是嶺南溫家的後人，你是甚麼人的兒子？」

文如春笑了笑，又舉手戴上面具，才道：「九姑猜對了，我是長房大公子，在嶺南大家都叫我溫大公子。」

溫九姑道：「你是大哥的兒子，是他叫你來找我的？」

文如春舉了下手中鐵尺，笑道：

「幾十年來，我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九姑，但沒有尋獲這柄迷天尺通天犀之前，就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找九姑。」

他口中的「迷天尺、通天犀」，就是他手中這柄兩尺長的鐵尺，鐵尺是百鍊精鋼鑄製，中間按置有溫家極厲害的「迷天香」，只要輕輕一按，即可噴出一縷極細的香氣，可以傳達到兩丈來遠，人畜只要聞上少許，就會昏迷過去，這「迷天香」秘方不載在「迷經」之上。

迷天尺的另一頭，裝有一塊通天犀角，專解各種迷毒，是溫家祖宗為子孫預留的一步，萬一「迷經」遺失，也有迷天尺可制。

溫九姑問道：「你們怎麼找到的。」

文如春陰笑道：「溫家不幸出了妳這個九姑，竟然欺祖滅宗塗去『迷經』上最重要的兩張秘方，但溫家祖宗有靈，咱們終於在夾牆之內，得到了此尺……」

溫九姑急急問道：「還有甚麼？」

文如春陰森的道：「當然還有……嘿嘿，譬如可以讓妳終身笑口常開的『安樂散』……」

溫九姑尖聲道：「你既是大哥的兒子，我就是你姑姑，你還不解開我穴道？」

文如春森笑道：「不錯，妳是我姑姑，我也應該解開妳穴道的，不過……」

溫九姑道：「你要和我講條件？」

「不錯！」文如春點頭道：「但也不能算是條件，否則……嘿嘿，別說寒毒入骨，會終身殘廢，我爹的意思，還要我餵你服下『安樂散』呢！」

丁天仁心想：「他說『安樂散』可以使人笑口常開，那是甚麼藥呢？」

溫九姑聽得臉色劇變，尖聲道：「不要，不要。」

文如春笑道：「九姑，妳自然不想變成笑口常開的白痴了，那就該把塗去的幾味主藥說出來才行。」

丁天仁聽到這裡，不禁暗暗失笑，服了會使人變成白痴，居然叫安樂散。

溫九姑道：「那幾味主藥，老婆子一時也記不清，最主要的這幾味主藥，各有君臣佐使的配合，份量更是絲毫不能有誤，老婆子都記在本子裡，那會帶在身上？」

文如春問道：「那本子妳放在那裡？」

溫九姑道：「老婆子經年在外走動，當然也不會放在老家……」

文如春道：「那妳放在那裡？」

溫九姑尖聲道：「老婆子最放心的地方，就是桂花庵，當然把本子留在這裡了。」

桂花庵主名動武林，她把重要的記事本子留在這裡，自是萬無一失。

文如春當然深信不疑，說道：「那很好，只要妳交出本子，我自會替九姑解開穴道，也可以把半粒『一陽丹』一併給妳。」

溫九姑微微搖頭道：「不，你必須先解開我穴道，我才能領你去取。」

文如春豁然大笑道：「好，在溫大公子面前，諒妳也逃不出去。」

話聲一落，果然揮手在溫九姑身上連拍了二下。

丁天仁心想：「此人口氣不小，似乎絲毫沒把溫九姑放在眼裡。」

溫九姑頓覺全身一鬆，手腳也活動了，她也是心機極深的人，同時口中說了聲：「好，你隨老婆子來。」

舉步朝外行去。

文如春收起鐵尺，從容舉步，跟着溫九姑走了出去。

丁天仁慌忙退出後院，縱身上屋，隱住身形，朝下看去，只見溫九姑領着文如春已從走廊折入西首一條小徑，他因階前有崆峒七矮守着，只好循着屋脊悄悄過去，到了盡頭，再躍落地面。

原來第二進右首，另有幾間房舍圍成一個小院落，溫九姑、文如春二人朝座西朝東的三間房舍中間一間推門走入。

丁天仁立即跟了過去，掩到左首石櫺窗下，往裡瞧去。這是一間小客堂，左右各有一道門戶，掛着藍白花布門帘，敢情是兩間臥室。小客堂中間掛一幅觀音大士畫像，還供着一盤水果，桌上有一個鼎形的古銅香爐，足有一尺多高，爐中還插了一大把香棒，顯然每天都有人上香。

溫九姑跨入客堂，就在左上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冷聲道：「現在你可以把半粒『一陽丹』給我了。」

文如春問道：「小本子呢？我拿到了自會給妳。」

溫九姑沉哼一聲道：「小本子用紙包着，就放在香爐裡，你自己去取好了。」

文如春道：「不，妳去取出來之後，只要不騙我，半粒『一陽丹』就在這裡。」

他果然從袖中取出半粒藥丸放到了几上。

溫九姑看他取出來的半粒「一陽丹」和方才給自己的半粒形狀色澤一般無二，口中哼道：「你是怕老婆子在香爐中使了手腳？嘿嘿，就算老婆子身上有十八種迷藥，遇上迷天尺上的通天犀也毫不管用了。」

她果然走上前去，伸手先把爐中一把香棒拔下，然後雙手捧着香爐，把一爐香灰倒到地上，香灰堆中果然有一個紙包，她伸手取出紙包，一面說道：「你大概要老婆子把紙包也打開吧？」

口中說着，果然把紙包打了開來，裡面是一本摺疊着薄薄的小冊子，她又把摺疊的冊子打開，也只有手掌大小，不過四五頁光景。（未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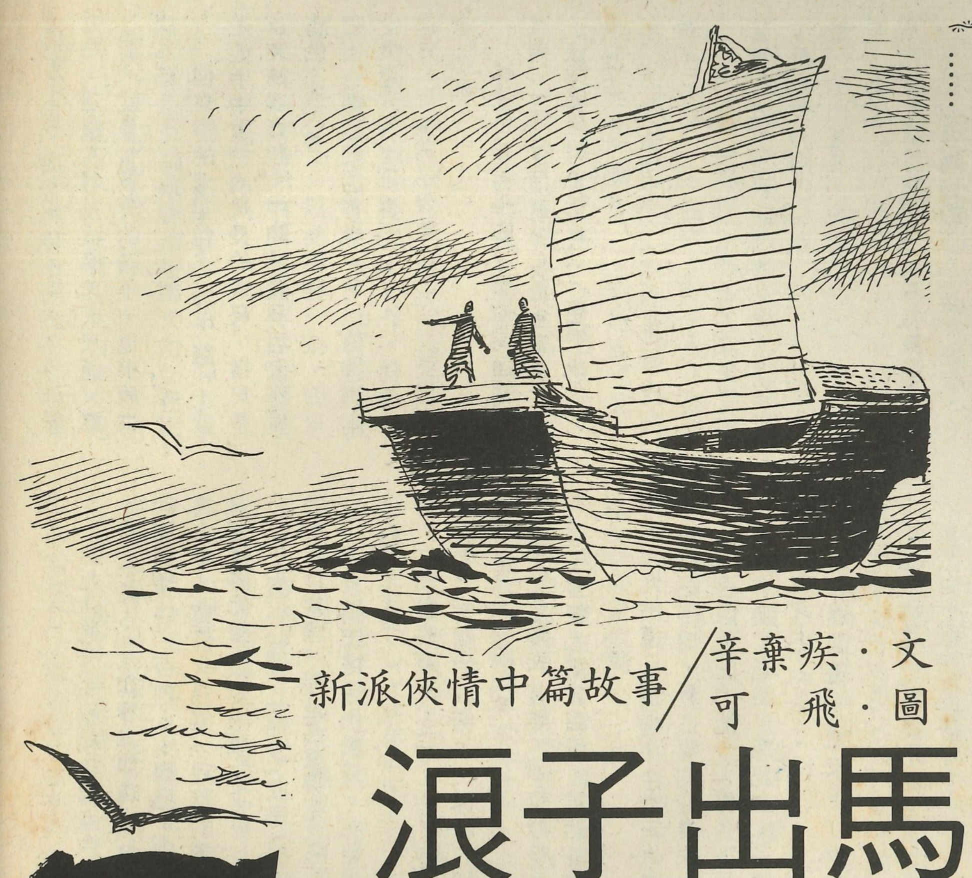
浪子出馬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梟雄一箭雙鵰　浪子兩面三刀

上文提要：君不畏從上海沈家賭坊將包震天帶走，避開侯子正的尋仇糾纏，再和跨海鏢局的人會合，破船修好，又買了一條新船，揚帆出海，苗剛算好時間，他率大船在夜間經過沈家門時，不打算再去向沈一雄拜碼頭了，因爲他與田九旺和捻黨搭上綫，所以要避嫌疑，回船雖沒有鏢貨，却先惹上海盜丁一山來劫船，想不到又遇上君不畏被打走了。跟着又到魚山島碰上二當家侯子正……



他這才發覺這艘海盜船他見過，好像是往沈家門去的那艘船。

他把雙肩一晃，人已接近苗剛了。

苗剛正和一個大漢搏殺，敵人的板斧劈得凶，苗剛的鋼叉被斧頭劈得難以施展開來，於是君不畏開口了。

「嗨！才幾天，你老兄的傷就好了！」

他這一聲叫，使板斧的立刻退出三大步側轉頭，他也立刻面色大變。

板斧虛空劈砍，那人怪聲大叫：「他媽的，原來你也在這船上的。」

君不畏道：「我一直在船上，我說侯二當家的，你好像說過一句話。」

「什麼話！」

「你說再見面取我的命呀！」

「我一直想殺了你，背上一刀令老子終生難忘。」

君不畏笑笑，道：「我就站在你面前，你還等什麼？」

侯子正聞得君不畏的話，他咬牙咯咯响，道：「奶奶的，你好像吃定你家侯爺了。」

君不畏道：「也得憑藉實力。」

侯子正哇哇怪叫，道：「老子劈死你這狗操的。」

他的斧頭有絕活，平推一半又豎起，中途虛招送上去，快到敵人身上時侯立刻實招橫切。

但君不畏却看得明白，他的身子打彎，左手已托住敵人手腕暗自用力一推。

「轟！」

侯子正一個跟蹌幾乎一頭栽到大海裡。

君不畏仍然卓立在原地，他的臉上微微笑。

侯子正身子猛一挺，「呱呱」叫着又撲上來了。

君不畏看得清認得準，他出掌疾拍，巴掌拍在斧身上，啊，侯子正幾乎斧頭脫手。

侯子正忽的站在船邊上，他咬牙，道：「小子，你且住手！」

君不畏笑笑，道：「不就是你一人在衝殺嗎？如果我出手，你早就躺下了。」

侯子正心中也同意君不畏這句話，但口裡說的不一樣，他咬着牙，道：「少吹牛，小子，我問你，你可曾住在上海四馬路的沈家賭坊後大院？」

怎麼突然他會問起這件事來了？

那天夜裡，侯子正與沈大公子找到沈家賭坊後大院，君不畏正與沈娟娟大床上難解難分吶，他當然在……

笑笑，君不畏道：「有什麼不對嗎？」

侯子正怪叫連聲，道：「操那娘果然是你下毒手殺害了我們的老三文從武了。」

君不畏道：「我不知道誰是文從武，只知道有個採花賊，他把人家沈大姑娘綑綁在大床上剝得光，那種霸王

硬上弓害得沈家大姑娘要自殺，姓侯的，你見了會怎樣？」

侯子正大怒，叱道：「放你娘的屁，他們二人老相好，沈大姑娘會自殺？」

君不畏道：「姓侯的，咱們閒言少叙，別人在拚命，你却站在那裡放閒屁，像話嗎？」

不錯，便是苗家兄妹二人也加入了，苗剛同一個黑漢對幹，苗小玉找上另一女子殺，看情形鏢局這面似已穩佔上風了。

侯子正當然明白今天的局面倒楣，單就一個姓君的小子就叫他頭痛。

他越想心中越發毛，難不成今天自己要歸天？

便在他半帶沉思半吃驚裡，就見兩個女的往大海中跳，女人跳進海裡，海水還冒紅色，當然是鮮血染的。

侯子正雙目通紅，斧頭橫劈直奔君不畏，他厲聲狂叫，道：「死吧，兒……」

君不畏的身子往側閃，左掌剛剛沾上敵人的肩，侯子正却藉着這股剛沾身的力道便一頭扎入海中了。

他的人尚未入水，口中大叫：「扯呼！」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侯子正不見了。

笑笑，他明白侯子正的心意，姓侯的早就打算溜走，他虛張聲勢。

* * *

眞快，大小兩條海盜船立刻錯開了，只見男的女的一窩蜂似的紛紛跳回自己的船上，有幾個跳得慢，只有往大海裡面跳。

就這麼一場拚殺剎時間結束了。

苗剛累得往甲板上坐下來，他直喘氣。

如果現場只有他一個人，他可能抱頭大哭一場。

這才兩天，前後一共拚殺兩次，弟兄們又有幾個受了傷，如果保鏢每一回都像這一樣，他不幹也罷。

* * *

苗小玉比較堅强，她命兩船分開來，快速的往大海上航進。

君不畏去看過包震天，包震天的身邊放了一把刀，如果有海盜進大艙，他便出刀。

包震天拉住君不畏，道：「兄弟，大伙全仗你了。」

笑了，君不畏道：「包老，你安心養傷，咱們小風城再喝幾杯。」

包震天點點頭，道：「就這麼說定了。」

於是，君不畏回到快船去。

* * *

「跨海鏢局」的兩條船滿帆了，苗小玉站在快船上望着前方，她的眸子裡有着異於平時的光芒。

小風城「跨海鏢局」在過去走的鏢，多是往海東面的台灣，只有這兩次是沿海岸去上海，就想不到一次比一次艱險，兄妹二人撐着老父苗一雄留下來的這片基業，總想延續下去，如果都像這樣，實在叫人擔心。

苗小玉想到這裡，便不由回轉身看向艙中。

君不畏已經躺在艙中睡下了。

苗小玉心中又想……

君不畏如果不是在船上，跨海鏢局已經完了，但如果能把君不畏留在小風城，跨海鏢局的前途仍然大有可爲，怕的是他……

他眞是個浪子嗎？

君不畏如果是浪子，只要他願意留下來，便浪子又有什麼關係。

苗小玉有了這種想法，對君不畏便有了包容之心，她漸漸的愛上君不畏了。

* * *

「跨海鏢局」的船沿着一道長堤外緣緩緩往小風城外的港灣前進，前面的三桅大帆落下了，大船上兩舷各站着三名大漢，他們手持竹篙頂堤岸，爲的是怕碰撞。

大船繫在岸邊上，緊接着苗小玉的快船也靠上了，雙桅帆船四五艘也停在小風城，使得小風城這個不算大的港灣有些擁塞。

苗剛命人快回鏢局找大車，只因爲船上有六七個受了傷的人行動不便。

倒是「坐山虎」包震天已能站起來了。

包震天連拐杖也不用就能走下船。

一個練武的人，只要傷的不要命，總是比一般人堅强許多，包震天就是這樣，他拉住君不畏哈哈笑了。

君不畏也笑，他笑得很開心。

他應該開心，因爲包震天能再回到小風城，石小開的八百兩銀子是他的了。

石小開在上海答應送他白銀一千兩，當場只給了二百兩，明的是欠八百兩，實則要君不畏回小風城，因爲小風城乃是石不全的地頭上。

石小開要在這兒整君不畏了。

* * *

包震天拉住君不畏，却對苗家兄妹二人，道：「苗總鏢頭，我明白賢兄妹要君兄弟一同回鏢局。」

苗剛道：「君兄弟已是我苗剛心中的一家人了。」

他很想叫君不畏一聲妹夫，可是這時候他叫不出口，他說着話，却用眼睛看向大妹子。

苗小玉大方的站在君不畏面前，道：「君兄……」

她沒再往下說，是因爲包震天的一聲笑。

包震天笑笑，道：「苗姑娘，我保証君兄弟是妳的了，只不過他得跟我去一趟『石敢當賭坊』，完了我把他送回妳身邊，妳看怎麼樣？」

苗小玉半低頭，道：「君兄……

你……」

笑笑，君不畏道：「苗姑娘，包老受了苦也受了罪，如果我不和他去一趟石家，他就慘了。」

包震天也跟上一句，道：「苗姑娘，老夫這條命已不是自己的了。」

苗小玉道：「包老，我們只是要對君兄有所表示，當然不能誤了你老大事。」

她又對君不畏道：「君兄，我們備酒等你。」

君不畏點點頭，道：「我一定到。」

他看看船上的弟兄們，又道：「別只為我準備什麼，先把受傷的救治，還有那死去的……」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海上遇強風，是誰也難以抵擋的，如果需要銀子，我會設法。」

苗剛道：「兄弟，你為咱們已花了不少銀子，還不知怎麼歸還你，那能再叫你破費。」

君不畏道：「休忘了，咱們已是自家人了。」

苗剛立刻大笑，道：「對，對，咱們一家人了，哈……」

他老兄爽快的大笑了。

君不畏不笑，他對苗小玉重重的點頭，道：「回去吧，老太太一定牽掛着妳了。」

老太太，當然是苗一雄的妻子，也是苗小玉的娘。

* * *

遙望着走去的君不畏，苗小玉自言自語：「他是一匹野馬，我怕是拴不住他。」

一邊的苗剛道：「妹子，家馬又是那兒來的？當然要有一套馴馬馭馬的本事，這就得看妳了。」

苗小玉道：「我的陽剛味太重了，男人是不會喜歡一個陽剛味重的女人，男人要柔弱的女人。」

苗剛道：「莫忘了，石小開與沈文斗這二人，他們快為妳發狂了。」

苗小玉道：「我却又不喜歡他們。」

苗剛道：「紈袴子弟，我也不喜歡。」

他那裡會知道，君不畏還是個浪子吶。

* * *

包震天手拉君不畏不放手，光景就怕君不畏突然間從他的手中跑掉。

君不畏當然不會跑，但他裝做不想一同去石家賭坊似的露出一臉無奈。

其實他心中可在想：「今天一定有好戲唱。」

君不畏很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石小開眞的不喜歡他這個人，因為他弄走石家白銀五千兩。

當然，更重要的乃是君不畏同苗小玉在一起，石小開為苗小玉已經下了不少功夫，他當然視君不畏眼中釘肉中刺而非拔不快。

尤其在上海，石小開專程率人追到上海，一大半理由便是殺君不畏，然而君不畏不是省油燈，石小開又吃了悶虧，而且還傷了石家大將幾個人……李克發的腿傷至今還唉啊叫着躺在床上。

* * *

包震天拉着君不畏，心中有一股篤定感受，他幾乎要把君不畏攔腰抱住了。

君不畏以半推半就的往台階上走，好像很勉強。

這二人一路走進「石敢當大賭坊」，有一股鴉片煙的味道隨風送進二人的鼻子裡，君不畏一皺眉頭未開腔。

包震天却想着抽空先去抽兩口。

* * *

賭坊已開，屋裡面擠了不少人正在呼吆喝六，當然沒有人在抽大煙，但那股子煙味却眞的是大煙。

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當時就有人把大煙捲成紙捲，很方便的抽，也有些裝在煙袋鍋中與煙草一起抽，如此才有精神賭一夜而不覺累。

君不畏與包震天二人一直往賭坊後面走，二道門處有個大漢眼一瞪。

這人立刻吃一驚，轉頭便往帳房中奔去。

君不畏只裝未看見，但不多久，二門後有了人聲，這聲音君不畏一聽就知道是那個女子的。

那個會使用迷藥的女子，她俏生生的走出來了。

眞奇怪，其實也不奇怪。

這話怎麼說？

奇怪，那是這個二十七八的美女人變了，變得那麼的可人兒，那裡像是要人命的女羅刹。

她俏生生的迎上來，嘻嘻哈哈的把手抬，口中還咿呀唉的道：「你們才到呀，後面吃酒吧！」

至於不奇怪，那就是江湖上沒有永遠的仇人，江湖上只有永遠的是非。

那女的並非別人，正是石敢當賭坊三侍女之一的蘭兒。

蘭兒曾在上海與石家的船上兩個殺手秦不老與苟在耀二人潛入沈家賭坊的後院中刺殺君不畏。

如今雙方見了面，她像個沒事人似的招呼了。

君不畏也笑呵呵的模樣，大方的打着哈哈，他也像過去沒發生任何事情一樣冲着蘭兒點點頭。

這那裡是敵人，比個老朋友還朋友，蘭兒對包老爺子笑呵呵的道：「老爺子，我們老東家這兩天正叨念着你老，不知是否平安的把二十萬兩銀子送去北王那邊了。」

包震天嘆氣又搖頭，他沉聲道：「老爺子呢？我得馬上去見他。」

蘭兒道：「不急呀，先到後面去坐坐，吃點喝點說說話，我們少東家剛抽了煙睡着了。」

她提到少東家，那當然說的石小開。

她說石小開抽煙，八成就是鴉片煙。

包震天道：「石少東在後面？」

蘭兒道：「剛剛累了幾天，他在休養。」

包震天道：「累了幾天？幹什麼去了？」

蘭兒看看君不畏，淡淡的道：「也沒什麼啦，只為了一個小癟三，包老呀，你看看，如今這江湖世道全亂了，牛鬼蛇神之外，還增添了不少牛頭馬面癩蝦蟆全成精了，這江湖上的規矩他們也不管，到處裝人熊賣弄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功夫，我家少東氣不過，這才……」

包震天道：「妳說的一點也不錯，全不按牌理出牌，你爭我奪，天下難太平，好人吶，誰是好人吶？」

他老這是由感而發，只因為他已經兩次上當，悲哀的乃是他至今還不知玩他的人就是小風城的石不全。

包震天如今又來請教石不全了。

對於蘭兒的話，君不畏只冲着蘭兒扮了個鬼臉，他什麼話也不說。

蘭兒俏嘴微翹，一副賣弄的又道：「倒是忘了一件事情對君先生說了。」

君不畏這才開口，道：「何事呀？」

蘭兒貼近君不畏，道：「我的那個小妹子翡翠呀，她可是為你害起相思病了，過去每餐兩碗飯，如今只吃小半碗，茶不喝睡不着，夢裡還會笑醒過來，問她究竟怎麼了，妳猜她說的什麼？」

君不畏道：「她說什麼？」

他見蘭兒用眼瞟他，不由又道：「我以為她病了。」

蘭兒道：「對，病了，她害相思病了。」

君不畏一笑，道：「她想誰？」

「你。」

「我？」

「不錯，除了你不是別人。」

「她對你說的？」

「她在夢中叫你，她叫君先生。」

君不畏哈哈笑了。

蘭兒道：「你不信？」

君不畏道：「如果妳是翡翠我就會高興了。」

蘭兒道：「你馬上就會看到翡翠了，你也很快的知道我的話是多麼誠實。」

包震天搖頭嘆氣的道：「眞可悲呀！」

君不畏道：「什麼意思？」

包震天道：「我在悲我的歹命，我已年邁蒼蒼，對於男女之間的事，早已時不我與了。」

只這麼幾句話，三人已越過二門來到後大院了。

君不畏抬頭看，啊，正屋中間坐着石小開，他醒了。

他是聽到聲音便立刻走出來。

君不畏如果相信蘭兒的話，那麼石小開的出現是令人吃驚的，誰向他報告的？

石小開拍着巴掌站起來，他笑得雖然不太好聽，也不自然，但那還是笑，也有笑的味道。

包震天急走一步走進門。

「少東啊，老夫再世為人了。」

石小開扶住包震天，道：「老爺子一路辛苦了，快請坐下說話。」

他對君不畏一抱拳，點點頭，道：「君兄，你眞乃可攀交之人了，坐坐。」

君不畏道：「石兄，我是個說一不二的人。」

石小開道：「我相信，哈……」

不旋踵間，只見兩個姑娘雙手捧着點心進來了。

兩個姑娘中就有翡翠姑娘在。

君不畏對翡翠看一眼，他發覺翡翠也在看他，四目相交一場喜，兩個人的臉上有了笑。

蘭兒小聲道：「君先生，我沒騙你吧！」

君不畏沒開口，翡翠已把吃的往他面前擺，石小開招呼二人吃點心，他對君不畏道：「君兄，上海怎麼又會出同樣的事，太過份了！」

君不畏看看包震天，心中眞想笑出來。

石小開也想笑，因為石小開明白君不畏果然沒有把他父子二人的陰謀拆穿。

石小開這幾句話也正是對君不畏的一種讚賞，君不畏一聽便知。

他呵呵一笑，道：「石兄，我甚麼也不知道，誰知道東王會暗中在搗鬼！」

石小開道：「還是君兄俠義心，又把包老護送回來，我爹那裡得對君兄一番感謝了！」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我這個人不貪心，該我的我拿，不該我的半分不取，哈……」

他這一笑，石小開也跟着笑，但石小開心中在開罵了：「你個王八蛋，老子沒有忘了你的白銀八百兩！」

君不畏的話也是這個意思，你姓石的只需把欠的銀子拿來，咱們就兩便，至於包震天，由你們父子二人想怎麼利用就怎麼整吧。

包震天道：「石少東，老東家還要等多久？」

石小開道：「我爹在街後家裡，等一等我帶老爺子去見我爹。」

他看看包震天的模樣，又道：「包老爺子，恕我多口，為甚麼北王的人轉而投靠東王，而你老一點也不知情？」

包震天道：「少東家，你還不知情呀，不過我一說你便會明白了。」

石小開道：「我領敎！」

包震天道：「咸豐登基那年，洪秀全被舉爲天王，當時的王位乃最高爵位，而王與王之間又分等，東王楊秀清與西王蕭朝貴同列一等王，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列二等，翼王石達開列三等，以上各王均受東王節制，東王勢力大，早爲各王不服。」

他頓了一下，又道：「北王乃金田村人，附近有一大山，我當年就在山中當王，後才跟北王出征，至於東王，他這人奸詐異常，他不過是個燒炭工人，就因爲他會騙人，他才攀上一等王，如今各路人馬遇阻，北王與東王暗中在較勁，且看誰的力量大，唉，想不到于文成他們叛變了，我也差一點沒命！」

這段話說出來，只証明一件事，那便是君不畏確實未把上海江邊發現的石不全大陰謀對包震天透露。

石小開愉快的又笑了。

君不畏就等那八百兩銀子了。

* * *

石小開開心的笑過以後，他低聲的問包震天，道：「包老爺子，既然發生這種意外不幸，你老打算怎麼幹？而北王那面，你得爲我爹說個實情吧！」

包震天道：「那是當然。」

石小開道：「包老如何打算？」

包震天道：「我與石老當家的交情親密，而石老當家也與北王有緣，這件事也是我的錯，我不敢再找老東家送我銀子，只求老東家寫一封信，把實情寫在信紙上，我這就快馬加鞭見北王。」

他雙目凶芒一現，又道：「于文成啊，還有那鐵大山與林懷玉，這三人我絕饒不了他們。」

石小開道：「對，我贊成包老這麼做，你老放心，我一定叫我爹寫一封信你老帶身邊，至少也是個証明，証明包老未把銀子吞掉。」

只有最後兩句話才是說進包震天的心裡。

包震天再回小風城，他的目的也正是爲了証明他並未吞掉石不全捐的白銀。

他拍手一笑，道：「少東家，你眞是一位明白人，善於體諒你包大叔呀，哈哈！」

「哈哈！」石小開笑得比包震天聲音更大。

君不畏沒有笑，因爲他發現一縷冷芒凶焰閃自一旁站立的蘭兒眼中！

他也發現，自己還眞的有危險了。

* * *

就在這時候，有個漢子奔進來了。

那漢子走到門口往屋內施禮，道：「少東家，車已備好了。」

石小開這才站起來，他又笑了。

他對包震天與君不畏道：「二位，咱們到後街我家去，酒席已備好了。」

君不畏能去嗎？

嗨，他老兄還眞去，他在點頭。

包震天道：「剛回來就叨擾老爺子，眞是過意不去。」

他那裡知道，石不全早一天就在等他了。

石不全不但等包震天，更重要的是等君不畏，道上橫着肩膀走路三十年，豈能被這後生小子巧取豪奪的弄走他白銀五千兩。

套句石不全的話，一紋銀子也不行，因爲他丟不起這個人，萬一有一天傳揚江湖，那是笑話。

他決心要教訓君不畏了。

當石小開自上海鎩羽而歸，石不全就火了。

現在……

石小開與包震天二人先登上車，君不畏却與趕車的漢子坐一起。

別以爲只不過小段路，那也得用車來代步，這不是省不省的問題，派頭不能沒有。

君不畏心中就冷笑，甚麼玩意兒！

* * *

這是一座宏偉大宅院，單是門樓子就有五丈那麼高，台階十五層，門兩邊雕卧着兩頭青石大獅子，張牙舞爪的要撲人的樣子。

君不畏走過石獅子，他還拍拍獅子的頭，也伸手摸一下獅子口中的大圓石球。

大車馳走了，石小開陪着包震天與君不畏二人，登台階進大門，只見院子裡又是假山又是花園，有棵大樹上還掛了五隻鳥籠子。

青石舖的小道，從大門直到正屋前面大廊下，然後又是五台階，舉首看，只見四盞琉璃燈掛在屋簷下，玻璃總子五顏六色眞好看，如果是夜晚燃上燈更美。

君不畏與包震天剛剛走到大廊上，便聽得屋內傳來粗濁聲音，道：「包老弟回來了？」

石小開快步奔進大廳內，道：「爹，包老爺子吃了大虧又回來了，爹，咱們捐給北王的銀子也到了東王之手，這眞叫人可恨吶。」

包震天大大步跨進門，他幾乎要掩面痛哭了。

他的模樣就好像一個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家見了自己老爹似的帶着些許可憐相。

「石老哥呀，包震天當眞老了，栽的觔斗可大了，老哥哥你要救我呀。」

石不全坐在一張虎皮椅子上，他也是黯然神傷的樣子，拍拍一旁的椅子，道：「老弟，過來坐在我身邊，你告訴老哥哥，到底又發生甚麼事了！」

包震天立刻走過去，很聽話的坐下來了。

石不全再看看君不畏，道：「年輕人，你做得很好，老夫十分欣賞你。」

君不畏淡淡一笑，他心中當然明白石不全的話甚麼意思，石不全就是要他別把實情告訴包震天！

但包震天却會錯了意，他指着君不畏，道：「石老哥哥，如果不是君兄弟出力，我早就死在大江裡了。」

石不全點頭，道：「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年輕人。」

一邊的石小開一直未開口，直到這時候他才低聲的對他老爹，道：「爹，酒席設在客堂上，何不一邊吃酒一邊再細說。」

石不全哈哈一笑，道：「對，對，咱們邊吃邊聊！」

石小開雙手互擊，就見進來兩個大漢，這二人走到石不全身邊左右站，便把石不全抬起來了。

石不全獨目一閃，看了一眼君不畏，道：「小兄弟，咱們客堂吃酒去。」

君不畏自然要去，他心中明白，這兒不是安樂窩，這兒乃是名實相符的龍潭虎穴。

* * *

君不畏很欣賞石不全的屋內擺設，大概有幾件很値銀子的古董，墻上的名畫也不俗，姓石的一方霸主，他當然弄來不少値錢的東西。

君不畏只看一半，這就跟着一齊走出這大廳屋，轉了個彎，偏房內已飄來酒菜香！

包震天與君不畏二人剛走到偏屋門外，包震天的雙目猛一亮，他幾乎不走了。

包震天指着客室回頭，道：「有客人吶！」

是的，客屋裡面正端坐着一個紅面老人。

君不畏也看到了。

他只不過眼角稍飄進去，便淡淡的一笑。

包震天舉步走進屋內，石不全已哈哈笑道：「包老弟呀，我得先爲你做個介紹。」

他又指指坐在桌邊的紅面老者，又道：「這位乃我的摯友、他姓任，任一奪！」

他對姓任老者又道：「這位包震天也曾山中爲過王，如今在北王麾下辦事。」

包震天又怔住了。

他的面色也變了，吃吃半天未開口。

石不全指着君不畏，對姓任的道：「任兄，這位就是我曾對你說過的，他年紀小武功高，『刀聖』洪巴也敗在他手下，你老兄多認認了。」

任一奪粗聲一笑，對君不畏看了個仔細。

便在這時候，包震天才驚呼出聲，道：「你……老兄就是江湖人怕的『閃電刀』任一奪？」

姓任的哈哈撫髯一笑，道：「不敢，不敢……」

君不畏却拉把椅子坐下來了。

他才不管你甚麼閃電刀。

石小開挨住君不畏坐下來，兩個女婢在掌酒，大伙舉杯，誰也沒有把酒剩下來。

君不畏放下酒杯點點頭，道：「好酒。」

石小開道：「酒是好酒菜更佳，君兄，你盡可以坦然的吃個酒醉菜飽，因爲……」

他呵呵一笑，看看包震天，又道：「因爲你的表現太令我爹滿意了。」

包震天立刻笑笑，道：「對，對，君兄弟的表現，實在不失少年俠客作風，太好了，哈……」

君不畏知道石小開說話的含義，他明白那是因爲他在包震天面前守口如瓶，沒有洩露出石不全設下的陰謀。

他對包震天的話，心中一緊，這老人眞可悲，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還不知道他面對的是甚麼樣的人物。

石不全對君不畏點點頭，他舉杯，道：「來，老夫敬石兄弟一杯。」

君不畏也不客氣，舉杯就乾，他相信這一餐應該不會被石家父子動甚麼手腳。

他以爲有了包震天在場，他父子不會，除非他們不再利用包震天。

君不畏漸漸注意一個人了。

君不畏本來不把姓任的老者放心上，但當他發覺姓任的老者對他直冷笑，他不得不去留意了。

他斜目一亮，拾起桌上酒杯對任一奪晃晃，道：「老前輩，在下君不畏，敬你老一杯。」

眞的不客氣，任一奪拾杯一飲而盡，那模樣就好像你這小子早該敬酒了。

* * *

這一餐吃得並不舒坦，別以爲每個人不時的哈哈笑，但骨子裡却各賣詭詐各有陰謀。

「閃電刀」任一奪冲着半帶醉的君不畏笑笑，道：「君兄弟能出手擊敗『刀聖』洪巴，着實令人欽佩，老夫見獵心喜，不知是否有機會領敎一下你老弟的絕學。」

君不畏道：「老實說我也是被逼的，動刀動槍的事總是有干天和，你老以爲呢？」

任一奪哈哈一笑，道：「老夫從不這麼想，我等既然在刀上修行，當然爲的是血腥，否則刀這玩意兒就失去應有的尊貴了。」

眞是另一番可怕的道理。

君不畏就似乎從這老者身上嗅到了血腥。

他並不愚蠢，他已漸漸明白，任一奪的前來，必是受到石家父子的邀約，前來對付他的。

有了這種想法，君不畏反而坦然了。

他淡淡一笑，道：「你老說的也是

，在下沒話說，等以後有機會，定不讓你老失望。」

君不畏的意思是「我接受你的挑戰了。」

果然，任一奪哈哈一笑，道：「得，你老弟眞乾脆，咱們這就說定了，哈……」

他得意的笑了，就好像他的那把合金打造的利刀已經刺進君不畏胸口上似的。

君不畏並沒反應，但包震天一哆嗦，他那樣子眞的像被人刺了一刀般，急道：「君兄弟，你要多加考慮呀，任老的刀，與一般的不同吶。」

君不畏笑笑，道：「刀就是刀，刀的用處就是殺人，你可曾聽說過，刀是死的，人是活的，用刀在人，關鍵在於誰能把刀與心合一罷了。」

包震天道：「任老早已刀心合一了。」

君不畏道：「那麼，也正可以學一學任老先生的刀法奇奧之處了。」

包震天楞住了，他無法再勸下去了。

君不畏並不想接受挑戰，但他却明白，如果不接受，石家父子是不會罷休的，那麼，爲甚麼不痛快的接下來，也免被人以爲自己怕誰了。

石不全到了這時候才對君不畏豎起大拇指，讚道：「眞有種，果然英雄出少年，那麼咱們定個時間吧。」

他這算火上澆油，送君不畏上刀山了。

任一奪哈哈一笑，道：「越快越好。」

君不畏道：「我沒意見。」

石不全又笑了。

石小開道：「爹，我以爲先把包老的事趕辦完之後再決鬥也不遲。」

他有用意的。

石小開的心眼比他老子的還精明。

石小開怕君不畏吃了敗仗以後不顧一切的把他父子二人的大陰謀告訴包震天，那就壞了大事了。

小心總是有益處的，石不全也點頭同意了。

石小開對他爹，道：「爹，咱們得先給包老寫封信，叫包老帶在身上作爲証明，証明包老是清白的，銀子全被人劫去東王那面了，爹，咱們有義務爲包老洗刷冤枉吶。」

這一番話全說到包震天的心裡面了。

包震天就是要這封信，而且君不畏也以爲這信很重要，才勸包震天又回來的。

包震天十分感激的幾乎掉下眼淚來。

君不畏看得不忍，他却又不便說甚麼。

* * *

酒筵收起來了，石小開對君不畏笑笑，道：「君兄，怎麼樣，可有意去賭幾把？」

君不畏道：「那麼，何時決鬥？」

他看向石不全，又道：「全憑石老一句話了。」

他老兄好像迫不及待了。

哈哈一聲笑，石不全道：「明日過午，你二位就在我這前面大院過幾招吧，如何？」

任一奪重重點頭，道：「就這麼說定了。」

他轉而看向君不畏又道：「君兄弟，回去好生休養精神，這賭也就免了。」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非賭不可，只有賭才會令我有殺人的意念。」

任一奪雙眉一挑，道：「哈，新鮮詞兒。」

君不畏道：「別以爲賭只是輸贏錢財而已，其實賭裡面才充滿了殺機。」

任一奪道：「高論。」

君不畏道：「任老，在下就在賭牌九中思索出不少刀法妙招與敵人的反應。」

任一奪眼一瞪，道：「開玩笑是嗎？」

君不畏道：「前輩面前，怎可以放肆，在下確實如此。」

任一奪目露凶芒，道：「說說你的心得？」

君不畏道：「我常常愛輸幾個！」

任一奪嗤之以鼻的道：「下場賭牌還有不想贏的？」

君不畏道：「我就是，因爲……」

「因爲你失心瘋了。」

「不，我在賭輸上最爲清醒不過。」

「原因是甚麼？」

「很簡單，我願意看着贏銀子人的嘴臉，嗨，贏的人總是得意的笑顏開就好像……」

任一奪道：「比武。」

君不畏立刻撫掌，道：「任老入竅了，對，就是和比武勝了樣子相同，所以……」

任一奪道：「怎麼樣？」

君不畏道：「所以我很喜歡看到對方贏幾個。」

任一奪道：「這麼說你也喜歡挨刀？」

君不畏道：「我沒有那麼賤，任老，我不想學那輸了銀子的一副可憐樣。」

任一奪冷兮兮的笑了。

君不畏道：「任老，賭牌九中有一件事情與比武很相似的，你要不要聽一聽？」

任一奪道：「老夫一直在仔細的聽着。」

君不畏道：「賭牌九的人往往拿得一副大牌，比方說一對大天，或者一對地牌，就好像贏定了似的，然而當對方出猴王的時候，那種表情之可悲，比當時挨刀還叫人看了同情。」

任一奪先是一怔，旋即大笑了。

他當然明白君不畏的意思，那指的是他。

任一奪忽然不笑了，他嘿然的道：「君小弟，我可以告訴你，在比武上我手中握的是一對至尊猴王，嘿……」

君不畏道：「沒有人永遠手握一對至尊猴王，盡拿猴王便沒有人和你賭了，而武功，那要臨場才知道。」

任一奪面皮拉緊了，他本來眼角有魚尾紋，這時候也突然的消失了。

他舉起酒杯，道：「高明，君兄弟，乾！」

石不全哈哈一笑，道：「年輕人面前，老夫倒長了不少見識，但不知老弟這一套哲理是從甚麼地方得到的。」

君不畏放下杯子，道：「刀玩久了，錢輸多了，自然的便想通了。」

石不全這時候對包震天道：「包老弟，我想着你的事不能躭誤，我以爲你得盡快回北王大營了。」

包震天道：「我歸心似箭吶，石兄。」

石不全道：「你們再吃幾杯，我去書房寫一封致北王的信，也好叫包老弟帶回去，唉……」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東王的人眞可惡，也不知他們是怎麼知道這種事的。」

包震天道：「這事我明白，老實說，東王府也有北王府卧底的人，如今各王不和，明裡暗裡鬥爭不休，便是那翼王也插手在攪和了。」

石不全全身一緊，道：「難道翼王府也有他王的暗探？包老弟，你能舉出來嗎？」

包震天道：「有，但却不知何人。」

這等於回絕了石不全的話。

石不全一笑而罷，他召人抬着他去寫信了。

石小開命那女侍過來，道：「去把石總管找來。」

女侍立刻往外走，她很快的把石府總管石壯找來。

石壯進大廳，先對客人抱拳，這才走近石小開。

「少東家，你有吩咐？」

石小開道：「等一等包老爺子就上路了，你知道包老爺子的傷未痊癒，不能快馬加鞭，你去備一輛車，叫他們把包老爺子侍候在車上，送到上海去。」

石壯立刻點頭，道：「馬上辦好。」

包震天聞言，心中不知甚麼滋味，他想多留一天，目的是想說動君不畏與他一路回上海，甚至把君不畏推薦北王韋昌輝麾下辦事，但，一方面他已知道君不畏是匹野馬，另一方面，好像君不畏一心要殺大海盜田九旺，更何況君不畏與任一奪約定比鬥，生死不知道。

包震天又見石小開如此安排，他是必要走了。

他以爲石家父子仁至義盡了，再不走就不合情理了。

其實石家父子心有靈犀，當老子的去寫書信，當兒子的立刻叫人去備車馬，包震天走定了。

* * *

包震天伸手拉住君不畏，道：「老弟，包某再世爲人，全是你的援手，這大恩不言謝，但願他日我有機會對老弟有所回報。」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包老，我不圖你甚麼，但請別咒我，行嗎？」

包震天一怔，「我咒你老弟？」

君不畏道：「如果我有一天要靠包老援助，我豈不是倒了大楣，你這不是咒我是甚麼？」

包震天楞然點頭，道：「對呀，你老弟的心眼比之一般人靈活多了。」

君不畏道：「所以我還活着，而且要一直活下去。」

他看向任一奪。

他發現任一奪挾了一口魚肉在口邊停下來，好像要把君不畏的話聽仔細。

任一奪把魚肉塞入口中哈哈笑了。

石小開也笑了。

他當然會得意的笑，因爲他所設下的陷阱，正看到君不畏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而且每一步均在他父子意料之中。

* * *

眞快，石不全已手持一封信函匆匆的又被人抬來了。

除了信函之外，還有一包銀子大約三十餘兩。

石不全把信與銀子往包震天的面前一放，道：「包老弟，做兄弟的也只能爲你做這些了。」

包震天感動的道：「已是仁至義盡了，石兄。」

他把信函與銀子往懷中揣，又道：「北王面前我不會忘記替石兄美言的。」

石不全道：「那就拜託了，哈……」

石小開轉頭外面看，他的臉上不愉快，因爲石壯叫車爲何此刻還不來。

等了一陣子，石小開只得站起來，他對包震天，道：「包老爺子，我去看大車備好沒有。」

包震天道：「少東，也不急在一時。」

就在這時候，只見石壯匆匆走來。

石小開道：「好了？」

石壯道：「小李那小子，又去會他的老相好去了，我是在他們相會地方找到，少東，車已停在門外了。」

石小開這才對包震天，道：「包老爺子，你的時間比金子還貴重，你老得快了。」

包震天站起來了。

突然，包震天伸手拉住君不畏，道：「我的好兄弟，眞想和你在一起，老夫甚至想以生命在北王那裡保你一個官當當。」

哈哈一笑，君不畏道：「我不是當官料子，好意我領了，包老，你……唉！你……」

他看看石家父子，發覺這父子二人笑得眞自在，如果不是太平天國的內部鬥爭，他眞想馬上拆穿石家父子二人的陰謀詭計。

君不畏一對悲天憫人的樣子，他向包震天揮揮手，於是，包震天大步往外走了。

石小開送他到門外的，石小開快出門的時候還回頭對君不畏點點頭。點頭的意思當然是對君不畏的合作加以肯定。

君不畏的內心中好一陣子不舒服，因爲他實在不是那種與人同流合污的人，如果換一種情況，他早就把事實的眞相告訴包震天了。

* * *

一個人的心中有了不愉快，就很容易顯露出來。

君不畏的表現就是鼻孔中冷冷哼了一聲，僅只這麼一聲，石不全便明白了。

石不全拾起酒杯，對君不畏晃晃，道：「老弟，咱們再乾一杯，我知道你心裡有疙瘩。」

君不畏道：「不錯，我做了一件我從不願做的事，這件事我仍然不知道應不應該做。」

一聲哈哈，石不全道：「你做得對極了。」

君不畏道：「那只是你們以爲對。」

石不全道：「我已聽小開說過了，是你答應過的，小兄弟，大丈夫既然答應就不必再後悔，既然做了更不必再去計較，要知道江湖之上的是是非非是很難判得清楚，你以爲對嗎？」

君不畏道：「再是是非非難分，良心的審判是無人可以逃得過的。」

石不全呵呵撫髯笑了。

他笑對一邊的任一奪道：「良心，良心的審判，哈……哈……你我江湖數十春，如果單憑良心，只怕咱們老哥倆早就被江湖巨浪淹沒了。」

任一奪道：「江湖上憑藉的乃是實力，老夫只相信實力，良心能值幾何。」

君不畏猛把酒灌下喉，他剛放下酒杯，石小開已哈哈笑着走進來了。

石小開貼進君不畏坐下來，道：「君兄，你果然信守你的承諾，沒有把實情告訴包震天。」

君不畏道：「我該做的爲你做了，人剛走，他便直呼包震天了。石兄，你該拿出你欠我的了吧？」

石小開笑了，道：「當然，當然。」

他拍拍君不畏，又道：「你打算何時要那欠你的八百兩銀子？」

君不畏道：「最好現在。」

石小開搖搖頭，他看看任一奪，又笑笑道：「君兄，你急甚麼？」

君不畏道：「怎麼，你還有指教？」

石小開道：「君兄，我以爲當你與任老爺子較量過以後，我如數奉上，萬一……咳……」

君不畏冷冷道：「萬一我被任老一刀殺死，你就不必多此一舉了，是嗎？」

石小開笑道：「這是你說的。」

君不畏道：「我說的是你心中想的。」

石小開呵呵笑了。

石不全也在笑，但多一半是冷笑。

只有任一奪不笑，他雙目注視着酒杯，就好像他在思索着如何能把君不畏像那杯酒一樣一口把他吞掉。

* * *

君不畏站起來了。

他冲着三人抱拳，道：「酒足菜飽，在下告辭。」

石小開一把拉住君不畏，道：「怎麼可以走啊。」

君不畏道：「難道你還管住？」

石小開道：「而且住得令你舒服至極。」

君不畏道：「莫非你怕我會撒鴨子一去不回頭？」

石小開笑笑，道：「這又是你說的。」

君不畏道：「難道不是你心裡想的？」

石小開道：「無論如何，那得等明日較手之後，你老兄才能離開。」

君不畏道：「我若留下來，怕等不到明日比武了。」

石不全胸脯拍得「叭叭」响，道：「君兄弟，我以老命擔保，你一定平安的到明天過午，怎麼樣？」

君不畏道：「我有別的選擇嗎？」

石小開哈哈笑了。

君不畏道：「如此說來，我好像只有住在這裡了！」

石小開道：「不是住這裡。」

君不畏道：「怎麼說？」

石小開道：「難道君兄忘了，石敢當賭坊的後院也是一處美好的快樂窩呀。」

君不畏仰天哈哈笑了。

他笑着對石不全道：「石老，在下告辭了，這就去住在你的賭坊，或可以再賭上幾把，哈……」

石小開道：「我陪君兄回賭坊去。」

他對任一奪點點頭，道：「任老，小侄告退了！」

任一奪道：「你們請便。」

於是君不畏與石小開走了，從外表上看，這二人就好像老朋友似的走得近。

就在往賭坊的路上，石小開又有心眼了。

「君兄，你好像過去沒聽過『閃電刀』的名字嘛。」

「不錯。」

「你應該打聽一下的。」

「你不是要告訴我嗎？」

笑笑，石小開道：「那麼我便把我所知道的『閃電刀』任老的刀法告訴君兄。」

他故意神秘一笑，又道：「我這是對君兄特別的照顧，別到時候措手不及。」

君不畏道：「能令賢父子二人如此推崇的人物，想來這姓任的必定有幾手絕學了。」

石小開道：「天知道任老有幾手絕招，因爲江湖上從未見過任老有第二次出手，因爲他是閃電刀，刀出如閃電，敵人便叫出一聲的機會也沒有。」

君不畏道：「聽你這麼一說，我得多加小心了。」

石小開道：「君兄應該小心。」

君不畏道：「唉，我這個人呀，又不太珍惜自己，石兄，我今夜不賭了，我想翡翠姑娘一定等着我了，今夜有得折騰了。」

石小開哈哈大笑，道：「我賭坊的三美，今夜我就隨你喜歡的挑吧，揀吧！」

君不畏道：「這話是你說的。」

石小開道：「這兒也沒別人呀！」

君不畏道：「那好，今夜我要你的蘭兒侍候我。」

他眞的不想活了。

他在找死了。

石小開不笑了，他重重的道：「你，要蘭兒？」

君不畏道：「怎麼，你不捨得？」

石小開道：「非也。」

君不畏只說了兩個字，石小開又笑了。

「君兄，你忘了蘭兒會用毒，你不怕她把你毒死？」

君不畏道：「那比明天挨姓任的刀要妙多了，你也知道牡丹花下死，做個風流鬼，被人用刀殺死後是野鬼，我寧願當風流鬼。」

石小開一拍巴掌，道：「君兄，你放心，如果蘭兒今夜對你下手，我叫她陪葬。」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早就料定石家父子二人的心意了，在未決鬥之前，他的處境一點也不危險，不會有人前來找他痲煩，他盡可以安心的去享受吧。

他與石小開已經往石階上登去，賭坊內可眞熱鬧，只不過君不畏眞的不賭，他跟着石小開來到後院。

這地方他很熟，後院的三個姑娘在對他吃吃笑了。

石小開把翡翠、蘭兒與另一姑娘召到面前，他很愼重的對三位姑娘吩咐：「今夜君先生住在咱們這兒，我把君先生交由你三位好生侍候，不過我可得提醒妳三人，君先生明天還得和任老比鬥，妳們不能有傷君先生分毫，吃喝玩樂可以，下暗手不許來，否則，老東家剝妳們的皮。」

還眞嚴重，三位姑娘齊聲應「是」。

石小開又對哈哈笑的君不畏道：「君兄，我也只能服侍你到此了，餘下的便全由你自己表現了，哈……」

「哈……」

君不畏也打哈哈，他對石小開道：「石兄，咱們何妨打開天窗說亮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們之間有轇轕，你心裡只想着剝我的皮抽我的筋，但是你要我死得大家都沒話說，尤其是鏢局裡的那對兄妹，你就無法交代，如果我在你這兒死得不明不白，苗姑娘就會恨你一輩子，你也就休想打她的主意，所以你父子安排一場比武，便是我死了，你也一點責任沒有，而且你也省了欠我的八百兩銀子，苗姑娘那裡你又有說詞了。」

石小開哈哈笑道：「便我肚子裡的蛔虫也不比你知道的多呀。」

君不畏道：「說到心裡面了。」

石小開道：「君兄，當你被姓任的宰了之後，你知道我會對苗小玉說甚麼？」

君不畏道：「很簡單！」

石小開道：「簡單？」

君不畏道：「不錯，你只需對苗姑娘說，你曾千方百計攔住，但我不聽你的，因爲我自恃武功高，目空一切，你無可奈何！」

「哈！」石小開笑開懷了。

他拍拍君不畏的肩，道：「君兄，你實在是武林奇葩，不可多得的人材，只可惜你不願爲我所用。」

君不畏道：「你不配！」

石小開道：「所以你就活不長！」

君不畏道：「但願被你說中。」

石小開道：「你後悔了嗎？你怕了嗎？那麼我提個意見你琢磨一下。」

君不畏道：「甚麼意見？」

石小開道：「逃哇。」

君不畏道：「石兄，謝謝了，你雖然意見實在，但美女當前銀子未取，走了實在可惜。」

石小開道：「你不逃？」

君不畏道：「我不會當夾尾巴狗的。」

石小開大笑，道：「哈……這樣，我便也放心了。」

他揮揮手，又道：「愉快的享受你這也許是最後一夜的美夢，哈……」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謝了，好走。」

他看着石小開走往前面，這才緩緩的轉過身來，他又開始露出那副涙子的模樣了。

「嘻……」

「哈……」

三個姑娘迎上來了。（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魏薇被鄭勤姦污，心理變態，對男人很憎恨，每思報復，先向藍豪下手，得逞所欲離去，因越來越放蕩，不撿點，患了唐瘡，將花柳病傳染給關洛武林名宿匡家駒，被藍豪看到，認爲受了女人奇耻，决心報復，在中條山遇到盛年的女人，便向她引誘，心態反常。酈海、清虛被俘後，幫主白雲將他們傷殘逐出。燕翎被江靜救走，又和余懷芝會合，遇上青苗幫高手圍攻，雙方劇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可飛・圖

亡命怪俠

日久生情愫　老處子上當

余懷芝不但虛應故事，還抽空打手勢，要燕翎走。

燕翎不能走，她一定要和余大哥在一起。

不論是死是活他們都要在一起。

這本來是很有希望的局面，那知後面的人又追到。

燕翎道：「余大哥，走吧！」

後面追兵快到了，這邊受傷的也死拚不退。

六個人死纏不放，余懷芝無法抽身。

燕翎出手相助也不成，因她的脚扭傷，威力不大。

不久追兵已到，又增加了五個，而且有兩個是一級一品的。

余懷芝全力施出剛學的三招也不太靈了。

很快地，余懷芝只有守而無力進攻，過了四十招後，他挨了一脚，在左肩上也被刺了一劍。

燕翎奮不顧身，但用力過猛，傷了的脚又扭了一下。

這麼一來就更不濟事了。如果對方要下煞手，燕翎可能早就倒下了。但對方對余懷芝却毫不留情。

余懷芝早已力盡，但爲了燕翎，他咬牙强忍。

「蓬」地一聲余懷芝勉强格開三柄劍，又中了一脚。

這一脚被踩在胸腹之間，連退五步坐在地上。

踩他的是鄭勤，如影隨形，凌空下擊。

只要他的任何一脚落在余懷芝身上，必然骨折肉碎。

只不過這時忽然有人低喝一聲，不知自何處射來一人。

這人未到，已推出一股掌罡。

因而凌空下擊的鄭勤在掌罡下像斷了線的風箏。

幾乎在鄭勤跌出一丈以外的同時，另有兩個一級一品和三個二級一品的高手先後攻到，但也幾乎同時被砸了出去。

是如何砸出的無人知道。這些人是如何被砸的？他們也不清楚。

現場上先是一片死寂，然後，所有的「青苗幫」人手幾乎同時四而八方，向來人作了致命的一擊。

這是不可思議的壓力。

三個一級一品，三個二級一品加上兩個二級二品的高手，不遺餘力的全力一擊，這是武林中前所未有的壯舉。

無論如何，沒有人能接下這種組合的一擊。

至少連燕翎都會這麼想。

只有余懷芝以爲，合擊的威力雖是無儔，但對手却是天下第一高手的遲先生，自是又當別論。

人影交錯，「蓬啪」聲中，幾乎每一個都挨了一掌或一脚。

難就難在每一個皆中的，連幾個

一級一品的都不例外。

這是曠古未見的場面，絕對不是僥倖。

眞正的實力表露無遺，所以這些高手爬起來呼嘯而去。

「恩師……」余懷芝拜下道：「恩師若是來遲一步……」

燕翎也拜下道：「老前輩奇技，晚輩開了眼界。」

「起來，起來！」遲先生道：「這不過是用巧而已。」

燕翎道：「老前輩能重創這些高手，完全是眞憑實學。」

遲先生笑笑道：「如果不用巧，老夫也接不下三四個一級一品的高手全力一擊，這是因爲他們缺乏聯手的技巧。」

燕翎道：「未能產生聯手的眞正威力？」

「對了！」遲先生道：「燕姑娘十分聰明，好好學習，必能大成。懷芝，爲師還要再傳你幾招。」

「多謝恩師關注！」

燕翎道：「遲老前輩知不知道該幫的太上幫主是誰？」

遲先生道：「還不知道。」

燕翎道：「前輩估計，該幫太上幫主能接下前輩多少招？」

遲先生道：「不知是誰，如何估計？」

遲先生爲余懷芝服了兩粒內傷藥，就在附近林中傳了他三招，同時對燕翎說，她也可以學習。

燕翎對這位前輩很好奇。不知爲甚麼，好像似曾相識。

遲先生叮囑他們，暫時不要招惹「青苗幫」，應該明哲保身。

遲先生走後，余懷芝揹着燕翎奔行。

他們本想入鎭找家客棧，休息幾天，以便治燕翎的脚傷。奔出六七里，忽然發現這兒有個溫泉。

「燕翎，太好了，妳的脚最好泡在溫泉中，很快就會好的。」

「是啊！只怕來來往往的人多。」

「此刻看來不常有人來，或者尚未被人發現。」

溫泉在高地上，溫度夠，水也清淨。

他們發現一塊大石上刻了幾個醒目大字——此處有豹。

這兒有豹子出現，一般人不敢來，武林高手也不敢來。

但他們兩人却不怕豹子。

也許有一兩隻豹子在此徘徊更好，等於爲他們巡邏。

妙的是，這溫泉池邊還有個小山洞。

有的水自石縫流出滙於小潭中，也有溫泉自山洞的泉眼中流出，所以在洞中就可以洗溫泉。

「燕翎，我們可以在此住上三天。」

「三天？」

「是啊，把妳的脚泡在溫泉中三天，一定會復原的。」

「那好啊！可是不能三天不吃不喝。」

余懷芝道：「有個辦法，來，妳先把脚泡在水中。」

爲她脫了鞋襪，泡在溫泉中，還爲她拿捏。

「哥，你爲甚麼要對我這麼好？」

「因爲我喜歡妳！」

「你以前有沒有同樣地喜歡過其他女人？」

「沒有。」

「包括魏薇在內？」

「對！我對她從未有過太親密的舉措。」

「可是她的表現很激烈。」

余懷芝道：「也許她很重視這份不深的情感。」

「你在小鎭上賣猪肉，她在幹甚麼？」

「誰知道？她常去買肉，我都收她的錢。如此而已。」

「哥，她似乎不會罷休！」

「如果能遇上她，我會開導她的。」

「可是，她不可能罷休，她以爲是我自她手中搶走了你。」

余懷芝笑笑，認眞地爲她搓揉雙足。

她的雙足漸漸發紅了。

「燕翎，妳的天足我眞是百看不厭。」

「眞的？」

「眞的，以後千萬要爲我好好保護這雙寶貝雙足。」

「哥，我不以爲這雙脚好看！」

「好了，妳在這兒泡着，我去找吃的。」

「哥，你可不能走得太遠。」

「不會太遠。」

「不遠怎能找到食物？」

「躭會妳就知道了！」

「萬一來了『青苗幫』的人或者豹子，我的脚……」

「不會的，我就在附近。」

大約不到半個時辰，余懷芝提了半袋鳥蛋回來。

其中有的還很大，像雞蛋差不多。

把蛋放在溫泉的泉眼處，不到半個時辰就熟了。

吃蛋當然可以當飯。他們在洞中依偎、擁抱，交頸而眠，有時也脫光下水泡上半天，眞是其樂無窮。

* * *

藍豪在深山中已經習慣了。

他和這位大姐相處很好，建立了很微妙的友情。

「小弟，你有時看我的眼神使我不安。」

「姐，妳不要老是以爲自己的年紀……」

「不想又如何？」

「不想，就可以和我更接近。」

「小弟，一個超過三十的女人，一切都開始老化了。」

「不，姐，我好喜歡成熟的女人。」

她微微搖頭，道：「小弟，我幾乎不敢久留你了。」

「姐，妳要攆我走？」

「我本來不忍心，可是……」

「怎麼樣？姐？」

「你不知道，我還是個盛年的女人，我也有七情六慾！」

「姐，我也是男人！」

「小弟，你別往那方面去想，這是不可能的。」

「姐，妳嫌我太幼稚是不是？其實我……」

她不讓他說下去，道：「小弟，我不能！」

「爲甚麼？」

「那等於佔你的便宜。」

「姐，老實說，我也不是處男了。」

「即使不是處男，我仍然佔了你的便宜，不成！」

「姐，我好喜歡妳。」

「怎麼喜歡？」

「我不敢說。」

「不妨，我不會怪你。」

「姐，近來我在夢中曾經有兩度和妳作那件事……」

「你……」她攤攤手道：「我不怪你！」

「姐，妳要罰我，我也不怪妳。」

「這要怪我，不該讓你看到我的身體。」

「以前那女人才二十七歲，可是她的身體和妳比，簡直相差太多了，妳的身體曲線美妙，凸浮有致，而且柔軟……」

「看來我眞要讓你離開了。」

「不，姐，妳不能那麼殘忍。」

「如果不讓你走，也許有一天我也把持不住。」

「姐，妳把持不住是最好了！」

就在這時，她忽然一揮手，道：「有人來了。」

藍豪傾耳一聽，嘯聲由遠而近。

那是極爲深厚內力發出的淸嘯，聽來還在十里外。

「姐，是誰？妳認識？」

「是他，一定是他！」

「誰？」

「小弟你走吧！快走！向相反的方向快跑。」

「不，姐，如果此人是來向妳尋仇的，我絕不坐視。」

「你不行，差得太遠。」

「姐，即使差得遠，我也要盡我的全力。」

「嗨！你眞是不知死活，好，你先藏在床下。」

「姐……」

「不要說了，快藏好，千萬別出來。不論我和他發生了何事，你都不要出來，也別弄出聲音來。」

藍豪只好從命，藏到床下。

嘯聲越來越近，在小屋不遠處停止。

山野中還在回盪着嘯聲。

人已站在門外，道：「姜雪紅，是時候了吧？」

「不錯。」

藍豪這才知道大姐叫姜雪紅。

「我找了妳十年。」

「昔年的事，雙方都有錯，何必認眞。」

門外的人道：「我嚥不下這口氣。」

「你有把握嗎？」

「既來了，沒有把握也要試。」

「司徒聖，你太不聰明了。」

「姜雪紅，快出來吧！」

藍豪吃一驚，這人居然是「塞外飛龍」司徒聖。

此人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名噪一時了。

他和大姐有甚麼私仇？

姜雪紅取下牆上的長劍來到門外，道：「昔年我逃婚，是因爲你的風評不佳，我知道對你說也沒有用。」

司徒聖冷峻地道：「說謊！那時誰不知道妳和齊天洪走得很近，妳是一個沒有廉耻的女人。」

姜雪紅道：「由此推斷，齊天洪之死……」

「妳可別血口噴人，我司徒聖要殺他不難，但我却不會殺他，因爲他曾經對我有一次援手之情。」

姜雪紅道：「你今夜來此要殺我？」

「我要吹你一盞燈（黑話是挖一眼之意）。」

「爲甚麼？」

「你有眼無珠。」

姜雪紅「格格」笑了一陣，道：「正因爲我目光如炬，才有那次逃婚，我不願嫁給一個常到金陵秦淮河上嫖妓的男人。」

「妳不必找藉口。」

「司徒聖，你就劃出道兒吧！」

「司徒聖道：「兩百招見勝負！」

「如果兩百招不能有勝負呢？」

「不可能，我估計一百五十招以內，就能見勝敗。」

「先不要把話說得太滿。」

司徒聖道：「如果兩百招分不出勝負，一年後再見。」

「好，就這麼辦……」

司徒聖抽出了背上的刀，這是一柄番刀，窄長微彎。

刀劍一接，發出一聲龍吟，在膂力方面，姜雪紅略遜。

但在招式上，却一點也不遜色。

通常女人的膂力是比男子遜色的。

藍豪在床下只能看到二人的大腿以下部份在移動。

他不敢出來，但却十分關心他的姐姐。

尤其此人是姐姐以前的未婚夫，在心理上他更不喜歡他。

門外激戰，藍豪內心焦急，姐姐會贏還是會輸？

姜姐輸了怎麼辦？輸了是不是代表死亡？

也許姜姐輸了就變成司徒聖的人了。

這是小藍所絕對不能忍受的，因爲他還沒有得到她。

刀劍交擊聲震懾着小藍的心。

他估計，二人已經打了六七十招以上了，姜姐的情形如何了？

實在忍不住，輕輕地試着爬出床下。

然後輕輕地走到後院，自縫隙中向外望去。

姜雪紅和司徒聖打得十分激烈，還看不出强弱來。

「如果我能助紅姐一臂之力有多好……」

百招過去，不見勝負跡象，但可以看出，對方的膂力深厚，就以膂力來壓迫對方。

二人的功力是相差極微的，甚至分不出勝敗。

二人要分出勝負，就要看臨場的表現了。

任何人稍一不愼，發生一點小錯誤，都會失敗。

一百五十一招過去了，藍豪十分焦急。

萬一紅姐失招，他要不要出手？

「我出了手，紅姐會不會怪我多事？」

接近兩百招時，藍豪汗出如漿。

他看出，紅姐膂力吃虧，招式就有點滯礙不暢。

還有十七八招，看來司徒聖一定會在這十七八招內挫敗紅姐，他要想個法子使他不能得逞。

至少，要使二人兩百招內平手。

想個甚麼辦法呢？

施襲是不成的，紅姐絕不會要那種勝利。

他想不出好辦法，却小心翼翼地自後窗出去，繞了個圈子，自前面奔來，這工夫只差五六招就是兩百招了。

藍豪冷笑道：「一位男士的膂力取巧，勝之不武！」

此刻距兩百招還有三招。

司徒聖心頭一怒，因爲膂力也是一項特長呀。

他沒有停手，因爲他還希望在這三招內取勝。

藍豪道：「招術遜色的人，才會以膂力取巧。」

這話自然傷了司徒聖的自尊。「嗆嗆」三聲，兩百招已到，姜雪紅被震退一大步，但未失招。

藍豪大聲道：「兩百招已到，停手！」

姜雪紅退出一丈，知道若非小藍攪局出言相激，兩百招內很可能無法保持平手之局。

因爲他會更增加無儔的膂力，使她的樁步不穩而失招。

力道確是所有武學的基本。

司徒聖望着小藍怒聲道：「你是何人？」

小藍道：「我是個過路的人。」

「你是何人門下。」

「家父藍天，早已謝世了。」

「你要不是藍天之子，我不會輕饒你。」

小藍道：「是不是我說的話錯了？」

「你當然錯了。」

小藍道：「難道你不是以膂力大而取巧嗎？」

「小崽子，你懂甚麼？須知膂力也是武功的一環，沒有點膂力，任何招式施出，都不會產生威力的。」

小藍道：「這話也對，但尊駕剛才却不是這樣。」

「剛才怎麼樣？」

「有時你用的招式很濫，却想以膂力輔助之。」

司徒聖有點按捺不住，道：「小崽子，你敢侮辱我，憑我司徒聖會用那種方式取勝？」

姜雪紅暗暗向小藍使眼色，叫他不要再撩撥他。

小藍不出聲了。

姜雪紅道：「藍天八成是你的舊識。」

「雖是認識，却不是甚麼老交情。」

姜雪紅道：「如你不服，訂期再戰。」

小藍道：「不知二位之間有甚麼過節？」

「小崽子，這兒沒有你說話的份兒。」

小藍又不出聲了。

司徒聖道：「小崽子，你一個人到中條山中來幹甚麼？」

小藍道：「在下追人，追迷了路。」

司徒聖道：「姜雪紅，半年後仍在此決戰。」

姜雪紅道：「你認爲有此必要嗎？」

「爲甚麼沒有。」

「好吧！你要如此，我絕對奉陪。」

這工夫小藍道：「請問這位大姐，我要回到洛陽，往哪個方向走。」他是故意這麼問的，以免司徒聖起疑。

姜雪紅道：「你要回頭走，在二十里外轉向東南。」

小藍道：「謝謝，後會有期。」

他走後，司徒聖道：「雪紅，昔年的事不必再談了，如果妳仍願嫁我，

仍然不算太晚……」

姜雪紅道：「不可能了，我這個年紀了，還談這個幹甚麼？」

「妳才三十多不到四十，我才五十歲，都不算老。」

姜雪紅道：「我心已死，你不必再往這方面去想了。」

司徒聖道：「這些年來妳一直沒有男人。」

「你憑甚麼說這句話？」

「我是你的未婚夫。」

「這身份已經不成立了。」

「我沒有解除婚約，那只是妳片面的。」

姜雪紅道：「我解除婚約逃婚，不僅是爲了你經常到金陵去嫖，還因爲你殺了武當派的長老。」

「妳可知我爲何殺他？」

「不管爲甚麼，你要殺他也該通知武當掌門。」

司徒聖道：「那牛鼻子當衆罵我是黑道人渣子。」

「那更不該殺人。」

「爲甚麼？」

「你是不是人渣子，捫心問問自己就成了。」

司徒聖道：「姜雪紅，半年後再見……」

嘯聲乍起，人已飛掠而起，第二聲長嘯時，人已不見了，只聞嘯聲越去越遠，四山迴應。

不一會，小藍又折了回來。

「小弟，剛才要不是你出言相激，我可能會中招。」

「姐，我只不過說了幾句風涼話，有那麼大的力量嗎？」

「當然，此人十分自負。」

「他剛才本就如此，招術無甚精奇，專門以膂力取巧。」

「小弟，用膂使敵人無法負荷，也不能算取巧。」

「但至少那麼贏了並不光榮。」小藍又道：「姐，妳還要等他半年後再來？」

「他要來也不能叫他別來。」

「姐，我們離開這兒。」

「我們離開？」

「是啊！小弟今生永遠也不離開姐姐了。」

「小弟，不許你有這想法。」

「姐，我絕不離開妳的。」

「你們藍家的香烟也不要了？」

「除非姐姐能爲我接續。」

姜雪紅一楞道：「你的想法太荒謬了，我們不適合呀！我大了你一倍有餘，這是不可以的。」

「有甚麼不可以？我們以爲可以就可以。」

「不……不成，那樣傳出去就變成笑話了。」

「姐，我不怕，妳怕嗎？」

「我……」她攤着手苦笑。

「姐，妳眞的怕嗎？」

「我也不知道，但人言可畏。」

「姐，我以爲只看妳喜不喜歡小弟，要是喜歡，就不怕別人說閑話，我們不是爲別人活的，是爲自己活的。」

「話是不錯，但人總不能離羣索居。」

「姐，只要和自己最喜歡的人在一起，我可以永不履塵世。」

「小弟。」

「姐……」他忽然抱住了她，抱得很緊，而且狂吻她的臉、頸、和胸部，他的狂熱先是使她吃驚，繼而被他所感染。

姜雪紅正是盛年，經不住撩撥。

以前心如止水，自小藍來了之後，她的心情已有了變化。

雖然她一直想把小藍當小孩子，但事實如何？

這個十六歲的年輕人，已有人道經驗。

他和一個二十七歲的女人有過一次。

而那女人未和他繼續下去，原因不明。

夜晚，他常常看到床上的小藍的生理律動。

因爲這兒只有一張床，他們同床睡，小藍也無侵犯之意。

只是有時翻身會把一腿擦在她的腰上。

甚至她會碰到他那律動勃起的部位。

人總是不能離開七情六慾的。

她漸漸發覺，他不是個小孩子了。

他已具備了成熟男人的一切，能做任何成年男子的事。

總之，他是一個男人，她近來已開始在控制自己。

此刻她的決心已開始瓦解了。

她深深地體會到，他不但是個男人，而且是個很具有威力而且能使任何女人都服貼的男人，她癱瘓在他的懷中。

於是，這件事終於發生了。

她三十多歲才領略到男女間的好合。

她再也不把他當作一個小孩子了。

他勇猛、熱情，有用不盡的體力，能使任何人滿足。當然，姜雪紅三十多歲還是個處子哩。

處子遇上這等悍將，那滋味就不同了。

有了這一次，自然不會沒有第二第三次。

兩人都陷入了狂熱之中，誰也離不開誰了。

「小弟，你簡直要命。」

「姐，對不起。」他噙着滿足而不可捉摸的笑意。

「不要說對不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

小藍心中却又想着不同的見解和念頭。

想得到的他已得到。

他想知道中年女人的心境，對這種事的需要和熱情等，現在他已知道，他的目的已達。七天後一個夜晚，他偷偷走了。

那是在姜雪紅打坐行功之時。

他知道，她行功要三個時辰。

他估計，三個時辰後他已在百里之外了。

自被魏薇耍了之後，他恨女人。

因爲自尊受了傷害。

他要報復女人，尤其是年紀較大的女人。

他以爲年紀大的女人心眼多，比較會耍男人。

這不僅僅是由於魏薇甩了他，江靜這些年來對他那麼好，最後還會利用他去找余懷芝報仇，等於利用他。

他全力奔掠，三個時辰後他已在百里之外了。

他爲了不使她追上，不是去洛陽的路線。

他去了相反的方向。

姜雪紅自然會上當，而且她很傷心。

她不知道小藍爲何走了？還以爲他去打獵呢。

但是，他說過，在她行功時，他要爲她守護。

所以打獵之說不能成立。

被人擄走了？當然更不可能，如有人來到行兇，她是主要的目標，不可能放過她而獨對小藍。

小藍走了，玩膩了就棄之而去？

她是一個經驗、涵養都有了火候的人，但是她無法平靜下來，因爲小藍在她的心湖中投下一塊巨石。

她已經不能沒有小藍，身心都交付了他。

她僅是稍稍考慮，就決定下山去找小藍。

不論要多久才能找到他，她都不在乎。

* * *

余懷芝和燕翎在溫泉的小山洞中一住五天。

他們體會到獨處與世無爭的樂趣，他們簡直不想離開這小山洞，而恢復高山洞人的穴居生活。

人本就是自原始進化而來的。

正因爲人類的老祖宗是穴居的，也許這種根性還殘存在人類的意識之中。

但是，寧靜的生活不可能永遠保持。

這天夜裡，他們聽到了聲音有人脫衣下水洗澡。

這兒有豹出沒，他們二人却一直未看到。

只不過一般人不敢以身試「豹」，武林中人還是不信這份邪的。二人轉頭一看，竟是熟人。

燕翎道：「哥，是誰呀？」

余懷芝道：「是江靜。」

「她……她是不是你的前妻？」

余懷芝點頭，道：「聽說已經改邪歸正了！」

燕翎很好奇，她很想看清與大哥同床共枕的女人是甚麼樣子？這工夫江靜已脫光了下水。

下雪的天氣當然很冷。尤其在山野之中。

只不過在這溫泉內就很暖和了。

燕翎很仔細地打量江靜的胴體，不由大爲驚服。

過去都稱江靜是武林第一美人，燕翎不以爲然。

不論是甚麼第一都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人喜歡用這兩個字。

現在她發現江靜的確有過人之處。

「燕翎，妳在想甚麼？」

「哥，武林第一美人，果然不是溢美之詞！」

余懷芝道：「如今的第一不是她了。」

「是誰呀？」

「當然是妳。」

「哥，我不敢當此美譽，我還不够。」

「在我心目中，妳絕對是第一，她是不是第二？就不敢說。」

「她的確不同凡俗。哥，你現在還想不想她？」

「偶爾也會想起往事，因爲她畢竟曾是我妻，對不？」

「對！」

「但是，現在她在我的心中映現的時間越來越短了。」

「哥，這女人的確很動人。」

「但光是外形動人是不够的。」

「哥，你和我一起時會不會心中想着她？」

余懷芝道：「不會，因爲妳處處都比她好。」

這工夫江靜坐在溫泉水邊中搓洗身子。

她雖然有好幾個丈夫，却還未生育過，這使她身段仍然良好。

熱氣騰騰中，她的胴體似隱似現，十分美妙。

就在這時，忽然溫泉池邊傳來了輕薄的笑聲。

那是兩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蹲在池邊。

由於二人距池中的江靜只有五步左右，江靜雙臂抱胸，道：「那裡來的野人，還不給我快點滾開！」

「嘻……」二人猥瑣地笑着，高的一個道：「我們的確是野人。」

「滾……」江靜道：「你們以爲老娘好欺是不是？」

矮的道：「不好欺不好欺！一看就知道是床上高手。」

兩人又笑起來。

江靜要去取衣衫，二人抄在手中。

當然，她的兵刃長劍也在對方手

中，此刻既不能忍也不能戰。江靜是不能再老的油條哩，媚笑道：「二位……」

高的道：「我們要甚麼姑娘心中不是很清楚？」

江靜故意把身子露出水面多一點，使兩個顫動的大乳房掙出水面三分之二，道：「下水嘛！」

二人一樂，高的道：「老大，怎麼樣？」

矮的道：「小心點，這娘們不單純。」

「老大，你也不免太小心了，那個貓兒不喜腥？」

「老二，你不知道，這女人先倨後恭，必然有詐。」

老二道：「就算有詐，咱哥們還在乎嗎？」

江靜撇撇嘴，道：「甚麼，又想吃又怕有刺是不是？」

這二人正是「中條兩匹狼」老大金太乙和老二龍三。

二人是無惡不作的，但二人從不分開，所以能制服他們的也不多。

兩人越看越來勁，立刻脫了衣衫下了水。

龍三更急色，伸手去摸，大施祿山之爪。

那知江靜臉上還有迷人的笑容，卻突然出了手。

龍三也並非無備，只是在這個尤物身邊，身心懈怠，精神分散，反應自然遲鈍多多，一掌砸中左肩上。

龍三尖叫着，身子往後一仰，金太乙沉喝道：「娘們，我就知道妳不是個好貨色。」

一把抓來，一招三式，衍化無窮，凌厲無匹。

江靜是有備而來，而且學得極雜。

如果二狼知道她的身份，一定會特別小心。

金太乙抓勢兇猛，江靜的反應也够詭詐，她乍看是守，似在迴避，且有點措手不及的樣子。

只不過突然翻腕，反扣金太乙的肘關節。

金太乙一驚收手，此刻龍三又自後面攻上來。

江靜學得雖雜，一個女人赤身裸體動手，讓兩個色狼大飽眼福，總是極不舒服，礙手礙脚。

一旦如此，也就無法發揮了。

但是，二人要立刻得手卻又辦不到。

三個人赤裸着動手，由於溫泉池中之水只有大腿那麼深，眞正是一目瞭然。而且行動中，渾身顫動，形成奇妙的打鬥景象。

燕翎笑了起來，道：「這位江女俠很了不起！」

「了不起？」

「是啊！」

「怎見得了不起？」

「任何一個女人在赤身裸體之下，也無法施展。」

余懷芝道：「這女人雖然已改邪歸正，但她過去見過大世面，所以才能裸體對敵而不太受影响。」

「大哥是說她也會受點影响。」

「對，以江靜之所學，全力對付這二人，百招內大約不會失招，但過不了一百五十招，而現在，她拖不過七十招。」

「爲甚麼？」

「因爲溫泉池中不平坦，非但有大小不一的石頭，還有尖銳的岩石，而溫泉的水既滑又不太清，很容易絆倒。」

「的確。」

「還有一點，女人的脚細膩而嬌嫩，踩在不平的石頭上，耐力比男人差得多，這也是她必然提早落敗的原因。」

燕翎道：「還有一個原因。」

「甚麼原因？」

「如她眞正改邪歸正了，自然會躭心一旦被制必然失身於二賊，就會影响情緒。要是未改邪歸正，也就不在乎了。」

「對，就是這樣，要是在過去，她不會在乎在任何男人面前裸體動手，可見她越是支持不久越表示她已經改過了。」

燕翎道：「哥，你能見死不救？」

「燕翎，我是那種人嗎？」

「要救她也是時候了！」

「燕翎，在此情況之下，是不是妳出頭較好些？」

「我？你不想見她？」

「我和她正面相對，這多難爲情！」

「對，至少，你們已不是夫妻，而她又已走上正途，如此相見，會使她下不了台，我出去好了。」

燕翎自洞中鑽出，繞到另一邊。

這樣會使人以爲她是剛剛到達這溫泉區的。

三個人見她出現，立刻停手。

原因是，這又是一個女的，而且更嫩。

龍三道：「老大，咱哥們要走桃花運了！」

金太乙道：「老二，走桃花運要倒楣的。」

「老大，你的膽子越混越小了。這樣不是更好？一人一個！」

燕翎道：「你們二人就分配一下，哪一個要哪一個？」

龍三道：「老大，您當然是要年紀大的，老弟我嘛……」

「你啃嫩草？」

「老大，你要是對嫩的有胃口，小弟就由你來選。」

金太乙以爲，這個年紀大的女人手底下不含糊。

他相信這個年輕的絕對比這大的好調理些。

（未完・八）